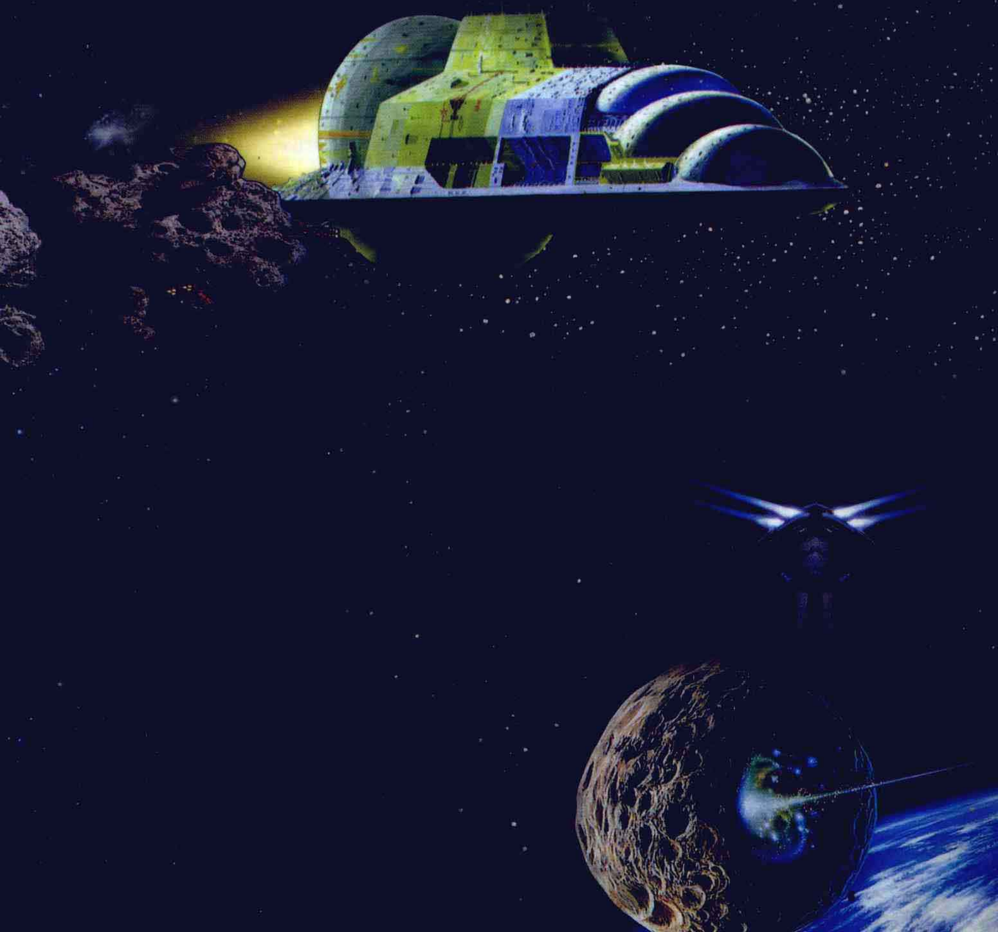
2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作品

3 雌伏篇

4 策谋篇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3 雌伏篇
4 策谋篇

责任编辑:郭力家
封面设计:李　萌

银河英雄传说(小说全集)
田中芳树—著
蔡 美 娟—译

出版发行:时代文艺出版社
经　　销:长春市新华书店
印　　刷:长春市新华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9 印张　2000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0000 册

ISBN7-5387-1990-3/I·1026　每套(全 5 册)定价:100.00 元

版权所有·请勿翻印

目　　录

3 雌伏篇

第一章　首度出击 …………………………………………… (3)
第二章　振翅待飞的秃鹰 ………………………………… (20)
第三章　一根细弦 ………………………………………… (39)
第四章　逝去的一切 ……………………………………… (59)
第五章　审查会 …………………………………………… (76)
第六章　没有武器的战争 ………………………………… (94)
第七章　要塞对要塞 …………………………………… (113)
第八章　归来 …………………………………………… (133)
第九章　意志与野心 …………………………………… (156)

4 策谋篇

第一章　雷鸣 …………………………………………… (179)
第二章　迷宫 …………………………………………… (198)
第三章　箭已离弦 ……………………………………… (219)
第四章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 …………………………… (234)
第五章　一次出发 ……………………………………… (254)
第六章　作战名“诸神的黄昏” ………………………… (278)
第七章　驻在武官敏兹少尉 …………………………… (294)
第八章　安魂曲的邀宴 ………………………………… (312)
第九章　占领费沙 ……………………………………… (330)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3 雌伏篇

第一章　首度出击

I

刚开始的时候，少年并不喜欢宇宙。

档他年纪还没大到足以称为少年时，有一个冬天的夜晚，他骑到父亲的肩上仰望天空。当看到蓊郁的雪上那片广阔而生硬阴凉的漆黑时，他害怕得紧紧抱住父亲的颈子。在幽深难测的黑暗里，仿佛有双无形的手伸出来，把他小小的身躯攫走似的。那种恐怖的感觉令他毛骨悚然。

如今，父亲过世了，心中对宇宙深处的恐惧感也消失了。现在，他内心只希望自己拥有一双翅膀，能与父亲以外的人，一同在星辰闪耀的银海中自在翱翔。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一月。

尤里安·敏兹转眼已十六岁了。

自由行星同盟军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中，由达斯提·亚典波罗少将所管辖的大小分舰队共二二００艘离开军事要塞，从伊谢尔伦回廊往银河帝国领地的方位挺进。尤里安·敏兹也在其中。

分舰队的任务是担任最前线的警戒、巡逻，以及大规模的新兵训练。

去年，所谓的“救国军事会议”发动政变，使自由行星同盟深受打击，为了平息政变，同盟军消耗了不少人力资源。在杨威利提督的指挥下，伊谢尔伦要塞驻留舰队虽然历经丰富了战斗经验，但是内战结束后，这些有经验的人，大多冀望能进入新增设部队的核心，因而纷纷被“挖角”了。

老兵的兵源只好由新兵递补，虽然人数仍估相同，但战斗素质理所当然的较以往差了许多。纵使他们有潜在的能力，但要激发出他们的潜能，也必须要

相当的经验和时间。

将这群菜鸟调教成能独挡一面的士兵,并不容易——由这个角度看来,某些负责教育新兵的人认为,必须把眼光放远。更何况伊谢尔伦要塞地处最前线,一旦银河帝国发动军事行动,伊谢尔伦必然首当其冲。然而,同盟政府却将老兵从这处重要的军事据点撤离,并以新兵滥竽充数,真搞不懂那低能的同盟政府在玩什么把戏!

政府此举,举国哗然、交相攻讦,但一阵叫嚣之后,伊谢尔伦军官们只得赶紧处理眼前的问题。为了提高胜利的可能性,为了确保众人的存活率,必须提升新兵的能力,使其足以独挡一面,否则至少也得具备一半的实力。因此,除了让新兵参加实际战斗外,别无他法。

将这些速成的新兵编进伊谢尔伦尚嫌太早;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必须在声色俱厉的教官和老兵的指挥下,接受严苛的训练。

"混帐东西,来这里混的是吧!一群没用的菜鸟!"

"想要死里逃生,留条老命,就要拿出看家本领!敌人不会手下留情的!"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打仗失败了连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正义!这点千万切记!"

"快速攻击不如正确攻击!抢先发射炮弹,也要看准时机。否则自己的位置会被敌人发现!"

"反应迟钝!重头开始,再来一遍!"

"回去重念幼稚园!这种程度也能毕业啊!来这里给我有点水准好不好!?"教官们热血昂扬,声音愈拉愈高。要是有人漏听或反应迟钝,都少不得一顿臭骂。

像尤里安这种与生俱来就具有敏锐的理解力和反射神经者,实在少之又少;但即使如此,若没有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严厉训练,也是无济于事。只要是新兵,成绩太差或太好都会被盯得很惨,这就是军队中特有的阶级社会,一个应予唾弃的弊端。

被殴打的人倒是没有,但仅限于伊谢尔伦驻留舰队,其他部队可就没这等好事了。担任司令官的杨,对军纪一向要求从宽,唯独两点——一、军人危害百姓;二、上司对部下使用私刑——触犯这两点时,他才会和别人一样予以严格惩罚。有时候,一严厉起来不但将转战八方、立下无数汗马功劳的军官降职严办,甚至还令其遣回同盟首都呢!他从不对部属使用暴力,有人因而说他没有好好发挥能力,但他却总是充耳不闻。

“身为一个军人，若因殴打毫无抵抗能力的部属而受到赞赏，那么军人便是人类的耻辱了。我们不需要这种军人。至少对我而言是如此。”

杨从不大声叫嚷，无论表情或声音，总是一派温和。意志坚定，始终如一。

当尤里安表示想做军人的时候，身兼尤里安监护人的杨威利显得很不高兴。

“职业千百种，你偏偏非做军人不可吗？”

杨的表情和声音都充满了劝阻的意味。

杨威利乃军人出身，年轻时就升到上将的地位，在自由行星同盟军当中，一向被视为制服组中仅次于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和宇宙舰队长官比克古上将的第三号大人物。

所以尤里安若有志从军，先天上比别人有利，但是杨从不认为军人是自己的天赋，对于尤里安，他的看法亦然。但是一味地叫年轻人打消念头也行不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杨只好勉强地暂不发表任何意见。

杨是尤里安的监护保证人，但在训练场合里，这种身份对尤里安而言，并不见得有利。相对的，有些爱惹事生非的下级军官，反而藉此在背后批评他或对他冷嘲热讽。

——人家是杨提督的养子嘛！当然天不怕地不怕喽！

——原来是他啊！真是有损提督的英名哪！

——我们离他远远的准没错！

——他一定是在提督眼前苦苦哀求，才能来这里的。

种种流言令人恼怒，但尤里安只听在耳里，并不放在心上，因为他知道别人妒火中烧。伊谢尔伦要塞和舰队的士气精神，无疑是全体同盟军当中最高昂的。尽管如此，仍旧无法扫除其中负面的感情因素。不仅军队如此，人类群体之间也常常有这种无奈的情形，不是吗？

Ⅱ

分舰队的旗舰（司令舰）特里古拉夫是一艘以古代斯拉夫神话中的军神之名来命名的战舰。造型优雅，洗练的机能美感，与杨的休伯利安旗舰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特里古拉夫是最新锐的战舰，有人于是暗下窃窃私语道：“一旦它他配到伊谢尔伊要塞，杨司令官一定会把指挥座迁移到舰上。”但这种猜测落空了；于是又有人说：“要不然就是杨司令官认为军用旗舰用不着做得这

么美。”

“为什么不用特里古拉夫？我觉得特里古拉夫的风格很适合做旗舰啊！”

参谋长姆莱问道。而杨的回答却使他无言以对，黑头发黑眼睛的青年司令官这么说——特里古拉夫的确是一艘出众的好军舰，正因如此，它才不能做旗舰。那么美的军舰，一旦坐上去，光欣赏它的美都来不及了，哪还有心思做事呢？

杨的回答有几分真实，尤里安觉得其中有蹊跷。他想，或许杨觉得把指挥座从坐惯了的军舰上移走太麻烦了，才是真正的原因。也或许杨对那些喜欢凭空想像、搬弄是非的部下感到不胜其烦，所以故意这么说。但话又说回来，搞不好杨所说的是真心话呢！总之，尤里安仍然不知道杨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在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操作员忙成一团，他们正忙着在索敌系统上，搜寻一群不明的舰队。数量在一千艘以上，若不是一批大规模亡命徒的船队，百分之九十九有可能是银河帝国军的舰队。这份报告送达分舰队司令官亚典波罗少将手上，从少将到各舰队长，中止训练并进入第二级备战状态的命令传达而至。就在此时，由于通讯电波的混乱，担任前哨的各军舰无不感受到敌人逼近的压力。

警报响了。发现敌人舰队！五十分钟后接触！全体人员进入战斗位置！

紧张使全体将士的精神回路满溢，就寝中的士兵倏地跳起，餐厅顿时悄无人烟。在新兵当中，由于没有老兵加入，人人被一种未知的恐惧笼罩着，状至狼狈，他们穿战斗服的时间是老兵的2倍，手足无措，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只会在走道四处乱窜，还被杀气腾腾的老兵们撞得鼻青脸肿，有时也会挨骂。

“真是的，搞什么东西！我又不是在带一群童子军作战！”

在舰内凝视着监视荧幕的亚典波罗少将，铁灰色的头发上面，戴着一顶黑色扁帽。二十九岁的他是同盟军人最年轻的将官之一，在军官学校时，晚杨两年毕业。度量与勇气十足，堪称是一时之选的好汉，杨将尤里安交给他，就是杨对他绝对信赖的证明。

分舰队的主任参谋拉欧中校皱眉道：

“新兵和实习生也出动吗？

“当然喽！”

亚典波罗大嚷一声。他们也为了战争之故，而被分发到舰队，这样才可以好好体验一下“第一次战斗”的滋味。对大多数甚至可说是全部新兵而言，这

场战争未免来得太早了点。但到了这步田地,战斗已是无可避免,而却仅以老兵来保护新兵,也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当务之急是必须将新兵分配到各部署单位,以补足重要的战斗人员数量。

“他们也得参战！没时间让他们坐着欣赏战争了,让他们出动!”

亚典波罗发号司令的同时,内心不禁黯然神伤——有几个新兵能安然无恙地回到伊谢尔伦要塞的宿舍？但在救援尚未赶到之时,这样做才能使伤害减低到最小程度。年轻的指挥官心中决定“只求不败,不求胜”的作战方针。除此以外,实在也别无选择了。

“亚典波罗分舰队在回廊FR方位上与帝国军接触了。进入战斗状态——”

当通讯士官传来这个报告时,同盟军大将杨威利提督并不在要塞的中央指挥室。他不是一个连勤务以外的时间也坚守岗位的勤劳男子,到那里去了不会跟别人说的。不久,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是在植物园找到正在长凳上假寐的青年司令官。

“长官,请起来!”

经这一喊,杨把盖在脸上的帽子拿开,但仍不动声色,只以困盹的含糊声音应了一声:“什么事?”等听完了副官的报告,他才拿起帽子站起身。

“边塞硝烟四起,北地春光无踪啊！麻烦来了呀！尤里安……”

杨习惯性地叫着尤里安的名字,环视一下四周,最后与菲利特利加的视线相迎。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举起手来搔搔头上的黑发。然后站了起来,一面戴帽子,一面怅然若失地喃喃自语着。

“我觉得那里很安全,才把他送出去的……”

“他一定平安无事回来的,因为他是一个才运兼备的幸运儿啊。”

明白菲列特利加的话欠缺说服力的杨,露出了微妙的表情。杨觉得自己说出了公私混淆的话。

“有那么多新兵,亚典波罗想必很为难。我们还是尽早赶去救援吧!”

他那忧心忡忡的表情和声音,再怎么掩饰也看得出来。

被称为伊谢尔伦回廊的细长隧道状的宇宙区域,就是帝国军出现的空域。一月二十二日,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两军,偶然在此发生冲突而引发战争,就战略上说来,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可以说是典型的遭遇战。帝国军和同盟军双方都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上对方的舰队。

体制互异的两国,势力范围相冲突,争执的地点就在国境地带。双方都不

承认彼此为对等的外交关系，其实国境只是空名，并没有公开。因此，这里充满了紧张、不安和敌意，是一处无音无形、危机四布的漩涡圈，在这里绝对看不到丝毫的和平迹象。然而，有时候仍有缓冲余力。因为无论敌我舰队，在执行日常警戒行动时期，通常不会和敌军接触，说是松懈也可以。但话说回来，即便是可能性极低的的事态，也应当做好万全的准备，因为人类无法永远保持周密的注意力。

尤里安是单座式战斗艇斯马达尼恩的一员；穿着合身的制服，一边侧耳聆听舰内的广播，一边在母舰的飞机库中待命出击。

“敌军兵力推定：战舰二00到二五0艘、巡航舰四00到五0艘、驱逐舰约1000艘、宇宙母舰三0到四0艘。”

“敌人规模也不大嘛。”尤里安想。

话虽如此，但将领士兵加起来也有二十万之众，他们的生命和未来，都寄放在与宇宙真空只一墙之隔的舰舱内。在那里面，也有人和自己一样，是头一次参加战争罢?！尤里安环视身边的驾驶员位，老兵们个个吊儿郎当，一副自信满满的模样，与新兵们青一阵白一阵的神色，恰成对比。也许老兵们是在虚张声势，但是可怜的新兵却连虚张声势的余地也没有。

“……敏兹中士！快点上斯巴达尼恩！”

管制官的声音通过耳机敲打耳膜。在新兵之中，尤里安第一个被叫到。

“是！”尤里安应了一声，连忙跑到他那刻着三——六号码的专用机上。

用记录着姓名、DNA形态、血型(ABO和MN式两种)，指纹、声音、军籍号码、阶级等资料的ID卡，插进挡风玻璃的一点，斯巴达尼恩的电脑会阅读这些资料，再打开挡风的玻璃，让驾驶员进来。

在操纵室坐定后，系紧安全带，戴上头盔，电磁石会使头盔与战斗服紧密地接起来。头盔有两道密码与电脑直接联系，传达驾驶员的脑波。如果脑波与电脑记忆中的驾驶员脑波有异，头盔中会发身低输出、高压的电击，立即致人于死地。而且一架斯巴达尼恩只能由一位驾驶员操作。

戴上头盔的尤里安，机灵敏捷地检查机器和机内的装备物品。

盐的旋剂——这是在盐化钠的外层，包裹一层粉红色的糖衣所做成的；浓缩维他命的塑胶罐；蜂王乳与小麦蛋白的混合筒等等，均是足以维持生命一周之久的营养补给品组合。

机体发生龟裂时的瞬间凝固树脂喷剂、信号弹、手控弹射器，以及钙注射药品。这是为预防人体在无重力状态下丧失钙后，无法藉由进食或吃药予以

补充而做的准备。内容计有:即效性镇痛剂、体温降低、模拟冬眠剂、有机锗剂,以及其他的医疗药品、压挤式注射器等等,全部组合成一套。

这一切只有没有当场死亡时,才派得上用场。同盟军在视士兵如同消耗品的作法下,声称这些是尊重他们生命的最大表现,还特别广为宣传。只是这些能够与美化为国捐躯之事并行不悖吗?

自己的死亡,任何人都可以预知得到。——尤里安曾听人这样说过,是真的吗?——少年半信半疑。于是,他写信问曾经无数次飞越鬼门关的杨威利。杨的答覆是:

"一次也没死过的家伙,还大放厥词的谈论死亡,他的话可信吗?"

这时,杨神色严厉的望着尤里安,尤里安一时面红耳赤,只得快快离开……。

"管制官,起飞准备全部完成,请发号指示!"

尤里安按照形式报告就绪,里面答应道:"好!进入起飞舱门!"

刹时间,十架以上的飞机脱离母舰,冲进太空中。尤里安所乘坐的斯巴达尼恩,沿着舰壁向舱门滑行。舰壁内有电流传送磁力,以牢牢吸着斯巴达尼恩。

到达舱门门口时,电流自动停止,壁面的磁力也消失了。

"起飞!"

斯巴达尼恩脱离母舰了。

Ⅲ

世界在尤里安的四周回旋起来。

尤里安吓了一大跳。然而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是因为从有重力状态一下子移动到无重力状态时,上下感觉失调,连自己所在的方位也辨别不清,这并非多经历几次就可轻易克服的。

呼吸与脉搏加速,血压上升,肾上腺素的分泌数值也增加了。头盖骨的内部与外侧同时发胀发热。心和胃仿佛要从不同的方向跳出去似的,耳朵的内部的三半规管嘶裂般地鸣叫着。当嘶裂声渐渐变小、变低、以至于消失后,才慢慢恢复平衡稳定感,前前后后约是二十秒钟的光景。

尤里安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终于有时间来好好观察四周的环境了。

他现在正处于战场的正中央。黑暗与光明的交替,只在一转瞬之间,彼此

吞食着对方的领域。黑暗的幽广深厚封闭光明,光明则在瞬间重现解放生命般地与黑暗相抗衡。

这时,一个景物吸引了尤里安的目光。

我方的母舰在斯巴达尼恩脱离的瞬间中弹并且爆炸。迅速膨胀散开的白色光球消失之后,变成黑暗中虚无空洞的一部份。

尤里安心头为之一寒。在发射离舰的瞬间就遭人狙击了,所幸母舰的管制官算准了时间,及时让他起飞,尤里安铭感在心。

尤里安的爱机飞翔在充满死亡与破坏的空间里;中弹的战舰,翻转着爆裂的巨大船体,在残废边线挣扎的同时,防卫性地发射出大量的能源来,猛烈地撞击敌人。失去操作员的巡航舰爆炸的残骸、残留其上的能源向四周散落,微弱的白光自尤里安机旁泅泳而过。一道道的光速照亮黑暗,飞弹的电光划破宇宙,舰艇爆炸的光芒变成生命短促的恒星,照耀四方。所到之处,皆是无音的闪电交错横掠。

假使声音能够存在世界上,那么满溢邪恶的能源所发出的惊人咆哮,热将震破人们的耳膜;而狂妄之气亦将使全部人员变成永远的俘虏。

突然,一架帝国军的单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赫然跃入视线。尤里安心脏噗咚噗咚地跳个不停,仿佛 要蹦出来了。他定了神重新看清来机,但它只留下视觉余象,便倏地迅捷移动而去。其动作之精锐、剽悍,决非无生物,飞行员必定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强人。尤里安仿佛看到他瞠视着菜鸟敌人时,眼中所发射出的腾腾杀气和胜利的绝对自信。尤里安一面暗忖着,两手却一面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因为过度激烈的操作,斯巴达尼恩发出了抗议的震动。重力的强烈变动,不断刺激尤里安的呕吐中枢,而在此同时,尤里安看见以极近距离掠过机身的高能火箭弹。

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吧,炮弹自身边呼啸而过,尤里安居然能够避开远比自己经验老道的敌人所发射的一枚炮弹。少年感觉到战斗服的里面,全身的皮肤都绷得紧紧的。他无暇放松心情,眼前他必须注视萤幕上显现的敌人状况,同时必须读取左右两边小侦测器上显示的复数资料,以提高效率至最大限度,削减敌人的战斗力量。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不然!斯巴达尼恩的设计师及使用手册的著作者,简直是要求舰艇的操纵者必须具备昆虫一样的复眼!所有的驾驶员,还有王尔古雷上的帝国士兵,都必须接受这个过份的要求不可吗?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无理的要求,但也只得默默去做。

重新发动必死攻击的敌人,带着更为锐利的杀气,再次向尤里安挑战。光

速如白热化利牙向这方攻击过来，但是仍然没有打中！是尤里安躲过了呢？还是他没有瞄准呢？……

直线的移动，再有多大的可能极限也无法避开。在宇宙空间中的特体形状，或动物或静物，圆和球都是基本形状。

回旋——上升……下降。假设虚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球面，把速度提高至最大的可能极限，沿着球面移动。不一定要按照计算的数值移动，因为那样反而可以逃过敌人的预测结果。当双方的机体擦肩而过，在最近的距离交错的那一瞬间，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的发射按钮。

打中了！是真的吗？真的啊！

无色彩和有色彩爆炸成一幅盈满视觉的画面。爆炸的机体破片，自光的中心喷射出去，化成霓彩，把宇宙的一隅装点成万花筒般的瑰丽世界。

此刻，尤里安·敏兹埋葬了生涯中的第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曾经身经百战，因此，许多我方的人都难以相信他丧命于尤里安手中。这个初尝试战绩的黄口孺子，也没有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

一股难以抑遏的兴奋自体内传来，全身的每一个细胞像要灼烧起来的雀跃着，但在这股骄傲的热流里，却有一块无法熔化的沉重巨石，冷却了尤里安沸腾至顶点的热度。

那个被他打败的敌人浮现在脑海——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呢？他有妻子吗？或者是在等待恋人？……一架王尔古雷机载着一个士兵的一生，而这个士兵的一生却牵连着无数的旁支，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延伸而去！

这并不是无谓的感伤，一个人的一生没有任何权益地被切断了，何其悲哀！尤里安心中决定，在自己有生之年里，一定要将此事铭记在心！

帝国军各舰，开始有人在纳闷了。以现况而言，他们正处于优势，原本应该感到高兴才对，但是一股奇怪的感觉却不禁油然而生。敌人的战力不均，虽然有人说伊谢尔伦的驻留舰队是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但斯巴达尼恩上的敌兵，却有很多都是以近乎自杀的拙劣方式战斗着。原因何在呢？

帝国军指挥官艾恩德尔夫少将是坎普上将旗下首屈一指的用兵专家，在此时他并不急于追击，而是采取稳打的攻击，谨慎应战，以确保优势。他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也是慑于杨威利的威名使然。通常这种做法应当会颇受赞扬的，但这次却有人指责他优柔寡断。

伊谢尔伦要塞的会议室里，干部齐聚一堂。有人指称“爱开会的杨提督”，但又不能不参加，所以这大概又会被批评成独断专横或独裁作风了呢！站在

杨的立场,杨威利征询司令官顾问梅卡尔兹的看法。

“客座提督的看法如何?”

此时最感紧张的大概是那些不是发问者,也不是回答者的其他座上干部吧!

在去年以前,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仍是帝国军的一级上将,领的是敌人的俸禄。当贵族联合军被帝国的权臣——年轻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打败时,在副官舒奈德少校的力劝之下,他才放弃自杀的念头,委身同盟军,成为杨威利的顾问。

“依敌人的看法,既要增援的话,就必须派出最大限度的兵力,并且迅速行动,给敌人一个意外的反击,然后再全速撤退。”

当梅尔卡兹提到“敌人”二字时,他那略显老态的脸上,浮现一抹凄苦的神色。若是在莱因哈特旗下,提到“帝国军”这三字时,就不感到这么心虚了。

“客座提督的看法,我也赞成。在眼前,分批投入兵力,反而减少扳回一城的机会,而且还有可能助长战火扩大。全体舰队急速行动,在敌军援兵未到之前奋力一战后撤退。现在马上进行出动准备。”

干部们向司令官敬礼回应;就算他们对杨其它方面的表现有所不满,但对杨的用兵能力却绝对信服,一般士兵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看看大家的反应,杨对梅尔卡兹说:

“我想请梅尔卡兹提督一同搭乘司令舰,可以吗?”

梅尔卡兹在同盟军中位列中将,阶级在他之上的杨,原本不必如此谦卑的问他,但杨以贵宾的身份礼遇他,所以对他这般客气。

说来荒谬,即使梅尔卡兹出的建议有多愚昧,杨也会全盘接受的。当梅尔卡兹亡命投诚时,杨自愿做他的保证人,因为梅尔卡兹虽是敌国的人,但杨却很尊敬他,而且,为了使他对同盟军有归属感,杨觉得多少牺牲一点也是值得的。

因为杨对自己信心十足,战略状况再恶劣,他都有把握能在当时的条件下,争取到最大极限的成功战果。不过,过去的成绩未必是未来成功的保证,对于这点,杨或许太过自信了也未可知。

梅尔卡兹的提案与杨的想法不谋而合,由这点杨再度看出梅尔卡兹是位稳扎稳打的正统派军事家,他心中感到欣慰,但同时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他方才还在想梅尔卡兹会不会提出荒谬的意见来哩——这种想法对于一个经验老道的军事前辈而言,实在是太无礼了。

另一方面，杨也顾虑到梅尔卡兹的心情，他不想让梅尔卡兹处于与帝国军之间直接战斗的立场上。但是，如果杨率领舰队出击，让梅尔卡兹留守的话，有人一定担心司令官不在的期间会发生危险。杨觉得自己又在瞎操心了。但又不能置之不理，因为照顾部属必须公正无私。梅尔卡兹也很清楚杨与自己的立场关系。这位亡命的上将简短地答道："遵命!"

尤里安仍身处激战的漩涡中。

敌我识别侦察系统侦测到一不明物体的振动，尤里安反射性地将座机往下方急速移动。一瞬之间，方才尤里安所在的位置被一道银剑般的光速穿过。在能源耗尽消失之前，尤里安便找出了光速的发射位置，锁定目标，连续发射出二道光束。被击中的王尔古雷机体像圆球般地涌隆四散开来。随着主荧幕的人光量调整系统变化，脉波打着节拍，不断扩大的爆炸光团宛然是画家笔下的作品。

"击坠第二架了!"

头盔底下，尤里安不住地喃喃念着，连自己也无法相信这就是所谓的"战果"。不但打败敌人，还同时体验了战斗的开始与结束的新兵，人数实在不多。这是幸运使然？不——不只是幸运而已，尤里安的技术较敌人更胜一筹才是原因所在吧!

帽沿下，尤里安那只暗褐色眼瞳锐利地闪耀着自信的光彩。他想，是否能够独挡一面了呢？首次迎敌就打下两架敌机，这下子可要杨提督好好夸一番了!

当另一个敌人在尤里安面前出现时，他知觉到自己已沉着下来，不论何种情况下，都能妥善对付了。

机翼呈 X 型的王尔古雷，中央部位闪光灿耀如画。但当它还只是极小的光点时，尤里安就已经"跳"到左方去了。电磁炮炸弹以数公分之差，与斯巴达尼恩号错身而过，向无垠远方的超低温空间射去。尤里安按下中子光束弹的按钮，王尔古雷也向空中一蹬移动开来，光束只空越过绵延不尽的黑暗。

尤里安为之咋舌，空击不中的遗憾之感，想必敌人也是心有戚戚焉吧。少年按下按钮，第二次射击，正准备一决胜负的时候，敌我的战斗艇却突然冲杀而至，整个视界的光影交错奔窜，尤里安把敌人追丢了。

战况顿时一片混乱。

看到这些莽撞的闯入者，少年一时怒气冲天。若再多个二、三分钟的话，

尤里安应该可以再次刷新战果的。他的对手运气真不错——尤里安想到这里,突然间有当头棒喝的感觉。

他心中甚是羞愧,觉得自己竟如此自大自满;在第一次的战斗中就打下了二架敌机,使他有种"我是个身经百战的勇者"的错觉。别开玩笑了,几个小时之前。他还被教官和老兵骂得狗血淋头呢?若说实际的战争经验,他还谈不上,只不过是个沉溺于想像中的生手罢了,不是吗?

尤里安曾在杨威利身边,就近见识大舰队伙伴们的会战情形。那时刻判断、观察、做决定的人是杨,自己有多热心、多真诚,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罢了。旁观者无事一身轻,但当事人却得负起对自己乃至对敌人的战斗责任。

尤里安这点应该是跟杨学来的,而不是出于本身的想法,杨教了他应有的态度,要他不要记忆,但一立了功,他还是傲起来了。尤里安对自己感到泄气。另一方面,有人虽然可以对一00万部属和一00万敌人负起责任,但面对自我的时候,却连自己的责任都无法承担起来。何年何月何日才能填补这段差距呢?而那天,真的会来吗?

沉思的当儿,尤里安使劲地操纵忠实的爱机,一面闪避敌人的光束,一面躲开我方的机体,来来去去地在虚空中留下饱和的轨迹。发射了数十发的炮弹,但是守护天使睡着了?还是真正的实力也不过尔尔?……竟连一发也打不中。

这时,操纵盘上的红色灯光忽隐忽亮地闪了起来,那是回航的信号,因为斯巴达尼恩本体和中子炸弹的能源,都已所剩无几了。十分钟后,尤里安到达母舰。"摇篮曲"是母舰与搭机之间特殊感应系统的赏赐。装备兵看见他跑过来,赶紧向管制官报告。

"敏兹中士回来了!"

"知道了!补给能源期间,准许他休息,一切行动照规定来做……"

休息时间是三十分钟。在这段期间内,既要洗澡、吃饭,还要准备好下次战斗用的装备。

用几乎可以把皮肤烫得通红的热水和冷水交互淋浴,尤里安那充满活力生气的皮肤更加光采焕发了。穿上衣服走到餐厅用餐,菜色很多,有富含蛋白质的牛奶、奶汁烤鸟肉、汤面、混和蔬菜等等。但是全身的紧张仿佛都集中在胃里似的,一点食欲也没有。只喝了牛奶,起身正待要走时,在餐桌对面,手里只端着牛奶的士兵们向他叫嚷了起来。

"这样就没错啦！小伙子。不要吃比较好哦！撞击腹部的时候，腹里有食物的话，会得腹膜炎的！小心点哪！"

"啊，是吗？我会注意的。"

尤里安只这么回应了一下，在宇宙空间战斗中，这种注意力有什么用呢！尤里安的敌人的肉体大部都在一瞬间被打得四散纷飞的！在撞击腹部得腹膜炎之前，早就由于内外的气压差所致，心脏跳出来，血液在血管内沸腾，把心脏和脑部的细胞煮熟了，并自口、耳、鼻孔喷 出来——要想生存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生与死之间，为求能多靠近"生"一分一毫而付出代价与努力是士兵的义务所在。这个士兵带给尤里安的教训毋宁是这种想法吧！

步出餐厅时约莫已过了二十五分钟。有五、六个士兵坐上往飞行甲板方向的电动车正要发动，尤里安过去纵身跳上，在飞驰三分钟后的目的地跃身跳下。

再次进击的准备已就绪了，尤里安一面快步走向爱机，一面戴上手套。装备兵们又叫了起来。

"小伙子！加油！不要死掉了！"

"谢谢！"

尤里安回应着，感觉有点奇怪。

在被叫做"小伙子"的年龄时，可真是一点也不想死的呢！

第二次发动舰艇顺手多了——这是指与第一次作比较而言。

而且，在失去母舰重控制系统保护的刹那间，那种上下失调的感觉，也可以十秒钟内恢复过来了。

黑暗的花园里，爆炸光和光束枪炮所形成的花朵，不断的绽放过来。这是人类性嗜杀人与破坏的证明。然后，这不值一文的"嗜好残渣"，化成没有秩序的能源波涛，汹涌奔来，拨弄着小小的斯巴达尼恩号的机体。

虽然很想知道全体的战况，但现在整个战场淹湍在电磁 波和干扰电波的无形波涛里，通讯机能也瘫痪了。各种信号变得有点可笑，而通讯容器里的联络器，又要如何保持舰队的有机性呢？如果战场是在地上的话，要联络已方同伴，还可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二000年前的模样……。

不管怎样，尤里安都不认为我方占了优势。尽管亚典波罗少将是位能干的指挥官，但这次的战役，部下却不照少将的意思行动。不！应该说是"不能动"。

除潘象尤里安这种少数例子外，其他的新兵们对敌人而言，无异是血腥横

流的狂宴上绝佳的供品罢了！尤里安现在只希望母舰阿姆塔特能够平安无事，“阿姆塔特”一词的意义就是“不死”，祈求母舰阿姆塔特能像名字一般安然无恙！

正当思考的瞬间，尤里安吃了一惊！在自己与爱机眼前，赫然矗立着一片巨墙！他连想都来不及地忙把爱机往上拉升，否则，一旦撞上面墙必死无疑！

原来是巡航舰！与战舰相比虽小，但与斯巴达尼恩一比的话，真可说一座城寨了，它是结合金属、树脂和结晶纤维的几何学合成品，是以杀人为目的工业技术产儿，是可以用手触摸的海市蜃楼。它的火力强大的足以把同盟军的巡航舰变成一团火球！

尤里安知道现在绝不能轻举妄动，一旦被巡航舰的主炮击中，连觉得痛楚的时间也没有，便自这个世界消失了。这或许是最理想的死亡方式罢，但尤里安不愿如此。他与巡航舰保持同样的速度，在相距约三公尺的距离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只接触到由巡航舰所发射的能源中和磁场 。

设置于外壁的一个炮塔，突然急速回旋，炮口并没有固定下来，难道尤里安被敌人的侦测系统发现了吗？尤里安赶紧潜进巡航舰的内侧死角。巡航舰本身在与同等的敌人厮杀期间，实在不可能调头过来对付一架微不足道的小敌机！而且，只要侦测系统不是凭着肉眼追踪，实在很难判断小巧滑溜的小敌机到底是附着在自己身上或者逃之夭夭了。

尤里安屏息以待，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只有心脏的鼓动相伴，期盼敌人判断的结果是令人乐观的。不知道过了多久，巨大的敌人背上，几个小小的银灰色中子飞弹浮上眼前，那充满恶意的飞弹正朝向同盟军的驱逐舰。

尤里安屏住了呼吸。发射过后，飞弹自内侧向外冲破磁场的那一瞬间，尤里安像个无形的隐身者一跃而出，同时朝舰体发射了中性子光束。然后，急速上升。光块炸裂开来，能源的汹涌波涛将斯巴达尼恩撑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

V

“巡航舰连巴合损毁！”

传讯兵的报告总是让指挥官感到不安。平安无事的平静时刻也好，充满歇斯底里的危机感也好，每种不同的状况都使指挥官的神经回路乱成一团。他很想向传讯兵大嚷“那是怎么一回事?”，不能将判断与决定权托付他人的指

挥官,其孤独感并不是一般没有任何责任包袱的人所能想像的。

这时,尤里安的战绩变成帝国军这边的损失了,当传讯兵向上级报告损毁消息后,所换回的“报告”却是“尽是垃圾消息”的蛮横斥责和一顿毒打!他也可以说是尤里安的受害者吧!

不仅帝国军如此,同盟军的亚典波罗也正烦躁着。他具备做为一个指挥官所应有的卓越特质,但指挥一个“童子军兵团”的困难,他希望有人能代为效劳。

对他而言,帝国军艾恩德尔夫少将过份慎重的态度,反而是个喜从天降的帮助,但同时却也使“我方的致命弱点何时会暴露出来呢?”的疑惧缓慢地升高了。长期处在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下的亚典波罗,在看到荧幕上悠然晃过的我方舰艇时,不禁感到讶异,而满脸疑惑地问起副官。

“那艘是尤里西斯吧?”

“是的,是战舰尤里西斯!”

听在耳里,少将朝气蓬勃的脸上绽放笑容了。即使在激战的最高潮时,还没有消失的幽默感仍有刺激作用的。

在伊谢尔伦舰队当中,尤里西斯是屈指可数的“斗士舰”,参加战斗的次数与树立的功勋,无人可比!但是一听到它的名字,人人都会想笑,因为没有人不知道尤里西斯是一艘“厕所被打坏的战舰”。虽然这并非事实,但人总喜欢把点点滴滴的事实,经过自己的虚构包装,然后转成毫无边际的想像,而不管这种虚构是否会对当事人或物造成困扰……。

“运气有尤里西斯好就好了!各位,不成体统又何妨?只要能活就行了!”

舰桥内扬起一阵笑声,却又在转瞬间戛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安祥沉稳的气氛。对尤里西斯的全体人员而言,这个名字可以解除官兵们的紧张情绪,使身心顺畅活络,功能匪浅!

战斗开始后,九个小时过去了。在这期间,尤里安已自母舰四度出击。第三度出击时,一架战果也没有。我方的斯巴达尼恩渐渐成为王尔古雷炮火下的亡魂了,双方生存机数的差额逐渐拉开。

二架王尔古雷同时发动攻击,不逃不行!尤里安一开始便放弃无谓的攻击,奋力逃命;而二架王尔古雷为争取猎物各展本领,却欠缺相互配合的默契,若不是这样,尤里安早就一命呜呼了!不久,幸运地甩开这二架王尔古雷的追击,千辛万苦地逃回母舰怀抱后,尤里安摊在操纵席上,久久不能言语。

第四次的出击,于千钧一发之际脱离中了弹的母舰。“阿姆塔特”和它的

名字“不死”之意相反,成了核子合成弹的炮灰,自中央部折而为二后,爆炸四散开来。从巨大的火球中跳脱至虚空的尤里安抓住了一瞬即逝的机会,将出现的眼前的王尔古雷打得粉碎 。因为背对着火球,敌人的索敌能力明显下降。虽然得到了胜利的果实,但是由于母舰的补给不够完全,现在能源已经快用尽了。尤里安暗褐色的眼眸绝望地望着侦测器,屏息凝视,发出神经质的笑声。突然,伊谢尔伦要塞的方位出现无数个光点,并急速地扩大成一片光壁。

“援兵来了,援兵来了!”

战舰特里古拉夫的舰桥上,通讯士官跳着大叫起来!此情此景,他那有点夸张的反应,反而是一种义务了,事实上鼓舞了同伴的士气。

效果令人惊奇!欢声雷动,无数的黑色扁帽在空中挥舞。为了通知我方战友,同时让敌人知道,电波在同盟军的通讯回路上窜流不息。

另外一边的帝国军,则遭受了无比的冲击。各舰的传讯兵面无血色地望着侦测器,叫苦连天的报告使指挥官们呆若木鸡。

“有一万艘以上?那么,可以说难以取胜了?”

他们喃喃自语,脑海中闪过“退却”的念头。考量有利或不利的理性和能屈能伸的弹性,并未失去。虽然帝国的援兵也快来了,但规模没有敌人的大,而且自己被打败之后,援兵也将被各个击破。艾恩德尔自己先做榜样,开始撤退。

“敌人丧失斗志撤退中,是否要追击呢?”

战舰休伯利安的舰桥上,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请示司令官。

“可以了,让他们走吧!”

杨回答着。帝国军退却,挽救我军,目的已经达成了。追杀无斗志的少数敌人,就战略上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对一个军事家也没什么快感而言 。当初动用大规模的兵力,有一半的原因就是要吓阻敌人的。

“那么,是否可以开始回收我方被破坏的舰艇,进行抢救修复工作,让全体舰队回航呢?长官!”

“当然?啊,对了,为了以后,在这里加装几个监视卫星和电波转播卫星比较好。”

“是!马上去安排!”

梅尔卡兹以赞赏的眼光望着行事俐落的菲利特利加,在他漫长的军历所看到的人中,像菲列特利加这样才干出众的副官不多。

“还有,尤里安·敏兹中士……”

菲列特利加又来报告，在她的视线里，杨的身体似乎显得硬起来。

“……平安生还了！”

菲列特利加眼神柔和地望着肩头如释重负的杨，继续说道：

“他的战果是击坠三架王尔古雷，并完全击毁一艘巡航舰，报告完毕！”

“击毁巡航舰？在一次战斗中……”

说话的人并不是杨，而是自称要求见识新兵训练成果的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少将。他是尤里安的射击和肉搏战技老师。菲列特利加点头示意时，他高兴的拍掌叫好。

“这家伙真让人大吃一惊，真是天才啊！我第一次打仗也没有这样光荣的记录哪！将来不知会如何进展，可令人惊惧了！”

“什么啊？他只不过是把一生的好运集中在这一次使用罢了。一战得志并不见得是好事，真正的才干要看现在开始的表现才是。”

在严格的指导者兼教育者的立场上，杨本想开口说话，但看看菲特利加和先寇布的表情。他们的表情好像在说“不必再对尤里安做不合理的要求了吧！”

就这样，尤里安·敏兹经历了第一次战斗，并平安地生还了。

第二章 振翅待飞的秃鹰

I

伊谢尔伦回廊所施行的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一月的战争,就规模而言并不大,只能算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国境纷争罢了。

同盟军的负责人——伊谢尔伦地塞的司令官杨威利提督,为避免扩大战端,迅速地将舰队调离要塞。

帝国军方面,负责警备任务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提督向帝国军的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 姆元帅面陈战败之罪,但莱因哈特只简短地回覆:

"百战百胜是不可能的,把已经打了败仗的战争再一一搬出来谢罪,也无济于事!"

身为帝国宰相的莱因哈特,必须投注相当的时间与精力于整顿内政及巩固自身的权力。因此,以国家命运为赌注的大型会战尚且不提,对于这场局限一隅,而且既无战略价值、又无外交意义的小规模战争是胜是败,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将届二十二岁的莱因哈特,近来在他那与生俱来的俊美脸庞上,又加添了忧愁的阴霾和支配者的威严。士兵们对他是如神一般地既崇拜又敬畏,原因之一在于他的生活态度。

自从姐姐安妮罗杰离去后,莱因哈特便迁离史瓦齐别馆,移往军官宿舍,这里虽然是高级军官专用的宿舍,但以堂堂支配着二五0亿人民和数以千计恒星世界的权力者而言,实在是寒酸了点。书室、卧房、浴室、客厅、餐厅、厨房和侍卫用的房间都一应俱全。在庭院的一角,另设有警卫兵专用的宿舍。

虽然如此,周围仍有人不免要替莱因哈特叫屈:

"身为帝国宰相之尊,这样太简朴了吧！虽然未必要豪华奢侈,但起码也应该显示出权威感来吧！"

对于这些反应,莱因哈特只冷冷地一笑置之。

在物质欲望方面,莱因哈特与杨威利是如出一辙。他所追求的是人世间的权力光荣,这两者都是无形的;当然权力会保障物质方面的满足。也就是说,莱因哈特有能力住大理石宫殿、坐拥佳丽三千,以及万贯的黄金与宝石。不过,如此一来,又与鲁道夫大帝所演出的罪恶连续剧有何区别呢？鲁道夫是一个强横霸道的男人,不将到手的巨大权力化作有形的物质绝不甘休。他独占了所有代表最高权力的物质,诸如壮丽无比的新无忧宫、广阔的庄园和猎园、难以计数的侍从和婢女、绘画、雕刻、贵金属、宝石、专属的游乐园、近卫军、出巡用的豪华客船、肖像画家、酿酒厂……等等,应有尽有。贪婪的贵族们终日围拢在他四周,恭恭敬敬地领取他大方赠予的礼物。

就某种意义而言,他们可以说是善识时务者,但在历史上,对于压榨全体人类的专制君主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奴隶,不如说是家畜来得恰当！他们没向鲁道夫摇尾巴,只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尾巴可摇罢了！

鲁道夫还不时将后宫的美女下赐朝臣。他们通常都是庄园、爵位、宝石尽宠一身,因此,朝臣们当然是求之不得。他们还恃宠而骄,不时以皇帝陛下的恩宠赏赐向其他贵族示威。

以目前来说,这种腐蚀精神的生活与莱因哈特绝缘。即使有人非常讨厌他,但也绝对不会批评他不是一个充满创造性与进取性的为政者。

"体制上要博取民众的信赖有二:公平的裁判和公平的税制,仅此二者。"

这项论调显示,莱因哈特不但是战争的天才,同时更是政治的天才。这不仅是他个人的雄 心壮志,也是民众所深深寄予厚望的。

莱因哈特大力推动刑法及民法的公平和税制的改革,同时将往昔贵族所拥有的广大庄园免费赐给农民,并解放庄园的农奴。许多直属布朗胥百克公爵辖下灭殁的贵族的宅邸,也都改建成医院或福利设施,开放给平民使用;贵族们珍藏的绘画、雕刻、陶瓷器、贵金属等名贵物品,也都转往公立美术馆展览。

"把美丽的庭园让贱民们去践踏,在厚重的绒毯上留下泥靴的痕迹;让肮脏的孩子们,在高贵如天盖般的床上,留下口水的痕迹。而现在曾经如斯伟大的国家,竟落入不知美和高贵为何物的半人半兽手中！但愿,这种丑陋和凄惨只是一场梦而已……。"

一个被剥夺特权与财富的贵族,笔尖充满愤怒和憎恶地在日记上这样写着。而这位贵族却从未想过,今天他之所以能过如此优渥的生活,完全是那些"贱民们"的劳动和牺牲所换取的,而且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社会体制下的产物。正因为他们不懂得反省,所以才会自掘坟墓,走上穷途末路。

只要大家认为怀念过去奢靡生活的人就是敌人,长此以往,莱因哈特就不必再担心了。因为他们顶多只能发动反社会的阴谋和恐怖行动,而除了贵族偏激派以外,他们无法得到任何的支持和援助。

现在民众都站在莱因哈特这一边,充满敌意和复仇心态的他们,严厉地监视着旧贵族们。曾经驾驭他们的支配者,如今都被囚禁在无形的笼里。

不仅财政和法律体系,莱因哈特更大刀阔斧,大力改革行政组织。一向恶名昭彰的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持局,是支配民众、压制思想的政策实行机关,莱因哈特为其长达近五个世纪的历史划上休止符。局长海德里希·朗古被安排在奥贝斯坦的监视之下,除激进派的共和主义者和恐怖主义者之外,所有的思想犯和政治犯一律释放。一度勒令禁止发行的数份报纸和杂志,也都得到再次出刊的许可。

以贵族为对象的特殊金融机关被废止了,进而针对解放农奴成立了"农民金库",低利贷款务农资金。"解放者莱因哈特"、"改革者莱因哈特"……,民众们崇仰诵赞的声浪大作。

"罗障克拉姆公爵不只擅于战争,对博取民心也很有一套呢!"

开明派的重要人物——帮助莱因哈特改革的卡尔·布拉格,向同志欧根·利希特小声说道。

"是啊!或许他是很懂得如何讨好民心。不过,旧体制的贵族们可是连讨好人心都不会哟!他们只会一味地压榨人民而已。两者相较之下,现在真是前进且文明多了呢!"

"但是,若不是以民众的自主性为出发点来前进的话,那前进之名可就不值一文了!"

"前进就是前进啊!"

对于布拉格的教条性论调,利希特显得有点不耐烦。

"比方说,上位者即使仗着强权前进,一旦民众的权力扩张,那么想要挽回也来不及了。当前,我们的首要工作是,拥护罗严克拉姆公爵,推动改革计划,不是吗?"

布拉格颔首赞同,他的表情除了满怀得意之外,还有一点异样的感觉

……。

Ⅱ

位居帝国军科学技术总监的安东·希尔曼·冯·胥夫特技术上将，是一位拥有工业博士与哲学博士双重学位的五十六岁男子。头部虽然童山濯濯，但暗红色的眉毛和髭鬓却粗厚浓密，鼻头红通通的，像个营养充足的胖婴儿。全身光采焕发，乍看之下，颇像是啤酒屋的老板。

不过，他的眼光却比啤酒屋的老板高明多了。尽管这位技术上将，已经丧失作一个军事科学家所应具有的研究开发的能力，但他却具有赶走上司、超越同僚和排挤部下的才能，也因而稳稳地保住了今天的地位。据说，他的野心不在于舰队指挥官或作战参谋的宝座，而是想跃升为历史上第一位以一介军事科学家出身的“帝国元帅”！

当胥夫特走访元帅府的大厦时，莱因哈特刚好完成上午执行的任务，正在用午餐。得知来访者的名字后，他的脸上露出不悦的表情，六年来科学技术总监部在这位领导人的管理之下，除了指向性燃烧粒子外，其他可说毫无建树。对于这个以邪恶的政治势力巩固了地位与特权的“科学匠”，莱因哈特反感至极。

莱因哈特曾不只一次想换掉胥夫特，并刷新科学技术总监部的阵容，但是在这六年当中，足以与胥夫特匹敌的竞争者，也都被胥夫特派系的人物所独占了。把胥夫特更换掉，再来整理下面的派系，当然是可以，可是，在目前的组织运作方面，势必会产生不少阻力。更何况胥夫特自始便没有向大贵族那方一面倒，对莱因哈特也表示赞同的立场。

莱因哈特虽然有意要裁掉胥夫特，但一时之间还找不到适当的理由。他一方面暗中查访可以取代胥夫特的人才，一方面也按兵不动，暂先观察胥夫特是否犯下大错或做出假公济私的丑闻来。再说，莱因哈特也不能全心挂念 处分胥夫特一回事，因为帝国目前的状况，极须借重莱因哈特在建设方面的才华与能力。

这一天下午，他将与内政相关的数名高级官员会面，就旧贵族统领的土地权益、关系着征税与司法警察的行星水准的权限规定、以及中央官制的组织重编等数个繁杂的问题听取说明。这些均是身为帝国宰相份内的职务。所以午餐用毕之后，必须离开元帅府，赶往宰相府。其实，莱因哈特只要吩咐一声，就

可以叫众将官来元帅府报到会合，但是这位年轻的元帅，不知是有洁癖呢？抑或是顽固呢？总是拒绝这种乐得轻松的事情。

“叫他进来吧！但只有十五分钟！”

莱因哈特做了一个反常的决定，让这些高级军官在宰相府等候他。为了赢得莱因哈特的赏识，胥夫特施展浑身解数，发挥他的辩才。

“换句话说，在伊谢尔伦要塞前面设置一处与之对抗的我军要塞，是吗？”

“是的，阁下！”

科学技术总监用力地点点头，一副等着接受赞赏的模样，但从帝国宰相年轻俊秀的脸上只看到了不悦和失望的神色。莱因哈特的表情好像在说，虽然只是十五分钟，也是在浪费时间。

“构想本身是不错，但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呢？”

“条件是在我军建造要塞期间，同盟军的众喽罗必须一语不发地静静观看，绝对不可妨碍工作进行！”

科学技术总监以沉默回报莱因哈特，看起来一副无言以对的样子。

“哦……总监，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建议，只不过实际执行起来就很难说了。该改进的地方就改吧，你再提几个其它的建议吧！”

莱因哈特举止优雅地站了起来。胥夫特面对着这位位高权重、脸色不悦的男子，神经紧绷，深怕一有疏失便会招来一顿臭骂。

“请稍待一下！那个条件根本就不需要，因为，我的想法是……”

科学技术总监发挥精湛的演技，提高声音说道：

“只要把已建造好的要塞移到伊谢尔伦回廊就可以了。”

莱因哈特的视线自正面投射在胥夫特那张自信满满的脸上，蓝冰色的眼眸中，散发出兴趣勃发的光采。他再次坐回沙发上。

“你就详细说出来吧！”

科学技术总监红光满面的脸上，又添加了一抹胜利的神采。莱因哈特不引以为意，倒是很有兴趣听他怎么说。

Ⅲ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批评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是一个“嫉妒成性的人”，即便是往后，也不会有人这样说他。他是一个豪气干云、光明正大的人，

所表现出来的统率能力和勇气，都非泛泛之辈！

但是坎普的自尊心和竞争意识都很强烈。去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中，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功勋彪炳，他们都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唯独坎普仍停留在上将阶段，即使他心中没有任何不满，但难免也有所遗憾！更何况他今年已经三十六岁，比他们都还年长。

后来，新的一年方过不久，在伊谢尔伦回廊的国境纷争中，他所领导的舰队又传败绩！坎普的自尊心大大受挫，因此，他一直盼望能再有个机会扳回颜面和声名——这个机会就是战争。但是为了挽回一己的自尊心而再度引发战争，是不可能也不应该的。现在，他除了担任部属的训练和国境的防卫工作之外，就只能意气消沉地过着日子了。

这一天，莱因哈特下达一道命令，命他立刻回师帝都奥丁，到元帅府报到。

在副官鲁比兹的陪同下，到元帅府报到的坎普，受到流肯中尉的热烈欢迎。流肯曾是坎普的部属，去年以来，就直属于元帅府，是一个年方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在他的引导下，坎普走进莱因哈特的办公室。除了一头金发、眼眸水蓝、年轻又俊美的元帅之外，他还看到另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胥夫特技术上将。

"你来得真早啊！坎普，奥贝斯坦和缪拉马上就来，先等一下。"

坎普遵照莱因哈特的话坐了下来，心中同时感到无比的讶异！因为他记得年轻的元帅一向讨厌俗不可耐的技术上将——胥夫特。

不久，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将与奈特哈尔·缪拉上将相继赶到。

奥贝斯坦身兼代理帝国统帅本部总长与宇宙舰队参谋总长二职，所以他出席此次重要会议，并不足为奇。他可以说是后方作战集团的代表人物，倒是担任集团战指挥官团体代表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二人，反而没有出席。在拥有上将阶级的提督当中，缪拉的席次在坎普和毕典菲尔特之下，年纪也较小。由于他具有非凡的作战执行能力，又建立了不少功勋，所以年纪轻轻就受封提督之称号。不过，在同僚之中，他的声名还不够稳固。

"大致都到齐了吧。那么胥夫特技术上将，请跟大家谈谈你的提议吧！"

向莱因哈特点头示意之后，胥夫特站了出来，他的样子让人联想到鸡冠直竖、向人夸示胜利的矮公鸡。看他一付精神昂扬的样子，，给人的感觉并不是自信，而是太过自信。

他做了一个暗号，透过操作室的操作，空间中浮现出立体影像。一个银光四射的球体——乍看之下，只是个不怎么样的东西，但是，凡是帝国或同盟的

军人,无一不知它是什么。

“这是什么,你知道吗? 坎普提督。”

听起来不像军人的腔调,反而像是老师的口吻。胥夫特用这种口吻询问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两人的年龄差距达二十年之久。

“伊谢尔伦要塞!”

坎普彬彬有礼地答道。他之所以特意压抑声调,是顾虑到莱因哈特就在身旁。缪拉也毕恭毕敬地端坐在一旁。胥夫特点了点头,挺起胸膛说道:

“对人类社会而言 ,我银河帝国是唯一的政体,但却有一班罪大恶极的叛徒,在长达一世纪半的时间中,不断制造流血和破坏事件! 这群匪类就是自由行星同盟,竟还不自量力地自封国号,究其实只不过是一群激烈派暴徒的后代子孙,偏离了远古帝国臣民所遗留下的正道,兀自演出夜郎自大的荒唐闹罢了!”

这个一向不懂得敬重学问的俗人,究竟想说什么呢? ——坎普在心底暗暗咒着。聆听的四个人,表情与态度各异,但对这番了无新意的演说,都毫不动容。胥夫特接着说:

——为了追求宇宙的和平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我们必须消灭自由行星同盟的一干叛徒。有鉴于此,在敌人进攻时予以反击还不够,我方也应该发动攻击,压制敌人的根据地。

但是敌人的根据地太远了,补给线与通讯线鞭长莫及,更何况双方间,只有一条隧道状的伊谢尔回廊,迎击的一方可以集中战力,比较有利;攻击的一方则适得其反,在战术上很明显地受到牵制。

——以前,帝国军之所以能长驱直入敌人的势力,是利用伊谢尔伦要塞作为桥头堡,进而成为供给据点。但是,现在伊谢尔伦要塞落入敌人手中,帝国军无法通过回廊,直捣敌人的根据地。

而目前,由于亚姆立札会战惨败和去年内战的打击,同盟军元气大伤,一时之间还站不起来,只要攻陷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就有可能一举征服整个同盟领土。还有,就人的资源观点来看,伊谢尔伦有位同盟军第一智将——杨威利,只要在攻陷伊谢尔伦的同时,将他捕杀,就能给同盟军一记致命性的打击。

——但是,单就硬体方面来看,伊谢尔伦的确坚不可摧。直径六十公里的人工球体表面,一层结合耐光束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结晶纤维与超硬度陶瓷所形成的四重复合装甲护膜包围其上,就连巨型战舰的高性能主炮,也无法伤它一根寒毛。这并不是理论而已,事实证明了一切,同盟军攻击过其外侧,但

伊谢尔伦仍然没有被攻陷！

——一旦舰队无法攻占伊谢尔伦要塞，要怎么办才好呢？唯一的方法就是集结与伊谢尔伦旗鼓相当的火力和装甲，与之一决生死！也就是说，以要塞对要塞。把一个足以与其抗衡的要塞移到伊谢尔伦前，锁定目标，发动攻击！

胥夫特技术上将住嘴不语，环视这四个人的时候，已经知道谈内容的莱因哈特，仍然面不改色；奥贝斯坦的内心即使大吃一惊，也不会在表情或动作上显露端倪；另外两人就不同了，坎普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强而有力的手指不住的敲打椅子的扶手，而缪拉则一面喃喃自语，一面连连摇头。

胥夫特再度打开话匣子。

——在帝国之内，堪与伊谢尔伦对抗的要塞，当推去年内战中贵族联合军的根据地——“秃鹰之城”。这座要塞曾一度被放弃，但只要修复好之后，装上空间跳跃与一般航行用的引擎，就可以几万光年的航速直捣伊谢尔伦，进行要塞之间的决战！

以现在瓦普引擎的运作力而言，仍无法使偌大的要塞航行起来，必须把十几个引擎排成轮状，同时发动才行。技术上是没有问题了，其它端看指挥官的统率能力与作战执行能力如何了……。

骄傲溢于言表、愈来愈自我膨胀的胥夫特，坐回椅子上，莱因哈特接着站了起来说道：

“这就是请众卿来此的目的！”

蓝冰色的瞳眸锐气腾腾地扫视在座的提督，坎普和缪拉挺直了背脊。

“我任命坎普为司令官，缪拉为副司令官，按照科学技术总监的计划，进攻伊谢尔伦！”

新的作战行动中，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担任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上将担任副 司令官的人事命令，在军队内部引起轩然大波。在一般的看法上，规模如此庞大且独立的作战行为，其指挥理当由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执掌才是。

当然，他们两人对一切都没有公开发言过，但彼此之间，失望之意溢于言表。

“反正是按照奥贝斯坦总参谋长的意思决定的。”

米达麦亚之所以如此断定，与其说是推理，毋宁说是偏见，不过他的想法也已八九不离十了。

当莱因哈特问到作战指挥官的人选时，奥贝斯坦并没有立刻回答，他询问

了一参谋团其中一员——菲尔纳上校的意见。菲尔纳的回答是：

“如果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两位提督再次建立功勋的话,就只能用帝国元帅的地位来酬谢他们了;一旦他们获封帝国元帅,阶级就与罗严克拉姆公爵一样了。就人事上的秩序而言,这样做不太妙！倒不如从上将当中选择一适当人选,作战成功时,就将其升格为一级上将,如此一来,还能避免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因位高权重而锋芒大露！而他如果失败了,由于不是本军的王牌大将,损害也比较小。”

他这番意见与奥贝斯坦的想法不谋而合。为了维持人事秩序、巩固一尊重的权威,绝对不能培养出第二号人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在世的时候,奥贝斯坦的意见也在于此。

吉尔菲艾斯为了保护莱因哈特而身亡,身后受封誉不计其数。对于死去的人,赠予再多的荣誉也无所谓,但对于活着的人可就不同了。

吉尔菲艾斯亡故之后,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并没有取代他的地位。冻结第二号人物空陷,制造众多的第三号人物,分散他们的权限,才能巩固莱因哈特的独裁体制。

值此期间,如果奥贝斯坦将第二的宝座握在自己手中,免不了会受旁人指谪为自私自利,而他自己也知道。一向讨厌他的米达麦亚也认为奥贝斯坦目前没有篡夺地位的野心,而是另有他图。

就选坎普吧！他一心想洗雪前战败的耻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奥贝斯坦接受了自上将级的提督当中挑出人选的建议,莱因哈特遂据此下了决定。副司令官地位必须在坎普之下,于是年龄和经历都较浅的缪拉被选上了。

这时,莱因哈特精神世界的某个角落里,从前那种无比热烈的冲动 ,被一张膜隔绝起来。他把自己带到远远的地方,漠然地眺望这一切。这该叫做冷却了的热情呢？抑或空洞虚无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脚是为了飞翔在高高的天边而生的,但他却可以感觉到飘扬的能力似乎已明显下降了。

他明白其中的原因,但他却不敢正视它。

“我是一个坚强的人,无需他人的帮助或理解。”

莱因哈特这么认为。

从前,他根本不用花费心思去想这件事。而现在,有时回首一看,想确定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就在身后半步之处跟着的身影 ,但一定神,一切都化为乌有。啊！——只有在共同拥有时,梦才有其价值啊！所以他更必须实现专属

于他自己的野心。

把宇宙握在掌心。影子消失了，一方羽翼折断了，还有利牙。一旦利牙也掉了，也意味着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生命意义消失了。无论何时会毁坏，现在只有磨砺以待。

Ⅳ

去年，忠诚心、胆识与能力均无人能比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去世之后，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就喻为“帝国双壁”。

两人都是用兵高手，人称智勇双全。一旦情势所需，不论中央突破背面展开，全面直进攻势或据点守防卫，他们都能依照实际状况通权达变，发挥最高水准的用兵技术。米达麦亚作战行动快如闪电；罗严塔尔攻守俱佳，相当冷静又具持久力，两人的才能都是盖世无双；而在状况判断的正确度，当机立断的果决性、弹性的对应能力和准备的周密度方面，两人旗鼓相当、难分轩轾。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恰好三十岁，有一头蜂蜜色的头发和活力充沛的灰色眼睛。体格稍小，全身肌肉紧绷均整，像位体操选手，给人一种俊秀灵敏的感觉。

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三十岁，头发是接近黑色的深棕色，具有贵公子的美貌修长的身材。但他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地方是黑色的右眼和蓝色左眼的组合——金银妖瞳。

他们两人的声名和战绩不相上下，但彼此并没有自拥派系互相对抗。不但如此，在战场上还多次并肩，平均分享宏伟的战功；离开战场后，两人互为好友、情谊深厚。地位相同、气质互异的两人，能够保持这样的关系，周遭有人甚感讶异，有人视为理所当然。

米达麦亚出身平民，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算是中等程度。父亲是造园技师，以贵族和富裕的平民为对象，从事诚实信用的生意。

“在这样自上而下的结构完整的人世之中，生民的活路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父亲这样训诲儿子。为人父亲者，都希望儿子做技师也好、工匠也罢，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完一生就好了。儿子是成为工匠了，而且也跨进了名人领域，只是他所专擅的领域，既不是建造庭园，也不是手工艺，而是充满风浪波折的“战争”……。

米达麦亚在十六岁那年进入预官学校。罗严塔尔比他高一个学年，但在

学期间，两人都没有相知的机会。预官学校里，高年级可以集体封低年级予各种干涉和压力，然而罗严塔尔对这种集团活动却毫无兴趣。

经过一段漫长的时间，在他成为二年级学生那年的夏天，米达麦亚得悉家中将多了一个人，由寄住宿舍赶回家中。是母亲远房亲戚家的女孩，父亲在战场罹难后，被带回家里来。

这名十二岁的少女，名叫艾芳瑟琳。乳白色的头发、深紫色的瞳眸和蔷薇红的双颊，虽然谈不上是国色天香的稀世美女，但举止轻巧灵活，只是很少展露笑容。当她踩着莲步跑开时，仿若飞燕在春天的蓝空里轻轻转身翻飞一般，予人轻快明朗的印象。

"蜜海儿、蜜海儿、蜜海儿——起床喽！天气多么清爽明亮啊……"

她的歌声听起来那么轻快婉转！"真是一个开朗可爱的好孩子啊！渥佛根。"

被母亲这样一说，官校学生装作若无其事地含糊答应着。但自此以后，只要有休假，他一定老老实实地回来，因此双亲很快就看穿他的心意。

不久，米达麦亚自预官学校毕业，官任少尉，在双亲和艾芳瑟琳的目送下，奔赴战场。对于这位俊秀聪敏又勇敢的年轻人而言，做为军人是一项无可取代的天职。在短短的时日之间，他树立了大大小小的功勋，阶级也不断提升，但凡事果断、速战速决的他，有着严重的烦恼，在决定向深紫色眼眸少女求婚之前，足足花了七年的时间。

那一天，他放假来到镇上，环视了四周一下，突然不知何故地快跑穿越人群，生平第一次走进花店。看到这位身着军服、飞奔而来的青年，花店的女主人差点失神，因为脸色怪异的军人慌慌张张飞奔而至，通常都不是什么好事。

"花！花！我要花！只要是花，什么花都可以！哦！不！不！我要那种非常漂亮、女孩子最喜欢的那种花！"

女主人知道不是强制搜查、也不是镇压行动后，心情渐宽，才回过神来建议他买黄色的蔷微花，米达麦亚把花店里一半的黄色蔷微都买了下来，之后，他走进一家糖果店，买了巧克力和含有莱姆酒成份的海绵蛋糕。当他经过珠宝店门前时，犹豫了一下，要不要买戒指呢？不管了，先走再说吧，因为钱包已经快空了，只好打消这个念头。

捧着花束和蛋糕礼盒，米达麦亚回到家中。在庭院整理草坪的少女，当她抬起头来，深紫色的瞳眸中，映现青年军官俊挺的身姿时，吃惊地站了起来。

"渥佛根——先生？"

"艾芳,请接受我的诚意。"

"要送我吗? 谢谢!"

少年的紧张心情,与在战场时有过之而无不及。

如花般的笑脸,使米达麦亚感到一阵晕眩。

"艾芳瑟琳——"

"渥佛根先生……"

为了这次求爱的壮举,曾多次演练台词,但当他看到少女深紫色的双眼时,那曾充满罗曼蒂克的文学修辞,都飞到100光年的对岸去。现在他只觉得自己是个愚蠢的人。

"在做什么? 真是奇怪!"

无远处看见这番情景,米达麦亚的父亲瞠目结舌。他对儿子在战场上的情况并不了解,但七年以来,对他求婚之前所表现的优柔寡断,一向感到很不耐烦。造园技师手里握着园艺用的剪刀,静静地看着。儿子一面比手划脚,一面吞吞吐吐的说话,少女低着头,凝神聆听着。突然出乎意料之外,造园技师的儿子抱起少女,鼓足全身的勇气,笨手笨脚地与少女接吻了。

成功了! ——父亲满意地嘟哝着。

这时,蜂蜜色头发的青年军官,觉得这世上有一个东西比自己重得太多了,而他腕中的东西使他全身涨满了真实感。

简朴的婚礼终于举行了,渥佛根·米达麦亚二十四岁、艾芳瑟琳十九岁。六年之后,他们还没有小孩,但这对他们的幸福生活并没有任何影响。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不像故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样,心中有座圣殿般住着倾慕的女性对象。也不像好友渥佛根·米达麦亚一样,与一位令人怜爱的少女认真地谈一次恋爱。

自少年时代开始,就有不少女性非常关心他。他那深沉色眼眸和锐利生辉的蓝色眼眸所组成的金银妖瞳,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从年轻姑娘到中年的贵妇人,无人不对他倾倒三分。

这位智勇兼备的年轻人被称为银河帝国首屈一指的名将。身为军人,他一向对敌人绝不宽容,对女性也是出名的冷漠无情。和对方有过关系之后,他就会将对方抛弃。

军官学校毕业后的几年间,他与渥佛根·米达麦亚成为知已,在多次的战场上并肩作战。环境与性格迥异的两人,彼此产生难以言喻的好感,情谊日益深厚。米达麦亚得艾芳瑟琳为侣,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而罗严塔尔仍是单身

一人，在旁人眼中，性喜渔色地搞男女关系。

“不要作孽太深啊！”

实在看不过去的米达麦亚，不只一次两次地告诫他，罗严塔尔点点头，但并不接纳忠告，还是依然故我。即便是米达麦亚，在得知罗严塔尔内心的曲折之后，也不再说他什么了。

帝国历四八四年，两人参加行星卡普兰卡战役。在酷寒、高重力、水银性气体恶劣的环境下，凄惨地展开地上作战。当时仍是中校的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在前线所在无法确定的混战中陷入苦战。在能源弹匣消耗殆尽之前，他们以粒子光束枪连连射击。能源用尽后便反手握住枪身，打得同盟军士兵在零下30℃的泥泞里尸横遍野。战斧划破寒气，喷出的血浆在瞬间凝结，无色彩的酷寒世界绽满了火红的花朵。

“喂！还活着吗?”

“总算还活着！你干掉几个了?”

“大概有十来个吧……”

战斧不见了，沾满血的枪身也弯曲变形不能再用，敌人又团团围起来，他们早已觉悟必死无疑了。在勇猛苛烈的战斗下，他们给予敌人不寻常的重大损失，因此，他们是不可能被允许投降的。米达麦亚在心中向妻子告别。然而在此时，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帝国军的大气圈内，战斗机急速下降，以极低周波飞弹击了同盟军的正中央。凌空飞舞的冰块和土沙，完全遮住了微弱的太阳光，扰乱了雷达。包围的一角崩塌了，在混乱与黑暗中，两人才渐渐得以逃脱出来。

当夜，在基地的酒吧中，两人举杯祝贺生还，在洗澡水里放香料冲洗身体上的血，而要洗净精神上的血，只有酒精才能办到。他们随性地适量喝酒，但罗严塔尔突然坐直身，看着朋友。颜色不同的双眼，带着醉意和异样的感觉。

“米达麦亚，好好听着，你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要记住，女人这种生物是为了背叛男人而生的。”

“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啦！”

想到艾芳瑟琳的笑容，米达麦亚极力地否认着，而金银妖瞳的友人则极力地摇着头。

“不，我母亲就是个好例子。说给你听听。我的父亲是空有其名的下级贵族，母亲则是从伯爵世家下嫁过来的……”

罗严塔尔的父亲在大学毕业之后，成为财务省的官吏，但他早早便对闭锁

性和阶级强的官界死心，转而投资镍及白金的矿山挖采。五年之后，他成功了，虽谈不上有巨亿的财富，但累积的资产也足够后代子孙享用了。

他到了四十岁仍然独身一人，在将囤积的资产转买可靠的债券和不动产，让生活完全安定了以后，开始考虑娶个老婆成家。他打算娶个资产相当、家世相对的姑娘，这时，一位朋友替马尔巴哈伯爵家的三女蕾欧那拉来说媒了。

在银河帝国，名门贵族不论在政治或经济上都受到妥善的保护，但即便如此，仍避免不了家道中落的情形。马尔巴哈家接连两代的主人都放荡成性，只会悉数变卖广大的庄园和宅邸，连高登巴姆帝室赐予的高利率债券也都卖掉了。

看到蕾欧那拉在立体照片上的美貌，一向善于精打细算的罗严塔尔的父亲，也一时呆若木鸡。他一肩挑起马尔巴哈伯爵的债务，迎娶年龄相差二十岁的美丽新娘回到新居。

这个婚姻给夫妻双方都带来莫大的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人的摩擦愈多，丈夫为自己的身份和年龄感到自卑，因此尽量以物质来掩饰这方面的缺憾。渐渐地致命性的错误造成了，物质真正助长的不是信心，而是妻子。她陆陆续续向丈夫央求买回高价商品，一旦买给了她，她却又失去了兴趣。

罗严塔尔的母亲有时很像标准的闭锁上流社会的女性，宁愿迷信占卜与命运，也不相信科学。自己和丈夫都是蓝色的眼睛，当她生下金银妖瞳的婴儿时，脑海里所涌现的不是遗传上的正确机率，而是黑色眼睛的爱人。

她相信神所降临的恶意，而被恐惧驱使了。在丈夫财力的保护下，她穷极奢华，并常与男子厮混在一起。她空有美貌，却无生活能力，若将她与所暗中资助，成日耽于嬉戏的青年，一同放逐到社会上，不知会有什么下场？毫无疑问，不仅在物质上得不到安定，最后爱人也将弃她而去。

“……所以，我的眼睛一睁开，在见到父亲之前，亲生母亲的手，就想要挖出我的右眼！”

罗严塔尔略显歪斜的微笑在唇角绽开，米达麦亚一语不发地注视着好友。

罗严塔尔的脑海中，出现一个画面。

年轻优雅的女性自床上坐起，纤细的脸上，肌肉紧绷，目中泛着火光，把婴儿抱到胸前，拿起水果刀往婴儿的右眼直刺过去。门打开了，给女主人送热牛奶过来的女仆，发出尖锐的哀号，地毯上牛奶湿了一地，杯子打碎了，许多人立刻飞奔而至，刀子自白皙的手中掉到床下，婴儿凄绝的哭声，划破了凝结的空气……。

他应该把这些景象忘掉的，然而金银妖瞳的青年，只要是双手所能触及的实体，都会炽烈地灼烧他的网膜和内心。这些记忆使他对所有的女性都失去信心，在他的精神意识里根深蒂固。

米达麦亚首度了解好友贪欢好色背后真正的心结所在。他没有说什么，喝了一口啤酒，眼睛看着别人，内心在同情朋友与为妻子这方的女性辩护之间挣扎。

这时，基于理性、教养和其它因素，应该对自己的立场做一抉择。米达麦亚是幸福的，此时他却反而为此感到不安。

"嗯……罗严塔尔，我的看法是……"

一回过头来，米达麦亚立刻就闭口不语，金银妖瞳的青年军官趴伏在柜台上，任凭睡眠之神轻轻地爱抚着全身。

第二天，一夜宿醉的两人，在军官餐厅碰面，看起来都没什么食欲，米达麦亚正拿起叉子要插蕃茄和腊肉时，一脸不悦的朋友开口说话了。

"昨天晚上藉酒装疯，说了很多无聊的话，忘掉吧！"

"你说什么事情呢？我完全记不得了！"

"哦？这样最好！"

罗严塔尔一副皮笑肉不笑，到底在笑米达麦亚那不高明的谎话呢？或嘲笑自已借酒装疯，表白了轻蔑女性的原因之愚蠢呢？——他自己也分不清了。总之，自那天以来，两人绝口不提这个话题了。

他们就是这种好朋友。

V

有一段漫长的时间，担任莱因哈特副官的齐格飞，在成为独立部队的指挥官之后，曾有几位军官接替了那个位置，不过没有一个人能坐得长久。因为再也没有人与莱因哈特有共同的心思。而他们也有所顾忌，由于在精神上与莱因哈特欠缺相同的步调，他们的关系往往仅止于单方面的接收或传达命令。吉尔菲斯健在的时候，莱因哈特想要一位参谋，奥贝斯坦就是这样来的。现在他需要一位忠实而能干的副官，这位副官只要能及于吉尔菲艾斯的万分之一就好了。

一日，修特莱前来拜访莱因哈特。

修特莱是个大贵族联合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的部下，他曾惹怒旧主

君而被罢出。原因在于他不愿发动大规模内战,使帝国上下卷入战祸之中,而提出了暗杀莱因哈特以打开新局的大胆腹案。当他落入莱因哈特手里时,态度磊落,具有堂堂男子的气概,莱因哈特反而对他产生好感,还他自由之身。

莱因哈特对人的行为美丑相当敏感,即使是对敌人,也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去年九月,比兄弟还亲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去逝之时,所带给他的冲击与悲哀,几乎使他的人格崩溃瓦解。然而,尽管如此,对于杀害吉尔菲艾斯的安森巴哈,莱因哈特竟然一点也不憎恶他。这固然是由于莱因哈特自责太深,良有以也;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从安森巴哈不顾自己生命安危、誓为主君复仇的行为中,莱因哈特感受到一种美的存在。

对于布朗胥百克,莱因哈特则是轻蔑与愤怒交加。不论是安森巴哈或是修特莱,他都未能善用这些有能的人才。而在极尽虚荣和骄傲的最后悲惨的死去,实是一个令人唾弃的男子!

"这男人该死!但却不是死在我手中。"

莱因哈特在心底暗忖着。对于这件事情,他丝毫没有感到良心的苛责。

修特莱前来拜访,是碍于亲族的苦苦哀求。这位亲族曾有恩于他,由于这人是贵族,因此,他的财产势必会毫不容情地被全数没收,届时,全家将走投无路。为此,他央求修特莱去向莱因哈特求情,不用说全部财产,只要留下一部分就可以了。已经誓言绝不再过问世事的修特莱,只好强忍羞辱,在旧敌的面前跪了下来。

莱因哈特明了来意后,微笑地点点头。

"我知道!我不会为难他的!"

"感谢你!"

"不过,有个条件!"

莱因哈特的笑容消失了。

"做我的部下,或为统帅本部的一员!"

"……"

"对于卿的胆识和智谋,我的评价很高。你赋闲在野也将近一年了,现在又逢岁月更新,对于旧主所付出的忠诚,也正好可告一段落了吧!"

低头聆听的修特莱,不久抬起头来。眉宇之间,神色坚决。

"阁下大量宽容,敝人无以言谢。不肖之身承蒙您如此厚爱,敝人愿将满腔忠诚敬献给您!"

修特莱受封少将,担任莱因哈特的首席副官。另外,迪奥多尔,流肯中尉升任次席副官,与修特莱新少将成为搭档。吉尔菲斯位子不能由单单一人接占的说法,自此确立了。不论是阶级或年龄,流肯副官都可算是修特莱副官的副官。

大家知道修特莱是莱因哈特的旧敌,因此,当莱因哈特决定任命他接掌副官要职时,人人无不骇然!

“这个决定太大胆了!”

一向大胆不落人后的米达麦亚,也不禁为之咋舌!

奥贝斯坦总参谋长会反对吧——有人这样认为,但还是没有猜对,因为奥贝斯坦接受了上级这项大胆的人事命令,因为他知道修特莱是个有才能的人。而且,正因为他以前曾效忠于布朗胥百克,所以一旦他投诚于莱因哈特,政治价值是颇堪玩味的;将来当修特莱获得非必要的势力时,他就会削减这种价值吧?

奥贝斯坦没有家庭。在官舍有随从、在自宅有六十岁的执事夫妇为他照料身边的琐事。除此以外,他还有一位“同居者”。

“他”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只达尔马辛犬,一看就知道是条老狗。前年春天,“利普休达特战役”战情尚未升高之前,有一天在外用餐完毕,折返莱因哈特元帅府大楼的奥贝斯坦,爬上阶梯,正要走进玄关时,卫兵举枪致礼,脸上却有着奇怪的表情。他回头一看,脚边一只又瘦又脏的老狗,正亲昵地紧随着他。是想讨人喜爱吧,有气无力的尾巴慢慢地摇摆着。

“怎么有这只狗呢?”

以冷酷无情出了名的总参谋长,丝毫不感兴趣地问着。卫兵看到他那不带感情的目光投射过来,表情紧张狼狈至极。

“报告!它看起来像我的狗吗?”

“不、不是吗?”

“是吗?看起来像我的狗吗?”

一股莫名的感动袭上心头,奥贝斯坦点了点头。于是从那天开始,这只无名的老狗,正式成为 银河帝国舰队参谋长家族的一员了。

这只老狗虽是被捡回来的流浪狗,了无特殊之处,但却只吃煮熟的鸟肉,因此,连一向毫无恻隐之心的帝国军一级上将,也会在半夜亲自到肉店去买鸟肉回来喂它。——在勤务结束的回家途中,看到这番情景的奈特哈尔·缪拉,在提督俱乐部中向大家大肆宣传。

当时,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虽然想说什么,但后来还是沉默不语。

"哼!我们的参谋长阁下,不讨人喜欢,倒是受到狗的喜爱,大概是狗与狗之间比较合得来吧!"

大发谬论是"黑色枪骑兵"舰队的司令官费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

毕典菲尔特是一员名誉卓著的猛将,有人给他这样的评价:"如果战斗限定在二个小时之内进行,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只怕也要略逊一筹。"

但是,这个评语也说明他欠缺耐性。他擅长一鼓作气、全面攻击,若最初一击没有成功,接着便后继无力了。不过能挡住他一击的敌人,在世上倒还不多……。

"毕典菲尔特的确很坚强!我和他同在战场上时,战斗之初他占优势;但战斗结束时,站着的会是我!"

罗严塔尔曾如此自信地告诉过米达麦亚,当然,当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而已。能让金银妖瞳的提督有败北之觉悟的敌人,在这宇宙中还不到一只手上的手指头。

在莱因哈特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是没有圣域存在的。穷极浪费奢华的宫廷,必纳入改革之列。

皇帝居住的"新无忧宫",并没有拆毁,不过半数以上的广大庭园和壮丽的建筑物都关闭了,许多侍从和婢女也都随之被解雇。留下来的多半是垂垂老矣的人。众言盛传"罗严克拉姆公爵很讨厌华丽的宫廷",而莱因哈特实则有所顾虑。高龄的侍从和婢女,在宫廷内度过了数十个寒暑,现在大部份的人都已无法适应外面社会的生活,而年轻的一辈,体力好、适应强,甚至连劳力的工作也可以做,生活上较不成问题。

莱因哈特在冷酷野心家的面具之下,还有这样温和仁厚的一面,对他这个特点向来心照 不宣的,只有亡故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莱因哈特不会自己说出来去求得别人的理解,一身顽固的他,也不要求别人理解他对皇帝的恶意。事实上,他对皇帝一向厌恶有加……。

不仅帝国本身,全宇宙的人都在屏息等待,想要看看这位年轻的权臣——罗严克拉姆公爵,何时会废掉幼帝,自己加冕为王?

宇宙历三一0年,鲁道夫·冯·高登马姆废除共和制,建立银河帝国以来,经过了五个世纪,与其说他是皇帝,不如说是高登巴姆家族的户长。一个家族、一支血脉,将国家据为私有物品,独占最高权力,五百年过去了,独占成为正统的体制,神圣不可侵犯成为理所当然的实事。

然而,谁说篡夺一定比世袭坏呢? 那是权益既得者为一己支配理论圆场的说词罢了! 为打破权力独占状态,假使除了篡夺或武力叛乱,则无他法的话,以改革为志者当然只有选择篡夺的唯一途径了。

有一天,奥贝斯坦走访莱因哈特的新居,有意无意地问他对于年幼皇帝的处理态度。

"我不会杀皇帝!"

莱因哈特手中拿着水晶杯,杯中鲜红欲滴的液体轻轻摇起来,与蓝冰色的眼眸相互辉映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让他活着,或许还有利用价值吧! 你不如此认为吗? 奥贝斯坦!"

"的确! 目前,这样较为妥当!"

"啊! 目前,……"

莱因哈特仰头饮尽。热热的感觉顺着液体流入胸腔深处。液体灼烧着胸腔内部,但并没填满空洞的胸腔。

第三章　一根细弦

I

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发令室，是一间长宽各八十公尺，高约十六公尺的大房间。打开通往回廊的门，就是警卫的休息室，打开更里面的一扇门，迎面的墙壁是一片大荧幕。这同主荧幕长八点五公尺。宽十五公尺右侧有十二面的辅助荧幕，左侧则设有十六面战术情报监视器。在主荧幕前面，有三排二十四个席次的操作席。操作席后面的地上有一个立体投影机，在投影机之后就是司令官座席。通常杨威利总是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喝茶。

从这张办公室桌透过热线，可以与首都 尼森的统合作战本部或行动动中的驻留舰队直接通话。司令官座 的左右和后方，共有二十个椅子，由要塞的首脑部坐阵。一般说来，杨的左边是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右边是参谋长姆莱少将，坐在他背后的则是要塞防卫指挥官先寇布少将。其它还有客座提督梅尔卡兹、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及要塞事务监督卡介伦的座席；不过，卡介伦大部份的时间都在事务管理部的办公室，而费雪则大多在出入港管制室。

室内的联络、指示、洽谈公事，全部由耳机通话。墙壁上设有一个监视摄影机，将影像送至其它的监视管制室。万一中央发令室被敌人占据了，这个监视管制室便成为新的战斗指挥中心。

多年以后，每当回想起伊谢尔伦的种种时，尤里安·敏兹脑海里便会浮现起杨威利坐在司令官席座上的情景——杨的举止很粗鲁，常常把脚伸到桌子上，要不就是在椅子上盘腿而坐，因此，有一部份奉严谨的形式为军人第一信条的人 ，对他的评语并不很好。他原本就不是像规格品一样在同一标准下制造出来的男人，硬要把他做刻板严谨的要求是太勉强了……”

尤里安在这里还没有得到固定的位置，坐在荧幕对面是阶梯倾斜的地上，当杨叫他时，他就像弹簧似的站直起来，然后跑到杨的眼前。他在指令室中得到一席之地是在晋升军官之后的事了。

以嗅觉方面来说，记忆中有些许的的电子臭味，还有人手一杯咖啡的袅袅香味。杨嗜喝红茶，在发令室是属于少数派，因此，红茶的茶香经常敌不过咖啡的香味。虽然有点讨厌咖啡的味道，但这毕竟是小事一桩，其它大大小小的各种问题，才够他烦的。

尤里安自首次出击归来第一次去见杨时，杨是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来接迎，并沉默良久过后说道：

“不可以冒然行险！我对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番话对军人而言，可说矛盾已极，听在耳里，连尤里安和站立一旁的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都得费好大的劲才能忍住不笑出来。

尤里安回到官舍后，打开家用电脑，开始了一般性的日常作业，正当考虑晚餐的菜单时，视讯电话响了起来，菲列特利加在画面上出现。

“好像变成生活战争的战士哦！尤里安。”

“还有赖长官的指导。有何贵干吗?”

少年有点拘谨，如果有人说他对年长的女性情有独钟，他一定会大为光火。

“有重要的事要传达。你从明天开始正式升为上士了！明天中午到司令官的办公室报到，领取任职令，可以吗?”

“升级？是我吗?”

“当然喽！你建立不少功勋啊！才第一次上阵就表现得那么出色！”

“谢谢！不过，杨提督的意思如何呢！”

菲列特利加的眼眸里，一种讶异的神色轻轻闪过。

“他当然很高兴啊！只是嘴里不说而已……”

她只能这样回答了。通话完毕之后，少年稍稍犹豫了一下。

杨并不希望尤里安成为军人，但是尤里安却志在从军，因此杨也不能执意强迫少年遵从自己的意思；但另一方面，杨又希望尤里安跟在自己身边。对于这件事，“同盟军的最高智将”也显得言行不一、欠缺一致性。

杨在选择的职业时，完全没有理想根据。他想找一所可以免费读历史的学校，就进入军官学校的战史研究系就读，但该系却在中途废止，他只好转读战略研究系，就这样心不甘情不愿地进入军队了。

和他相较之下，尤里安以军人为职志大致纯属个人意思，这或许是因为尤里安对自己、对职业部较诚实的缘故吧。杨应该有理由再多说什么才是。不过，尤里安仍然希望自己所选择的前途，能得杨祝福。

尤里安的父亲虽是军人，但在他死后若不是尤里安被托付给杨收养的话，或许尤里安也未必会以军人为职志。其中的利弊得失暂且不提，杨的人格影响尤里安甚巨，如果对杨说起少年的志向，杨也只能露出一脸的无奈。

想到杨的表情，尤里安不禁兀自笑了起来。他相信总有一天会谅解的。

这年，杨威利三十一岁了。

“并不是我自己要变成三十一岁的!”他如此的极力主张。

“你还年轻嘛!”尤里安安慰他道。

事实上，杨仍显得年轻而朝气勃发，看起来活像二十来岁的年轻人。

军官学校的前辈亚列克斯·卡介伦曾对他说：“你没有家庭之累，所以看起来比较年轻。”

“有这种丈夫的卡介伦夫人才辛苦呢！也只有圣女才有这种耐性了。碰到这种蛮横粗暴的丈夫，一般的女性只怕一年也忍受不了吧!”杨却持相反的论调。

尤里安听了不禁暗暗窃笑。其实卡介伦的家庭充满了温馨与幸福，杨与卡介伦则是“斗嘴朋友”，不明究里的人一定会觉得他们怎么一天到都在吵架。

以军人而言，杨的射击表现平平，腕力和反射神经的水准只能算差强人意，以战斗员而言，可说毫无功勋。卡介伦甚至毒辣的批评他：

“那家伙是一个自颈部下全不中用的男人!”

而卡介伦本身虽然精通桌上作业，堪称是优秀的军官幕僚，但做为一个战斗员时，他的能力也谈不上是一流的。

卡介伦的任务是利用软、硬体双管齐下，来管理偌大的伊谢尔伦要塞。设施、装备、通讯、生产、流通——为使要塞积极运作，各种不可或缺的机能，完全仰赖他的指导。

“卡介伦少将打一喷嚏，整个伊谢尔伦都会感冒!”

士兵们的玩笑中隐含着百分之百的真实性。事实上，在介介伦因急性胃炎而告假一个礼拜期间，伊谢尔伦的事务部门就乱了阵脚，只能按照前例处理事情。“无能！没有效率！官僚八股!”士兵们群起攻讦，事务部门被骂得体无完肤。

由于杨在文字方面的能力很强、在数字方面很弱，因此卡介伦和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两人对他而言，都是世界上再重要不过的助手。

把日常琐碎的工作交给他们，杨则把全部精力放在大军作战方案的推演上，只有在做战争相关方面的工作时，他才感到精神奕奕。撇开杨的思想不谈，他的资历是属于乱世倾向的、非常时期倾向的；若他生在和平年代里，很可能只是一名不见经传、终此一生的青年而已——充其量也只是一位少数人知道的二流历史家罢了——然而，他却成为星际间国家级的重要人物，原因无它，时代造就了他的才能。

在人类的能力当中，军事才能是一非常奇特的种类。在不同的时代或环境下，它对社会而言毫无存在的价值，在和平的时代里，也有怀才不遇、遗憾而终；他们不像学者或艺术家，在身后还有作品可以遗芳后世；也没有人会再谈论他们。“结果”就是一切，而杨已经充分地造就好这个“结果”了。

Ⅱ

是夜，杨和尤里安一同造访亚列克斯·卡介伦的官舍。以前他们时常碰面，自从搬到伊谢尔伦之后，他们就改成每个月聚一两次。卡介伦夫人便会煮一桌家庭料理款待他们，用餐时，宾主经常一面欢饮白兰地酒，一面不亦乐乎地下立体西洋棋。

这一天晚上，他们特地庆祝尤里安·敏兹上士的首次上阵、第一次建立功勋和晋升，虽然是一次简单的聚餐，但却显得十分温馨。

当两位客人到达时，卡介伦家八岁大的长女莎洛特·菲利丝跑出来迎接。

“请进！尤里安哥哥！”

“晚安！莎洛特！”少年向小淑女还礼。

“请进！杨叔叔！”

“……晚安！莎洛特！”

手里抱着五岁次女的卡介伦，看到杨慢吞吞地还礼，故意露出嫌恶的笑容。

“怎样？好像满脸不情愿哦！”

“我的心灵受伤了，我还是单身汉，应该叫我哥哥就好了呀！”

在私下的场合里，杨总喜欢用晚辈的口吻对卡介伦说话。

“太侈求了吧！三十几岁了还是单身汉，你不认为这是一种令人难以接

受的反社会行为吗?"

"有很多终身独身汉者，对社会也很有贡献啊!"

"我还知道更多有家室、对社会贡献良多的人呢!"

尤里安看出胜负了。不论在立体西洋棋时或施展唇枪舌战的挖苦战时，年长六岁的卡介伦都比杨强一点，不过，杨之所以没有再反击，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被饭菜的香味吸引过去了。

进餐的气氛非常愉悦。卡介伦夫人的拿手菜——奶油焖鱼和菜、苣菜肉蛋卷等都相当可口，但令尤里安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一次劝酒。在这以前，他和莎洛特一样，都是喝苹果汽水。

喝了酒以后，就马上面红耳赤起来，在座的大人们都觉得有趣……。

饭后，如往常一般，宾主移阵，开始在立体西洋棋上厮杀起来，各一胜一败之时，卡介伦正了神色道:

"我想讲句真心话，杨!"

杨心情愉快地点点头，视线被送到卡介伦的身后。尤里安正把图书纸摊开在地板上，给小女孩们画画。想想，尤里安自己就是画中的孩子了。身披战袍、挺立沙场也好，置身平和的家里也好，他那副样子仿佛已经决定要被画在名画里了。这是与生俱来的气质吧!

具有这种气质的人，到目前为止，透过间接的关系，杨只知道一个——银河帝国的罗严克拉姆·莱因哈特。

"……杨! 身为组织人，你未免也太不关心自己的保身之道了! 在这种时候，那并不是优点，而是缺点哪!"

杨微微移动视线，脸色严肃地看看军官学校的学长。

"你并不是荒野中遗世的人，身上背负着许多人的责任，为了保护自己，要稍微留心一下，好吗?"

"话是不错! 只是太忙了啊! 若是要考虑这件事的话……

"若是?"

"那可就连睡午觉的时间都没有了!"

杨半开玩笑地说道，卡介伦则不为所动。把白兰地酒倒进杨和自己的杯中，换了个姿势盘腿而坐。

"不是没有时间吧!? 你这个人还蛮烦人的! 明明知道这件事的重要性，却连考虑一下都不要，对不对?"

"我又不是那么清高的人! 只觉得很麻烦啊! 就是这么回事而已。"

卡介伦手里握着玻璃杯，叹了一口气。

“我会告诉你这些话是因为担心我们所‘敬爱’的元首——特留尼西特。”

“特留尼西特怎么了?”

“这家伙虽然没有理想、不谙治理，倒是满腹矛战森然、图谋不轨。他笑的时候还好，事实上最近我还觉得这家伙有点可怕哩!”

不消说，杨笑不出来了。他回想起去年秋天，在群众的欢呼声中，两人漠然握手之时，那种莫名的恐惧感。

“他是一个只会卖弄辩才、专擅奉承阿谀的二流政客，我可以感觉到这下子他又不知在打什么坏主意了。最令人担忧的是，这家伙表面上若无其事，却在暗地里捣鬼！跟这种人在一起，无异是与魔鬼在打交道!”

卡介伦心中惶惶难安，其中原因之一是由于特留尼西特在军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军部的龙头老大——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曾遭暗杀未遂而长期住院，后又被政变份子拘禁，之后才恢复现职。当他知道军部的中枢已被以德森为中心的特留尼西特派系所占据后，也只能消极的不服从，两者之间的摩擦日深，嫌隙也日益扩大。

“那位精力充沛的比克古，在幕僚人事和舰队运用上也倍受干扰，心里可也大不服气！长此以往的话，军部上层重心都快变成特留尼西一门的分支了。”

“到时我就递辞呈啊!”

“你倒说得轻松。你引退的话，也许可以好好享受梦想已久的退休生活，但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下面那些官兵想想看！一旦德森之流的鼠辈当上要塞司令官，整个伊谢尔伦岂不是变成神学校宿舍了!? 搞不好那天他一声令下，调动全部官兵在整个要塞来个大搬风呢!”

玩笑也好，认真的推测也好，两人都笑不出来了。

“所以啊，保护自己的事儿多准备点总没错，自己要多留意了。尤里安曾经一度失去了亲人，不管你这个监护人表现的成绩有多恶劣，再让他失去一切的话，实在太可怜了啊!”

“我真是是一个成绩差劲的监护人吗?”

“你自认好吗?”

“四年前，‘是谁’故意把尤里安硬塞给这个成绩差的监护人的?”

“……再喝一杯白兰地吧!”

“干杯。”

不知喝了几杯白兰地了，主人和客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尤里安。两个小女孩都睡着了，卡介伦夫人和尤里安将她们抱起，走向卧室。

“和监护人不一样，真是一个好教养的孩子啊！”

“他和监护人不一样之处在于监护人交了个坏朋友，而他没有朋友。”

“怎么说呢？”

在他这个年纪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斗嘴朋友、作弊朋友、队友、情敌等等。而尤里安的周遭都是大人，难怪他会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

“我有个疑问，在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时候，他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吧?!”

“然而，他却被教养得如此正直。”

“就是说啊！”

杨以一种很认真的语气应道，随 后又补充了一句话——监护人太好了，所以他才得救。即使不是卡介伦，大家也都明白他说这句话的目的，不外乎是想给自己找台阶下

“那小子曾有一次——就这么一次，说话不算数。隔壁的人家有事来托他代为照料夜莺一天，要他给夜莺喂食，不料这小子却跑去参加飞球练习比赛。”

“是吗？怎么呢?”

“只好义正词严地命令他不准吃晚饭了。”

“真是的！阁下也蛮可怜的嘛！”

“为什么我也可怜?”

“喝令尤里安不准晚饭，你一定也不会让自己吃饱了撑着，总之，一定也和他一样少吃一顿饭！”

“……第二天早上，食欲大增倒是真的！”

“哦！哦！可不是嘛！”

杨轻啜一口白兰地，想试着扭转态势。

“我知道自己还谈不上是个完美的家人，可是，我也有话要说，我是独身，又在不完整的家庭中长大成人，虽然想让他有完整的双亲，但……”

“小孩子不一定要在双亲同时的呵护下长大啊！单亲反而可以成为反面教师，让孩子培养独立自主的精神。你懂吗？提督阁下！”

“又被你重重地损了一次了！”

“怎么？你不让我念你，就赶快结婚，组一个完整的家吧！”

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杨差点噎着了。

“战争不是还没结束吗?”

“话是不错，不过，人类最大的义务何在呢？不光是人类，所有的生物亦然，世代相传以延续种族，得靠新生命的诞生不可，不是吗?”

“所以人类最大的罪恶说法是杀人与被杀，而军人却把杀人当成职业!”

“这种想法固然没错，不过，一个犯了罪的人若有五个孩子，其中一个信奉人道主义，也许这一个便会挺身为父亲赎罪。以承继父亲未完成的职志……”

“继承遗志的未必一定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啊!

杨说着话，视线投向尤里安，继而转向军官学校的学长。

“…… 谈到职志这件事……”

他想到什么似的补充说道。

趁杨上厕所时，卡介伦把尤里安叫来，并在杨先前所坐的椅子坐下来。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你是杨的第一号忠臣，所以我才跟你说。你监护人非常了解昨天的种种，也善于预告明天的事情，但是，他却不知道今天聚餐之事。你懂我的意思吗?”

“是！我想我明白了!”

“举个极端的例子来讲，假设我们在今天的食物里下毒，而他竟没有察觉，那么，即使他再能洞悉昨日和明日之事，也是无济于事。这一点你也明白吧!”

尤里安没有答腔，暗褐色的眼眸深处，闪过一抹深沉的思虑。

“……你的意思是我担任‘试毒’的任务吧!”

卡介伦点了头，尤里安露出慧黠的微笑。

“你挑了一个优秀的人选哦！卡介伦少将。”

“我想我看人是不会看走眼的。”

“任何事情我都愿意做，但您的意思……，杨提督的处境真的有危险吗?”

尤里安压低嗓门。

“目前还好，因为有帝国大敌存在的一天，就不能一天没有杨。但是，情势转变急剧无常，谁也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样。我很担心，杨应该也明白

这层道理，但是这家伙却……”

“学长啊！可别把这个纯真的少年给洗脑了哟！”

杨哌回这边，苦笑着扬声说道。他正想叫尤里安准备打道回府，看到卡介伦，就耸了耸肩膀。

“哎！不要担心了，好吗？我并不是什么都没想过，要我做特留尼西特的玩具，还早得很呢！况且，我还打算年老时能安度余年呢！”

Ⅲ

PHEZZAZ——费沙。

这里是一个奇妙的国家。正确说来，它算不上是个国家。而是在银河帝国皇帝的宗主权下，被承认具有内政自治与自由交易的特殊地方行政单位。同时，它的名字也予人“活泼的经济活动、集积的财富、繁荣、成功的机会、享乐、才能的发挥”等印象与感觉。可以说是加尔各答、巴斯兰、可尔多夫、长安、萨马尔多、君士坦丁堡、陆别克、热内亚、上海、纽约、马赛港、波罗塞尔比纳……等“冒险家与野心家的天堂”的人类历史性的集散地。

这个行星原本是个不毛之地，许多成功的传说和更多失败的故事，在这里流传着。而费沙则是这些传说的涡心地带。凡是有人居住的宇宙，其所汇聚的人类、物资、金钱和资讯，均大大提升了它的附加价值，并进而流传出令人向往的传说故事。

传说也是资讯交流相当重要的一部份。以许多个体商人群聚云集而闻名的“德拉库尔”酒家，据说除了大型的酒吧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谈话室”和“磁 卡室”，在设有防止窃听系统和隔音墙室内，各种重要资讯正如川流般地互递有无。

这些资讯大部份都是空穴来风的谣传或是无关紧要的笑话而已，很容易便为人所遗忘；但其中也有重如泰山、贵比黄金的情报。现在商人们热衷的话题之一，是发生在约半世纪前的一段小插曲，主角是一个名叫巴兰泰·卡夫的男子。

卡夫是一个中坚阶级商船船主的儿子，继承父亲的遗产不久之后，便因短视的投机买卖失去所有的财产。在好友的帮助下，买了一艘小型的矿石运输船，准备东山再起；不料，船因磁 爆失事，连做他保证人的好友也受到波

及而破产。走投无路的卡夫最后想到自己有投保，他打算自杀，将领取的保险金偿还向友人所借贷的部份款项。有一天晚上，他独自到“德拉库尔”喝酒，他想，这将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喝酒了。就在这时，他断断续续听到邻桌交谈的内容。

“……因此，候爵想拥立皇帝的弟弟……然而，军务尚书却……”

“……他变得自暴自弃……被追赶……兵队……虽然没有获胜，但……换句话说，他只不过是一只被引向屠宰场的叛乱的猪……”

笑声持续了好一阵子，不过卡夫没有全然听见。他把酒钱放在桌上后跑出“德拉库尔”。过了一个礼拜，爆发内乱，据报赶到市场的商人们，得悉数种重要的战略物资，都已被一个叫卡夫的无名小卒所扣押了。卡夫根据上次在酒店中听到片断的谈话内容，研究其中人物的特征，并推断出他们的姓名和领地，进而寻找领地所生产的矿物，因为他估计一旦内乱爆发，矿物将出现短缺现象。于是他强行向人借周转资金，开始囤积矿产。内乱不到一个月就平息了，但在这段期间中，这些物资都是不可缺的。卡夫赢得了这场赌注，从通住死刑台的阶梯上摇身而变为王座上睥睨群伦的富商。他获得了十二倍于商船利益的巨利，并将半数分予有恩于他的好友。

后来，卡夫展示了象征解除以前厄运的活动，三度获得了年度“辛巴达奖”。当他五十岁猝逝之后，留下了六个儿子和万贯家财。在今天，卡夫财阀却涓滴不剩了，原因无它，只因他的六个儿子光会继承遗产，乃父的才气和魄力却完全没有遗传在他们身上。巴兰泰·卡夫奇迹式的成功故事虽然只出现在他那一代，但却已成为鲜活的历史事实，不断怂恿费沙商人们的梦与野心。

“今天的你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但明天你将是卡夫二世！”

这句话是费沙最大的商科大学所揭示的标语，文词虽不怎么洗练，但却是年轻人奉为圭臬的金科玉律。补充说明一下，这所大学是卡夫毕生的忠实好友——奥希根斯所捐助设立的。就某种意义来说，奥希根斯对费沙的贡献更甚于卡夫；卡夫的巨富犹如海市蜃楼般消失了，而奥希根斯所设立的大学，却成立至今，许多个体商人、经济学者、经济官僚辈出，成为费沙唯一的人才资源供应站。

……有一天，“德拉库尔”的酒吧中，一群自商务旅游回来的商人，围拢着一张桌子，一边喝酒，一边高谈阔论。话题是情势日日在变的帝国社会。

“失去特权的贵族，急欲将不动产、宝石、有价证券等脱手，人家看准这点，狠狠地向他们杀价买进，他们也曾想到要申诉，但心里又害怕，只得忍气吞声。”

“一旦体制改变，旧体制下贪得无厌的特权阶级，往往成为复仇的对象，这是历史的铁律！”

“祖先所作的孽，就由子孙血债血还，哎！蛮可怜的！不过……”

“可怜的是五世纪以来，那些被贵族们剥削压榨的民众。往后的五个世纪里，贵族们生活再痛苦，我也不会同情他们的！”

“这种说法太不近人情了吧！托这些贵族的福，我们也尝了不少甜头啊！”

“不管在什么时候，我都是凭良心、凭真本事来分胜负的，而且也做好了万一失败的心理准备，岂能为人所见容!?

“我知道！我知道！还有，自治领主府的仆人还告诉我一件奇怪的传闻。”

“哦！什么传闻?”

“在自治领主的府上，最近有一个奇怪的和尚来走动。”

“和尚？听起来和黑狐的印象不太符合嘛！”

“搞不好倒还很合称哦！那个和尚好像都是穿着附有帽兜的黑色长衣。”

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所执掌的自治领主府内，职员们一面望着会客室，一面交头接耳、吱吱喳喳地交谈着。

公私两头奔忙的自治领主，平常总喜欢把“身体要是有两个就好了，要不然一天有五十个小时也好”挂在嘴边。这几天，他不知什么迷了心窍似的，常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宗教家私下密谈，部属们个个都不着头绪。在费沙人当中，既知道自治领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又身居政治中枢部的人，可说是少之又少。

在人们不怀好意的目光中，黑衣人兀自站着。过了一会儿，秘书出来带他到自治领主那儿去。比他先来拜访鲁宾斯基、却在他之后始得会见的访客们，无不面有愠色地目送黑衣人渐渐远离的身影。

地球的总大主教为了监视鲁宾斯基，特别派一名主教——德古斯比，就是这位黑衣人的名字。

德古斯比走进房间，拉下帽兜。帽沿下露出来的脸庞，出人意外的年轻！似乎不到三十岁，身体细瘦、脸色惨白，显示出他严格而规律的禁欲生

活，以及营养缺乏的饮食习惯。黑色的长发从来没修剪过似的，蓝色的眼睛像热带雨林地带的太阳般闪闪发亮，让人感到不太舒服，流露出理性与信念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主教猊下，请上座！”

“猊下”是对高僧的敬称，鲁宾斯基大声说道，全身上下显得谦恭有体。不过，这只是洗练的演技术罢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然表现。德古斯比的态度与其说是傲慢，不如说是不拘礼节来得恰当，他在预先准备好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昨天，那个人说的话是真的吗？”

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冷冷地盘问起来。

“是真的！除了经济活动以外，其它各方面对于帝国的配合与帮助，比重较太。而且并不是一时急激的改变！”

“这么说，帝国和同盟之间的均势已经瓦解了！我们要采取何种行动？”

“我们可以等到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统一整个银河之后，将他杀死，再将其遗产据为己有，您的意下如何呢？”

听到自治领主说的话，主教的脸上先是露出讶异的表情，继而释疑般地恢复正色。

“……想法不错！不过，是不是自信了点呢？那个金发小子有那么容易上钩吗？像奥贝斯坦那样老奸巨猾的人，也不吃这一套吧！事情恐怕没有我们想像中那么简单吧！”

“您对整个情势是精辟入里啊！”

鲁宾斯基果然善于应对。

“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也好，奥贝斯坦也好，他们的计谋算策也不是万无一失的。必定有机可乘，如果没有，我们也可以制造机会啊！”

要是罗严克拉姆是全能的话，那么去年秋天，自己就不会遭人暗算，心腹吉尔菲斯也不会丧命了。

“权力和机能愈集中愈壮大，可以运用四两拨千斤道理牵制小部份，支配大全体。以即将诞生的新王朝为目标，杀死罗严克拉姆公爵——不！杀死莱因哈特皇帝，控制神经回路的中枢部位之后，就等于直接控制整个宇宙了……”

“可是自由行星同盟的权力核心，也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利用你们费沙的经济力掌握其命脉，元首特留尼西特在我方吉凶未卜所发动的政变中

脱险。支持银河帝国固然是好，不过，不要让同盟这边的棋子平白牺牲了。套句你们的话说就是‘不要做无谓的投资’，对不对?”

主教的分析简洁犀利，暂且不提精神上的平衡，但至少不是言之无物。

“不！不！不是这样的！主教猊下。同盟军的权力核心等于是使同盟本身内部开始腐化的腐蚀剂。内部强固却因外敌攻击而灭亡的国家，可以说没有；内部的腐败，只会助长来自外部的威胁。因此，最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绝对不会由下往上腐化，而是由上往下开始腐化，这种情形无一例外。”

主教以冷冷的目光睥睨着说得口沫横飞的鲁宾斯基。

“费沙虽名之为自治领区，其实也是一个国家。可以像同盟一样，由上而下开始腐化!”“这点相当……这是为政者的责任，我会铭记在心。对了，先别提这些生硬的话题吧!”

自治领主本想邀主教留下用餐，主教却冷漠地谢绝了主人的好意，走了出去。之后进来了一个青年，看来似乎才刚从大学毕业，眼光呆滞，容貌端正，给人一种刻板的感觉。身体略嫌消瘦，中等高度，谈不上是个大个子。

他是鲁宾斯基于去年秋天任用的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前任副官波尔德克被调派至银河帝国的首都奥丁担任外交官，从事某种工作。

“主教不太好应付吧!? 阁下!”

“的确啊！这个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比冬眠乍醒的熊还难缠……不知道他活着有什么乐趣?”

自认是个快乐主义者的自治领主，对一付清教徒模样的年轻主教嗤之以鼻。

“大约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吧，基督教利用宗教力量将最高权力者洗脑一番，成功地攻了古罗马帝国。后来，基督教以无比毒辣的手段，弹压其它宗教，使之灭绝。结果，整个帝国甚至连文明也被控制了。这种高效率的侵略行径，可说空前绝后。虽然我们想再次仿效，但却固执于当初的计划是要使帝国与同盟相互灭亡……”

“费沙的黑狐”为之咋舌。因为修正原来计划是有原因的。由于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位集战争、统治能力于一身的天才出现，帝国内部走向激烈的改革路线。想当然耳——衰老的高登巴姆王朝必定走上绝路！但是，在燃烧其尸体灰烬的的同时，年轻而强盛的罗严克拉姆王朝诞生了。

要同时推翻同盟和这个新王朝，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旦将其推翻，接踵而至的将是宇宙全面性的政治混乱与治安败坏。要收拾残局，必须动用强大

的军事力量，并花上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费沙的权益将被许多小国的政治及军事势力食鲸吞，结局令人担忧！要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分割”并不是在宇宙空间中划几条国境界线就好了，政治的支配权、军事的支配权，以及伴随而来的“权威”，全由皇帝一手独揽，费沙只是他臣属罢了。但是经济的支配权是在费沙的手中，空间的分割没有实质作用，藉着社会机能的支配分割，才能使新帝国与费沙和平共存、相辅相成、相互发展。就让颓废、闭塞的自由行星同盟，成为掩埋在新时代土壤下的肥料吧！

不过，鲁宾斯基并没有把他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告诉年轻的地球教主教。地球教的目的并不仅止于宗教的支配权，而是达到政治教合一的神权政治。地球变成全体人类的神殿，朝拜者络绎不绝，就让这种盛况出现也无妨——因为位于银河系边境、摇摇欲坠的行星，其实就是人类的发祥地。可是将它当作神权政治的殿堂，再次成为人类支配的中心地，诚然令人反感！因此，地球的总大主教取代了“神圣不可侵犯的鲁道夫大帝”而登场，在此一双重意义下，历史又倒流回去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并实现鲁实斯基的意图，对地球教只得阳奉阴违，等到帝国与费沙双重支配体制确立时机成熟时，再发动帝国的武力，镇压地球教，进而歼灭地球教。不消说，全面警戒与提高注意力是必然的，上一代的自治领主才稍稍露出脱离地球桎梏的心迹，便被以死裁决了。绝对不可以重蹈覆辙，只有赢得全面性的胜利，才能解除地球的符咒！

Ⅳ

曾是帝国高级外交官的瑞姆夏德，现在局促于费沙本星的一隅，过着亡命生活，由于他在旧体制时代，曾居高官要职，因此一旦回国，只有等待新体制的裁决来决定命运。如果他能痛改前非，向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忠诚立誓的话，或许可望赦免；但是，向一个“金发的暴发户小子”卑躬屈膝，却不能为其自身的尊严及名门传统所见容。他离开公邸，搬到距首都有半日行程的伊斯麦尔地区定居下来。

前方人造海的水色湛蓝，背后玛瑙般的山岩环绕，两者之间一片平地延展开来，杉林和草地混杂其间。其中由花岗岩与硬质玻璃所建造的建筑物静静地矗立着。

失去公职、生活孤独寂寥的伯爵，出来 迎接久未谋面的客人，请他到接待室坐了下来。来访的客是人费沙的年轻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

他还没打招呼就对莱因哈特所推行的新体制批评了几句，之后才进入正题。

“抱歉！瑞姆夏德阁下，你现在的处境相当艰难啊！”

“……这还用不着你来指摘！”

浅色的眼眸里，掩藏不了苦涩的神色。委托费沙的信托公司运用资产，生活上虽然不虞匮乏，但却无法否认精神上的空虚。对新的体制愤恨与憎恶、对旧体制的依恋、对故乡的乡愁——这些虽然是负面的热情，但这份热情却是不容置疑的！瑞姆夏德如玻璃般的双眼，荡漾着渴望复古的波澜。比伯爵年轻二十岁以上的鲁伯特·凯撒林格克，以其冷静讥讽的目光，观察着伯爵的反应，不久，彬彬有礼地开口道：

“老实说，我前来拜访，是以自治领主非正式使者的身份来的。我的上司对阁下提出一计划，愿闻其详……”

……十五分钟之后，伯爵惊愕掺杂着疑惑的表情，转向凯撒林克。

“好个大胆的要求啊！虽然很诱人，不过，其实并不是您个人的意思，而是自治领主的意思吧！”

“我不过是自治领主阁下的手下而已！”

年轻的副官能言善道，发挥了谦让的美德，但才一转瞬，两眼深处却闪耀着精悍的锐光。

“即便如此，我还无法理解啊！哦！不！我个人而言是是感谢你们的好意，但这对费沙而言又有什么好处？配合金发小子的新体制，对今后的经济活动大有助益！”

凯撒林克微微笑着，要解开前外交官心中的疑实倒没什么困难。

“罗严克拉姆公爵在帝国所推动的改革政策，层面涵盖政治、社会、经济等，极富急进及果断色彩。到最后，我们费沙在帝国的数项权益都将被吞占了。变革固然好，但反方向的变革就不好了，这就是费沙的立场，非常单纯明快吗！”

“……”

“当然，这个计划成功的话，就可以从罪该万死的篡夺者手中，拯救高登巴姆王朝，届时，费沙应当取得相当的报酬。而救国伟人的英名当然非你莫属了！如何？考虑一下双方期待多进的商谈？”

"商谈嘛……"

瑞姆夏德轻轻开启双唇。

"国家存亡也成了您们费沙人商谈上的话题了。如果我们帝国能恢复活力与霸气的话，另一个五百年安定时代即将来临……"

凯撒林克若无其事地面向蜡笔画，忍住了笑的冲动。聪明的人明白什么是困难，愚笨的人却连不可能也不知道。瑞姆夏德应该不是那么无能的男子，但是，要从自幼被灌输的"帝国不严"思想中脱逃出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只要活着，这个幻想便存在于逃向费沙的亡命者身上、存在于残留在帝国的人身上，如此一来，费沙政府就可以利用旧体制的人们了。

年轻的副官并没有白费时间。步出瑞姆夏德的宅邸后，他搭便车直抵一个名叫汉斯的男子家门前。汉斯是自由行星同盟派遣至费沙就任的外交官，负责同盟对费沙的外交责任。现在，他的背上就负着一个任务。也就是说，他必须负责费沙地区同盟对帝国的间谍网责任对同盟的国家战略来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不过地位、责任、能力，往往未必是一致的。

近几年中，大家都认为同盟外交官的素质一落千丈了。政权交替之际，就会实行高官阶层论功行赏的人事调度，欠缺外交手腕的财阀或候选人，为了镀上"名士"的美名，莫不觊觎这份任务与地位。汉斯不过是某一名门企业创业者的儿子，据说，他之所以拥有这位地位，是由于同盟阵地营嫌他没有能力，不孚众望，所以才委婉地把他流放到这里来。

汉斯迎接凯撒林克副官，在他那满脸横肉、粗短的眉宇间，掩藏不住困惑的神色。费沙向同盟购买的国债，偿还期已届满，凯撒林克便是前来责问此事。

"总额五000亿帝左右，应当马上归还……"

"一时之间实在……那个……"

"是吗？很抱歉！超越了贵国的财政能力了。我们自治领主有权行使正当的权利，完全是居于对贵国的友情和信赖来考虑的。"

"感激不尽！"

"不过，这跟贵国是一个安定的民主国家也有关系。"

鲁伯特·凯撒林克的声音和表情，使外交官有种不祥的感觉。

"你要说的是，我国政治安定度使费沙感到不安，这样解释可以吗？"

"你认为我是在提其它方面的事吗？"

尖锐的反问突如其来，外交官心虚地静默下来，凯撒林克表情缓和下

来，装出谦卑的口吻说道：

“我们费沙真心期望自由行星同盟永远都是安定的民主国家。”

“的确！的确！”

“去年发生政变那样的骚动，实在让人伤脑筋。如果政变成功的话，我们费沙所投资的资本，都将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名义之下被悉数接收了。为使费沙能永远存在，我们必须保护企业活动与私有财产，贵国却发生那种否定政体的变革，实在让我们很为难！”

“副官说得一点也没错！可是，乌合之众的政变阴谋失败了，我国今日仍然保守着自由与民族主义的传统啊！”

“关于这点，杨威利提督的功劳可大了！”

言下之意是暗示，不是你们的功劳。不过，汉斯并没有听出弦外之音。

“是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将！”

“不错！在同盟军当中，他的实力无人足以与其并驾齐驱！”

“的确……”

“只是，现在的他会满足目前政权到什么时候呢？您有没有想过这回事呢？外交官……”

外交官慎重的思量年轻副官话中之意，过一会儿，惊讶的神色溢于言表。

“难……难道……副官是在说……”

鲁伯特·凯撒林克露出邪恶奸险的笑容向他示意着。

“外交官阁下的洞察力果真犀利无遗！”

他尽全力游说，其实心里暗暗地臭骂对方直觉的迟钝。当然，他不会老实到把这种感受表现出来，此时要有训练记性笨拙的恶犬的耐性，慢慢诱导对方。

“……但是……但，去年政变的时候，杨维护政府，镇压军国主义者暴乱，怎么可能背叛政府……”

“去年是去年，你想想看，只要有杨在，就能在短短期间内完成镇压政变。一旦杨别具野心，发动兵变，有谁可以制得了他呢？伊谢尔伦也罢，‘处女神的首饰’也罢，在他跟前毫无份量，不是吗？”

“可是……”

外交官本想强辩，但终究没有再开口，他拿出手巾擦擦脸上的汗珠。一种掺杂着恐怖的疑惑感，在他的胃里翻转着。凯撒林克的目的何在可见一

斑。现在，只要添油加醋一番，就可使外交官的迷惑转变成坚定的抉择了。

“这种有诽谤之嫌的推测，事实上是有根据可寻的……”

“怎么说呢?”

双颊僵硬，身体挺直，现在外交官已变成凯撒林克手中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玩偶，任凭摆布了。

“以‘处女神的首饰’为例，十二个攻击卫星行星海尼森的静止轨道平行，这些已全为杨提督破坏殆 尽了。你想想看，有必要把十二个全部破坏掉吗?”

“……如此说来……”

“杨提督为了去除日后攻击海尼森的障碍，已早早将它们撤除掉了。表面上对同盟政府示好，其实则不然，我想你们还是去听听杨提督的辩白才好。”

……凯撒林克一口气放出不善的攻击，辞别汉斯宅邸之后，便到自治领主那儿报告事情的经过，这时，他的神色有点黯然。

“怎么了！你好像有什么事不满?”

“成功固然是好的，但那么简单就听从我摆布，实在是有点不过瘾。我倒是想试试那种火花碰裂的交涉场面。”

“大侈求了吧！听你的话，好像是说想跟更容易应付的对手打交道，是吧?！而且你要明白，今天的交涉会如此轻松，并不是因为你的外交能力特别优秀之故！”

“我知道其中也有因为外交官的立场太弱之故……于公于私都有……”

鲁伯特·凯撒林克发出低沉的笑声。因为是他遵照自治领主的吩咐，赠送金钱与美女给欲望强烈的外交官的。收买他国的外交官，并不违反费沙人的道德定律。有的东西是金钱所无法买得到的，而可以买得到的东西，其价值也必须与价钱相符，并且可以善加利用。

“对了！阁下！阁下！有件小事相禀，是有关一个叫波利斯·冠寇夫的男子…”

“我记得这个人，他怎么了?”

“驻留自由行星的外交官事务所，常常传来抱怨，满腹牢骚。这个人欠缺协调性和勤勉精神，您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吗?”

“嗯……”

“以个体商人而言，算是个才疏学浅的男子，但他身份却是公务员。像

授命游牧民族耕种旱田，不是吗?”

“没有因才任用的缘故吧!”

“若没拂逆，尚请见谅！你对这件事一定已深思熟虑过了吧！……”

鲁宾斯基啜了一口酒。

“没关系！老实说，波利斯·冠涅夫或许只是一个应该流放在外的男子罢了啊！只是，虽然现在看来没什么意义，但今后也许会成为大有用途的一步棋，存款也好、债券也好，总是越长期的利润都比较高吧?”

“没有错……”

“石油在地层形成之后，要变成可用的石油，也是经过数亿年的时间。相较之下，人类再怎么大器‘晚成’，顶多半个世纪就可看出结果了，不用着急!”

“要数亿年吗?”

年轻副官嘴里喃喃念着，声音中包含着奇妙的败北之感。

明白了才能有差别，凯撒林克大悟似的再次望向自治领主。

“即是如此，棋局的棋子有一定的移动方向，但是人却没有。要让他们顺着自己的意思做事，实在比登天还困难哩！……”

“谈到重点了！没错，人类的心理和行动的确比棋局中的棋子还复杂！若想使一切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那么，想法愈单纯愈好!”

“怎么说呢!”

“把对方逼进某种状况，剥夺其行动自由，减少预先准备好的选择答案。例如，同盟军的杨威利……”

杨的立场非常微妙。同盟的权力阶层对杨可说爱恨交加。他们深怕杨威利用个人的声望，转入政界，合法地夺取他们的权力。还有鲁宾斯基虽利用凯撒林克煽动点火，但更令他们担心的是，杨会仗势其所拥有的强大武力，确立非合法的支配权。在这两种可能之下，杀式杀执掌大权的杨似乎是势在必行的。不过对同盟而言，杨的军事才能可说是无可取代的；一旦失去了杨，同盟军将不战而败、迅速瓦解。

说来可笑，对杨而言，银河帝国的独裁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反而成了他的救星了。一旦莱因哈特亡故，同盟的势力阶层必定欣喜若狂，搞不好便把没有利用价值的杨杀掉了。也许不一定要杀掉他，只要捏造政治或私生活方面的丑闻，让他名声大跌，再剥夺其公民权就可以了。

一流的权力者，其目的是用权力做事；二流的权力者，则是在保持本身

的实力，藉机坐大。而目前同盟的权力阶层，很明显的只能算是二流的权力者……。

“杨威利现在站在一根细细的弦上。弦的一端是同盟军，另一端是帝国。只要保持均衡，杨就平安无事。但是……”

“我们费沙需要切断这根弦吗?”

“不切断也可以。因为我们可以把这根弦再削细一点；如此一来，杨便渐渐失去转圜余地，再过两、三年，杨就只有两条路可走了。其一，被本国的权力阶层肃清；其二，打倒现在的权力阶层，由自己执政。”

“前者也有可能是败亡在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手上啊……”

副官执拗地提出问题。

“我可不会让罗严克拉姆顺心如意到那种地步。”

鲁宾斯基的口气一派淡然，但其中却暗藏玄机。副官看穿他想搪塞的意图。

“不过，杨威利也有可能在战场上打败罗严克拉姆，那时该怎么办呢!”

“副官……”

自治领主的声音略有不同。

“我好像说得太多了，而你也问得太多了吧！除了纸上谈兵之外，我们也该做点事了！第一，在这个计划中，以瑞姆夏德暂居盟主之位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实行部队的长官尚未推出人选。首先要先完成这项计划。”

“……对不起！我会在最近九天物色人先，并向您报告!”

副官走出房间后，鲁宾斯基壮硕的身体深深埋进椅子。

这项计划实现之后，罗严克拉姆独裁体制之下的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产生不共戴天的仇恨该做何处置呢？在意见不凡的政治家出现之前，在两大势力和平共存之前，有必要实际调度一番。

费沙的自治领主，肥厚的下巴附近，泛着野兽般的狂笑。

有件事非注意不可……自由行星同盟的敌人事实上不是银河帝国，而是高登巴姆王朝。当罗严克拉姆新体制与同盟同时意识到高登巴姆王朝才是他们真正共同的敌人时，两者就有可能和平共存。这个事实是不可不注意的。两大势力斗争，目前仍须持续进行。但不是永远！顶多再三年或四年左右。然后战火熄灭之时，所有人的行星以及与其连接的空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统治呢？缺乏想像力的人大概永远都料想不到……。

第四章　　逝去的一切

I

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到位于首都900公里的亚西尼波伊亚溪谷来探访雷欧波特·修马哈，是在二月底的事。当地是在以商业立国的费沙国里仍未被利用的广大可耕地，近年才由移民者的集团农场开始进行开拓。

雷欧波特·修马哈，在去年还是身居帝国军上校的地位，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隶属贵族联合军，担任最强硬派的领袖。菲尔格尔男爵的参谋。但是男爵完全无视于修马哈的进言及意见，最后还气愤得想射杀参谋，却遭到对参谋比对主将更为信赖的兵士们反抗，男爵反而被杀害了。而后，修马哈带领部下亡命到了费沙，在新的土地上，开始了忘却过去的生活。年方三十三岁，在将来的军旅生活上受到期许的他，却对战争和阴谋感到厌烦，在心境上转而追求宁静而充足的生活。

为此，在废弃了船上的武器类之后，修马哈把自己一行人搭到费沙的战舰，卖给了费沙的商人，将所得分配给部下们，让他们各人自寻将来。但是部下们并不想解散。败战之后，舍弃祖国亡命的他们，并没有在狡猾而不得大意的费沙这个竞争社会生存下去的自信。费沙人那激烈的利益追求行为，在帝国中被夸大的传述着，对素朴而不明世情的兵士们来说，既然本身所有的才知不能做为依赖，那么所能信赖的也就只有修马哈的思虑和责任感了。而修马哈也无法对将他从狂乱的菲尔格尔男爵的枪口解救出来的士兵们置之不顾。

兵士们将分配金的运用完全委任修马哈。知性丰富的原参谋，对于以费沙人为对手的商业活动，也没有可成为胜者的自信。所以他所选的是纯朴但

实在的农场经营。即使身为商业国民的费沙人，没有了食粮也活不下去，而对美味而新鲜的食物，也有比那较差的食物付出较多代价的度量。对于仅为享受生活的商人们，将有良质农作物的供给，他们才得以在费沙生活下去罢。

修马哈有效地使用战舰的所得，在阿希尼伯亚溪谷买了土地，再安置了简单但设备完善的移动式住居，并取得种子和苗木。亡命者们开始漫长的战争。鲁伯特·凯撒林克——这位意外的访问者，修马哈似乎也只把他看成令人困惑的闯入者。当副官说："有关于你的祖国的重大之事"时，

"请不要再把我牵扯进去好吗?"

如此回答的修马哈，口气上虽是礼义端正，但却隐藏不住那忌讳的声响。

"银河帝国及高登巴姆王朝会如何。这都与我无关。我现在忙着筑起自己和伙伴们的新生活，对于过去之事，已没有考虑的余地了。"

"你要舍弃过去倒也无妨。但可别把你的未来一起葬送了。修马哈上校，你不该是在泥土和肥料中终其生涯的人。你不想改变历史吗?"

"我想请你镇定下来听听我的话。"

副官对站起身来的原上校加以制止。

"你们是可以在农场培植出作物吧？亚西尼波伊亚虽被放置着没有受到利用，倒是有成为丰沃土地的可能。但是可悲啊？作物若不能在市场上卖，就更没有意义了。聪明的你应该听得懂吧?"

使凯撒林克在内心有所感铭的是，修马哈脸上的筋肉一丝也未被其所动。费沙的年轻副官充分了解到他是个敏锐和苍劲兼备的男子。但是这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游戏。修马哈被迫只拿兵卒的棋子，去和持有全部棋子的对手交战。

"……这就是所谓费沙的作风吗?"

修马哈的声音中带着轻微的愤怒声响，并非是朝向着对手的，而是针对只能说些没有实效、讽刺自己的那份无力感。凯撒林克毫不讳言地确认了自己的胜利。

"没错，这就是费沙的作风。若有必要，就使用权术。你可以对其轻蔑，但是我是认为，世上很少有像败者对胜者的轻蔑这般无奈的事物了。"

"在得胜之时，是会这么想吧?"

修马哈以若无其事的口吻反击，怃然的注视着比他年少十岁的副官。

“那么，就具体的说说你要我怎么做吧！是要我去暗杀罗严克拉姆公爵吗?”

“费沙并不喜欢流血。因为和平才是通往繁华的唯一道路。”

凯撒林克一笑。

很明显的，修马哈并不相信这句话，但对年轻的副官而言，所要的并非是要他相信，而是要他顺从。他又说了前些日子他对瑞姆夏特伯爵所说的话，并确认对方的表情有着掩藏不住的惊愕而为之满足。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也在费沙本星，为身为亡命者的不幸境遇而满腹牢骚。他虽才只有二十六岁，但却经历了远比活过四倍岁月的曾祖父要来得巨大的人生转变。曾祖父是在酒宴、狩猎和渔色中终其生涯，但这个曾孙却在这些方面还未有什么特别的经验时，就被卷入将帝国一分为二的大乱中，财产一一地失去了。光是可以保住一命，已经可说是幸运的了。

总算还保住生命，脱离战场而寄身于费沙的亚佛瑞特，将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恩赐的蓝星钻袖扣卖掉，而获得暂时的生活费后，就开始著作起“利普休达特战役史”。在贵族们的沙龙里，他的诗及短篇小说，是颇有评价的。

开头的部份一完成，亚佛瑞特就意气扬扬地拿着原稿到出版社去，但却被郑重地回绝了。

“伯爵阁下的大作，虽有许多美点……”

编辑者愤然地对亚佛瑞特说了。

“……但是太过于主观、不正确，以作为一本记录来说，其价值令人有所疑问……不要只照自己的热情和浪漫思想来用唯美手法去描写，应当更收敛笔调、冷静而客观地写才是………”

年轻伯爵从编辑者手中抢回原稿，收拾了被踩碎的自尊心回到临时居所去。要入睡时，大量酒精是必要的。

到了第二天早上，他的心情也转变了。自己不是个记录者而该是行动者，与其把过去之事写在纸上，倒不如现在行动，以自己的手筑起来，才是适合自己的人生吧?

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来探访了正有此想法的他。比亚佛瑞特更年轻的年轻副官，礼貌周到地说了——伯爵阁下，您有把忠诚和热情奉献给祖国的想法吗？如果有的话，请您参加以瑞姆夏特伯爵为盟主的计划……。

听到此事的亚佛瑞特是惊讶而欣喜，警示加入此计划。以计划的实行负

责人的身份，介绍给修马哈认识。亚佛瑞德是已故菲尔格尔男爵的朋友，是上校早已知道的事。

也许会因而有所隔阂吧？——修马哈已有此觉悟，但亚佛瑞特对于不过是上校的人并没有记忆。

“你和我在过去好像是战友吧，今后将成为同志，请指教。”

以毫不拘泥也毫无芥蒂的表情要和他握手。一边回应着，修马哈感到那股安全和不安的气泡正交互的浮上到意识的水面上。

气质不差、也富有行动和勇气，但亚佛瑞特却有不能区别现实和空想的倾向。当寻思于计划的可能性时，修马哈并没有乐天的心情。

这个计划真的会成功吗？——修马哈不由得如此自问。就算成功了，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不是只会扩大大战火，而在走向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上筑起障碍吗？但是他虽然如此想着，修马哈却身属于不得不参加计划的下场。

就这样，鲁伯特·凯撒林克一一地汇集了计划所需要的人材。有着充分的时间和资金，他确信计划会成功。当此计划被实行时，全人类社会会为之惊倒吧！他也期待比他年轻一岁的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反应。

而到了那个时候，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也就不得不承认他的能力了……。

Ⅱ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以帝国宰相首席秘书官的身份辅佐着莱因哈特。她在政治、外交、战略上的丰富才华，对莱因哈特而言是贵重的，但、

“这不只是才能的问题。”

这种说法是不分文官、武官，莱因哈特的部下们所做的观察的最大公约数之说法。二十二岁的莱因哈特和二十一岁的希尔德都拥有稀世的美貌，也有人比喻说他们两人在一起时，就如古代罗马神话中的阿波罗神和雅典娜女神。但这并非能公然称道的。因为在帝国中。所谓的神话是指古代日耳曼神话。

若把希尔德以伯爵令媛的称呼来想像，实在欠缺那种典型的公主印象。把朴实的金发剪成短发，飒爽的走姿，富有着活力和跃动性，甚至是给人一种少年的印象。父亲玛林道夫伯爵旨兰兹，对于不拘束于贵族的因习中成

家，而拥有远超年龄及身份所应有的思考力的女儿，而到光荣，不会为自己未生下儿子而感到遗憾。就因为有希尔德，才能在“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漩涡中正确地预见将来，将伯爵家导向安泰之道。

希尔德没有兄弟，但是有表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银色的头发，端整但血色不佳的脸，骨骼和肌肉都薄弱的身体——所有的一些都超乎纤细，给人软弱的印象。实际上，他是个大半日子都得在床上渡过才行的病人，因此也没有参加“利普休达特盟约”，结果就避免了灭亡之路。

他从一出生，就被加上了先天性代谢异常的病名。因为天生体内酵素就不足，所以无法分解吸收胺基酸及糖分，而产生了发育障碍。这如果以治疗用的特殊牛乳饮用数年的话，是可以完全治愈的，但是那种牛乳是非常高价的。

若依鲁道夫大帝所订的“恶劣遗传因子排除法”则有先天障碍的小孩，是没有存活的价值。因此，生产治疗用的牛乳去救护虚弱者是不被考虑的，但在实际问题上，贵族家庭里也会生下肉体上先天障碍的婴儿。为了因应其需要，也就生产了少量的治疗用牛乳，以超乎平民购买能力的市价来出售。对银河帝国的支配阶级而言，平民的存在意义，足足为了经由劳动和租税负担来供养支配阶级而已。勤勉的劳动者当然给予赞赏，但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只会给他人负担的虚弱者或残障者没有任何的权利——这是鲁道夫大帝以来的帝国理论。

海因里希完全因为出生在有平均所得的贵族家庭，才得以延续他那应当死去的生命。身处在所谓的特权的状况，就此不做批判地安住下去？或以此做为思考上的粮草？这就看各人的资质和周围的影响了。像生来就需要义眼的巴尔·冯·奥贝斯坦就在思索过后，进行把他所认为是罪恶的体制打倒的行动，但海因里希并没有支持那股行动力的体力。他在幼儿时就被说是“只有三岁的生命”，五岁的时候被说是“再活两年就很不错了”、十二岁的时候被说是“大概活不过十五岁”，这样的身体，从年差三岁的表姊希尔德的眼中看来，只会刺激起她的保护意识。她从各方面来照顾着表弟。

另一方面，在海因里希的眼中，不只美丽且还充满活力和聪慧的希尔德，不只是年长的表姊，甚而是接近崇拜的憧憬的对象。他幼小时就失去双亲，他的伯父，也就是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做为他的监护人而继承了家业，其智商尚且不论，因为欠缺年龄、经验和健康的一切，因此财产都列入玛林道夫伯爵的管理之下，如果伯爵有横夺邱梅尔家全部财产的企

图亦非做不到。但是，像玛林道夫这般诚实的人物，在帝国贵族中算是少之又少了。

海因里希曾有英雄崇拜的倾向，该说是理所当然的罢?！他憧憬着在多方面立下业绩的人们——雷欧那多·达文西、身为政治改革者，军人及诗人的曹操，身为革命家·军人·数学家元技术者的拉萨耳·尼可拉斯·卡诺、身为帝王而兼为天文学家及诗人的屠格略·贝克。

希尔德请求身为莱因哈特部下的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上将，希望他和海因里希见个面。梅克林格对海因里希而言，在某一方面算是个理想的人物。

满不情愿地成为军人的这一点，他和自由行星同盟的杨威利是相似的。但是与在身家调查书上兴趣栏内写上“午睡”的杨不同的，梅克林格生有丰富的艺术表现了。在散文诗和水彩画方面，获得过帝国艺术学院的分类年度奖，在钢琴演奏上也被评论家赞赏为“大胆和纤细的完全融合”。而以身为军人来看，在亚姆立札会战或利普休达特战役中也发挥了扎实的力量，有许多辉煌的功勋。以各方面而言，也是以广大的视野遍视战局全体，因应必要的状况来配置投入必要的兵力的战略家类型，在大舰队的指挥有相当成就，但若做为参谋则更有难为的手腕。

受希尔德之托的“艺术家提督”，带着一幅自画的水彩画，到海因里希的居馆拜访，和希尔德等畅谈了一个钟头。兴奋的海因里希轻微的发烧，传唤了医师来而结束了畅谈，送提督到玄关的希尔德，在致谢的同时，做了一个质问。在进到海因里希的病房时，提督露出了很轻微的意外表情，她想知道其原因。

“喔，还是表露了出来?”

三十五岁，在莱因哈特麾下的提督当中比较年长的梅克林格，在茶色的美发下，有着稳重的笑容。

“没什么，我也认识两三个这样的病人。身体不能自由行动的人，大多曾在身边饲养个宠物。小鸟或猫什么的。邱梅尔男爵的房间怎却见不到这一类的动物，因此，我才想：咦！这个人讨厌动物吗？只是如此而已。”

的确，海因里希并没有放置赏玩用的小动物。因为自己不能自由活动，就以看着小动物来取乐或羡慕。是一种精神上的补偿行为，海因里希大概是无此需要吧。

梅克林格的批谪，使希尔德也回想起以前自己所感受到的一个疑问，但

不到几小时后她就忘却事了。

希尔德和梅克林格，都具有非凡的知性和感性。所以虽然感到了疑问，但所育成的却只是微小的幼芽。身任宰相首席秘书官的伯爵令嫒和身为诗人及画家的帝国军提督，再度想起此刻这段小小的会话，是在很久以后的将来了。而且那将伴随着痛苦之事出现在希尔德等人的面前……。

对于胥夫特技术上将提案由坎普和缪拉担任实行负责人的秃鹰之城要塞移动计划，希尔德并非完全赞成。得更明白一点，则是抱持批评的态度。她认为，现在宇宙所需要的是莱因哈特在身为建设者上的能力，而非征服者方面的能力。希尔德并非绝对的和平论者。像已故布朗胥百克公爵为代表的旧贵族联合军那种应当以武力打倒的改革、统一之敌亦是存在的。但是反过来说，武力并非万能。有了政治和经济的充实才会有武力，如让这些都衰退，而只让武力突出的话，就不可能有永远持续的胜利了。极端地说，武力是弥补政治和外交上的败北的最后手段，就在于不发动时才有其价值。

希尔德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何在这个时期非得进行对同盟领土的攻击不可？她只认为这一次出兵很明显的欠缺着必然性。

秃鹰之城要塞的移动计划，在坎普提督充满自信的指挥下，急速地进行着。要塞本身的修护、周围十二个瓦普（空间跳跃）引擎同时进行作业，预定在三月中旬实施第一次的瓦普试验。现在动员了六四 000 名的工兵在从事此项作业，但坎普又要求增加二五 000 名人员，莱因哈特也应其所需。

“‘瓦普’这东西可真是意外地麻烦啊！”

有一天在午餐中，莱因哈特对希尔德如此说着。

“如果质量太小，则得不到‘瓦普’所必要的出力，质量太大又会超出引擎的出力界限。即使用复杂的引擎，若不能使其完全运动，当然就会失败，秃鹰之城将会永远地消失于亚空间，还原为原子了。胥夫特虽充满自信，但这计划的困难不在提案，而在实行。他现在可还不是摆派头的时候。”

“坎普提督做得很好呢！”

“但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功……”

“我希望能够成功。若是失败的话，会失去一位有能的提督。”

“这就样死的话，坎普也就只是那种程度的男人了。就算他活了下来，也担当不起大任务。”

此时，莱因哈特的声音超乎冷彻而苛薄地响着。

如果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活着会说些什么呢？——希尔德把想说的这句

话保留在内心中。能对莱因哈 特说这句话的人，在世上只有一人，那是一位住在弗洛登山庄的女性，有着和弟弟相同的金色头发，和宛如秋日的微笑，并有着格里华德女伯爵的称号。

莱因哈特那将醇酒送至口中的动作，充满了无作为的优美。看着他，希尔德想起了这位年轻人所持的一种危险性。

莱因哈特体内息着一匹长有羽翼的悍马，他就骑着它奔驰。而控制着那条缰绳的，并非莱因哈特自己，而是在于死去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手中罢？这个想法绑住了希尔德，久久不 散。

Ⅲ

“关于要移动要塞，在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要解决的一点，只有质量和引擎出力上的关系而已了。”

胥夫特技术上将虽充满自信地下此断言，但并未成为减少众人不安的材料。

秃鹰之城要塞的质量，约达四0兆吨。这样巨大的质量在进行空间进入及空间移出之时，会给通过空间多大的影响？时空震动的发生不会成为致命伤害吗？

要使十二个瓦普引擎“完全”同时动作，在事实上有可能吗？如果发生十分之一秒的动作误 的话，在要塞内那一百万人以上的将兵，是会四散还原为原子呢？还是成为亚空间内永远的流浪者呢？

重复了数次小规模的实验，在要塞的空间闯入及空间移出的预定宙域附近配置了调查船。在实施一件计划时，莱因哈特要求着“尽人类所能的完美”，因为坎普和缪拉都是优秀的营运者，因而也尽其一切可促成成功的手段。当然，那并不足以做为可以带来完美结果的保证。

另一方面，莱因哈特也精历地执行身为帝国宰相的职务。除了星期天外，他的日课是：前半天在元帅府，后半天在宰相府进行他的工作，因此延迟到下午一点的午餐，成了中间的分界线。一起午餐的对象，大多由希尔德担任，莱因哈特享着和这位美丽女孩的交谈。但他似乎对希尔德的知性比对她的美貌还来得有兴趣。有一天，话题提及了去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之事，希尔德说了：

“布朗胥百克公爵虽有着比宰相阁下更强大的兵力，但却败了，这是因

为他欠缺三件事物。”

“我很想听听是哪三件事物。”

“那我就说了。他内欠缺平衡、眼光欠缺洞察力、耳朵则欠缺听取部下的意见。”

“的确如此。”

“反过来说，宰相阁下则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因此才能面对大敌却取得了胜利。”

注意到了希尔德使用着过去式，莱因哈特那蓝冰色的眼光略为增强。他把如薄纸般的磁咖啡杯放到桌上，从正面凝视着美貌的秘书官。

“伯爵令嫒好像有什么想对我说的话吧?”

“不过是茶余的闲聊，让你做出这眼神可令人畏惧呢。

“你不可能会畏惧我的……。

莱因哈特苦笑了，一瞬间化为少年的表情。

“国家、组织、团体——怎么称呼都好，要集结人类的集团，有一件绝对必要的事物。”

“哦，是什么?”

“是‘敌人’。”

莱因哈特略为一笑。

“这倒可是真理。伯爵令嫒依然是如此明锐。那么，对我和部下们而言，必要的敌人是谁呢?”

希尔德述说了莱因哈特所预期的解答。

“当然是高登巴姆王朝。”

眼睛未离年轻帝国宰相的脸庞，她继续说着。

“皇帝虽才只七岁，他的年龄、才能、器量在此时，都还不足以构成任何问题。但他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当王，是继承鲁道夫大帝血统的人，会成为团结与纠为旧势力的象征，这是唯一无二的问题点。”

“正是如此。”

莱因哈特点了点头。

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的资质还在未知的领域中。现在除了脾气火爆之外，只是个极平凡的小孩，看不出有什么英明的资质，和七岁当相时的莱因哈特比较起来，在容貌方面与内在光明来比，都相形见绌。但是也有人说过“大器晚成”这句话，今后会如何地成长，是很难预测的。

莱因哈特并没有给皇帝物质上的欠缺。和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比起来，宫廷费用和侍从的确是被大幅削减了，但仍然有数十个大人在待候着他。专门的教师、专门的厨师、专门的照料人、专门的护士、专门溜狗的人。在饮食和衣服以及玩具类，都有着平民的小孩无法想像的奢侈。给予他所要求的一切东西，不管做了什么也没人叱责他。或者说，这也许是摘除将来之大器的幼芽最好的方法吧。就算是有英明素质的人，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会归诸于平庸吧！

“别担心，伯爵令嫒。”

莱因哈特沉稳地说着。

“我也不愿成为杀害幼儿者。我不会杀皇帝。因为就如你所说的，我是需要敌人，而以我本身来说，是希望自己比敌人宽大，而尽可能正正当当的行事……”

“您的确是了不起的。”

希尔德对高登巴姆王朝完全不抱持同情。出生于贵族家庭的自己，为何会抱有像共和主义者一般的思想呢？她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她不想让莱因哈特去杀害幼儿。因为篡夺并不可耻，反而可以证实自己有凌驾权威的实力，而值得自傲。但是，杀害幼儿——不管有何缘由，都逃不过成为后世非难的标的……

Ⅳ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上将在瓦宾实验之前，特别回到帝国首都奥丁，向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报告经过情形。

“你认为会成功吗？”

对于莱因哈特的问话，坎普回答的口气相当坚定：

“一定会成功的。”

莱因哈特用他那双冷峻的眼睛盯着这位勇猛的部下，眼神突然变得柔和起来，他建议坎普回去和家人聚一晚上再动身。

坎普马上取消原定计划，回到官舍去过夜。他的家中还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回到家里，他一面向家人表示感谢元帅这次给他机会，使他得以和家人同享天伦，一面向两个儿子说：“

“爸爸这次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打坏人。你们两个是男孩子，要在家里保

护妈妈，做个好儿子喔！”

其实，事情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简单，他只是不想让儿子知道那么多罢了！坎普认为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就会逐渐了解到这个世界和丑陋的一面。或许他们并不希望父母只告诉他们单纯及光明的一面，不过，当他们有一天为人父母的时候，必能体会出这种心境的。

“快啊！你们不向父亲说几句辞别的话吗?”

母亲在一旁催促着。于是，他那八岁的大儿子古斯达夫·伊沙克马上抱住父亲魁武庞大的身躯，双手紧紧地抓牢说：

“爸爸，您就要出远门了，希望你早日回来！”

五岁的卡尔·佛朗兹接着也抱住哥哥的臂膀，牢牢地和两人抱在一起说：

“爸爸，您请保重，回来时别忘了带礼物喔！”

哥哥马上转头在弟弟栗色的头上用力地一掌拍下，大声骂他说：

“真是傻瓜！爸爸是去办公事，哪有时间买什么礼物！”

爸爸微笑说：

“礼物等下次再买吧 1 我看这次就这样吧！等我回来，我带你们去祖母家看看久不见的祖母，好不好?”

“这是你说的，可不能黄牛喔！”

“怎么会黄牛？如果我这次打了胜仗，一定会有好几天的休假，而且还会加官进爵，到时候也可以多带点东西回你娘家啊！”

“既然你自己都这么说，那么，请你这次去无论如何一定要平安回来。”

“那当然，我一定会回来的。”

说完，坎普吻了妻子，两手轻轻地抱着两个儿子，开心地笑了。

“我从参战到现在，有哪一次没有活着回来的?”

他向妻子开玩笑地说着。

对于这次出兵反对的人，除了希尔德之外，还有帝国军的双璧——渥佛根·米达麦亚和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人。起初，当他们获知此次出兵并未由他们担任总指挥时，都觉得有些意外和惋惜，不过，当他们知道此计划是由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提出时，都不禁为之呆然。因为这次的出兵，完全是出于他人的动机。

有一天，他们两人在一个高级军官俱乐部中，一面喝咖啡，一面玩扑克牌，玩着玩着，就批评了起来。

“怎么可以因为在战术上有新的理论产生，就主张要出兵呢！真是本末

倒置！向君主进言出无名之师，真是身为臣子的一项侮辱。”

个性刚直的米达麦亚强烈地评击着。“无名之师”是对无道德、无法律的战争所做的最为严厉的批判了。

不过，当坎普被任命为派遣总司令官，开始行动后，米达麦亚就立刻闭口不再批评了。原因有二，第一，此时已不适合再批评下去了。第二、为了避免让人觉得自己有嫉妒坎普功勋的嫌疑。他只好对罗严塔尔说：

“虽然自由行星同盟不可不灭，但是这次的出兵却是毫无益处和意义的，徒然出兵，耀武扬威，对于国家而言，没有好处！”

米达麦亚有个外号，叫做“疾风之狼”，是一员勇将，但这并不表示他嗜战成性，他本身是绝对反对毫无人性、残忍的战争的，也不喜欢随便向人夸耀武力。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如果仍然在世的话，他一定会劝谏罗严克拉姆公爵的！”

米达麦亚叹了一口气说。

这个大公无私的，使得任何人都对他有所好感的红发年轻人——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死给了世人很大的打击。虽然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人民对于他的死所产生的悲哀和冲击越来越小，但是，只要是认识他的人，都认为他在自己的心目中永远占有一席之地。

连自己都如此了，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又会有多深的悲痛呢？想到这些米达麦亚不禁对他起了同情心。

米达麦亚和同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两人，跟莱因哈特第一次见面是四年前的事了。当时的莱因哈特才十八岁，却已官拜准将。米达麦亚那时是二十六岁，罗严塔尔是二十七岁，两人都是上校。当天他们除了见到莱因哈特外，还见到与莱因哈特如影随行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当时他只是一个少校而已。

莱因哈特那时还未受封“罗严克拉姆”这个姓氏及爵位，用的仍然是“缪杰”这个旧姓。他见到莱因哈特时，是在莱因哈特于凡佛利特星域战中俘虏同盟军将官凯旋归来后见面的，他给他的震撼着实不小，因为莱因哈特俊美的令人难以置信，好像长着白色双翼的天使一般。不过，他那一双清水般的眸子，让人觉得严厉、聪明、锐不可当。

“对于这个金发的小伙子，你有 什么想法？”

“古人说得好——虎儿易被人视为猫。我想这个人将来多半会变成一只

猛虎。敌人可没有因为他是皇帝宠妃的弟弟，就得故意败给他的道理。”

米达麦亚点头称是，表示相当赞成他同事的看法。众人对于莱因哈特·冯·缪杰这个少年的评价并不高。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的姐姐安妮罗杰是皇帝的宠妃，而认为他一定会仗势横行。而他那出类的美貌，却正好成为隐藏其本质的面纱。一般人在见过这个少年之后，他们心中一定会认为像他这样貌美的人，一定没有什么才华可言，也一定不怎么贤能。另外，一些嫉妒心强的贵族们对于莱因哈特以实力建战功的事相当不悦，他们宁可相信是因为姐姐的余荫才得到不该得到的地位。

由于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一开始时，即对莱因哈特这个人有了正确的认识及评价，所以在这个“金发小子”屡建奇功、加官晋爵后，他们一点也不觉得惊讶。只是，即使是他们对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认识却不是那么迅速而正确了，他们是随着时间的经过才慢慢了解他的，吉尔菲艾斯是个鹤立鸡群的高大红发少年，虽然不像莱因哈特那样俊美，但在人群之中却也相当抢眼。罗严塔尔说：“他是一个忠臣。”这意味着这个是以忠诚之心见长的普通人。罗严塔尔对他的这句评语比贵族们的评价还算公正得多了。贵族们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只会冷嘲热讽地说：“姐姐是恒星的话，弟弟可比喻为行星，现在连卫星也有了！”吉尔菲艾斯并不会强烈地主张自己的言论及行为，他只会跟在莱因哈特的身边，默默地分担他的工作，不但帮助他，而且还支持他。在卡斯特罗普星系动乱之时，他在独立作战中的表现杰出，很多人都了解并且赞赏他的才能……。

也许这次强烈反对出兵的人只有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而已，不过像胥夫特所说的这种案子，根本毫无新意，只不过是古老的大炮巨舰主义旧瓶新装而已，不值一试。

“试问杀一头大象难？还是杀一万只老鼠较难？当然是后者较难。连这种团结力量大的集体战的意义都不懂，如此低能，还能成什么大事？”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却轻蔑地这么说。

“或许这次会成功也说不定。即使将来会如你所说的演变。”

“嗯……”

罗严塔尔不太愉快似地拨他黑棕色的头发。米达麦亚一口喝下了咖啡。

“姑且不提那个俗气的胥夫特，我很担心罗严克拉姆公爵，自从吉尔菲艾斯死后，他似变了一个人，也说不出是哪里不一样……”

“失去自己所不应失去的东西，人当然会有点变。”

米达麦亚听了罗严塔尔的话不住点头，他想起自己在失去艾芳瑟琳时的情形，不禁感到不吉和不愉快起来，他急忙将这些不快的印象自脑中拨除。他是一个刚毅的青年，不管是过去和未来，也不管是处于战场或其它场合，他都是一位有勇气、有判断力，及值得赞赏的人。不过，他就是一个不爱回忆过去的人。

这位金银妖瞳的青年看着他同事的侧脸，眼神中带着若干好意及讽刺。他对于米达麦亚这位既是朋友、又是军人的朋友，有着相当高的评价。不过，对于他这一种倾向女性的心思，是不会理解的。不，或许是他没有办法理解，也或许是他根本就不想去了解。

V

秃鹰之城要塞举行瓦普实验的当天，以技术部门为中心，要塞里的官兵共有一二四00名，坎普和缪拉两位提督当然也在其中。但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技术上将的出现，就令人匪夷所思了。有人说，起初胥夫特想待在罗严克拉姆的身旁，坐收此次实验的成果，但年轻俊美的元帅却严词厉色地对他说：“你应该待在秃鹰之城要塞的发令室才是啊！那里更需要你！”胥夫特只得悻然地奉命前去。听到传闻的人大多相信这个说法，虽然没有真实的证据，但以胥夫特的人格而言，大家可以想像他一定是以贵宾的身份坐在安全的地方，远远地观看实验进行。其实，万一实验失败了的话，胥夫特坐在莱因哈特身边的位置，可就一点都不安全了吧！

莱因哈特率领着米达麦亚、罗严塔尔、奥贝斯坦等最高干部、以及瓦列、鲁兹、梅克林格、盖斯拉、法伦海特，还有卡尔·罗贝尔特·舒坦梅兹、汉穆特·雷内肯普、亚伦斯特·冯·艾齐纳哈等幕僚人员，坐在中央指令室中，观看着巨大的荧幕。实验成功的话，可以从画面上看到秃鹰之城要塞；届时，无数的金、银粒子将布满深蓝的天空，银灰色的球体跃然出现，将是幅戏剧性的风景展开的影像吧！

“但是，终究得要先成功才行。”

罗严塔尔对米达麦亚耳语道，声音显得冷漠无情。和这些冷眼旁观的同僚不同，坎普显得有参与感而热心过人。

威纳·艾特林根、罗夫、欧特、布劳契、迪特利·曹肯等三人，原在吉尔菲艾斯麾下，吉尔菲艾斯死后，转为直属于莱因哈特旗下的提督，三个人的

阶级都是中将。

另外，霍斯特·锦兹少将属米达麦亚麾下，汉斯·爱德华·贝根格伦少将属罗严塔尔旗下，自成体系。这几位提督与其他的中将和少将级的提督们，一同在后方观看着荧幕。

元帅府的中央拨令室里，帝国军的菁英齐聚一堂。只要他们动动手指，数以万计的舰队将同时升空。这时，罗严塔尔突发奇想，只要在此投下一发光子炸 弹，未来宇宙史将会重新改写，不！不待全员皆死，只要一个人——美貌无双、才智兼备的金发年轻人消逝的话，宇宙的命运就会完全改变了！这种幻想令罗严塔尔感到一股莫名的忧虑，且在心中久久挥之不去。

他回想起半年前发生的一件事。当罗严塔尔将当时的帝国宰相立典拉德擒拿到案时，莱因哈特曾对他说："如果你有自信可以打倒我，任何时候我都接受你的挑战！"——自信?！黑色的右眼和蓝色的左眼略略转动了一下，罗严塔尔凝视着年轻的君主。

想到这里，他轻轻地发出喟叹，视线再度转向荧幕。"三、二、一……"耳连响起了读秒的声音。

噢！——提督们的感叹此起彼落，数分之一秒后，画面上一阵杂讯，荧幕上的风景将会全然改观了。现在，星海的画面深处延伸成广遽的光板，装着二十四个环状引擎的银灰色球体出现了！

"成功了！"

到处欢声雷动，大家兴奋雀跃地注视着画面。

于是，瓦普成功了，在瓦尔哈拉星系外缘出现的秃鹰之城要塞，足足可容纳一六 000 艘船舰队及二百万名官兵，正式决定要迈向攻占伊谢尔的征途上了！

时值帝国历四八九年三月十七日。

"我们到秃鹰之城去看看！"

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突然说道。第二天，便在首席秘书希尔德·冯·玛林道夫和首席副官修特莱的陪同下，乘着旗舰伯伦希尔出发前往。经过了半天的航行，到达了秃鹰之城，舰长尼梅拉中校以近乎艺术的熟练手法，使伯伦希尔顺利靠岸。

莱因哈特再次祝贺前来相迎的两位提督——坎普和缪拉，并向欢呼的官员挥手答礼后，便走向大厅。

前年，在这个大厅里，莱因哈特曾在这里举行利普休达特战役的胜利酒

会，同时，这里也是使忠心耿耿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丧生的伤心地。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莱因哈特说着推门而入，消失了身影。

从厚重的门缝中，可以看到被手持式加农炮击中而尚未修复的壁。崇尚实际的坎普认为，内部装饰根本没有修复的必要，当然这是正确的做法，不过倒没想到会有现在这种状况。

莱因哈特只在面对死去故友的时候，才会敞开心胸吧？希尔德心中一阵刺痛。真是如此的话，不是太寂寥了吗？莱因哈特为何要推翻旧帝国，支配宇宙呢？

希尔德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像莱因哈特这样的年轻人，生命应该过得更多彩多姿才对！她要怎样做，才能让他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呢？

如同拒绝活着的人一般，现在，他门扉深锁。

……在门的那一 边，莱因哈特坐在数年来位置始终不变的队梯上，蓝冰色的眼眸里，浮现出半年前的情景。那时，躺在血泊中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曾说：“莱因哈特阁下，请一定要将宇宙掌握在你的手中。请转告安妮罗杰小姐，齐格飞已守住以前的誓言……。”

你守住了诺言，所以我也会对你信守诺言。我会不择手段，统一整个宇宙。再迎接姐姐回来。可是，我觉得好冷啊！吉尔菲艾斯！这个世界上失去你和姐姐，也就失去了温暖和光明，如果时间能再回到十二年前，如果，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我的世界大概就能多得到一些温暖的滋润吧……

莱因哈特把挂在脖子上的项链捧在手心，项链的垂饰和链条都是纯银打造的，用手指项轻轻一按，盖子打开了，其中是一络仿若红玉般的红色头发，金发的年轻人，身体动也不动一下，凝视着那络红发，好久好久……。

……费沙行星自治领主府的一个房间里，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正向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报告几件事情。起先报告帝国的秃鹰之城要塞成功地完成瓦普实验，随后便谈到自由行星同盟的动向。

“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好像已经决定召回杨威利提督暂回同盟首都举行审查会了！”

“哦！审查会？不是军法会议吗？”

“如果是军法会议，就必须发出正式的通告。被告必须申请辩护人，也必须要留下正式的记录。但是，审查会并没有法律根据，根本就是随意所至

的。在狐疑和猜忌之下的私刑，也许比正式的军法会议还有效呢!”

“果然是目前同盟权力者的作风！口口声声说什么民主，其实根本就无视于法律规章的存在，他们的作法不但消极，而且危险！权力者本身目无法纪，社会规范也随之摇摇欲坠，这算是末期症状了。”

“这是他们自该解决的问题，我们没有担心的必要吧?”

鲁伯特·凯撒林克口吻颇为尖酸地说道：

“没有能力却继承遗产的人，就必须承受相对的考验，承受不了时，就只有灭亡一途了，高登巴姆王朝就是最好的例子……”

听了他的这番话，自治领主鲁宾 斯基默不作答，只是用手指敲击着桌面。

第五章　审查会

I

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召杨威利还都的命令到达伊谢尔伦要塞是三月九日的事。

透过超光速通讯热线，接获自国防委员会直接传来的命令时，杨凝视记录该项命令要旨的光板，足足有五分钟之久。当注意到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忧心忡忡的目光时，杨露出笑容说道：

“命令下来了！我必须到海尼森报到！”

“为什么呢？”

“他们要我出席审查会，就我印象所及，似乎记不得有‘审查会’这个名堂，上尉！你知道吗？”

菲列特利加姣眉微皱。

“军法审判有，至于审查会……在同盟宪章和同盟基本法中并没有规定。”

“那就是超 出法律明文规定的罗。”

“也就是他们任意捏造的，根本没有法律根据啊！”

记忆顶尖的菲列特利加以熟谙同盟宪章和同盟基本法而闻名。

“这样说来，国防委员长要我回首都报到，根本是于法无据嘛！看来，我非得到那虚浮、道德沦落的城市走一趟不可了。”

出生于海尼森的缘故吧，听到这个地名时，杨不禁觉得它已沦为特留尼西特一派运策使谋及搜刮利权的渊数，而且已近乎无可救药了！

目前，能够委以伊谢尔伦要塞防守重任的人只有一个，杨传唤卡介伦。

得悉事情始末之后，卡介伦也皱了眉，不过他连“不要去”也说不出口。

“凡事小心呀！不要落入口实。”

“嗯,我知道。防守工作就劳烦你了。”

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似乎也很不放心司令官的首都之行。

“不带着警卫队吗?我可以担任指挥……”

“没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吗。又不是我去敌人的阵地,给我推荐一个信得过的人选吧。”

“智勇双全的我如何?”

“防御指挥官离开前线不好吧!你就留下帮忙卡介伦。这次我也不带尤里安,人数愈少愈好。”

杨没有选择休伯利安当座舰,他选择了巡航舰——瑞达Ⅱ号,甚至从伊谢尔伦回廊一同出发、负责护卫的十艘驱逐舰也在他的命令下,只护送出口地点。

拥有强大武力的军人,必须避免威慑政府之嫌,站在杨的立场,他不得不如此小心翼翼。

先寇布所推荐的护卫名叫路易·马逊准尉。富有光泽的褐色皮肤、宽厚的结实的巨大身躯、与杨的腿一样粗的臂膀、又圆又和蔼的淡褐色的眼睛、坚毅的下巴——整体看来,宛如一头心地善良的公牛。一旦发怒起来,全身膨胀的筋肉真似要擎起旋天转地的能源风暴。

“对付首都那班老弱残兵,他只一只手就可收拾一个小队!”

“那就是比你强罗?!”

“若是我的话,会干掉一个中队!”

这句武断自大的话,先寇布露出恶作剧似的表情。

“对了,你会带格林希尔上尉一道去吧?”

“不带着副官怎么行?”

“的确。不过,带上尉不带尤里安,小伙子可会嫉妒哟!”

说着说着,先寇布来到射击训练场,看看尤里安的练习情形,他随后问道。

“我知道格林希尔上尉一向非常关心杨提督,但不知提督这边怎样?”

“嗯……”

尤里安露出微笑。

“不管怎样,他不喜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心事,我也不便枉下断言啊!”

“不过你倒是早已经看穿了嘛!头脑聪明,气质好,人又单纯善良,所以只要是个人的事就变得钝感了起来。”

“只要是别人的事情,你都蛮清楚的嘛!”

"……喂！什么意思!?"

"哦！我得赶快去准备晚餐了。抱歉喽！给提督做一份英国式腌肉。"

尤里安敬礼后速速离去。

"这个年轻人做事倒挺认真的，只是把难得的才能耗在作菜上，实在太浪费了啊！"

望着少年的背影，先寇布唠唠叨叨地数落个不停。

不能跟随杨去首都，尤里安确实觉得很遗憾。他也曾对卡介伦提过，希望能跟在杨的身边。但是，早在少年说出心中希望之前，杨便明白表示："让你轻松两个月，不必做家事。"他说这句话的动机和先寇布方才的数落，动机是不是一样，尤里安就不得而知了。杨一直认为，尤里安缺少同龄的朋友，或许他这样做是为了替尤里安制造机会吧！

不管怎样，此次的海尼森之行，尤里安大概帮不上杨的忙了。这点恰与菲列特利加不同，没有她的话，杨处理事务的能力将大为降低。

不过，至少在出发之前还有点作用。。尤里安心里想道，他可以帮杨准备行李和其他东西，但是他又觉得在这个时候出手帮忙，反而会给杨添麻烦，在旁默默观察的杨，想到什么似的问道：

"尤里安，你身高多少?"

"嗯……一百七十三公分……"

"唔，明年还会长高哩！第一次看到你时，还不到我的肩膀高呢。"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对话，少年却感到一股暖流流过心头。

Ⅱ

从伊谢尔伦到首都的时间距离，视航路的状况而定，约需三至四星期。利用这段意外得来的空闲时间，杨着手历史论及国家论的著述工作。虽然要完成一部完整的作品太赶了点，但拟妥草稿倒是不成问题。瑞达Ⅱ号巡航舰一离开伊谢尔伦后，杨就马上躲回自己的房间。

"……巩固国防工作之途有二。拥有比敌国更为大的军备，此为其一；其二，利用和平的手段，与敌国相安无事。前者较为单纯，而且权力者不同，方法巧妙亦各有不同，但扩充军备与发展经济互为反比的关系，则是近代社会形成以来的不变法则。己国增强军备，敌国势心亦然，陈陈相因之下，各国偏重军事扩充，千万经济及社会极度畸型发展，国家因而崩坏。由此观之，"国防"也

正意味着国家的灭亡,这是历史上普通存在的讽刺现象……”

杨抬起头来,视线离开文字处理机,手掌拍打着脖子,经过数十秒的推敲,他接着撰述;

“……一般咸认,自古以来,许多国家都因为敌人侵而灭亡;但值得注意的是,有更多的国家却是因对侵略的反击、财富分配不均、权力机构腐败、国民对控制言论思想的不满等种种内部因素而导致灭亡。坐视社会上不公现象严重恶化,一昧穷兵黩武,对内镇压百姓,对外发动侵害,滥用武力的结果,是将国家送上灭绝之路。历史上前车之鉴俯拾皆是。近代国家成立以来,不法的侵略行杰,并非造成被侵略的一方兵败覆没,反而反动侵略的一方最终必自食灭亡恶果。站在道义的立场上,即使有十分胜算,也不应任意侵略他国……”

似乎有点教条化了。杨仍一脸严肃的思索着,两手交叉胸前,接着又写道:

“……具体而言,生在现代的我们,到底要怎样做才好呢?就各个层面的实质效益来考量的话,第一种与第二种孰优孰劣,其结果不言自明——我国必须与银河帝国的新体制共生并存。大贵族下的旧体制,不仅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大敌,同时也是银河帝国的被支配阶级——平民——的公敌。因此,现阶段稳然确立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新体制,广获平民支持;急速强大的罗严克拉姆新体制及其施政内容,也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独裁体制形成强烈的对比。高登巴姆体制高举民主大旗而成立,却形成了最不民主的专制政权;罗严克拉姆体制以不民主的手段成立,却交出了漂亮的民主施政成绩。

这并不是‘一切操之于民众’的政治,但就目前而言,非但可能,甚且必然……反之,我们应该拒绝邪恶的马列主义,避免与日益凋零的旧体制合流。一旦同盟与被视为压榨民众的旧体制相互挂勾,敌人将不只是帝国的新体制,连帝国辖下的二五〇亿民众也将与之为敌……”

杨舒展两臂,发出一声长叹,他凝视着自己创作的文章,表情略为不悦。他并非认为所下的结论不对,只是,如果现在能够稍稍印证自己的论点就好了!关于这点,似乎有点性急,也许有人会因而批评他与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公爵根本没有两样吧!

“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公爵啊……”

多么响亮的名字啊!杨甚至觉得这个拥有金黄色头发、蓝冰色眼眸、白皙皮肤的俊美少年,是近乎半人半神的结合体,他比自己年轻九岁,但不论是才能或处世方法,却具有无可抗拒的魅力。现在,莱因哈特在帝国断然施行的内

政改革,实无异于一种实验——其个人的存在将在一个世界中扩大至无远弗届？或许,有一天他会成为皇帝吧！但并非依靠血统,而是实力。到时,或许会产生非贵族的帝政——以平民为依归的帝政——史上称之为“自由帝政”的特异政治体制,而且说不定其规模将扩及全宇宙。

但这样一来的话,银河帝国也将在新星——莱因哈特的统驭下,蜕变成国民国家了？而且当国民错将皇帝的野心当作自己的理想时,狂热的国民军也很有可能将攻击的箭头指向自由行星同盟。

杨猛然感到室温骤然降低。当然,他的预感并不是百发百中的,但勉强加以区分的话,坏的预感似乎总是比好的预感准确多了。亚姆立札会战亦然,救国军事会议的政变亦然。但愿事情不会这样——但事态却反而向着这个方向进行,这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杨有时不禁暗忖——若是生在帝国,不就轻松快意多了！他可以效忠莱因哈特,击破大贵族联合军,并全力协助莱茵哈特推行一连串的改革运动。只是事与愿违,现实中,他是在同盟,而且还得为特留尼西特卖命作战。

……结果,杨并没有好好的完成“著述”的工作,每一天都在读书、午睡和西洋棋中渡过了。

三个星期之后,巡航舰瑞达Ⅱ号到达首都海尼森巴拉特星系的外缘地带。船员三三两两往娱乐室聚集,海尼森的民间播放电台拥有数以百计的频道,可以不受限制地收看任何一台,而不论是军舰或民间船只,总有体育新闻派及音乐派之分,两派之间也总是互不相让,因此争争吵吵自然在所难免。

杨的私人房间有专用的立体电视,算是个小小的特权。他第一个选择的频道,恰巧碰上特留尼西特派的政治家——德梅克正在大放厥词:

“……所以,我们应该维护历史和传统,不惜付出一时的代价和个人渺小的生命。一味主张小我权利,罔顾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只能算是卑鄙无耻之辈!”

在权力者的眼中,他人的生命轻如鸿毛,贱如粪土,他们所高唱的“渺小的生命”,实发自他们内心真正的想法啊！至于所谓的“一时的代价”,事实上已奉献了好几个世纪了,但无论在哪个朝代,奉献的人尽皆市井小民,权力者则眉开眼笑的坐收并瓜分送到口袋里来的钱财。

杨心情转为沉重,他转换频道。权力者傲慢的嘴脸消失了,画面上取而代之的是穿复古风格服装的少年,看来似乎是小孩看的动作剧,其他出场的人物

都称这位少年为“王子”。

王储流浪记——也就是“流浪的王子”，这类的主题是文学发源的源头，在各种民族的神话及建国传说中，都流传着这种故事。从该主题衍生出的通俗故事，古今中外不计其数，滋润了许多作家的创作生命，也广受百姓的喜爱。

剧情是描述在某个宇宙的王国中，主掌国家大权的宰相夺取王位，年幼的王子矢志复兴正统王室。这个故事触动杨的联想。

“格林希尔上尉，这个节目的赞助厂商，是哪一家企业?”

他转问菲列特利加。

“好象是费沙提供资本的一家合成食品公司吧！至于细节就不得而知了。”

“原来如此，我以为又是银河帝国的旧体制派在搞政治宣传哩!”

“不会吧!”

菲列特利加正待要笑出来，看到杨的表情出奇严肃，马上便恢复正色道：

“莫非其中大有文章?”

算是对杨表示尊重吧！换作是卡介伦或先寇布，早就不客气地大笑出来了。

听到“费沙”一名也是使杨陷进沉思的原因。这个地名不时浮现杨的脑际，费沙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它会挟其财富干出什么勾当？其目的是在统一银河系呢？抑或造成银河系的分裂与对立?

透过经济需求达成政治统一的先例，历史上层出不穷。

成吉思汗统御的蒙古帝国之所以能缔建庞大的统一国家，原因之一在于往来丝路的交易商人从中支持。沿着街道而下，一个个绿洲形同各别独立的小国家，整体治安难以维护；又加上每个绿洲国家往往恣意征收交易税和通行税，无一不对商人们构成威胁。

他们曾对花剌子模帝国寄予厚望，但那位无能而贪得无厌的皇帝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因此，对宗教信仰具有包容性、拥有强大军力、又深明东西交易重要性的成吉思汗，理所当然的成为他们支持的不二人选。

商人们提供资金、情报、武器及其制造技术、粮食、翻译、征税的资讯等给成吉思汗，协助其征服行动。除了纯军事行动之外，蒙古帝国的诞生实应归功于交易商人们。在这些交易商人中，维吾尔人的功劳值得特别一提，他们操纵了蒙古帝国的财政和经济，事实上，整个帝国的运作大权可说掌握在他们手中。是故，有人评断——表面是蒙古帝国，实为维吾尔帝国。

费沙的目的在于成为“维吾尔人第二”——统一宇宙的“新银河帝国”背后实际的操纵者？他们希望人类社会的政治得以再度统一，同时也正大力朝此目标迈进？

这种说法似乎比相反的情况更具说服力，而且似乎也更合理。

不过，人类及人类群体并非仅在合理范围内才采取行动。

虽然没有任何理论根据，但杨却隐约感到，费沙的动向笼罩着一层不合常理的阴影。去年，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策动同盟政变一事，被杨完全料中。那是因为莱因哈特的行径完全合乎常理，杨只要抽丝剥茧，循序渐进，便不难看出莱因哈特思考的理路。

然而，费沙的动态却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尽管费沙再高明，杨仍然认为，费沙行动的背后包藏着未知的因素，而其中玄妙并非无法依循常理来加以推敲的。至于“因素”是什么？目前仍是未知数……”。

“糟了！”

瑞达Ⅱ号的舰长杰诺中校对沉思中的杨说道。他从海尼森的民间转播得知一件灾难新闻，运送单座式战斗机斯巴达尼恩号机体和飞行员的运输舰，由于新人操作不当，舰内气压急转直下成真空状态，造成十多位的驾驶员死亡。

“你知道培养一位单座式战斗艇驾驶员要花多少钱吧？一个人相当于三百万啊！”

“是笔大数目呢。”

杨心中盘算，自己一整年的薪水也不过相当于这笔钱的二十分之一而已，他在军官学校时，也曾接受飞行员的训练，在模拟飞行中，他被击坠的记录总有三十次，而击坠敌机的记录只有二、三次，寥寥可数。教官每每总是摇头大叹：每年都会有一两个不该来的人来入学！教官说的一点也没错，不容杨置喙。

是啊，是一笔庞大的开销！不过，驾驶员可是资金和技术的累积体，贵重的资源呐！就这样凭白无故的失去了，岂不可惜。真是啊，如果还想打胜仗的话，后方管理得加强才行……”

杰诺中校一劲地咬牙切齿。

他有权利发怒和叹气——杨这么认为。因为大概在这之前，状况就已错乱了。以杀人和破坏为目的，将巨额资金、知识和技术投注在一个人身上，这种作为和想法，原本就非正常。杨本身在军官学校也接受过这些训练，不过，他并不是优等生。

说到国家,或许它只是人类为了使自身的狂妄正当化所捏造的推托之辞罢了。一旦国家成为主体,不论多么丑恶、多么卑劣、多么残暴的行为,都将轻易地为人接受。所有侵略、屠杀、人体实验的罪孽,都可以一句“这都是为了国家”说明一切,甚至有时还因而大受赞赏。批判这种行径的人反而被扣上“侮辱祖国”的罪名,挞伐谴责的声浪也四方交逼而至!

对国家心存幻想的人,想必也相信国家必须由优秀的或具有智慧、道德的伟大人物所指引,然而实际并非如此。执掌国家权力核心的人物,与一般市民相较之下,思考更幼稚、判断力更差、道德水准更低落,此例俯拾皆是。

他们比一般市民真正优秀之处在于追求权力的热情,若将这股热情投注于正面的方向,它便成为推动政治及社会改革、创造新时代秩序和繁荣的原动力——不过,能否达到全体的十分之一就不得而知了。看看历史上的每一个王朝,几乎无一不是一代创建、十几代坐享其成而终的。

不论是王朝或国家,都是非常强韧坚实的生命体,只要在某一个时代出现一个伟人,就能够延续好几个世纪的寿命。现在的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腐败颓势已难挽回。如果一百年前曼夫瑞二世的改革得以实现,或许,王朝的生命还能维持几个世纪吧……。

至于自由行星同盟,则不能与帝国一视同仁。因为,将改革大业寄望于数十年才可能出现的伟人身上,实有违民主政治的原则。民主共和制便是植基于去除英雄及伟人主义的根本上,但是要到何时理想才能战胜现实呢?

巡航舰—瑞达Ⅱ号悄悄地登陆海尼森军用宇宙港,国防委员长命令他们必须秘密抵达之故。杨本打算联络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或宇宙舰队司令官比克古,但这样不但违反命令,也会招致政府与军部发生冲突。再者,根本也没有机会和他们取得联系,因为奉国防委员长直接命令前来迎接的官员,早已在此等候了,杨一着陆之后,马上便被他们接走了。

菲列特利加和马逊正想抗议,被持枪的士兵阻止,杨的身影消失在宇宙港。莫非政府方面已经采取高压手段?杨或菲列特利加想都没想过这件事。

行驶约莫二十分钟后,在一处军事设施前,他们让杨下了地上车,一个壮年军官前来相迎。

“我是贝伊准将。担任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阁下的警卫室长,这次奉命担任杨提督的贴身侍卫,愿效绵薄之力,尚祈接纳!”

“辛苦了。”

杨装傻应道，名为护卫，实为监视，连小学生都知道，贝伊为杨介绍下榻处的接待人员，他是一位眼神空洞如玻璃的下级军官，身形剽悍，眼睛淡蓝。

杨显得无精打采，为了召开审查会，连接待他的人员，也都经过精挑细选，所有美貌、可亲、可怜的软弱要素，都被一一排除。他们相当重视极端机能，而且毫无疑问的，这种机能的目的是在恫吓及阻止逃亡。

不过，在杨的眼中，这些人尽是百无一用的家伙罢了。至此，杨对审查会已了无好感，心中也有所警惕。事实上，他也只能在心理上有所准备，不是吗？

杨从宿舍的窗户往外望，只见狭窄的中庭对面，是一片单调乏味的蓝灰色建筑物，在这里不但不能欣赏风景，更谈不上与外界接触。用水泥建造的坚固中庭，约有一个分队的士兵无所事事地站立其间，他们的肩上都荷着负电粒子光束来福枪，相当于实战装备。用手指敲敲窗户玻璃，可以发现那是厚约六公分的特殊硬质玻璃，其坚固的程度即使被一只正值壮年期的灰色大熊冲撞，也只会有轻微的裂缝而已。

室内的摆设虽然高级，但却毫无个性。床、办公桌、沙发、餐桌……，所有家具都欠缺生活感。杨也懒得去理会有没有加装窃听器或监视摄影机了。如果有的话，一定也被巧妙地藏起了来，耗费体力去查看也是枉然。

“这算是软禁罢。”

接下来该怎么办？杨平躺床上想道。床的弹簧垫虽然舒适，但却无法使人心情开朗。在这无人的床上，拷问、洗脑和谋杀的阴影跃然眼前，不消说，导演这一切的人正是特留尼西特。

说起来相当矛盾，杨会身为同盟军上战场，是因为他认为比起悲天悯人的皇帝所统御的专制政治来说，凡人集体营运的民主主义是比较好的，即使它陈义过高、不切实际、或一再尝试错误。然而，在本是民主主义堡垒的海尼森行星上，杨却被关进了腐化的中世纪权力者的鸟笼中。

不能着急——杨对自己说道。值此之际，不论最高评议会对杨的敌意有多深，他们尚不至于抹煞其肉体或精神，否则只会造成亲痛仇快的下场，不费吹灰之力就除去心头大患，最高兴的莫过于银河帝国了。

当特留尼西特或最高评议会决意加害于杨时，其原因大概有如下四点：

1. 同盟军出现能力在杨之上且又效忠权力者的名将时。

2. 当杨成为银河帝国与同盟之间永久和平的阻碍时。

4. 最高评议会本身背叛同盟、倒向帝国时。

关于第1点，姑且不论忠诚度和服从度，目前同盟军之中，论能力无人可

与杨并驾齐驱。同盟和银河帝国仍处于半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失去杨无异是自杀行为。就如同人类会自杀一般,国家也会自杀,只是现在似乎尚未到达那个阶段。

关于第2点,显然有点荒谬。若是帝国与同盟之间能够维持永久和平,抑或相安无事,杨大可满心欢喜地退役归隐去过向往已久的退休生活。但事实与认知之间本来就有出入,因此,权力者常常会在误解或扭曲事实的认知下采取行动。

关于第3点,杨本身并无此意;不过,和第2点相同的情况,也许政府会搬出春秋大义的名义,借以行使逾越法规的手段。

关于第4点,杨正待进一步思考时,内线彩像电话响了起来,贝伊准将的脸占满了画面。

“阁下!一小时之后审查会即将开始,请您准备一下。”

Ⅲ

房间大得有些浪费,天花板高耸在上。照明有意弄得昏暗,空气低沉,干冷的感觉浸透皮层。

进入室内,让人有物理上的压迫感,所有陈设充分显露黑暗嗜性。审查官的座席高高在上,由三个方向包围着受审者的座位。

设若杨是一个权力与权威至上的男子,在踏进室内的那一刻,肉体和精神大概都要萎缩了吧!但是,杨只感到这个房间充满了恶意恫吓的矫饰感,这种虚张声势的作风使杨嫌恶到了极点,了无恐惧之意。

审查官的位子上,坐了九名男子。由杨的角度看去,正面和左右两边各坐三人,眼睛习惯室内的光线后,坐在正面位置中央看着他的中年男子,表情清晰可见。他是特留尼西特政权中官居国防委员长的尼古拉庞提,身高与杨不相上下,但肌肉却厚实多了。这名男子竟然是审查会的首席官?!当然他只是代言人而已,真正的发言者是没有出现这里的同盟元首!

一想到接下来的几天当中,都要面对特留尼西特的这些党羽,杨这才觉得郁闷烦躁。菲列特利加和马逊准尉都被带开,杨只有孤军奋战了。军法会议可就公正多了,被告可以说自己想说的话,还可以选择三名辩护律师;这次,杨必须为自己辩护,自求多福了。

尼古拉庞提自报姓名后,坐在他右侧的几名男子也相继自我介绍。

“我是亚林盖·马尔奇诺·伯杰斯·迪·爱伦提斯·艾·奥里贝拉，现任国立中央自治大学校长。”

杨行礼表示敬意，这名男子似乎是副首席吧，光记他那冗长的名字，就颇值尊敬了！

其他七位审查官也相继自报姓名，其中的五人为特留尼西特派的政治家和官僚，对杨来说，他们充其量是不值一提之辈；但当看到唯一穿着军人制服的后方勤务本部长——洛克维尔上将那面无表情的鹅蛋脸时，杨却无法再“一笑置之”了。他使人不禁联想到，特留尼西特派系的势力已在军部内部扩展开来。

倒是非特留尼西特派的政治家——荷旺·路易，对审查会似乎充满好奇而非忠诚；表情及印象与洛克维尔大异其趣。或许特留尼西特为了做表面工夫，才膺选他为审查官之一的吧，在这个森然的面具剧场上，他所扮演的大概是填充门面的角色罢了。是不能期望过高的……。

每个人自我介绍过后，尼古拉庞提开口说道：

“杨提督，请坐吧！……不可以跷腿！背再打直一点！你现在是受审者，不要忘记这点！”

识时务者为俊杰——想到这句话，杨尽量装出一付恭敬模样。既已趟了这滩浑水，就该慎选时机才是！

“那么，开始审查吧……”

主席郑重宣告，但是杨依旧无动于衷，他只祈盼幕落时刻的到来。

审查会最初的两个钟头耗费在确认杨过去事迹的作业上，从出生年月日、双亲的姓、父亲的职业到进入军官学校就读，之间的经历均逐一加以调查作注，资料比杨对自己的认识还详细。

最令杨感到厌恶的是，他们把他军官时代的成绩表投影在壁面的荧幕上，战史八十九分、战略论概说九十四分、战术分析演习九十二分……这些科目还好，射击实技五十八分、战斗艇实技五十九分、机关工学演习五十九分等等，则令他十分尴尬。因为其中只要有一个科目的成绩在五十五分以下，就要留级了。

假设杨当时因留级而被退学的话，杨本身及自由行星同盟将会形成何种发展呢？或许伊谢尔伦仍将是帝国军手中坚攻不破的堡垒，那么也就逃过了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同盟军惨败的下场。而救国军事会议的政变，也有可能在

“处女神的首饰”守护下，赢得局部成功，进而与反对派相抗形成内战状态。在此情形下，罗严克拉姆公爵势将利用内战之时，大举入侵同盟，实现称霸宇宙的野心！

就杨个人而言，在逃离艾尔·法西尔之际，便不会碰上当时正值少女时期的菲列特利加，后来也不会和卡介伦成为知己，更不可能透过他与尤里安相逢，先寇布也不会是杨的部属了。或许他会被征调整至前线作战阵亡，也或许他为了躲避征兵过着亡命生涯。

在历史长流里，一个人渺小如沧海一粟，在通往未来的无数条路上，只能选择其一，向现实妥协，与现实产生互动关系，形成无数个小宇宙，命运弄人之玄妙实教人惊叹！

“……而，你现在是同盟军最年轻的上将，担任前线的最高指挥官，这可是令人嫉妒的好运啊！”

这几句话字字刺激杨的神经，使他由幻想的天地跌进现实中来。审查官的措词语气听起来非常刺耳，要是杨的境遇如此令人艳羡，他也宁愿和别人交换。敌舰发射的能源光束势如汹涌的光波排山倒海而来。为了更有效率地执行杀人和破坏作业，他必须不断下达命令；这个暂且不提，他还必须从四千光年外的地方，特意赶到首都，老大不痛快地接受审查。他倒不致于会说：“请同情我吧！”但以他这种身份和处境，绝非令人羡慕的对象。若是不知名的士官们及其家属也就没话说。这批只会躲在安全的地方，绞尽脑汁去打击锋芒外露的人，有何资格说这话。

“……不过，无论是谁，都不容逾越我民主共和制国家的规范肆意行动，为了澄清这点疑虑，才召开今天的审查会。那么，第一个疑问是关于……”

开始了！——杨心中想道。

“去年，镇压救国军事会议政变之时，你将防卫首都、斥资巨额国库建造的十二个‘处女神的首饰’全数破坏，是吧?!”

“是。”

“你认为这是战术上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做实在过于急躁粗率了吗？除了尽数破坏国家的贵重财产外，难道就别无它法了吗?”

“我答覆您的问题。正因为没有其它办法，才出此下策。如果您认为这项判断错误，那么，请提出您心目中可行的替代方案，恭候赐教！”

“我们不是军事专家，战术方面的问题是你们的责任！不过，我认为破坏二、三个攻击卫星，就进入大气圈，不也是一个好方法吗?”

"用这个方法的话,我军官兵势将受到残存卫星的攻击,凭白牺牲!"

这是事实,因此杨不需要扯声辩白。

"如果无人的卫星比官兵的生命更珍贵,那么,我承认判断错误……"

对于自己的这番说词,杨感到嫌恶,但不这样说的话,对方不会有回应的。

"那么,下面这个战法如何?——政变派被困在海尼森上,我方不见得一定要与其短兵相接,采取时间消耗战削弱他们的抗战意志,岂不更好!"

"这个方法我也考虑过了,但是,有两个因素使我不得不放弃。"

"你说说看!"

"第一,深究政变派的心理可以看出,他们为了突破困境,必定会将首都的政要做为人质,若是他们把枪顶在诸位的头上,前来胁迫交涉,届时,我们只有束手无策的份了。"

"……"

"第二点更加危险。当时,帝国内部的动乱已渐平息,我方若包围海尼森,好整以暇地等待政变派自取灭亡,那么,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那个战争天才,很有可能会挟其胜利余威,大举发兵攻来。这时,伊谢尔伦除了老百姓外,只剩寥寥无几的警备兵和管制要员而已了!"

杨喘口气,很想喝口水。

"基于以上两点,我必须在短期间内解放海尼森,让政变派在心理上产生败北感。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做应该受到责难的话,我只有甘之如饴!不过,若不提出完成度更高的代替方案来,我暂且不谈,只怕那些在战场上奋命抗敌、冲锋陷阵的官兵部下,会不能见容吧!"

这种带有恫吓意味的说话技巧,对杨来说,只是卖弄口舌罢了。似乎奏效了!审查官们交相耳语,还不时对杨投以厌恨的目光,看来似已再无辩驳余地了,唯一例外的是荷旺,他转头打个哈欠。过了一会儿,尼古拉庞提猛地干咳一声,说道:

"那么,这件事暂且不提,我们来谈下一件事。在德奥里亚星域与敌军交战前夕,你曾对全体官兵说过,'国家的兴亡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相比,根本不值一文!'听过这番话的人证多得是,错不了吧!"

Ⅳ

"虽然说法不是一模一样,但我的确曾经说过这类的话。"杨回答道。既有

人证,否认也没有用。杨并不认为自己所说的是错的,他不是每次都是对,但是,那时所说的一切确是千真万确的。

“国家灭亡了,只要再建造就可以了,曾经一度灭亡却又复兴的国家,比比皆是。当时,有更多国家一旦灭亡,就再无中兴之望,但那是因为该国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结束了,腐败了,老朽了,而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国家的灭亡总是一场悲剧,流血在所难免。甚至,为了将不值守护的国家自无可避免的灭亡中拯救出来,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而当这些牺牲的报酬率等于零时,便变成了极端深刻的喜剧了。失去存在价值的国家嫉恨值得生存的人们,往往将他们一同带往地狱。拿那些最高权力者来说,无数的死者高喊着他们的名字仆倒在战场上,而将此情此景抛诸脑后、投身敌国晋升贵族,过着优渥生活的人,更是大有人在,历史上战争的最高负责人战死前线的例子,古今几人?”

个人的自由与权利——杨曾对官兵们这样说过,似乎应该再加上“生命”吧? 杨以前会做的,今后也会做,不过,他并没有说出来。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呢? 有许多事比在战场上指挥杀人和破坏行动还更有意义啊!

“你不觉得方才所言极没见识吗?”

声音很是刺耳! 军官学校时代,学生犯错了,会遭教官白眼,这时候情形亦然,审查官正中下怀似的连忙说道,声音就像舔舌狩猎的猫叫。

“哦? 怎么说?”

看杨一副毫无愧色的样子,国防委员长更为光火,声音充满险恶地说道:

“你身为负责守护国家任务的军人,而且,年纪轻轻就受封提督称号,旗下大军之众,堪与大都市人口匹敌。以你这样的身份,竟胆敢藐视国家,甚至轻忽自身的责任,大发厥词,导致官兵士气低落,这种行径不是没有见识,是什么?!”

现在,你必须忍耐眼前的虚伪和无聊! ——杨的理性这样告诉他,但那声音却愈来愈微弱。

“我有话要说,委员长阁下!”

尽管心里不愿意,杨还是极力压抑声音:

“我认为自己方才的那番话可说见识独到。国家并不是由细胞分裂而形成个人,国家是结合一群具有主体意识的个人所构成的,在这些前提下,何者为主? 何者为徒? 在民主社会中是不说自明的道理啊!”

“不说自明的道理?! 我的看法略有不同,对人类而言,国家具有不可或缺

的价值。”

“是吗？没有国家，人仍可活下去；但没有了人，国家也就不存在了！”

“……这句话可真令人惊讶！你很像是极端激烈派的无政府主义者嘛！”

“不，我是素食主义者！不过，一看到美味可口肉类料理就会破戒。”

“杨提督！你是在侮辱本次的审查会吗？”

声音愈发充满险恶。

“怎么会呢？我没有这个意思。”

事实上，杨正有此意，但却没有老实承认的必要。接着杨既没有抗辩，也没有谢罪，就这样不发一语，国防委员长也无从深究，只是紧闭肥厚的双唇，觑视着杨。

“我们休息一下子，怎样？”

说话的人是方才自我介绍时不发一语的荷旺·路易。

“杨提督一定累了吧！我也快憋死了——哦！不！我也很疲倦了。能够休息一下的话，真是感激不尽。”

他的提议解救了不少人了！

休息了九十分钟后，再度展开审查。尼古拉庞提开始发动另一波攻击。

“你任用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为副官，是吧？”

“是的！这又怎么了？”

“她是去年发动反民主共和制行动的格林希尔上将的女儿，你知道吧！”

杨略微扬起双眉。

“哦？我们这个自由的国家，是和古代的专制国家一样的采取父罪子受的法律吗？”

“我可没这么说！”

“那您能做个解释吗？”

“我的意思是，为避免无谓的误会，在人事安排上应该要慎重为是！”

“您所谓‘无谓的误会’指的是什么？能不能具体说明一下？”

国防委员长默不作答，杨接着说道：

“如果是有充分证据的重大嫌疑也就算了，但至于所谓的‘无谓的误会’，本身暧昧不清，敝官认为，根本没预先设防的必要。依据法律，副官人事受到军部司令官任用权的保障，若是将最有能力、最值得信赖的副官解除任务，将有碍于军事机能的全面发展，并会使人认为这是故意造成军部损失的人事安排，这种解释可以吗？”

杨的理论具有攻击性,先发制人,逼得对方先机尽失。尼古拉庞提有两三次欲开口反驳,但苦于竭尽枯肠不得反论要领,只好望着身旁自治大学校长,向他求救。

这个叫做安利卡或奥里贝拉的男子,不像学者,浑身充满官僚气息。事实上,国立自治大学是为培育政府官僚而成立的,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奥贝里拉一定都在忙着追求秀才美名,连指尖都满溢着自信和优越感。

“杨提督! 既然你这样说,我们也不便置疑了。我们和你并非敌人,应该拿出良知和理性来,加深彼此的认知才是啊!”

听到奥里贝拉言之无物的论调,使杨大倒胃口。违逆上级也好,觉得困惑也罢,比起尼古拉庞提还算较有人情味一些。

“看到你方才的言行举止,似乎对这次的审查会有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你误会了! 我们并不为了指责你才叫你来的,而是站在你的立场替你着想,才召开审查会,所以我们需要你的合作,当然,我们也会竭尽所能帮助你。”

“那么,我有一个请求。”

“什么事?”

“如果有标准答案的范本,请给我看看好吗? 我想先了解一下各位心目中期待的答案是什么。”

刹时间,室内一片悄然,不久,怒气沸腾,满室哗然!

“警告受审者! 不可侮辱本会,严禁有损本会权威和品格的言行出现!”

国防委员长的大叫声变成无可理喻的咆哮之前,便刹时凝滞。杨心中暗忖,如果这出闹剧还有权威品格的话,一定要好好端详端详。杨保持沉默没有说出来,并不表示他畏惧、退缩或在反省。国防委员长的太阳穴浮现肥厚的血管。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不知在他耳旁说些什么,杨不高兴的瞪着他们。

审查会的第一天终于结束了,但解放了的杨还是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离开审查会杨被送上地上车被带往宿舍。

“现在去找负责招待的下士太早了吧?!”杨以用餐为由,要求外出。

“阁下! 这里已准备好餐点了,您不必特意跑到外面去吃。”

“您想跨出这扇门到外面去的话,必须得到贝伊准将的许可。”

“我不想特别去要求他。”

“不想要也得要!”

“那么,可以带我去贝伊准将那儿吗?”

“捉将到最高评议会议长的办公室接洽公务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不一定！只有这件事吗?”

“啊！就这件事而已。”

下士敬礼出去后,杨凝望着窗外有好一阵子,他知道室内有窃听器,要叫也得压低声音。

“就这样被困住了吗?”

杨把军用鸭舌帽丢到床上,然后又拿起帽子,弹弹尘埃,戴在头上。他两手交叉胸前,在室内踱来踱去。

不干！这次发誓不干了！——自去年攻占伊谢尔伦要塞以来,杨就有这种念头了。但是他愈是排拒,地位反而愈高;而加重他的责任、扩大他的权限的,不正是那些权力者吗?

自审查会解脱出来,杨觉得心情变得愉快,因为今天他在战术运用上大获全胜,彻底粉碎纷纭众说,也使那些厚颜的审查官们满脸挂彩。

不过,此番战术胜利并不代表战略胜利,若那班高官贵人放弃继续召开审查会的话可真是谢天谢地;不过,他们偏执己见,继续审查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今天忍耐已达到极限,那么,明天以后便无法再忍耐下去了,届时也只有不干了!

杨坐到办公桌前,开始构思辞呈的内容。

这时,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并没有袖手旁观。她走进女性军官宿舍的一个房间之后,便开始打电话到十四个地方,花了三个小时查出贝伊准将的住所。步出特留尼西特办公室的那一瞬间,贝伊撞见与马逊一道前来的菲列特利加。

“我是杨提督的副官,我要求和上司见面！提督现在在哪里?”

“这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我不能允许你们会面,也不能告诉你杨提督的住处!”

答案无法使菲列特利加信服。

“我懂了！审查会是指非公开的精神拷问罗!”

“格林希尔上尉！讲话请小心一点!”

“如果不是像我所说的那样,请公开审查会,辩护人同时出席,并允许与受审者会面!”

“我不能答应你的要求!”

“不能答应的理由何在?”

“我没有回答的必要！”

对方的态度盛气凌人，菲列特利加并没有因而退怯。

“那么，一部分政要对国民的英雄——杨提督施以非法无度的精神私刑一事，让新闻媒体界知道也没有关系喽？”

准将神色窘迫：

“你、你敢！你试试看！我会动用国家机密保护法，让你接受军法审判！”

“我还不到接受军法审判的程度，国家机密保护法中，并没有审查会这项规定，所以即使公开内情，也不构成犯罪！你们若是无视杨提督的人权，硬要继续召开审查会，我也会不计后果，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

“哼！有其父必有其女！”

准将口中冒出这句恶毒的话。

马逊先是一呆，接着愤怒涌上心头，菲列特利加却丝毫不动声色，不过，她那碧绿的双眸燃起熊熊烈焰！贝伊丢下这句卑鄙的话转身而去，她并没制止他。

去年，知道父亲是政变首谋时，菲列特利加便已觉悟，副官一职是保不住了；但是，那时杨却宽松宏大地逗着她说：

“你不在的话，我会很为难……”

这一句话支撑着菲列特利加直到现在，也将是往后支持她的一大动力吧！她转头面向那位同行的巨汉。

“马逊准将！虽然我不想这么做，但也是最后的手段了！我们去拜见比克古提督，听听他的意见吧！”

揉掉几十张信纸之后，杨终于写好辞呈了。他觉得无颜对尤里安、菲列特利加和卡介伦等人，但以后也不必再与特留尼西特一干人周旋了。即使没有自己，只要有伊谢尔伦要塞，帝国军也无法越雷池一步了啊！——心里这样想着，好不容易思绪平静下来。

疲倦已极钻进被窝的杨，当然不知道在数千光年外的黑暗虚空中，有一个叫秃鹰之城的要塞正在航行。神也好，恶魔也好，毕竟杨并不是神通广大、无所不知的。

第六章 没有武器的战争

I

由希斯帕尼欧拉战舰、科德巴巡航舰等共十六艘船舰组成的队伍，发现“那件事”是在四月十日。这支队伍由丁·吉布森上校指挥，离开伊谢尔伦要塞，在回廊内执行警戒任务。

“即使发现敌人，也不要轻启战端，先暂时后退，向要塞报告此事再说！”

代理司令官的卡介伦少将，对全体驻留舰队发下这道严格命令。在司令官——杨威利不在期间，他必须极力避免无谓的战争。

科德巴巡航舰的通讯兵，一面灌进数杯咖啡，一面盯着计量仪器。眼前大致尚称平和，只是很无聊就是了，除了喝咖啡，实在无以排遣寂聊。不过，不久之后，胃也难逃咖啡的刺激作用了……。突然间，通讯兵神色肃然，目光炯炯，把杯子丢向操作台的角落。

“前方空间发生扭曲！”

通讯兵报告。

“有不明物体在做空间移出！距离三〇〇光秒，质量……”

通讯兵视线凝聚在质量计上，声音哽咽在喉中，隔了数秒之后，才勉强挤出话来：

“质量……非常大……”

“报告再详细点！”

舰长咆哮起来。通讯兵大咳了两三声，才把哽咽在喉头的惊愕吐出来。

“质量约四十兆吨！不是战舰！”

这次换舰长陷入沉默了。他全身打颤，待快恢复冷静后，立刻下达命令：

“全速退后！不然会被卷进时空震！”

舰队的指挥官吉布森上校也命令全体舰队急速后退。十六艘船舰发动最高速限，远离骤生异变的宇宙空域。巨大的时空震动波紧逼在后，空间歪曲、摇动起来，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心脏。咖啡杯从操作台的一端掉落，碎了一地。他们并没有因而疏忽了搜索敌人的任务，视线凝聚在荧幕上。忽然，眼中闪过惊愕的光芒，无声的悲鸣接着响起……。

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一阵慌乱。通讯兵们的双手、视线和声带，不得片刻休息，以卡介伦少将为首的干部们监督着眼前的状况。

“可能又会与敌人交战，负责警戒的同志……”

“这个时候敌人也真够忙了！他们连超量勤务的补贴费用都要赚呢！”

当然，此时不准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但是，心中的不安却使他们无法遵守规定。不久，主接线员向代理司令官传达自吉布森上校处传来的报告。

“形状为球体，或类似球体，材质为合金及陶瓷复合材，质量……”

“质量多少？”

“质量约略估计有四十兆吨以上！”

“兆？！”

卡介伦向来沉着冷静，但一听到这个数值，心中也不免为之忐忑不安了好一阵子。首席通讯兵接着报告：

“由质量和形状判断，直径四十至四十五公里，有可能是人工天体！

“……那么，这样说来，那是类似伊谢尔伦的要塞喽？！”

卡介伦喃喃自语道，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讪笑道：

“搞不好是帝国用这种形式派遣过来的友好亲善使节哩！”

“一月份的遭遇战，算是事先的预告吗？”

卡介伦的语调颇为苦涩。己方如此，敌人有前车之鉴，自当更加小心——这个想法不对吗？

“也就是说，帝国军这次把舰队连同根据地，整个移过来了？！”

“真正令人钦佩！”

先寇布夸赞着，语气淡然，耿介正直的姆莱少将瞪视着防御指挥官的宽脸，目光略显露偏见。

“尽管这样，你也未免太小看它了！从要塞可以跳跃这件事看来，可以知道帝国军已经开发出新技术了！”

“还谈不上什么新技术啦！只是规模加大而已吧！不管是做了什么，也只算是补缺口之类的技术罢了！”

先寇布高唱着说了等于没说的异调。

“不过,令人大出意外的是,敌人的兵力相当庞大,这是千真万确的吧!”

卡介伦趁隙一针见血地指出。

“再加上杨司令官又不在,负责留守的我们,只得硬着头皮上阵了!”

卡介伦话一出口,偌大的中央指令室,立刻布满紧张的气氛,人人面面相觑。伊谢尔伦要塞易守难攻、固若金汤,他们对此虽然一向深信不疑,但现在这份信心却开始动摇了。伊谢尔伦固然经得起所有的炮击,可是,那是对方以舰炮攻击的时候,若是以近乎伊谢尔伦的要塞主炮来袭,则等级上又不同了。”

“以伊谢尔伦的要塞主炮,攻击伊谢尔伦的防御墙,何者赢?”

这虽是士兵们随口开的玩笑,但事态发展却愈来愈接近事实了。结合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和超级陶瓷的四度复合装甲,是全宇宙最坚牢的军备,不过,在这次的战争中,这句话恐怕即将成为过去式了。

“要塞炮和要塞炮交相射击……?”

卡介伦感到背脊一阵冰凉。

想像前所未见的巨大能源与能源爆发冲突,不禁令人寒毛直竖。据说,亲眼目睹过伊谢尔伦要塞主炮齐射的人,爆炸残光将永久烧灼在眼中。

“那烟火一定很壮观吧!”

先寇布说道,这句话在此时显得有失其一贯的豁达,而且也不具有任何幽默感。这种想法对于身处前线的军人而言,并非一句玩笑话就能带过的。

“事态紧急,杨提督必须立刻从首都赶回!”

甫说毕,派特里契夫准将自觉说错了话,登时一脸懊丧,因为他想到代理司令官的卡介伦。然而,卡介伦非但没有生气,反而极力表示赞同,他深自明白,自己只足以担任平时的留守司令官。

但是,超光速通讯一到达海尼森,即使杨立即赶回,距伊谢尔伦仍相当遥远。

“初步估计,我们必须抵挡敌人攻击至少四周,而且抵挡期间只会延长,不会缩短!”

“好一幅快乐的未来蓝图啊!”

派特里契夫这么说,其实心里却没有声音表现的那样轻松。司令官——这位非比寻常的司令官——人人称作“魔术师杨”、“奇积杨”的不败名将,在他不在的情况下,伊谢尔伦即将面临史无前例的挑战!颤栗挑动起全身每一根神经,皮肤寒毛直竖,冷汗浃背而流。

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的官兵，共计达二百万人，其中许多老兵如今已由新兵接替，现在，这支同盟军最坚强的部队，促使其坚强的因素，不外在于对司令官屡战不败的绝对信赖。

姆莱少将压低声音说：

"要是伊谢尔伦失守，你猜会怎样？罗严克拉姆公爵将率领帝国大军，由回廊直取同盟领土！届时，同盟将——"

完蛋了！——此时说这句话已累赘。

同盟军曾数度穿过回廊，与发动侵略的帝国军交战。

只是，目前局势已与两年前不同了。以回廊这一方的兵力而言，现在除了第一舰队，其余尽皆是没有战斗经验的新兵部队和欠缺远距离移动能力的恒星系单位警备队、火力及装甲不佳的巡防队，以及尚在编列之中的部队。

同盟的军事安全，可说完全维系于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前方有此屏障，后方才得以充裕的时间来编列部队并训练新兵。可是在这危急之秋，政府却临时召回前线司令官，开起无足轻重的审查会来！

在距离前线相当遥远的首都海尼森，只顾自身安全、只图丰衣足食的特留尼西特一派，竟又任意妄为传杨回去接受秘密审判，一想起这班政客的脸，卡介伦便怒火中烧。

在去年政变时及政变之前，情况丝毫没变，前线官兵为了保护这些官僚的权力和特权，必须舍命奔战沙场！卡介伦不禁怀疑，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

眼前唯一的挽救方法是，将杨从海尼森的审查会战场上解放出来。如果非战不可的话，杨也宁可在偌大的宇宙空间战场上，与敌军一较用兵长短。而卡介伦的任务只是在杨归还之前，维持伊谢尔伦的现况罢了。

为防最恶劣的状况发生，卡介伦已预先拟妥数项对策。战略战术电脑的情报可以随时消除，机密文件也准备完全烧毁，另外，也为超过三百万的人民安排好退路了。处理这几项措施的灵敏度及正确度是卡介伦的特长所在。

于是，超光速通讯自伊谢尔伦要塞飞速传至后方！

"四月十日，帝国军大兴入侵伊谢尔伦回廊——另挟带移动式的巨大要塞！情势危急！请求支援！"

Ⅱ

同在四月十日这天，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森弥漫着没有武器的战争

火花。杨威利在审查会上与对手周旋,他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则似乎已与特留尼西特全体政权处敌对状态中了。

他们并没有每天审问杨。以审查会首席——尼古拉庞提国防委员长为首的各个成员,均有其它职务在身,无法全心处理有关杨的事情,因此,审查会就这样时开时不开,拖拖拉拉不知何时终了。杨还经得起考验,换作没耐性的人大概早已崩溃了,或许审查会的目的并非在于审问杨以获致某种结论,而是在于延续审问动作罢了。

杨心想,他们到底打算如何收尾善后呢?假设审问的目的是在查明“杨威利的存在对同盟有害抑或无害”,在此前提下,若结论“无害”,他们自会放杨一马;若结论是“有害”,杨势必会遭受某种处分,但碍于帝国军事威胁的存在,目前仍不能没有杨。照这样看来,根本审问不出个所以然来,而审查会又不能遥遥无尽期地下去,想到这里,杨有些不悦和无聊,同时又感到自己心眼有点坏。反正他们迟早总要放了杨,比较令人在意的是对方将如何地造出此体裁来。

杨把辞呈放在衣服口袋里以便必要时随时都可以取出丢给国防委员长。审查会第一天的晚上写好之后,他准备在第二天递出,不料第二天审查会没有召开,杨好似被泼了一盆冷水,锐气大减,自此,辞呈便一直放在口袋里了。后来并非没有机会递出,杨也知道随时都可以当场提出辞呈,但觉得这样做未免太平淡无奇了,不如等到更戏剧化的场面出现时再提出来吧!

审查会一日不结束,杨便一日不得松懈,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整天被软禁在宿舍里,除了吃饭,什么事都不能做。从窗户向外望,只能看到中庭,连立体电视也没有,他想要一本书来看,虽明知道可能会徒劳无功,但还是试着求他们看看,结果不出所料——被拒绝了。那么,只好继续著述工作了。不过,上次为了写一份辞呈,用掉几十张纸,所以虽然有笔,但却没有纸了。躺在床上,一想到自己被审查会成员一个接一个审问的情景,刹时又觉得厌烦透顶。

三餐的餐点都非常丰盛,不过却和房间的陈设一样,单调乏味毫无个性可言,不能享受随性变化的乐趣。尤其早餐,连日以来菜色完全相同,黑面包、奶油、原味乳酪、咖啡、蔬菜果汁、薰肉蛋、马铃薯,还有洋葱、青椒和莴苣沙拉。这些食物堪称人间美味,营养也充足,只是对杨而言,倒缺少了一份诚意和独创性。尤其在饭后只能喝咖啡,最让杨受不了了。

这时,要是有尤里安的话,一定会为他冲泡一杯芳香四溢的锡兰红茶,在做蛋的料理时,也会稍作变化,有时做菜肉蛋卷,有时做炒蛋;即使是前晚吃剩的残肴,他也能烹调成奶汁菜饭或什锦粥,在杨眼中,他的手艺堪称天下一品。

干军人的，与其从事对文明、人道毫无助益的贱业，毋宁正式学习烹饪技巧，取得证书，对文化、社会或许更有意义一些，不是吗？这样一来，杨不就可以用退休金为尤里安开一家餐厅了……。不过，烹饪这一行铁定无法吸引一心想成为宇宙战舰舰长的少年吧！

杨就这样在海尼森虚度时日，但是他的处境和菲列特利加的劳苦一比，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就像字面形容的一样，菲列特利加正不眠不休的陷入苦战之中。

自上次遭贝伊准将刻薄斥责之后，菲列特利加便在马逊的陪同下，登门造访宇宙舰队司令部。受理的军官一派官僚作风，在规则、权限与机构间玩把戏，故意刁难菲列特利加，徒然耗费她的时间。一个名叫艾德蒙·梅塞史密斯的年轻少校，正要回家时看见她，就给了她一些方便。

菲列特利加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在军官学校担任副总长时，梅塞史密斯是他的学生，当时，德怀特还差点想将菲列特利加许配给他。菲列特利加向他致意问候，梅塞史密斯露出愉悦的笑容应道：

"有何指教？无论什么事，只要你吩咐，统统包在我身上！请代我向令堂问候！好久不见，你一点也没变哪！菲列特利加！"

菲列特利加向他道谢过后，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勤务室的门一打开，她便将梅塞史密斯的事全抛到脑后了。

"上尉！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

七十二岁的老提督劈头问道。菲列特利加没有猜错，位居制服组第二号人物的他，果然不知道杨已奉令召还首都。这次的审查会到底公不公正，已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了。

菲列特利加扼要陈述事情经过后，比克古耸动白色的双眉，沉默了良久。他并不是吃惊，而是厌烦。

"我曾犹豫了好久，不知该不该把这件事禀告阁下。若您能伸出援手，替杨解围，那我真是感激不尽！不过，假使事态恶化，搞不好会造成军部与政府之间的对立……"

"这是最令人担心的！不过，话又说回来，担心也没有用啊！"

老提督的话使人莫名所以。语气不像平素胸壑豁达的比克古，反而黯然得近乎郁闷。

"我的意思是说，整体军部已自成一系，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了，局势已无可挽回了！上尉！"

"您是说……军部内部已分裂为两派了！"

"两派！哼！就是两派——如果压倒性的多数派愿意与少数派并列共存的话！当然，我是少数派的一方。想要干什么也没辙了！"

菲列特利加倒抽了一口气，她犹豫了一会，终究还是进一步追问：

"为何事情会演变成这个地步？"

面对她的质疑，老提督不知为了什么，似乎也踌躇不决该如何作答。但如同菲列特利加不得不进一步追问，比克古也不得不回答：

"说来话长，去年救国军事会议政变是问题症结所在。经过那次政变之后，军部声望一落千丈，发言权微乎其微，这是那班政客藉以延伸势力，渗透军部的手段！他们我行我素操控军部人事，安排自己的手下到中枢部，以巩固自身的权益。去年政变之时，库布斯里本部长和我都没有参与其事，因此，提出抗议也只徒然遭人冷笑！"

自己的脸一定很苍白吧？——菲列特利加心想。话说去年政变以及政变派的代表——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现在无不成为她未来发展的阻碍。她当然不可能怨恨父亲，然而，这件事情日积月累下来，虽说心中没有怨恨，但也渐渐感到厌烦。

"因此，库布斯里提督和我现在有如大海中孤立无依的岩石，那班政客传令杨提督回首都，其根本动机仍不得而知，但他们一定认为，不管什么事也没有人敢反对，即使有也能很快摆平！"

"真不知要说什么才好……我不晓得会给您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哪儿的话?！没什么麻烦啊！只是觉得他们很令人厌恶！别再嘀嘀咕咕啰嗦不停了！事实上，这个房间搞不好有装窃听器哩！可能性高达九成以上哦！"

马逊准尉一听，巨大的黑色身躯好似浮上宇宙十公分高。老提督咳嗽似的笑了出来，迎视菲列特利加的目光后，止住了笑，道：

"我明知故说的原因有二，一来现在再自圆其说也没有用了，二来窃听记录依法不能当作证据；相反的，我们可以控告他们窃听侵害人权，当然，如果政府还把同盟宪章放在眼里的话……"

"政府不能公然破坏民主的原则，一旦有任何状况发生，我们就动用武力！"

"听到上尉这番话，真是令人欣慰啊！不过，关键在于杨提督本身，现在既已明白事情原委，我会尽所能协助你的！"

“不会给您惹麻烦吗?”

老提督这次爽朗地笑了开来。

“你特意过来这里,现在就别再挂意这件事了！我很欣赏那个年轻人,哦！不可以在当事者面前夸他！否则他会神气起来哩!”

“真的太感谢您了！您实在过奖了,我也非常欣赏比克古阁下呢!”

“我一定要说给内人听听！对了,有一件事……”

老提督脸色一变。

“刚才您来的时候,没有被人跟踪吧?!”

菲列特利加为之一惊,她望向马逊。心里一直想着杨的事情,一时大意竟没有注意这点。壮硕的黑人挺起背脊,浑厚的声音应道:

“确实的证据倒是没有,不过,有一辆地上车,行踪有点可疑。它在我们后面跟了一阵子,就在途中换班了。”

“果然是贝伊这群鼠辈干的好事!”

比克古大声嚷道,或许他是故意透过窃听器让贝伊本人听到。好个豪迈的老人家啊!

“上尉！这就是民主主义总舵处的现状啊！雨虽然还没下,但已乌云遮天了！情势将迅速恶化下去;要想挽回并非易事啊!”

“是的！我可以体会得到!”

“好吧!”

老人浑厚生硬的声音中,包含了一份温馨:

“我们可以说是好伙伴啊！世世代代皆然!”

Ⅲ

在不知所措的时候,菲列特利加决定走访比克古上将,这步棋下得很成功。比克古已应允愿助一臂之力,以其地位和声望,即使是“压倒性的多数派”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若他们没有把老提督放在眼里的话,一定早就解除他宇宙舰队司令官的职务了。

停泊在军用宇宙港一隅的瑞达Ⅱ号,没有再被监视。禁足舰内的士兵们莫名所以地恢复了自由之身,开始帮助菲列特利加的救援行动。

菲列特利加接受了比克古的好意,暂住在他家里。若是住在一般宿舍里,不仅会被窃听或监视,甚至有可能蒙受物理方面的伤害。比克古的家有专属

的警卫守护,至少他们还不至于无法无天到侵扰宇宙舰队司令官的家吧! 比克古夫人也亲切地欢迎菲列特利加。

“以后要常常来哦! 啊! 不可以这样讲! 我们要早日救杨脱身出来才对! 对了! 不要拘束,把这儿当你自己的家哦!”

“给您添麻烦,真是过意不去!”

“快别这样说了! 格林希尔小姐! 家里有年轻人,显得有朝气多了! 而且,我们家老头子啊,有个人跟他一块骂骂政府,他就很高兴了! 该感谢的人是我们才对呀!”

夫人温和慈祥的笑容,使菲列特利加心羡神往。夫妻俩结婚四十余年,彼此相知相惜的默契,在这番话里显露无遗。

经过了上述种种,这个国家并不见得完全不值“自由”之名。包括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她并不觉得这个国家和社会正急速地失去理性和宽容。

她以比克古的家为根据地到处奔走,在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件事。

一个以“爱德华委员会”为名的民间团体成立了。这个组织由反战派的人士集结而成,志在纪念于去年“广场屠杀事件”中牺牲的洁西卡·爱德华女士。委员会提出一个关于征兵不公的问题。

在政经界的重要人物中,其弟子已届征兵适龄期者共二四六〇〇〇人,以这二四六〇〇〇人为对象所做的调查,结果令人震惊! 入伍者比率不满百分之十五,送到前线的,比率更在百分之一以下。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就像那班支配阶层所说的,为实现正义,这场长期硬战非打不可,即使如此,那么为何他们不让自己的儿子加入战场? 又为何利用特权,无所不用其极大肆征兵? 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这场战争值得我们牺牲生命去打吗?”

爱德华委员会提出这个问题,特留尼西特政权却完全置之不理。政府发言人兼情报通讯委员长伯尼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必要回答”,令爱德华委员会的成员勃然大怒,而令他们感到栗然的是,没有一家报纸敢披露这项消息。

电子新闻、立体电视等,在与政治权力无关的犯罪、丑闻和关税等各种要挟下,无一不冷漠坐视爱德华委员会的活动。

上诉不得要领,爱德华委员会的成员只好走上街头,向一般市民公开事情真相。正当五千位会员要展开示威活动时,警官队立刻出动加以阻止。为避开警方阻挡的路线,他们改绕小巷子,不料,主战派团体——忧国骑士团却人

人手握特殊陶瓷制的棍棒,躲在其中伺机伏击。包括小女孩在内的爱德华委员会成员,每一个人都在忧国骑士团员的棍棒挥舞下相继倒地。这时,警官队则远远地袖手旁观,等到忧国骑士团逃逸无踪后,才赶过去将手铐铐在躺在血泊中的爱德华委员会会员手上。罪名是动乱罪。警察发表声明,指称会员们起内哄,引发流血事件,泰半的报社照单全收加以报导,忧国骑士团的名字也始终没有出现报端,整个事件就此划上句号……"

比克古的好友——政治有乔安·瑞贝罗讲述这件事,菲列特利加起初并不相信。虽然在杨和自己身上发生了许多事情,但她对民主主义的体制和媒体,仍有一份根深蒂固的信赖。

然而,这份信赖随着时日的流转,已在菲列特利加的心中开始产生动摇。即使在比克古公然帮助和瑞贝罗暗中的协助下,她的行动仍然毫无进展。瑞贝罗从荷旺·路易口中得知审查会召开的所在大楼,那是同盟军后方勤务本部的用地,比克古前往交涉,对方仍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比克古入内。透过关系者要求面会也遭回绝。从比克古家中出来到回家之前,总是有人尾随在后,好不容易逮到跟踪者,问他话,他却惴惴不安,不知在害怕什么,不愿作证回答问题。

第二次成功地逮到贝伊准将时,贝伊依旧顾左右而言它,菲列特利加看不惯他的态度,以投诉媒体做为要挟,遣料,贝伊的反应和前次大不相同。

"讲就讲啊!不过,任何一家新闻媒体都不会替你报导的!他们只会坐视不理,要不就是以冷笑回报你!"

菲列特利加瞠目逼视贝伊,贝伊神色略显后悔和狼狈,因为他说了不该说的话。

菲列特利加感到心寒。就"爱德华委员会事件"看来,特留尼西特政权似已完全掌握新闻媒体,一旦政治权力与新闻媒体挂勾,民主主义将丧失批判及自省的能力,甚而招致死亡病毒的侵害!难道,这个国家的局势已经演变至这步田地了?——政府、军部和新闻媒体,被纳入同一个统治者的手中!

她在第二天终于想通这件事。马逊准尉一看见她,便慌慌张张地连忙收起正在看的电子新闻,当然,他的举动并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菲列特利加一问,马逊只得一脸为难地拿出报纸。

新闻中刊登了有关菲列特利加的消息——她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是"去年政变的首谋者",尽管如此,她仍然保有军籍云云,以恶意的笔调批判她,甚至还指称她与上司——杨是情侣关系,而发表这篇谈话的人,其姓名、来路

均不详。报导的出处、意图，可说昭然若揭。

“满纸胡言乱语，无耻下流的报导！”

马逊愤怒不已，菲列特利加则连发怒的力气都没了。这种卑鄙低劣的说法反而使她的怒气由外放转而内敛。其中一个原因是，到目前为止仍找不到帮助杨脱离审查会的方法，只能日日在焦躁和抑郁的煎熬中度过。

但是，奇迹出现了！是日，比克古发出紧急联络，豪迈勇敢的老提督，似乎不再像平日那般沉静了。

“大新闻哪！上尉！伊谢尔伦要塞受到攻击，帝国军发动侵略了！”

菲列特利加倒抽一口冷气，还来不及从震惊中恢复冷静，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随即放声嚷道：

“杨提督可以从审查会解放出来了！”

“没错！帝国军这时成了救世主了！真是一大讽刺啊！”

讽刺也好，什么都好，菲列特利加生平头一遭对帝国军心存感激。

Ⅳ

这一日的审查会，一开始即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大抵上，杨都能平心静气地忍受，自治大学校长奥里贝拉像着了学术热似的，开始对杨开讲战争的存在意义。言论中尽是认为否定战争是充满伪善和感伤的空谈。

“提督！你是一个优秀的男子汉，又那么年轻，但你对战争的本质似乎并不了解！”

杨默不作答，他的态度对奥里贝拉满口战争长篇大论的锐气毫无杀伤力。

“好吧！战争是文明的产物，更是消除国际及国内矛盾最聪明的手段！”

这些话是谁说的？——一想到问了也是白问，杨便不予反驳。这对奥里贝拉而言，倒像是很好的解释，他更为得意地继续自己的长篇大论。

“人类是一种很容易堕落的动物，尤其在缺乏紧张气氛的和平和自由时期，最容易使人类堕落。战争产生活力与规律，唯有战争可以促使文明进步，锻练人类，提升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层次！”

“您的意见真是高明！”

杨应和的语气了无诚意。

“不曾在战争中失去生命、血肉至亲的人，或许会相信你这套说辞！”

一旦心里觉得不痛快，杨就会耍耍嘴皮，对这些政府高级官员极尽揶揄之

能事;若没有表现的机会,为了省却麻烦,杨便闭嘴静观变化。不过,这次杨却充满了斗志。

在所有的状况下,忍耐和沉默不见得是美德。在不该忍耐的时候忍耐,应该讲话的时候缄默,徒然助长敌人威风,敌人更将得寸进尺,并认定自己的利己主义可以横扫千里,所向无敌。如同过份宠爱幼儿、一任权力者骄纵无度,最后势将不得善终。

"更何况是那些利用战争牺牲别人、图谋一己利益的人,对他们而言,这种想法当然具有吸引力喽!对那些心中不敬爱祖国,却又满口国家民族大论,藉以蒙蔽他人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就在这时,奥里贝拉开始怒气冲冠。

"你!你竟敢诬蔑我们对祖国的爱是假的?!"

"各位,若像你们嘴上所说的那样关心祖国的安危,并愿为祖国牺牲的话,那么,在您下令叫他人做这做那时,何不自己率先身体力行呢?"

语气间从容不迫。

"比方说,主战派的政治家、官僚、文化学者、财经要人等可以组成"爱国联盟",一旦帝国军队来侵时,就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如何?若能从安全的首都移到最前线的伊谢尔伦要塞,岂不更好?场地还大得很哩!"

再一次的沉默中,双方的敌意明显对峙,促使对方一时无法提出有效的反论,杨也心知肚明,他毫无畏色的进逼道:

"人类各种行为中,最为卑劣无耻的是什么?——权力的拥有者和谄媚权贵的人藏身于安全的场所,歌咏战争的伟大,用爱国心和牺牲精神的名目,强制将与自己无关的人送往战场,这种行径最是无耻!为使宇宙恢复和平,在我们继续与帝国打这无谓的战争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铲除国内这种低劣无耻的寄生虫呢?

这时,连空气也变苍白了吧!审查会诸官作梦也想不到,年轻的黑发提督嘴上竟然这样毒辣。只有荷旺·路易一脸上地注视着杨。

"你所谓的寄生虫是指我们吗?"

尼古拉庞提强作镇静,但声音却高低起伏不定。

"我说的还有别的吗?"

杨不留余地应道,尼古拉庞提暴跳如雷,样子犹如膨胀起来的青蛙,手握着议事槌猛敲桌面。

"你无故侮辱本席。莽撞无耻至极!我们认为必须重新审核你的品性,审

查会只得再度延长会期!”

“我有异议——”

杨的声音被不断敲打的槌声所淹没。

“受审者禁止发言!”

“根据何在?”

“根据审查委员会首席的权限——哦!不!我不认为有说明的必要!请维护秩序!”

杨两手插腰,斗志高涨,在表情和态度间表露无遗。他决定不顾一切豁出去了,而现在正是时候!

“你不如下令退场好了!说明白点,我实在看不下去、听不下去了!没有付薪水也就算了,忍耐也有限度的……”

国防委员长手中的铃响个不停,打断了杨的话。

“喂喂!是我。什么事?”

尼古拉庞提瞪着杨,充满嫌恶的声音向话筒传去,对方的一句话令他错愕不及。他紧绷的脸青筋暴露,几度叫嚷试图辨白事情真假,不消多久,还是放下听筒,满脸狼狈地向在座的人尖声嚷道:

“暂时休息一下!各位审查到隔壁房间集合!提督暂留原地!”

杨心里明白,事情闹大了。他面无表情地看着落荒离座的审查官们,发动政变好了!不过,特留尼西特议长死掉更好!——心存这种念头的杨,似乎称不上是位绅士了。

以尼古拉庞提为中心,每张脸都面无血色。敌军大举入侵伊谢尔伦回廊!——这个消息像一无形的巨槌,重重地敲打了审查官们。

“我们连想都没想过,自己该做哪些事!?

荷旺·路易是其中唯一保持沉静的。

“立刻停止审查会,让杨返回伊谢尔伦,击退帝国军——不!为我们击退才对!”

“可是如此一来,岂不是成了朝令夕改?我们现在才开始审问他啊!”

“难道要贯彻初衷,继续审查下去?直到帝国军杀至这个行星?”

“……”

“反正也别无选择了!”

“不过,我们决定了也没用!必须请示特留尼西特议长!”

荷旺·路易以充满怜悯地目光望着表情木然的尼古拉庞提。

“那就这样做吧！只要五分钟就可以了！”

……杨数了将近五千只羊，审查官们才回到会场来。杨感觉到气氛和数分钟前迥然不同，他内心忐忑不定，这时，国防委员长对他道：

“提督！有紧急状况！伊谢尔伦要塞遭帝国军全面攻击，据报，敌人挟带推进装置，大举向要塞挺进！事态紧急，必须立即赶往救援！”

“……你的意思是要我赶回去?!”

十秒钟的沉默过后，在温和的表情和声音中，杨确定了这个消息。尼古拉庞提看起来有点泄气，但还是勉强打起精神说道：

“当然啊！你是伊谢尔伦要塞及驻留舰队的司令官，你的义务和责任就是阻止敌人侵略啊！”

“不过，我是远离前线的待审之身，态度又恶劣不堪，本当革职才是！审查会一事究竟该如何处置呢?”

“审查会必须停止，杨提督！我以国防委员长的身份、你的上司身份，命令你即刻赶回伊谢尔伦，指挥防卫与反击任务！懂了吗?”

声音听起来锐猛无比，然而，语音的余颤却显露出说话者内心的极度不安。在法律制度上，尼古拉庞提固然是杨的上司，但假使杨故意违背命令，让伊谢尔伦沦陷，那么在法律制度上，他做为杨的上司的实质权力，也将化为泡影了。

尼古拉庞提终能察觉，以自身为首的这一伙人无异于在火药库边玩火！有了国家安全才有其权力，有对方的服从才有其支配权，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植基于宇宙法则的巩固实力。

“我知道了！我会回伊谢尔伦的！”

杨的话让尼古拉庞提如释重负般地深吁一口气。

“那里有我的部属和朋友，您能保证我的行动自由吧?!”

“当然！你自由了！”

“哪知！我先告退了！”

杨站起身来，一位审查官这时对他开口说话，那是当初自我介绍时坐在尾端的男子，名字在当时便已忘记，言语间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

“如何?！杨提督！胜算很大吧！不、绝对不会没有胜算的！因为，你是无人不知的‘奇迹杨’啊！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

“我会尽力而为！”

杨淡淡应道。为了博取审查会诸官的欢心而自吹自擂、妄下豪语，这种事

杨做不出来。他的语气变得如此委婉,原因在于自己似乎已黔驴技穷,不知该接着说什么,非但如此,应该如何对付敌人,此时的他也没有明确的构想。

坦白说来,事态会演变至此地步,审查会应该负起完全责任。不过,杨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帝国军采用的是趁虚而入的战法,乐观的说,就这么回事,人类的想像能力毕竟有限啊!

要塞对抗要塞,在要塞中加装推进装置航行,这是大舰巨炮主义的一种变相。就表面上看来,还谈不上是冲击性的新战法,不过,却对同盟的权力阶层造成莫大的心理震撼,促使他们提早结束这幕闹剧,释放了杨。

如果划时代性的技术已经破坏两国间的军事均势,那么,这也正意味着一万多年以上的超长距离跳跃技术已经发展出来了——杨在心里打量着。一旦这种技术发展成功,帝国军便有可能飞越伊谢尔伦回廊,运送大批舰队和补给物质进入同盟的核心。要是有一天,首都海尼森的上空突然战舰群出,势同炽云盖日,届时,不但市民们呆若木鸡,权力阶层也只有在"城下之盟"——山穷水尽的全面埋伏——的憾恨中,束手就范了!

那时该怎么办呢?——杨想都没想过,事态已超乎杨的处理能力,届时谁能承担责任?只怕连薪水都拿不到了罢?杨的仕宦根性使他不得不如此忖度一番。

杨扶正军用鸭舌帽,装模作样地拍拍衣服上的尘埃,大步走向门口。

"对了!我差点忘掉一件重要的事!"

杨矗立门前,模样上毕恭毕敬,实则毫无诚意地向全座的人说道:

"你们特别选在帝国入侵的时机召小官自伊谢尔伦不远千里而来,关于这件事,谁该负起责任,我希望有人做个说明!当然,我是指万一伊谢尔伦没有陷落的话……那么,我告辞了!"

回过身,杨强压住几日来不满的情绪,走出房间。听了这番话,审查官们脸上的血液流量可能又将产生变化吧?!杨很想留下来仔细端详一番,但这样一来,又得在这个不愉快的地方多待几分钟,杨可不愿意这么做。

九位审查官凝然望着门开门合,有的人一脸挫败感,有的人神色不安,有的人则怒气冲冲。其中一人喃喃念道:

"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自以为是什么东西!"

褪去伪装,小吏本性显露无遗。

"他啊!一点也不像是救国的英雄!"

荷旺尖酸地应和道。

“如果没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小子,现在我们可能已经投降帝国,而且被关在政治犯监狱里了。也不会在这里玩审判游戏了！他是我们的恩人哪！我们不知感恩也就算了,这些日子以来,还这样折磨他!”

“但是他对上级鲁莽无礼、态度恶劣,难道就不过份?!”

“上级？政治家有那么伟大吗？我们对社会生产并没有多少贡献,我们只是将市民缴纳的税金,公正而有效率地加以重新分配,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然后领一份薪水,如此而已。严格说来,我们不过是社会机构的寄生虫罢了,拜宣传之赐,使人产生错觉,误以为咱们有多伟大。不过,在大谈这种论调的同时……”

荷旺的目光益发显得不以为然。

“战火的距离又拉近许多了吧！在这里穷担心又能怎样？就像杨提督所说的,敌人已迫在眉睫,却偏偏远从前线令他回来,这个责任,谁担待得起？看来,要准备辞呈的是我们,不是杨提督吧!”

十几道视线集中在尼古拉庞提身上,国防委员长肥厚的脸颊危颤颤地晃动着。召杨返回首都并不是他的本意,他只是听命行事罢了,虽然对这件事他并非全然消极。环绕在侧的男子们,已在心中为他的头衔加上一个“前”字。

V

杨步出室外,明亮的阳光静静地洒满一身,他用力伸展双手,将阴湿的空气自肺排出。

“杨提督!”

微微发颤的声音穿过他的鼓膜,直入内心深处,他转身探寻声音的主人。

“格林希尔上尉……”

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窈窕的身影停立在阳光下,她的身旁站着比克古提督和马逊准尉。

几个人终于团聚在一起了,杨心里想着,毕竟,他并不是无处可去啊!

“给您惹麻烦了!”

杨诚挚地向比克古低头行礼,老提督轻轻地摇摇手。

“要道谢就去跟格林希尔上尉说吧！我只不过才帮了点忙而已!”

杨再次转身向她：

“谢谢你！上尉！真不知该说些什么,来表达我的谢意!”

菲列特利加忍不住内心的冲动，微微笑道：

“我只是做一个副官该做的事啊！阁下，没想到竟然能帮得上忙，我真的好高兴……”

老提督的下颚稍动了一下，似乎在喃喃嗫嚅着：“两个拙于表达感情的人！”

但是，没有人听到他在念些什么。他接着对他们这样说道：

“对啦！回去伊谢尔伦可不能空着手啊！要准备的东西可多着呢，大伙先去吃个午餐吧！但愿在咱们吃饭的时候，伊谢尔伦还挺得住！”

这项建议蛮周到的。

在“白鹿亭”餐厅，乔安·瑞贝罗等候一行人的到来。身为在野政治家，他总是尽量进入军事设施。杨对他的帮助言谢过后，瑞贝罗也表示了祝贺之意，接着，瑞贝罗神情肃然地说道：

“国民对政治已逐渐失去信心了，值此时期，所幸还有一位兼具实力与声望的高级军人，就是你，杨提督。对民主共和政体而言，这种现象相当危险！可以说是培育独裁政治萌芽的温床啊！”“您的意思是说，我是温室中的花喽！瑞贝罗阁下！”

杨开玩笑地应道，瑞贝罗却面不改色地接着说：

“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杨提督！在未来的历史中，很难保证你不会成为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第二啊！”

“……等等！”杨连忙打断他的话，虽然他经常被人家曲解本意，但这次可能是其中层次最高的。

“瑞贝罗阁下！我可不想成为权力阶级，如果要的话，去年政变爆发之际，机会多的是哩！”

“我也这样认为。不过……”

瑞贝罗语重心长地说到一半，抑郁的视线凝望着黑发的年轻提督。

“人都是会变的！五百年前，鲁道夫大帝是不是一开始就有野心想做专制者？我很怀疑！在掌握权力之前，他或许有一点独善其身的观念，但可能不是一个热衷理想和信念的改革者。在取得权力之后，一切都改观了，先是全面性的肯定自我，继而过度膨胀，无止境的狂放于自我神格化的迷梦中！”

“您的意思是说，我若掌权也会变质？”

“我不知道！只是担心有一天，你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不得不重蹈鲁道夫的覆辙——祈祷这一天永远不会来！”

杨沉默不语了，他想问瑞贝罗，该向谁祈祷呢？不过，答案可能不会令人满意吧！瑞贝罗一向被评为良心派政治家，他对杨说了这番忧心忡忡的话，使杨心情恶劣到极点。瑞贝罗饭都没吃便先行离去了，此时，杨内心不免兴起归去来兮的感叹，菲列特利加和比克古也心有戚戚焉。当然，他们对瑞贝罗仍然心存感激，只是像他如此悲观的男子，似乎与此时此地格格不入。

享用了以烤鹿肉为主菜的大餐后，杨还把附送的水果冰淇淋吃个精光，才心满意足地起身正待离去，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意外的人物出现了！原来是先前在审查会与他针锋相对的尼古拉庞提。

“杨提督！你身为公务人员，站在维护国家名誉的立场上，有关这次审查会之事，请你在对外发言时，尽量避免矮化国家的形象！”

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心中不住纳闷——人类竟是这般厚颜无耻吗？杨穿上外套，站到他面前答道：

“照您这么说，表示您也承认这次针对我而召开的审查会，实有损国家机构的形象喽?!”

这个反而令尼古拉庞提招架不住，“算了吧!”他心灰意懒地暗忖道。为了美化特留尼西特的形象，他不得不忍辱前来，要求杨对此事三缄其口。

“我只是尽一个公务人员应尽的义务罢了，不过，相对的，身为公务人员，我确信你在尽义务的同时，也有要求的权利!”

“……确信与否是委员长您的自由，我不想再提审查会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该好好想想如何打赢这场战争了!”

甫说毕，杨转身走出餐厅，方才吃下的大餐仿佛开始在胃里发酵了。海尼森行星的自然是如此美丽，但当人类占据地表之后，一切便为之改观了。净想着他们的事又有何用？还不如研究如何赢得战争胜利来得实际些。

“若是莱因哈特·罗严克拉姆公爵还好，我可不想输给他的部下呢……”

“无论如何，咱们同盟政府老喜欢掣手掣脚，又老是自不量力地打硬仗，真是伤脑筋啊！比克古提督!”

杨认为这种说法已算客气了，自攻占伊谢尔伦要塞以来，杨经常是在战略运用多方受限下勉强作战的。杨很希望政府能让他在战场上放手一搏，这虽然与他厌恶战争的个性相矛盾，但的确是他内心的一大愿望。

“没错！不过，不管那些家伙打算怎样，这次是非战不可了!”

“您说得对！不管怎么说，伊谢尔伦总是我的家啊!”

杨并没有刻意渲染自己的感性，因为他不属于生活在陆地的人。

虽然他生于首都海尼森，但五岁时，母亲便去逝了，六岁随着父亲——杨泰庞住在恒星商船上。十六岁时父亲亡故之后，便搬进军官学校宿舍，在这十年间，他从未在陆地上连续居住达一个月，这也是亚列克斯·卡介伦笑称“杨的双脚从不着地”的原因所在。尤里安也在场，他此时只觉得世上所有他所关心的人，都已齐聚一堂了。

“上尉！咱们回家吧！”

他对美丽的副官说道。

第七章　要塞对要塞

I

“四月是最残酷的一个月”——古代有位诗人曾这样咏唱。对伊谢尔伦要塞的官兵们而言，宇宙历七九八年四月，可说是多灾多难的一个月。不但司令官不在，还面临大敌压境，陷入孤立无援的苦战当中。

“那时大家人心惶惶，只因为杨提督不在……”

尤里安在事后如此向菲列特利加说道。

“不过，相反的，在杨提督回来之前，要先稳住阵脚才有用啊！大家都有这种想法，伊谢尔伦才有救。嗯……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司令官不在，大家并不恨敌人趁虚而入，但政府在此时传令杨到后方，却令绝大多数的人大为震怒！”

士兵们可以痛快淋漓地臭骂政府，高级军官却不行。杨不在期间，由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代理司令官一职，其他尚有要塞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少将、参谋长姆莱少将、驻留舰队副司令官费雪少将、驻留舰队的古严少将和亚典波罗少将、以及副参谋长派特里契夫准将——由这些人组成指挥小组。由于位列同一阶级者较多，因此，必须采集团指导形式，担任司令官代理人的卡介伦，也只是同格者当中“比较级的第一人”尔尔。

也就是说，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关系图中，司令官杨上将身居最高峰位置，其他高级军官则在外围形式第二波高山。坐二望一的人选目前仍然没有，银河帝国军的总参谋长——奥贝斯坦如果知道这件事，一定会说“组织尚称健全”吧！

眼前有一个微妙的问题，即现任司令官顾问的“客座提督”——梅尔卡兹的角色定位。在银河帝国时，他官拜一级上将，内战失败亡命至同盟后，只受

到中将待遇，连降二个阶级；现在的同盟军没有统帅，也没有一级上将，连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也只是上将而已，因此，不可能授予亡命者以其相同的阶级。

但是，身为中将，他的阶级却在卡介伦等人之上，杨不在的时候，他若以自己的阶级身份，要求相对的权限，势必会造成组织大乱。然而，梅尔卡兹对于自身的立场——“新来的客将及亡命者”——划分的很清楚，行事审慎，节制有度，他人未征询意见时，自己绝不多说一句。

梅尔卡兹的副官贝伦哈特·冯·舒奈德，在这方面则略显不足。他就是劝梅尔卡兹亡命同盟的青年军官，在帝国时，官拜少校，现为上尉待遇，由于上级被降了二个阶级，他也要求自己应该被降二级，成为中尉，但杨威利却以一句“这个阶级如何？”来回应他。杨本认为，没有必要连舒奈德也降级，可是，杨眼中这位洁身自爱到近乎有点“洁癖”和顽固的舒奈德，却坚持与上级同进退，杨不得已只得妥协降他一级。

而舒奈德劝梅尔卡兹亡命同盟的用意，并非为图安稳生活，身为军人，他想做点有意义的工作，过得更积极一些。在此同时，姆莱少将则认为杨司令官过于礼遇亡命的客将，而且与他持相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因此，杨不在的期间，伊谢尔伦的集团指导体制能否顺利运作，令许多人惴惴难安。

“四周！只要熬过四周，杨就回来了！”

卡介伦强调。他只能这样给自己打气，同时也鼓舞官兵的士气。他在行政处理方面的盛名和实绩，人人有目共睹，信赖有加，但当危机迫在眉睫时，他在执行实战指挥官一职的能力上，则又另当别论了。

现在，卡介尔再次强调一点：

“不可以让敌人得知杨不在的消息！”

敌人若知道杨不在，必定军心大振，加强攻势，更糟的是，敌军还可能使出杀手锏，半路拦截将他俘虏。

“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在杨返回之前，守住伊谢尔伦，在战术上，以防御为主，随时应付敌军的攻势。”

会议室中，卡介伦说道。幕僚们你看我，我看你，他们虽然不满这种有失独创性和积极性的作法，但除此而外也别无选择，这是不容置辩的事实。

“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固然好，但未免过于消极了吧！而且反过来还会招致敌军的猜疑。”年轻的亚典波罗说。

先寇布应道。

"你说的也没错,不过,这样做可以使敌人误以为是杨司令官在故施策略呀!"

"若敌人不这么想呢?"

"那么,咱们辛辛苦苦打下的伊谢尔伦,只好再度落入帝国的手中喽!"

亚典波罗正欲再辩,这时,通讯官发出能报,帝国军的要塞传出通讯电波。刹时之间,卡介伦眉头深锁,他下令电波对准敌军通讯网络,所有幕僚人员均移至中央指挥室。

一个辅助荧幕接受到电波,一位身穿帝国军提督制服的男子,出现在画面上。男子身形壮硕,为一壮年军官,予人气慨威武的印象。

"叛军! 哦……各位同盟军! 吾乃银河帝国军秃鹰之城先遣部队总司令官——坎普上将,战火即将点燃,我要奉劝各位一句话,可以的话,尽快投降,不过,我想你们大概不会这么做! 那么,各位只有在战火中自求多福了!?"

"作风古板,但称得上堂堂男子汉!"

尤里安的身旁,先寇布喃喃念着。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像花岗岩般的风格,令尤里安大为折服。这位身经百战的勇将,武功彪炳,全身散发着英武气势,尤里安心想,杨若站在他身旁,充其量也只像个初出茅庐的副官而已。当然,他并没有轻视杨的意思。

——后来,有人问尤里安对于他的监护人——杨威利有何看法时,尤里安答道:

"……嗯…表面看来并没那么伟大,在众多威风凛凛、相貌魁伟的军人当中,他一点也不显眼。他就是这种人……"

"伊谢尔伦没有回音!"

通讯官来报,坎普点点头。

"有点可惜啊! 很想一睹杨威利这个男子的庐山真面目,不过,身为军人就该有军人的作风,也许应该以实力和他一较长短吧!"

伊谢尔伦没有回音,是因为他们不想让帝国军知悉杨不在,帝国军也无从得知此事。—"要塞主炮填满能源!"

坎普声音发自丹田,下达命令。

秃鹰之城要塞的主炮是X射线光束炮,光束波长一百埃,输出达七四〇兆瓦,只要被击中一发,再大的战舰也将化为乌有。能源显示盘由白转黄,再由黄转橙时,炮长官报告"能源装填完毕"后,坎普雄浑有力的声音下令道:

"发射!"

下达命令的同时,数只手指按在数个按钮上。

十二道白热光束由秃鹰之城射向伊谢尔伦,看起来如有实质感的固体,在短短二秒内,征服六十万公里的距离,刺穿同盟军要塞的壁面。

能源中和磁场欲振之力,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材、结晶纤维及超硬陶瓷合成的四重复合装甲,勉强抵抗数秒之后,终告失败。光束刺穿要塞外壁直达内部,周边的空间在瞬间燃烧起来。

爆炸发生。

震动和轰隆巨响摇撼整个伊谢尔伦,中央指挥室的要员们全部站起身来,其中也有人失足,摔倒在地。紧急状态的警铃声大作!

“RU77 区破损!”

通讯兵的声音也显得那样凄厉!

“调查损毁状况!救出伤患!快!”

卡介伦站着下达指示。

“77 区里没有生命反应!全部罹难!共有四千名士兵卡在炮塔和兵器库中……”

通讯兵举手拭去额头冒出的汗水。

“现在不可以修复外壁!破损区域必须放弃!”

“不可以放弃!封闭 RU77 区!下令全体战斗人员穿上宇宙服,还有,非战斗人员不得进入面向外壁的区域!状况紧急,立刻动作!”

先寇布快步走向卡介伦。

“代理司令官!可以反击了吧?!”

“反击?”

“不反击不行了!再这样下去,等敌人发动第二次攻击,我们只有坐以待毙了!”

“但是,看看现在这一切!”

胆识过人的卡介伦也恶脸相向。

“双方同时发射主炮攻击,最后只有同归于尽哪!”

“是的!两边要塞主炮彼此攻击,只有同归于尽一途!但我们要让敌人领教同归于尽的可怕,才可以使敌人停止发射主炮啊!一旦双方都无计可施,我们才得以拖延时间!现在绝不能让敌军发现我们的缺点!”

“我知道了!就这么办!”

卡介伦下令炮官:

“雷神之锤！装填能源！”

光速在指挥室中奔驰。

“雷神之锤”是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输出达九二四兆瓦，凌驾秃鹰之城之上。这座要塞在帝国军手中之时，同盟军前后共有六次大举来袭，每一次都大量折损官兵和舰艇，帝国军也每每发下豪语：“用叛军士兵的尸体铺满伊谢尔伦回廊！”

“能源装填完毕！瞄准点固定！”

卡介伦吞吞口水，举起一只手。

“发射！”

这次，巨大的光柱由伊谢尔伦射向秃鹰之城，像纸一般刺破能源中和磁场和复合装甲，引起内部爆炸。白色小小的光泡迅速涌现，伊谢尔伦的人可以从荧幕上看到这幅景象。这些光泡是以抵过数十艘战舰同时爆炸所产生的能源浪涛，在一瞬间，秃鹰之城也损失数以千计的生命！

Ⅱ

这场惨烈的主炮发射战，是要塞与要塞对战的第一幕。双方都造成重大的伤亡损失，心理上的冲击更为严重，这时，对方已开始畏惧使用主炮的杀伤力了，这方攻击，那方反击，最后只有同归于尽！他们的目的在于获胜，因此，寻求同归于尽以外的办法。

“接着应采取什么策略才好呢？

卡介伦一脸疲惫地望着幕僚们，姆莱少将答道：

“有个办法，出动舰队，以舰队战一决胜负，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贸然出动舰队，徒然成为主炮的饵！”

“然后呢？”

“现在，周边空域充满电磁波和干扰电波，但是，通讯和索敌都必须仰赖光学原理；趁此空隙，用小舰艇将步兵部队送进敌区，潜入进行破坏工作，这是我的构想！”

“嗯……防御指挥官的看法？”

被指名询问的先寇布，指尖弹着空咖啡杯。

“参谋长的确高见！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我们不能静待敌军出来，必须同时采取同样的策略！”

“……梅尔卡兹提督的看法?”

卡介伦一说,舒奈德上尉眼中闪过比梅尔卡兹本身更为得意的神采。此时,紧急联络的铃声响起,卡介伦拿起听筒,说了两三句后,望向防御指挥官。

“第二十四炮塔传来的报告,炮塔附近的要塞外壁上,敌军步兵部队开始降落,落点位于死角,无法攻击!我方也必须动员步兵部队,先寇布少将!偏劳你了!”

“敌人攻打策略竟然如此迅速!”

先寇布叹口气,叫唤凯斯巴·林兹上校,在先寇布晋升将军之后,他便成为威名远播的“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褪色麦穗般的头发,碧蓝的眼睛,是一个身体健壮的青年。

“准备肉搏战!状况危急!由我直接指挥!”

在命令的同时,先寇布已大步走出去。

“喂!防御指挥官不需要亲自参加肉搏战啊!待在指挥室!”

卡介伦大嚷,先寇布头也不回。

“我去做点运动,马上就回来!”

和行星的重力圈比起来虽然微不足道,但伊谢尔伦也有重力圈,范围自外壁至上空十公里处。在要塞回转的惯性作用下,外壁上当然是一有重力的世界,同时也是一接近绝对零度的真空世界,在这里开辟战场,环境相当特殊。

这里现在已成为两军步兵部队激烈冲突的战场,入侵的帝国军是第八四九工兵大队和第九七装甲掷弹兵连队,前者在要塞外壁装设小型镭射水雷的同时,后者担任掩护。

伊谢尔伦要塞外壁的表面积达一一三〇〇平方公里,设有许多索敌系统、炮台、枪座及舱口,彼此互相监视,然而并非全无死角,入侵者便利用死角渗透。

帝国军的士兵陆陆续续降落外壁,为数超过一〇〇〇人时,同盟军开始迎击。

镭射步枪闪光四射,两个帝国军士兵应声倒下。由先寇布直接指挥的同盟军,向措手不及的帝国军袭击过来,他们从舱口跃出,利用炮台的阴影移动,扫射着镭射枪。帝国军状极狼狈,但仍还以颜色。在相对角度上,镭射未必是有效的武器,装甲服若经镜面处理,即使中弹,子弹只会反射弹开,因此,十八口径至二十四口径无后座力式自动步枪,此时倒出乎意外地成为强有力武器,弹道追循直线虹光,夺去士兵们的视线。彼此距离愈近,原始的肉搏战愈为激

烈,高密度碳素结晶制的战斧、长而大的超硬陶瓷制战斗刀,凶狠地吸吮敌人的血。

战场上的杀人技术是一种洗练的艺术——很少人会有这种感觉,但华尔特·冯·先寇布就是其中之一。他原本单手使用全长八十五公分的战斧,现在两手纵横挥舞,向前杀出一条血路。单以威力或速度来看的话,在他之上的敌军比比皆是,但同时拥有二者、招招痛击敌军致命伤的攻击效率,则无人能出其右。先寇布在混战的乱流中移动,使出雄浑臂力,挥动战斧,在千钧一发之际,击向突袭而来的敌兵,在敌人没有设防的喉头和关节处,准确挥下毫不留情的利斧。

帝国军第九十七装甲掷弹兵连队陷入不幸与险恶的苦战之中,如果他们的对手不是"蔷薇骑士"连队的话,现在或许还有还击的余地,但他们只为"同数的兵力下,蔷薇骑士无人能敌"一说,徒然留下见证。

帝国军死伤惨重,处于被半包围状态,当他们穷促外壁一隅时,在送他们前来的登陆舰庇护下,数艘军座式战斗艇——王尔古雷一跃齐出,紧急下降,在同盟军的上空俯冲袭至。

王尔古雷发射的光束无法穿过外壁,但贯穿同盟军士兵的装甲服则绰绰有余。在此同时,对人飞弹扫射而下,眩目的闪光如汹涌的漩涡,袭卷各处,被撕裂的人体在宇宙中飞散。王尔古雷一面大肆杀戮,一面伺机提高速度,正欲脱逃时,对空舱座突然发出无声的咆哮,被光子弹击中的王尔古雷一个踉跄,失去速度,撞向外壁爆炸开来。

一片混乱中,先寇布命令部下发射信号弹,信号弹发出白色的光芒,"蔷薇骑士"连队开始陆续自舱口撤回要塞内部。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肉搏战斗渐渐接近尾声;帝国军一方亦然,暂时停下战斗行动,救回生存者,然后撤退,但无情的对空炮火依然弹如雨下,死伤更形惨烈!

先寇布卸下装甲服淋浴一番,冲洗掉身上的汗水后,回到指挥室。

"三两下就把他们打回去了!我方才说的办法怎样?把士兵和步兵送进去试试看!"

"不行!不可以那样做!"

姆莱参谋长嚷道。

"为什么!参谋长!"

"阁下俘虏了几个敌人的士兵,如果相反的情况发生,该怎么办呢?要是我军士兵被捕,在拷问招供下,抖出杨提督不在的话……"

“的确啊！有这个危险！”

先寇布点点头，不经意地露出锐利的眼光。我方抓拿了俘虏，敌军呢？宇宙战斗中，战死者和俘虏有时毫无差别。尸骨无存是常有的事，因此，只能算在未归还者之列。

卡介伦歪着头。

“我方的人没有被俘虏吧？先寇布少将！”

“但愿没有啊！不过，要是……”

“怎样？”

“从现在开始该怎么做？我们不能命令士兵，一旦被捕，说只有死路一条！战场上，一两人被捕是难免的，不可能避免！”

“那怎么办？”

“把这个秘密向外泄漏！这样做反倒不失为上策。设下陷阱，看敌人反应如何？”

“不！再仔细研究敌军的阵势一下！我们贸然耍个小花招，万一弄巧成拙，捅出纰漏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卡介伦举棋审慎自有其道理。先寇布明白他的用意，看看荧幕上的敌军要塞，肩头微微一耸。

“话是这么说，第一波攻击是胜负立见的大招术，第二波攻击是小招术，第三波攻击该采取什么手段呢？……”

没有人作答，大家打从一开始想都没想过这个问题。先寇布环视室内，走近他的射击学生，拍拍他的肩膀。

“尤里安！现在该好好睡觉去喽！因为，到时候可能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哩！”

秃鹰之城要塞的中央指挥室里，荧幕上映现着相距六十万公里的伊谢尔伦要塞，总司令官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与副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中一面注视着荧幕，一面交谈着。

“工兵队失败了吗？咳！有什么办法?！如果事态像预期中的那么顺利，我们就不用吃那么多苦头了！”

“对方毕竟是杨威利啊！连罗严克拉姆公爵也对他另眼相看呢！”

“杨威利?！那个男子可是个逃跑高手呢！前年，亚姆立札会战正待开始时，就被他狡猾溜掉了，那家伙分明赢了，却不逃走，真是个奇男子！”

“奇妙的男子?！……他究竟运用何种奇策呢？实在难以判断哪！”

"不能再等了！先下手为强，那件事的准备完成了吗？缪拉！"

"完成了！要开始了吗？"

坎普点头示意，霸气满满的视线投射在伊谢尔伦要塞的影像上，刚毅的下颚，自信的微笑绽放开来。

Ⅲ

紧张与不安加速了每个人的心跳，时间一分一秒地溜过。工兵队任务失败之后，帝国军长达八十小时的攻击行动，才告段落，敌军犹如饱餐过后的猛狮，正在秘密潜伏行动中。

"敌军没有进一步采取行动，在打什么主意呢？"

焦虑的声音仍可闻见，不过，伊谢尔伦指挥部的方针即在拖延时间，敌人的攻击行动停顿下来，对他们可说正中下怀。

"杨提督一分一秒地接近伊谢尔伦，我们也一分一秒地接近胜利了！"

派特里契夫准将对士兵们说道，这段话的前半段，大家咸表赞同，至于后半段，却未必得到全面的支持。因为在杨提督赶来救援之前，伊谢尔伦或许早已沦陷了；身处前线的士兵心理大多喜好乐观而非悲观，将击退逐离外壁，这个事实才是提振士气的主要原因。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没有任何凶兆，就像一闪而过的影片镜头，沉静的局面一转动荡起来。通讯兵确认自己的知觉正常后，秃鹰之城放射的光棒早已刺穿虚空。

"能源波急速接近！"

还没说完，外壁已被硬X射线光束炸裂，要塞动摇，内部连续发生数起小爆炸。声响如巨雷轰顶，中央指挥室里，人人的心跳急剧加速。

"第七九九炮塔损毁！没有生还者——"

"LB29区破！死伤众多！"

通讯兵的叫声近乎悲鸣般此起彼落。

"放弃第七十九炮塔！立刻救出LB29区的受伤人员。"话一度中断。

"雷神之锤！准备齐射！"

卡介伦下达命令，事实与内心不住地交战。他以为帝国军已放弃主炮战，没想到自己太乐观了！此时，若有人批评他那极端被动的指挥方针是错误的，他也只能甘之如饴了……。

数秒后，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开始向秃鹰之城喷吐报复的烈焰。白热能源的獠牙咬裂要塞外壁，五光十色的火焰在空中张牙舞爪，又过数秒数，另一波报复的光束卷而来，摇动、爆炸，接着轰声巨响……”

“他们已觉悟要同归于尽……?”

忽而看着荧幕，忽而看看侦测器，派特里契夫呼吸急促地说着。卡介伦咬着嘴唇，默不作答，精神回路的一部份已经搅乱了，一股奇怪的失调感自体内涌现，总觉得什么地方怪怪的，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呢?

突然，天花板发生弯曲，三半规管全速运转，以防卡介伦和先寇布跌落。随着乱流的咆哮，两三个侦测器的画面变暗，通讯兵歇斯底里地惨叫起来。

“壁面被炸开! 爆炸! 不是光束攻击，研判是镭射水雷!”

“敌军舰队逼近后部!”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卡介伦大惑不解地嚷道，但不消片刻，他便理解一切了。是声东击西，实力相当的要塞主炮彼此炮轰，目的在掩护舰队的出动和工兵队的活动，亦即掩护作战。为什么当初没想到这点呢? 他厌恨地诅咒着自己的粗心大意。

另一方面，战舰伦贝克包围住伊谢尔伦要塞的后方，舰桥上，缪拉嘴角浮现会心的微笑。

镭射水雷将外壁的一部份炸成一个巨大的洞，直径长达二公里，形成一锯齿状边缘的黑色深渊，状似一巨大食肉兽充满血渍的口腔。

奈特哈尔·缪拉下令出动二千架王尔古雷，他们掌握伊谢尔伦重力圈内的制空权后，运载五万名装甲掷弹兵的登陆舰立时开拔，在洞口四周放下他们。装甲掷弹兵由此侵入要塞，与外部的攻击行动内外呼应，进而占据发令室和管制室。即使无法占领，至少也足以破坏要塞内的通讯设施和运输系统。

“这样一来，伊谢尔伦要塞和回廊就是我们的了!”

警报器和信号器竞相争鸣，声声刺耳，尤里安走在传动带上，向单座式战斗艇斯巴达尼恩的专用港快速前进。他刚才被邀至卡介伦家里，与三位女士共进午餐，卡介伦不能离开中央指挥室，又担心家人，因而私下托尤里安前去。对于这种程度的公私混淆，尤里安尚能接受，因为，若要认真计较的话，卡介伦大可以把家人迁至首都，或搬到要塞内最安全的地方。午饭吃到一半，尤里安抓起军用扁帽，飞也似的离开卡介伦家。

“尤里安哥哥! 小心哦!”

莎洛特·菲莉丝的余音缭绕耳际。“多可爱啊! 如果能有妹妹的话，就要

像她那样！”尤里安心想。有一次，杨故意逗尤里安——“十年后，你二十六岁，莎洛特十八岁，是不是很配啊？！”尤里安也不甘示弱——“提督现在三十一岁，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二十四岁，更配也！”杨一听，只得露出苦笑，赶快把话题岔开。尤里安常想，要到什么时候，提督才肯说出心里的话呢？他也常常幻想，如果自己现在是二十六岁就好了……。

“小子！现在要出动吧？”

阳刚的声音自耳畔响起，此时的状况，感受不到危机的四伏的压力，因此，那声音听起来特别精悍。尤里安止步，转头望见年轻的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少校的身姿。他也可说是尤里安的斯巴达尼恩空战技术老师。

杨一会儿说先寇布好，一会儿说波布兰好，想替尤里安请来一流的教师，但是，他们两人在伊谢尔伦韵事频传，风流之名不迳而走，或许因为如此，尤里安才不想师法他们吧！

“少校！慢走啊！”

尤里安说道，却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可能中午的时候，又跟某一个情人共渡一段甜蜜时光了吧？看看少年的表情，击坠王笑了笑，手凑到鼻头，嗅嗅香水的芬芳。

“小子！这就是人生的——嗯！不！生命的芳香啊！你现在就该懂了……”

尤里安还来不及对他的话发表感想，两人已来到港口区域。在机房，上斯巴达尼恩自空气闭锁舱进入跑道区域，全身裹着密气服的整备兵向他们挥挥手，除了驾驶人本人，，他们也希望机里的人都能生还。

自高速航行中的母舰起飞时，可以利用惯性原理，但从伊谢尔伦要塞起飞，必须先滑行一段。跑道宽幅五十公尺，长二千公尺，舱门高十七点五公尺，一出跑道的末端，可以看见前面远方的光点。驾驶人称它为“死神的白眼”。

“二十八号机！进入航道！配合信号起飞！”

管制室的声音自耳机中传来。

“一到外面要特别小心！”

这是管制室对新兵的一番好意。

“去吧！”

数十秒后，尤里安的爱机自“死神的白眼”跃向虚空之中。

“威士忌、伏特加、莱姆、萍果杰克、雪利、可涅克，各中队集中！”

波布兰在操纵台传唤部下。

“好了！不要胡思乱想了，要保护国家，就不可以想别的事，要想就想那个为你痴迷的美丽姑娘！祈祷自己能活着回来看那位美丽女郎的笑容。只要想着她，遭妒的神嫉恨也无所谓，反正还有快乐的恶魔保护我们！懂了吧?!”

“懂了!”

全体部下齐声应和。圆圆的头盔下，年轻的击坠王破颜一笑。

“好！跟我来!”

应不应该出动舰队？卡介伦尚未决定。费雪、古严、亚典波罗纷纷来报“出动准备完成!”固坐要塞，束手旁观战况，是宇宙单舰乘员最痛苦的一件事！

一旦形成混战，帝国军也不愿因发射要塞主炮，而危及己方的士兵，因此，显而易见的，舰队决战的可能性极高。但问题是，卡介伦现在仍无法准确抓住出动的最佳时机。

“九点半方位！敌军战舰!”

“第二十九炮塔！迎击!”

报告和夹杂交错，充塞官兵们的听觉。隔着一层墙壁，仍然令人难以置信外面是一个寂静的世界，虽然室内保持十六点五度 C 的适温，但不可思议的是，人人依然汗如雨下，浃背湿透。

先寇布少将几乎每隔一分或一秒，便发出迎击指令，他向值班士兵招招手。要塞防御指挥官对紧张过度的士兵说：

“给我一杯咖啡！半匙砂糖，不要牛奶，冲淡一点!”

年方十几岁的值班兵听得一楞一楞，先寇布悠然而笑。

“搞不好这是生命中最后一杯咖啡哩！拜托你罗!”

值班兵自中央指挥室飞奔而去，卡介伦体力透支，疲倦得面无光泽，但还有开玩笑的力气：

“还记得交代咖啡的口味，可见你还不要紧哪!”

“对啊！凡是女人和咖啡的事，到死也绝不妥协!”

两人相视抿嘴一笑，这时叫声扬起。

“代理司令官!”

卡介伦循声望去，原来是客座提督梅尔卡兹。亡命的客将，垂老的脸上浮现沉静的决意，先寇布兴冲冲地望着这位帝国军的老将。

“请暂将舰队的指挥权派给我！我想我可以使情况好转一些!”

卡介伦没马上作答，他知道这件事早晚都会来的。

“……就交给你了，请你奋战。”

Ⅳ

浅黑色皮肤,黑黝而粗的头发,中等身高但体格魁梧,双颊及嘴角上蓄着胡鬓,脸形有棱有角——这是杨的旗舰休伯利安的舰长——亚塞道拉·沙其安中校的轮廓图。他在指挥舰队的能力方面,仍属未知数,但在领导一艘舰艇的才华方面,不论统率力或运用能力,均属无懈可击;在多次艰危的战争中,杨之所以能够专心一志指挥全体舰队,是因为杨很放心将旗舰行动交予沙其安全权负责。

在欢迎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提督及舒奈德上尉上自己的舰艇时,这个精悍的军舰强人,两眼目光炯炯瞪着他们,以毫不客气但又不失礼数的口吻放言道:

"这艘舰艇,除了杨提督,其他人我一概不以司令官之礼欢迎他! 不过,我自然知道自己的职责所在,请下命令吧!"

他的态度率直,梅尔卡兹并未感到不悦,他对所有的高级军官都是这样直来直往。

代理司令官卡介伦少将秉持的基本方针,是采取守势以待杨提督赶来救援,但这样做正确吗? 他自己也不禁怀疑。而且,这个方针对战术运用有否助益,责任也在自己身上。眼前当务之急须先清除企图登陆要塞的帝国军。请益大家的意见吧……"

"我支持梅尔卡兹提督。"

费雪少将说。

"我支持杨提督;而杨提督支持梅尔卡兹提督,所以支持梅尔卡兹提督吧。"

亚典波罗少将提议。

"支持梅尔卡兹提督是必要的。"

古严少将说。

由于梅尔卡兹态度谦冲自持,因为普遍博得大家的好感。

值此之际,帝国军的王尔古雷部队虽然保持战况优势,但要完全取得制空权则尚言之过早。同盟军的斯巴达尼恩部队,出乎意料的顽强! 尤其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麾下的六个中队,战法玄妙出奇,堪称变化万千的恶魔!

波布兰对自己的空战天份,向来信心十足——而这也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在这方面的天份无人能及,所以,在他彻底的训练灌输下,部下们个个深谙三机为饵,引敌军的王尔古雷上当,其余二机再从背后同时来攻,所谓三机一体的集体战便是使用这类的战法。在具有匠气的王尔古雷驾驶员眼中,这种战法无异于“卑鄙!”尽管如此,战果却相当辉煌,而且,波布兰自己更常单枪匹马过关斩将,杀敌无数,可谓无往不利。

话虽如此,就全体战况而言,帝国军仍处于压倒性的优势地位,因此,缪拉迫不及待地回到秃鹰之城,报告这个消息。坎普一听,兴奋地说:

“这个回廊可以改名了!改叫秃鹰之城回廊吧!或者,取名为坎普 = 缪拉回廊,也是不错哩!”

缪拉双眉微微耸动,印象中的坎普即使在开玩笑时,也不轻言大话,他一向是一位懂得分寸、值得尊敬的武将,但是,现在年轻司令官眼中所看到的坎普,不是精神昂扬,而是一反常态,轻浮且欠缺自制。除了故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之外,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绝不容许部下如此招摇个人的名誉……。

回到旗舰后,缪拉稍微变更作战计划,他一直在等王尔古雷部队取得要塞重力圈内的全面控制权,但没想到反而担搁更多时间,因此,鉴于同盟军舰队不可能出动攻击,他打算封锁主要港口的出入口。用无人操纵的六艘驱逐舰大胆突破冲入,在战术上应能创下佳绩;缪拉并非此时此地才想到这招,其实它在心中早已酝酿许久,不过,他考虑到若在攻陷伊谢尔伦之后,己方人员将有一段时间不能使用港湾设施,因此,他决定在作战期间,尽可能不要使用此一战术。

然而,当缪拉令六艘驱逐舰并列完毕后,伊谢尔伦要塞的主炮,骤然吐出火舌!击点并不正确,因此,只有几艘巡航舰和驱逐舰受到膨胀的能源波及,遭致破坏,但是,缪拉也因而必须暂时解散密集体形,然后伺机在主炮的死角空域,再次密集起来;岂料,在这个少有的死角空隙,赫然发现同盟国的舰艇自主要港口的出入口,一跃齐出。

缪拉在千钧一发之际功败垂成!假使同盟军慢一步出动,缪拉就可以成功的封锁伊谢尔伦要塞的主要港口,而同盟军舰队也将被关在港口中,动弹不得。此外,伊谢尔伦要塞也将丧失一半以上的功能,仅余空中炮台,存在价值大为降低。

年轻的缪拉顿足捶胸,憾恨不已,不过,他回过头一想,这次不成功,只是稍稍拖延了完全胜利之日的到来罢了,对我军的优势地们根本毫无影响。

他现在有充裕的时间迎击眼前的同盟军舰队，但是，为了战斗而出击同盟军舰队——而且有可能是驰名天下的杨舰队——似乎有意避开缪拉的锐锋，循着要塞的球体表面，开始快速移动。缪拉推测其行动曲线后，并不傻傻地紧追敌后，他打算反向而行，由正面予敌人的先锋部队迎头痛击。然而，这正是一个巧妙的陷阱！缪拉的舰队正好在伊谢尔伦要塞完整无缺的对空炮塔群前，形成拱形队伍。

缪拉一发现不妙，连忙下令后退！不，正待下令时，同盟军已经以惊人的速度和秩序，逆向袭至，成功地绝断缪拉舰队的退路。

帝国军陷入伊谢尔伦要塞的对空炮火和梅尔卡兹所指挥的驻留舰队，两方的包夹围攻中。在此之前，碍于天时、地利，不得出战的驻留舰队，其所蓄积的满腔战斗意志和报仇心，随着光束和飞弹，发泄似的轰击帝国军。死亡与破坏交织成能源巨网，进退维谷的帝国军，毫无反击能力，灼热的巨网无处不在，一触到，立即爆炸喷出熊熊焰火，被击垮撕裂的舰体化为火球，宛如装饰在网上的夜明珠，光可鉴人！

秃鹰之城也看得到这幅光景，若向同盟军发射主炮，帝国军也将与之同葬火海，化为乌有，有鉴于此，秃鹰之城的炮手们个个只有束手待命。

“缪拉在搞什么?！该果断的时候犹豫不决，演变成这种局面！”

坎普勃然大怒地咆哮着。但是此时，他也必须做一个决定——该不该派出麾下待命的八〇〇〇艘舰队，前往救援缪拉?

“我不能眼睁睁看他们送死！亚罕道夫、派特利肯！立刻出击，把缪拉这浑球救回来！”

坎普粗野的言词，令两个部下大为吃惊。不过，若不赶快遵照命令采取行动，司令官对缪拉的怒气将转向他们身上。两个提督遂自总司令官跟前，速速退出，各自指挥分舰队，向要塞的主要港口前进。在电梯里的时候，两人窃窃私语道——司令官可紧张得很哩！因为成功的话，前所未有的大功将非他莫属，但失败的话，被降级不说，搞不好还会调充闲职呢！到时候，他和米达麦亚、罗亚塔尔两位提督的等级差距，就有如天地之别了……。

虽然帝国军舰队受到集中火力攻击，严重损伤，但却能幸免于全面崩溃，其中关键在于奈特哈尔·缪拉的奋命指挥和统率。他疾驶旗舰，移动战场全域，拯救陷于苦战的部下，整顿濒临溃散的舰列，将防御能力差的舰艇移至内侧，巩固周边的防御，等待早晚会赶到的救兵。

当他得知亚罕道夫和派特利肯已赶来救援时，便集中最后的攻击力量于

一点上,突破包围网。

梅尔卡兹也算准了该退的时机,避免无益地与敌军再次冲突,整然有序地回返要塞。目的已经达到了。

尤里安也归来了,在这次战斗中,他击落二架王尔古雷,证明他在第一次上阵时所建立的武功,并非侥幸得来。

V

从四月十四日到十五日为止,帝国军的攻击成功率达九成以上,但结局却急转直下而功败垂成。事态大出卡尔·古斯达夫·坎普的意料之外,他把满腔愤懑发泄在无能——他这样认为——的副将身上。

"你确实骁勇善战,但是,也不过如此罢了! 成果竟然一无所获!"

听见坎普这番责备,缪拉自觉可耻,也一再反省,但对"以后到后方去好了!"这句话却大不以为然。连莱因哈特也有所评价的这位二十多岁得到上将地位的男子,并非没有自信和自尊心的人物。

压抑着不满,他率领麾下的舰队,移到后方。他并不是肚量狭小的人,但这时却不免开始怀疑,坎普是否有独占战功的居心。有一位军医带来一个消息:

"有一个俘虏说出一件妙事!"

"什么事?"

"事实上,杨威利司令官根本不在要塞里……"

上半身向后一仰,奈特哈尔·缪拉注视着军医。"真的吗?"这一不知所以然的问法,恰恰证明他心中深刻的惊愕感。军医一派冷静。

"可信度仍有待商榷,不过是垂死的俘虏在发高烧时说出来的,人已经死了,无法确定是不是真的……"

"但是,有可能吗? 要是那个可怕的男子不在要塞里……"

缪拉喃喃自语道,比他更年轻的瑞文奇少校提出疑问:

"杨威利真有这么可怕吗?"

缪拉沉默片刻后,答道:

"你可以使我方人员滴血不流就攻陷那座要塞吗? 任谁都无法想像的方法!"

"……不! 不可能!"

“那么,杨威利是一个可怕的人物！对于优秀的敌人,我们也要抱有相当的敬意吧！少校！这样做无损无我们的颜面啊！”

把少校教训一顿后,缪拉再度陷入沉思。伊谢尔伦仍属要冲中的要冲,身为司令官的杨威利,有可能离开任地吗？尤其,此时正逢帝国军不知何时会发动全面攻势的不安期间。对于缪拉而言,不！对具有责任感和常识的军人而言,绝不会轻易相信这种事的。

他突然想起,同盟军舰队自伊谢尔伦要塞出击时,其中一舰艇,他确信曾经看过。

由舰型看来,那艘战舰是休伯利安,最近两年,由于杨威利用为旗舰,因而广为人。休伯利安也在出击之列,不正意味杨还在伊谢尔伦要塞吗？或者,这是藉以掩饰杨不在的骗术？还是敌军欲诱骗我军鲁莽攻进,而故施此策？不管怎么说,杨威利毕竟是那个不使部下流一滴血便将伊谢尔伦纳信囊中的男子啊！两年前,听到这个报告时,自己何等震惊！当时不禁大叹,杨威利的战术真可谓变化多端哪！

垂死的俘虏所说的话可信吗？发高烧时,意识模糊不清,或许是军医误诊。死前的一句话就能把帝国军搞得鸡犬不宁？

于是,他判定俘虏是遵照杨的指示说的。

缪拉轻轻的摇摇头,不管杨威利这个男子在或不在,都让帝国头大不已！“魔术师杨”果然名不虚传……。

若是能听到奈特哈尔·缪拉内心的声音,杨威利一定会耸耸肩,自顾说道——被高估了也真麻烦,自己只不过是一心向往退休生活的市井小民,没啥大志,要是国人能和帝国军一样看得起我,就不会被审查会折腾得半死了！

缪拉再用心也百思不得其解,撇开杨的智略不说,自己若根据不确实的情报贸然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只可惜那名士兵已死了,在宇宙中,只有战舰投降或在要塞内肉搏战中负伤,才有可能成为俘虏,偏偏这次的战争,掳获的战俘少得可怜,而且又都是意识不清的重伤者,无法确认事情的真相。

其中,只有一个俘虏的说法,令缪拉反而大感困惑：

“是先寇布少将命令我们说杨提督不在的……”

奈特哈尔·缪拉终于下定决心,下达命令：

“回廊全体布满索敌和警戒网！在杨威利的归途上等待将他俘虏,这样一来,伊谢尔伦和同盟军自会瓦解,最后的胜利非我们莫属了！”

遵照他的命令,三〇〇〇艘舰艇分配在回廊上,发挥最大的索敌能力,陷

阱重重，准备捕捉杨威利！一切的布署都以审慎考虑后才决定的。

但是，这项决定却使一个人大为光火！总司令坎普质问："没有我的命令，你竟敢任意调度兵力！理由何在?!"

缪拉必须说服他：

"去年，现已不在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为交换俘虏，曾亲赴伊谢尔伦，回来后，他私下向我透露——乍看之下，杨威利一点也不像勇猛的军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更可怕——"

"然后呢?"

坎普的表情和声音显露不悦之情，尽管如此，缪拉却不能临阵退缩：

"伊谢尔伦的俘虏在死前说，杨不在要塞，不在的理由何在，我们不得而知；但当杨获知同盟遭到攻击，一定会急急赶回伊谢尔伦，我们只要在半路拦截，将杨擒拿到手，就等于让同盟军遭受致命伤了！"

听完这番话，坎普不屑地说：

"杨在耍什么计谋，我们怎么知道！——话都是你在说的，伊谢尔伦是同盟最重大的要冲，身为司令官的他，怎么会离开任地?！你自以为他不在要塞，便擅自决定分散兵力，立刻调回原来的配置！你的部队是预备兵力，相当重要的！"

缪拉无奈，只得告退，但心中仍不认同。他想不管司令官的命令，放手去捕捉大猎物，但又觉犹疑，遂找来担任参谋的乌尔拉准将商量。乌尔拉的回答是：

"阁下并非总司令官，是副司令官，切莫我行我素，应该遵从总司令官的指示才是！"

缪拉没有说话，他的沉默似乎在强烈抗议，自己实在万难放弃捕捉杨的计划。但是，微微叹口气，他接受了参谋的进言。

"你是对的！副司令官应该遵从总司令官的意思，我知道了！放弃小我吧！撤回先前的命令！"

和杨一样，缪拉也不是万事通，即使有能，洞察和预测能力也毕竟有限。

因此，为捕捉杨威利而设的陷阱，全部被清除。

结果，缪拉错了！后来，帝国的战史专家评论，一致谴责缪拉决定，并认为如果当事人是罗严塔尔或米达麦亚的话，一定会坚持初衷，成功掳获杨威利。不过，米达麦亚本人则答称——那些人只是倒果为因，站在缪拉的立场上，我也会像他这么做的。

于是,自此之后的战斗并没有产生决定性的优劣差距,战况处于半胶着状态中,时间飞快溜逝,四月进入尾声,杨威利的"回家时间"也渐渐接近了。

Ⅵ

在伊谢尔伦要塞,正当杨威利的部下开始陷入苦战之际,在费沙自治领区这边,自治领言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正以熟练的斗牛士态度,迎接暴跳如雷的客人。

"啊！别这么兴奋嘛！外交官阁下!"

青年的微笑在此时让人联想到飘动的红布,年长的外交专员汉斯,血压直线升高。

"副官！说归说,在下无法冷静下来！我们听从你的劝告,将杨提督自伊谢尔伦召回,展开审问,但是,为何帝国军会在他不在时,大举侵犯国境？时间上太巧合了吧？关于这件事,无论如何请说个明白!"

"茶快冷了哟!"

"现在不是喝茶的时候！我们听从你的劝告,去……"

"那是不妥的劝告!"

"你说什么?"

"我说,那是不妥的劝告!"

凯撒林克故作优雅的将奶茶送到嘴边。

"杨提督早该接受审问——我们没有权利说这种话,因为这牵涉到内政干涉问题。但你们却有正当的权利和理由拒绝,是你们自己放弃了这个权利,我们随口说之,你们竟主动地接受,在这种情形下,专员阁下还是一口咬定全部的责任都在我费沙之上吗?"

自由行星同盟的代表人,脸色忽青忽白,年轻的费沙则好整以暇地观看他。

"但是……假使当时我们拒绝了,我自由行星同盟今后将无从得到你们费沙的好处了。从当时你们的态度判断,我们才这么认为,这样不对吗?"

这虽是拼命的反击,但副官似乎不为所动。

"好啦！过去的事再说也没用,问题现在才开始呢！今后,你们究竟打算怎么办？专员阁下!"

"今后?"

“哎呀！你竟没考虑过！真是伤脑筋哪！我们费沙烦恼的事可真多呀！现在的特留尼西特政权和将来可能产生的杨政权,我们应该与谁缔结盟友呢?”

冲击如长鞭,重重地打在专员的脸上。他的表情仿佛甫自窝穴即被猎人枪口顶住的。

“将来可能产生的杨政权？胡说！不！对不起！但是,那种事不可能发生的！绝对不会!”

“嗬,好个充满自信的推断！不过,借问一下,三年前,你们曾想到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这么年轻的人,竟会在最近成为银河帝国的统治者吗?”

“……”

“历史蕴藏着丰富的可能性,命运变化无常,世事本就如此。专员阁下!你也该好好考虑考虑了,我是指效忠特留尼西特政权之事,它能带给你幸福吗？聪明的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吧！先行投资可是很重要的哦！人类珍惜现在,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与其沉缅已达过去结果的现在,不如好好把握即将成为未来关键的现在啊!”

凯撒林克再次端起奶茶。薄薄的雾气间,可以看见专员同时在数个意图之间举棋不定的容颜。

第八章　归来

I

巡航舰瑞达Ⅱ号,在星星与暗夜交织而成的巨大迷宫当中,往伊谢尔伦要塞方向疾驶而去。先前在往首都海尼森的途中,仅带着少许的护卫舰队,但在回程的路上,却有大大小小五五〇〇只的骑士紧紧地防御在瑞达Ⅱ号巡航舰的周围。

"政府真的要叫我空手而回了,是吧!"

杨对着菲列特利加说道,这实际上并不是推测,而是他偏激的看法。因为无论特留尼西特政权对杨是多么不怀好意,还是得给予充分的兵力,靠他来将敌人击退。没有道理让他空手而回。

不过,数量上虽然是差不多了,问题就在于素质上。授予杨的兵力,事实上根本就是一支混合部队,并且分别由不同的将官所带领,其中二二〇〇艘是由雅拉肯少将,二〇四〇艘是莫顿少将,六五〇艘是马里汀准将,而其余的六一〇艘则是为沙尼亚准将所带领,任何一团都是不隶属于军方中央舰队的独立部队,平常的任务是负责维护地区的警备和治安。不过就整体而言,该有的火力与装甲倒也都不缺。

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原本打算动员第一舰队。在眼前这个时候,只有这支部队在火力、装甲、编制、训练、战历等各方面,可以和杨在伊谢尔伦上的驻留舰队相匹敌,而这也是同盟军当中唯一的正规舰队。舰艇数总共是一四四〇〇艘,司令官是曾经担任杨威利上司的派特中将。但动员第一舰队一事,不仅政府首脑们,连军中内部也有反对的声浪。因为一旦第一舰队驶出国境出击,首都将立即呈现中空状态,在首都的防御上会是个大问题。

"说来算是我的耻辱。去年政变的时候,首都里面同样也是驻留了不少舰

队，尽管这样，政变不也是照样发生了吗？而且，如果不动用第一舰队的话，那么杨提督还有什么兵力可用？”

比克古说了上述这样的话，但一方面由于统合作战部本部长库布斯里上将此时还在住院治疗当中，所以没有任何人拥护老提督的看法。最后，国防委员会命令第一舰队全力守卫首都，而统合作战本部则拼拼凑凑地好不容易召集了五五〇〇艘的兵力。

“库布斯里在这个时候也是完全没有力量了。一方面又有一些压力，如果住院时间又拖长的话，大概迟早会提出辞呈。久而久之，我只是孤立无援的老人一个了。”

“还有我在啊！”

杨出自肺腑地说出这一句话。而老提督却笑着说道，那可要好好地谢你啊！事实上伊谢尔伦与首都海尼森之间的距离过于遥远，真能够给予老提督多大的支援呢？总是令人觉得靠不住的。

对于四名指挥官当中的那两名准将，杨并不甚了解，只是心中暗暗地祈祷，如果那两个能有一般程度的军事常识和指挥能力的话就已经很好了。

对于莫顿少将有充分的信赖感。莱欧尼尔·莫顿原本担任第九舰队的副司令官，亚姆立札会战时，曾代替身负重伤的司令官，指挥舰队长途败逃跋涉，使舰队免遭全军覆没。是一个被评定为富有沉着与忍耐力的人物。就其功绩而言，即使被提升为中将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现在四十过半的年龄，比杨有更长的战历。或许因为他不是军官学校出身，且其本人对于这一点也太过在意，而使得他在组织当中较难生存吧！

问题就在于山卓·雅拉肯少将。在能力上是无庸置疑，但在性格上却有许多必须注意的地方。有关于他个人一些不名誉的风声，杨也时有所闻。他是一个近乎病态的军队至上主义者。去年他之所以未参加政变，只不过是因为与救国军事会方艾贝斯个人之间不和，在思想上可说是非常极端，但对杨来说最应该忌讳的莫过于雅拉肯不只一次被控告有捕捉杀害平民的嫌疑，在几次军法会议中虽均以证据不足或无事实证明而被无罪开释，但杨怀疑这可能有令人非议作呕的“同僚相互庇护”牵涉在其中。但提督就是提督，兵力就是兵力，此刻对杨来说，必须要做到能够有足够的度量，来充分利用这个人。

这一回，杨的对手并不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本身。这时候的他，必须每天专心于国政。换个角度说，也就是他不需要亲自出马上战场。这一次的战役对他来说，是如果能获胜的话算是走运，或者甚至不是非常审慎的出

兵。

去年,罗严克拉姆公爵(那时候还只是伯爵)之所以进攻到亚斯提星域来,不仅仅是因为完成了各个击破的战术,还因为伊谢尔伦要塞在帝国的手中。正因为拥有补给与后方支援的机能,莱因哈特才能安心无后顾之忧地一举攻入敌方的核心地带。

此外,在同一年内,莱因哈特之所以在亚姆立札会战中大获全胜,就是因为破坏了同盟军的补给能力,并且将该战线延伸到界处的结果。

莱因哈特的战法极其的壮大,极其的耀眼夺目,旁人看来仿佛是在演出一场超物理性的魔法似地,令人目不暇给,但事实上绝非如此。在他身为一个战术家,不,甚至可说是一个战略家的同时,在他到达战场以前,绝对是早已完成了各项获胜必须的准备。

莱因哈特过去的每一次战绩,无论是如何地辉煌,如何地神乎其技、异想天开,但追根究底看来,其道理就在于逻辑理论整合性的一贯,已进一步成为战略的保障。

莱因哈特是一名“轻易获胜”的男子。正因为如此,连杨也衷心认同他的伟大之处。所谓“轻易获胜”,所指的是将获胜所需的条件准备妥当,将我方所可能遭受的损失减至最低,然后轻轻松松地获得胜利。大概只有将人命视为无限资源的愚劣军人和拥有权势的人,才会不给予莱因哈特极高的评价。

在莱因哈特的麾下,有众多的名将云集,正因为他有着如此过人的才干。而杨有机会得以直接与之会面相识的则仅有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一人……。当获知他已身亡的消息时,杨感受到一阵锥心的刺痛,仿佛失去了一位多年的好友。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或许可以成为帝国新体制与同盟之间的桥梁吧!杨如此地想着。

菲列特利加仿佛感应到杨内心思绪般地问起了有关莱因哈特的事情。

“罗严克拉姆公爵会杀掉皇帝是不是?”

“不,我想不会。”

“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想要篡夺皇位的意图非常的明显,而皇帝对他来说,岂不成了一种障碍?”

“历史上篡位的人不计其数,任何一个王朝的开朝皇帝,不是侵略者就是篡位者。难道每一个篡位的人在篡夺成功之后,都将先朝皇帝杀害吧?绝非如此,反倒是将之视为贵族而倍加礼遇的例子多处可见,而在这种情况下,旧王朝又将新王朝压制下来而复兴的例子,从古至今,均未曾有过。”

有一位古代王朝的创始者，虽是以强迫前王朝的幼帝让位给自己的形式达到篡夺皇位的目的，但之后，则给予先朝皇帝各种特权并加以礼遇，在自己临终的时候，更特别留下遗言，要后代继承者立下誓约，不得忽略对前王朝血统传人的照料。而该王朝终其一代，这项誓约一直被维护着。这位创始者事实上可说是非常贤明的，因为他早已洞察到对于败者给予宽厚的待遇，不但可以获得人心，而且就权力体制而言，处于衰弱状态下的前王朝，将因受到贵族般的礼遇，而减轻对新王朝敌视的心理，而了后终于消声匿迹。

就莱因哈特公爵对门阀贵族势力所采取的政略和战略两方面而言，虽然看来似乎无情严苛，但是绝不残忍，当然它也绝不笨拙愚昧。如果杀害七岁幼儿的话，那很明显也将会遭到人道上，或者是政治上的批评，所以自然不会作这么不利的选择。

但是，幼帝现在是七岁，过十年就十七岁，过二十年之后，就变成二十七岁，到那时候或许又会有许多不同的想法产生，所以眼前这个时候，罗严克拉姆公爵所考虑的，应该就是如何地保全幼帝的性命，然后作最大限度的利用吧！说来虽然讽刺，但现在最在意幼帝安全的人，应该就是这位年轻的帝国宰相了!。因为幼帝一旦过世，不管是真的自然死亡或者是遭遇事故而去世，他都会被扣上一项谋杀的罪名，相反地，幼帝即使是活着，也不致于成为莱因哈特在推行变革时的大障碍，像那些支持幼帝的人所给予的支持，对他来讲并不是必要的。

五〇〇年前，曾有鲁道夫·冯·高登巴姆使历史的潮流逆转。他重新扬起人类在遥远的过去中，那早已应该被褪下丢弃的旧衣上的尘埃——专制君主政治与阶级社会，而出现在市民的面前。这虽然是文明产生后要迈向成熟道路的途中必经的过程，但终究还是必须将历史的角色转让到近代市民社会的手中，而早早宣告退场。更何况，他所采取的是将多数人对少数支配者的牺牲予以制度化的一种施政方式。

罗严克拉姆公爵促使改革，或许只是他为达成个人野心的权宜之计，也可能只是单纯地因为他反对高登巴姆的一种情绪表现。但是他的脚步，却是很明显地与历史进步的方向——自由与公正——相互一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自由行星同盟又有什么理由必须与他对立呢？难道不是应该要共同携手，将古代专制的残渣自宇宙中扫除，建立历史的新秩序吗？更何况全人类的社会，并不一定要是个单一国家，即使是有好几个国家并存也无妨。

问题就在于政治实行的方式。究竟是要将历史的进步与历史潮流的回

复,全委托 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样杰出的一个人手中,或者是要像自由行星同盟一样,由能力与品德均极为平凡的人,在不断地相互争执、懊恼、彼此妥协、尝试错误,但负责却也清楚划分之中,缓缓地向前迈进。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方式?

将专制君主打倒的近代市民社会,选择了后者。杨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像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样同时具备野心、理想和能力的人物,会在这人世间出现,与其说是一种奇迹——倒不如说是因为历史的反复无常。他现在正集银河帝国所有的权力于一身,不但是帝国宰相,同时也是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他本身确实有足够的力量来达成两者所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但是,他的后继者呢?

对百年来也不见得会出现一个的英雄或者伟人,加以权力限制所可以产生的负面损失,与不使平庸的人握有过于强大的权力所可能产生的正面利益两者相较之下,后者远胜于前者,而这正是民主主义的原则。像特留尼西特这样的男子如果一旦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那岂不是非常糟糕的事?

Ⅱ

警报声四处响起,播报员好像在展示优美声调似地对舰上人员报告。

“十一点钟方向发现敌方踪迹!将像扩大投影在荧幕上!”

在荧幕上看到的是一般驱逐舰以及六艘左右的小型护卫舰所组成的警戒哨兵小集团,因数千艘同盟军舰队的出现,正慌忙地要逃走。

“被发现了,这么一来就无法用奇袭的方式了!”

杨好像有些惊讶似地,注视着舰长杰诺中校。

“什么?奇袭?我一开始就没有这种打算啊!帝国军舰队发现了我们,但是我还是一样很安心的……”

这样的话,当然是出乎幕僚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杨不得不加以详细的说明。

“也就是说,帝国军的指挥官在发现敌方的援军,也就是我们之后,将被迫作出一个抉择。想必他也正在伤这个脑筋。究竟是要继续对伊谢尔伦继续进攻而背对我等我攻击呢?或者是相反地转过头来和我等作战,而背朝向伊谢尔伦,或者是兵分两路而两面同时作战,还是要利用时间差,赌一赌是否可能来一次各个击破,或者觉得没有胜败干脆就收兵算了……嗯,对方已经受到了

压迫。光是这一点就让我们占了上风。”

杨稍微地耸了耸肩膀。

“我个人的话，是希望他能选择第五项。这么一来的话，也不会有人牺牲，最重要的，还是轻松一点的好。”

混合舰队的幕僚们看似愉快的笑了，大概只是把这些话当作是单纯的一种幽默。他们这几个人，并不像伊谢尔伦要塞上的干部们那样了解杨的性格。只有知道这些话事实上就是杨本身真正心声的菲列特利加，独自一人未与众人同笑。

卡尔·古斯达夫·坎普在接获警戒哨兵小舰队的快报之后，眼睛直瞪荧幕上所显示的影像，正极力思索着因应的方法。肌肉厚实的两眉之间，出现像刻痕一般又粗又深的皱纹。

如杨所预料的一般，坎普现在正被迫必须要作出一个抉择。前些天，他已将战况报告到帝国首都奥丁，在那份报告的内容上，可说是花了相当多的心血。目前的状况，并不算是失败，而且也确实造成同盟军相当的损失和心理上的冲击，但是伊谢尔伦要塞目前虽然受到创伤，但仍然还是照常存在，此外也未能有一兵一卒侵入到要塞内，所以说事实上是处于一个僵局中，而坎普本身对巨大的秃鹰之城要塞应该如何利用，也有一些不知所措。胥夫特技术上上将虽极度巧言令色地夸耀自己的功绩，但在实际运用所遭遇的困苦，则是他这提案者所不能比拟的。但如果在报告上说，现在的状况很困苦等等之类的话，那么无论是接受人事重新调派、撤退，或者是由同僚派兵支援，任何一种命令都将会伤害到坎普的矜持。所以，最后坎普所报告的是，

“我军，有利。”

大约在同一个时候，一支超过两万艘战舰的大舰队，正由银河帝国领域攻向伊谢尔伦回廊。舰队分为前后两军，前军由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后军由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这两位人称帝国军双璧的超级将领所率领。他二人是突然接到莱因哈特的命令，出兵去援助坎普的军队。

在接到命令的时候，米达麦亚斜着头在思考，而将两人心中疑问说出口来的是罗严塔尔。

“谨遵阁下您的命令，但是在这个时候则卑职等出击的话，是否会令坎普提督误解为功绩被横夺了呢？”

罗严塔尔因考虑到前线军人的心理，故如是说道，但莱因哈特所回复的却

是像无特别意义一般的低笑声。

“卿等尚不必作如此的考虑。第一、坎普假设已有立功那也就罢了，更何况事实也不见得是这样。”

“……阁下您的意思？”

“不要使战线过于扩大。除此之外其他的事就交由你们二位来处理了。”

两位提督自莱因哈特面前退下之后，在走廊并肩走着，罗严塔尔将自己的疑问提出说道：

“罗严克拉姆公爵究竟是什么样的打算呢？如果是因为战事陷于胶着状态，那我们特意前去确实是有充分的理由。如果坎普胜的话，那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前去，而如果他败了的话，那现在赶去不嫌太迟了吗！”

“不管怎么说，反正我们现在是已经接到宰相阁下的命令前去。”

米达麦亚明快地再度确认自己的立场。

“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做到最好的程度就是了。至于到了战场之后如果是不得不战的状态，那应该怎么做，到时候再说吧！”

“也只能这样了！”

坎普如果胜了的话，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如果战事陷于胶着状态的话，那就有必要当场和坎普重新协议。最后二人讨论的只是万一坎普落败而遭受敌人追击的时候所应该采取的策略，整个状况三言两语就结束了。像他二人如此合得来的同级指挥官的搭配，无论在帝国或是在同盟当中，都无法找到类似的。

在命令下达之后，莱因哈特重新阅读坎普所提出的报告书时，奥贝斯坦前来求见。

“不知道阁下您对坎普提督的报告书是否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看来坎普还想要有一些作为，不过好歹也总算让敌方吃到了一些苦头，这大概也就是他所能发挥的最大极限了吧！反正我们的目的也只是要削弱伊谢尔伦的力量，不见得一定要击败敌人或占领。说得极端一点的话，即使要用要塞去撞击要塞来加以破坏的话也是可以的。”

奥贝斯坦的义眼闪过一道光。

“可是，坎普却是想要以秃鹰之城为据点，和敌人作面对面的挑战。”

“所以我说是已经到了极限了。”

莱因哈特粗暴地将报告书扔到桌面。镶着义眼的参谋长用手拨起半白的头发。

“就这一点而言，将坎普选为负责人的也难辞其咎。将他推举出来的是我，所以我本身也要对这个错误的选择加以检讨和反省。”

“哦！这倒是相当值得敬佩。”

莱因哈特冷漠地回答道：

“但是，最后下决定选择他的人是我。而且，基本上那个胥夫特做这样一个无用的提案是有原因的。只不过如果只是单纯没有益处的话，那也就罢了，但如果演变成有害的话，那我就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加以看待了。”

“但是，像那样的一个人，或许有什么用处也说不定。单靠武力想取得宇宙的话是很困难的。属下以为棋子是愈多愈齐备愈好。即使是肮脏的棋子……”

注视着参谋长的冰蓝色眼珠，此时，闪烁着格外冰冷的光芒。

“你别搞错了，奥贝斯坦。我并不是想要偷取宇宙。而是要夺取宇宙！”

“诚如阁下您所说的……”

奥贝斯坦行礼离去之后，莱因哈特甩了甩他那豪华耀眼的金黄色头发，他那白皙的手指，玩弄着胸前垂着的坠子。

“所谓的掌握权力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吗？我周围剩下的，全是一些不试着来了解我的人。这难道真的是我的错吗？”

冰蓝色的眼眸沉浸在一片忧郁的阴影当中。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他所想要得到的。他真心希望的，却是在这之外的东西。

Ⅲ

“我们现在并没有太多的时间。”

杨对菲列特利加说明道。如果知道伊谢尔伦回廊尚未被压制住，那么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必定会增派舰队前来支援。而且会是极为庞大的兵力，如果只是少数兵力的话，结果只是逐渐将兵力投入牺牲当中的愚蠢行为。如果在敌方的援军到来之前，还没能收复伊谢尔伦周边领域的话，那么杨的胜算可说是接近于零。

菲列特利加问道：

“到现在为止，必须要靠拖延时间来帮忙，接下来的话，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阁下您是敌方指挥官的话，大概老早就将伊谢尔伦给攻下来了吧！”

“这个嘛！如果是我的话，大概会利用要塞来撞击要塞，让它轰的一声相

撞,然后就这样结束了。在一切都没有了之后,再把别的要塞搬过来就好了。如果帝国军指挥官的脑筋好像转不过来。"

"……这个方法太过于激烈了。"

"不过,却有效,对不对。"

"如果对方一开始就采取这样的策略,那我们当然就没有对策了,不过,如果现在他才想要来这一招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杨此时说话的表情,菲列特利加看来,就好像是一个少年发现了西洋棋当中的新招术。和十年前指挥着大家由艾尔·法西尔星域中脱逃的杨比起来,一点都没有变。十年的岁月与这段期间当中的显达荣耀,仍然未使杨染上一般军人的臭气。在这段时间当中,人们看杨的眼光不一样了。由艾尔·法西尔中脱逃的时候,菲列特利加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当时的大人们,有的压低嗓门窃声交谈,有的则愤然抗辩"真的可以让那个不足以让人信赖的乳臭未干小子来指挥逃脱吗?"等等的景象,此时仍记忆犹新。而现在代之而起的是来自众人压倒性的赞赏,以及如带菌者一般的恶意中伤。但是无论别人怎么说,杨从未曾放在心上。

"伊谢尔伦要塞从外围被攻陷……应该绝无可能。"

"那……是怎么回事呢?"

从杨的表情看来,似乎有些苦涩。

伊谢尔伦之所以尚未陷落,原因之一当然是要塞本身有相当的防御能力,但除此之外,是攻击的一方并没有完全的自由。攻击伊谢尔伦的目的,在于控制伊谢尔伦回廊,以确保帝国同盟之间航路的制宙权,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为了制宙权,所以帝国军建设伊谢尔伦要塞,为了制宙权,所以同盟军数度对要塞发动攻击,造成无数的死伤。伊谢尔伦要塞有着如此重大的价值。

总而言之,则伊谢尔伦要塞,是为了占据而不是破坏。历史上唯一成功的人物就是杨威利了。

但是,这些都已成了过去式。一旦回廊当中可以设置取代伊谢尔伦的战斗补给的据点基地,帝国军就可以对伊谢尔伦发动以破坏为目的的攻击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所发动的攻击,将远比纯粹以占据为目的攻击行为来得严苛而且毫不留情。

——这样看起来的确会让人不寒而栗,但事实上又好像不是这样。帝国军的指挥官看来只是将移过来的要塞作为占据伊谢尔伦作战时的据点。这对处于弱势的同盟军来说,是极为幸运的。

同盟军的战力之所以会呈现今日弱势的状况，除了因为去年的内战之外，最严重的莫过于去年亚姆立札一役中遭到惨败。就因为那场无用的会战，同盟军不但损失了二〇〇〇万名的将官士兵，许多有能力的提督也在那个时候过世了。

如果仔细想起来，在那些战役之后，杨好像成了专门做战败善后处理的人。假若像伍兰夫，或者波罗汀，这些在亚姆立札当中战殁的勇将们当中，还有人能活下来的话，即使是只有一个，也能减轻杨的许多负担。

但是，空想无益，也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回想这些，已经死了的人是不可能再复活的。这世上的事情，只能靠还活着的人来解决。尽管有许多事情是令人又疲倦、又麻烦、又不高兴的……。

另一方面，帝国军在困难的状况当中，已经决定了应该采取的方针。

坎普所采取的是这样的方针。

首先，自伊谢尔伦要塞前面急速撤退。同盟军见状，会认为是援军到了，所以想趁机由要塞中出击来个前后夹攻吧？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立刻回头予以打击，这么一来，同盟军又会以为这是我们假装援军到来，诱使他们同要塞出击所设下的圈套，故又再度缩回要塞去，那我们就可以将他们封锁在要塞之内，然后再将赶来救援的同盟军予以击破，也就是利用时间差予以各个击破的战法。

当这样的提案被提示之后，缪拉一方面觉得十分了不起，但另一方面又禁不住不安的情绪。这个作战方法如果成功的话，坎普或许会被赞扬是个用兵的艺术家，但是问题在敌军是否会踏到己方所预设的圈套当中。而且，整个的作战方式可说是极为技巧性且时间上极为紧迫，只要踏错一步，帝国军很可能就会受到前后夹击。基本上，各个击破的这个作战方式本身应该是个正确的方针，不过是不是先将秃鹰之城要塞移走可以监视伊谢尔伦的位置，然后全舰队先与敌方援军对抗的方式较好呢？

缪拉将自己上述的想法禀告给坎普知道。就许多事情看来，这样的行动的确需要不少的勇气，坎普加以衡量之后，也采用了缪拉一部分的意见，对自己的作战方式作了些许修正。

“是援军到了呢……或者根本是一个陷阱？”

在伊谢尔伦要塞的中央指挥室内，一群大概是以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为中心的干部们，陷入判断的迷惑当中。原本环绕在伊谢尔伦周围，而且一直执

拗地呈现波状攻击状态的帝国军舰队，此时却像是退潮似地后退。秃鹰之城要塞并未稍有改变，仍然在六十万公里距离远的地方，一付随时准备迎接炮战的样子。

“你觉得呢？小弟！”先寇布可能是以一种开玩笑的心理，对端着咖啡走过来的尤里安问道。

“或许是两方都有可能也说不定。”

尤里安如是地回答道。

“两方都有可能？”

“是的，杨提督的援军确实已经到了，帝国军应该是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想反过来将之利用为一种圈套吧！他可能是想在我们这边的舰队离开伊谢尔伦出击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迎头痛击，让我们误以为是中了圈套而又再度退回到要塞里来，这么一来，他正好可以将我方的舰队封锁起来，然后以全力来迎击我方的援军。”

干部们一时之间，全体默然地注视着这个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不久之后，卡介伦轻咳一声，打开沉默问道，

“为什么你会这样认为呢？尤里安？”

“因为帝国军的举动实在是太不自然了！”

“这倒是真的，不过你的判断依据难道就只是这样而已吗？”

“嗯，应该这样说吧，他们若纯粹地设立了一个陷阱，那目的应该是什么呢？是另有埋伏呢？或者是咬住我方出击的舰队不放，而回过头来想入侵要塞呢？总而言之，一定脱离不了这两个目的。此外，事实上敌方应该也早已充分了解到我方将会坚固自守而不会远离要塞出击的作法，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应该是想利用我方防御的心理来达到封锁我军的目的。我们如果谨慎留神些不离开基地出击的话，至少绝对不会出错。”

“……说得没错，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你在成为我和波布兰的弟子之前，的确是杨提督的得意弟子。”

先寇布的口气中夹杂着些许赞扬的意味，于是将视线转到卡介伦的身上，司令官代理征求梅卡尔兹提督对于应对策略的意见。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整个的情况并不太困难。我们可以先假装遭到他们的封锁，然后待他们回过头去的时候，突乎其然地攻击其后背。如果能刚好和援军配合上的话，就可以展开一个理想的前后夹击战。”

梅尔卡兹淡淡地说出他的看法，卡介伦于是要求他能指挥出击作战的行

动。梅尔卡兹对少年说，

“尤里安就和我一同坐上休伯利安战舰吧！到舰桥上去。”

虽然不像在两年前发觉到莱因哈特的天份时那么惊讶，但这位老练的用兵家的心里，确实也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震撼。

Ⅵ

“如果将战争比喻作登山的话……”

在“达贡星域会战”的时候，曾经使得同盟军获得完全胜利的“唠叨由谢夫”也就是由谢夫·波托洛元帅曾经这样说过，

“那么决定应该登上那一座山的就是政治。而决定应该用什么样的途径，如何作准备的就是所谓的战略了。最后，如何依原先决定的途径有效率地攀登上去，就是属于战术方面的事情了……”

对杨而言，应该攀登的途径都老早已被设定好了。杨曾经深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能用自己的手来决定攀登的途径试试看，但这应该是与他厌恶战争的心理很明显地相互矛盾……。

“前方，十一点半的方向发现有敌方舰队。”

操作员的报告，紧紧地牵引着全舰队每一个人的身心。我方舰队数量在五〇〇〇，相比之下帝国军则确实有这个数字的二倍以上。如果与之正面作战的话，毫无获胜的机会，只能等待伊谢尔伦上己方的舰队出现在敌方的背后来支援。

杨的内心里静静地在祈祷着他在伊谢尔伦上的幕僚们正作出适当的判断。如果他们在要塞内袖手旁观的话，那么在双方舰只的数量上居于劣势的杨，可能就成了敌方各个击破战略下美味的饵食了。因为他整个的作战构想，基本上必须要能够和伊谢尔伦双方暗地里互相联击支援，才能够成立。

幸好有身经百战的梅尔卡兹在，他应该是能够让人信赖的。此外，杨又再度想起尤里安——那个受他监护的少年俊秀的脸庞。过去曾对他说过一些与战略战术相关的话，而且也曾经特别强调过——敌方假如在不自然的时间点上撤退的时候，就必须要多加注意。那时也教了他许多应变的方法，是不是都还记得呢？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不，等一等。自己不是不希望尤里安成为一个军人的吗？自己如果还这样期待的话，那不就比虫还不如吗……？

“敌方已进入射程距离！”

"好,一切照计划行事。"

杨将纸杯中的红茶一口饮干。

"退后,与敌方相对速度保持零!"

命令经由莫顿、雅拉肯传达全舰队。

帝国军方面,许多带着疑问的眼睛,集中注视着荧幕及各种索敌系统上。

"敌方持续后退,自五分钟前开始,相对距离完全未缩短。"

帝国军的播报员虽然试图维持一种事务性的声调,但终究无法掩住疑问的微妙波动。

坎普使自己巨大的躯体深深地坐进指挥的座椅当中,一面绞尽脑汁地在思考,忽然想到什么似地问道:

"敌方是不是有可能摆设纵深阵,企图想要将我军往里面拖呢?"

为了回答司令官的疑问,人脑与电脑全面同时动作,不久之后提出了见解——如此的可能性极小,据推测眼前展开的应该是敌方援军人部的兵力……………。

"那么,那些家伙是企图想要拖延时间了。等伊谢尔伦的舰队出击之后,好来个前后夹攻。真狡猾,居然想用这一招。"

这时候,坎普的洞察完全正确,他那强而有力的手往指挥桌上重重一拍,命令战舰以最大战斗速度前进,三分钟开始炮击,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同盟军的增援部队击破,然后中途返回。而且不但如此,更听从缪拉献上的对策,使秃鹰之城通过到目前为止不可能通过的回廊内。如此一来,胜利之后,不就可以顺势直接前进攻到同盟军的领域当中了吗?

"敌军已进入射程距离。"

"好,射击!"

数万只的光箭由帝国军射出。

一瞬间,伊谢尔伦回廊当中,能源的波涛由一方涌向另一方,化成无形的筒管。耀眼夺目的彩色漩涡开始卷动,遭到痛击的同盟军舰艇,发出一道闪光之后碎了。未受到直接攻击的舰艇也在余波当中激烈地晃动着,即使是临时旗舰瑞达Ⅱ号也不例外。

这场晃动,使得一如往常坐在桌上指挥作战的杨也翻倒过来,自腰部以下跌落到座椅里面,杨忘记了自己正乘坐在比战舰休伯利安还要小三成,防御能力也较差的瑞达Ⅱ号上。

以在描绘"粗心"般的姿势,跌陷到座位里面的杨,终于满脸通红地成功站

了起来。平衡感好像比上司还要发达的菲列特列加,以平稳的步伐走了过来,脸上充满牵挂惦念的表情。

"采取D队形……"

杨在跌落之后仍毫不在意地又重新坐到桌子上面,一边发布着命令,菲列特利加听到之后传了下去。

"全舰队呈D队形!"

通信的士兵复诵着。所利用的不是已呈疲软的通信回话,而是利用信号来传达命令。

这是圆筒阵形当中极为极端的一种队形,几乎是呈轮形地将敌军包围住。接着同盟军好像是要将轮的中心穿透似地,自左右上下将炮火对准帝国军。炮火于是自然而然地由圆的四周往中心集中在一点上,明显地提高了破坏的效率。突进的帝国军舰艇,有的甚至同时遭受到不同方向的袭击,被好几道的能源光束贯穿,像被轮形切割似地发成一团火球。

这个阵形如果是在广大无边的宇宙空间内使用的话,一旦有敌军突破轮形！在此将队形扩散并且回过来的话,就可以由外侧将轮形包围起来。但在这狭窄的回廊当中就不可能了。这是杨利用回廊的特殊地势所想出来的战法。帝国军在遭受第一波攻击之后,一瞬间立刻由攻势转变为守势。此外,

"背后有敌人来袭。"

播报员发出惊叫的声音,坎普愕然地使自己庞大的身躯由指挥席当中站了起来,梅尔卡兹所指挥的伊谢尔伦驻留舰队,以惊人的速度与压力,由帝国军的背后和天顶方向攻了过来。如果由好几个光年外的距离远望过来的话,或许看起来像是光的瀑布在流泄般的美丽。

帝国军的后备部队,当然绝非粗心大意,但也禁不住强力的动摇,在高密度的像雨一般倾盆而降的光束当中被击中,不断遭到破坏。在远处眺望到这种景像时,杨所率的舰队立即欢声四起。

"变换E队形。"

杨在此时又下达指令。原本呈轮状阵的混合舰队,虽然看来有些许不统一性,但却也能快速地收敛阵形,变化成漏斗状。突进的帝国军如今又遭受来自同一方向多层的光束攻击,终于逐渐地在白热的能源浊流当中消失了踪影。而来自后方的,又有亚典波罗等人近乎狂热的攻击,受到胜利已确信的驱使,施展出杨舰队炮战的特色,所有火力均往局部地区集中,帝国军于是无可奈何地被一步一步带入死亡当中。

像这样的时候，如果一般无能的指挥官，可能会命令"舰队的前半部与前方敌人作战，后半部与背后敌军作战"，却反而能够杀出重围扭转危机，在一片杂乱无序的混战当中，获得意外胜利的机会也说不定。但是坎普本身是一个同时具有用兵家的作战实绩与自负的男子，要 "不许退后！"

怒吼着的坎普，额上的汗成圆珠状地挥洒而下。

"不许后退。还剩一步，只要再一步，整个银河系宇宙就是我们的了！"

V

坎普所说的话，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夸大。因为同盟军防卫战的背后，伊谢尔伦出口的那一方，呈现毫无防备状态的恒星与行星所形成的星海，此时敞开着。

只要防卫战线一旦被突破，坎普与缪拉或入场或以率领舰队闯进同盟军的领域当中。到了那个时候，守护伊谢尔伦回廊的同盟军要如何采取行动呢？如果来追击坎普和缪拉的话，整个回廊将空空如也，一旦米达麦亚或者是罗严塔尔这两位在第二线待命的帝国军名将杀到回廊来的话，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加以阻挡。回廊将成为帝国军征服银河系宇宙的通路，而这段历史的角色或许会受到后世人们的批判吧！

就另一方面而言，如果为了迎击，势必会杀到的敌方第二波舰队，而无视坎普与缪拉的入侵，继续保卫回廊的话又如何呢？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坎普与缪拉势必会理所当然地破坏同盟领域，并且进一步攻略首都海尼森，而更有可能的是，坎普与缪拉占领靠近回廊的星系，等待不久之后将到来的时机，也就是待第二波舰队入侵回廊的时候与之相呼应，由前后两头夹击回廊内的同盟军。这对帝国军来说是一种必胜的战法，而同盟的一方，却是只要稍加想像，就不得不立即感受到一股锥心刺骨的痛苦。

对于这一股不得不立即感受到的刺痛——杨并不觉得有什么深刻的懊悔。因为即使到了这种地步，自己并没有什么责任。无论如何，到了最后，即使自由行星同盟这个国家消灭了，人总是还活着。只是不能称为"国民"，而只是"人"。国家消灭之后，最为困扰的莫过于寄生在国家当中权力机构中枢的那一伙人，但若只是为了要讨好他们那些人，而要"人"来牺牲的千方百计，宇宙之中任哪里都找不到这个道理。尽管是杨威利一个人的问题，但他没有理由要一个人扛起国家兴亡所有的责任。

帝国军当中,一直到最后仍不相信败北的无疑是坎普。但是,尽管他个人全身上下充满了不屈挠的战意,其他的幕僚和士兵们却已经都像泄了气的皮球般地疲软。

看着荧幕上一艘一艘被破坏而燃烧起来的己方舰艇,他们脸上的血气愈来愈淡薄。

“阁下,抵抗已经不可能了。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就只能等死或被俘虏了。虽然很难启齿,但是我还是得说,我们应该要撤退了。”

参谋长费赛尼亚脸色苍白地作了上述的进言。

坎普灼热的眼神瞪视着参谋长,几乎要破口大骂,但最后还是没有失去理性。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以强忍住心中抑郁的表情,眼睁睁地看着帝国军数量逐渐地减少,战线愈来愈缩小,在临终垂亡的边缘痛苦地挣扎。

“对了,还有那个……”

费赛尼亚忽然产生了一股异常的感觉,嘴里咕哝自语地坎普脸上好像恢复了生机。

“还有最后的一个方法。利用那个来破坏伊谢尔伦要塞。舰队战是失败了,不过还不到全面失败的地步。”

“您所说的那个指的是什么呢?”

“秃鹰之城要塞。就用那没有价值的东西去撞击伊谢尔伦要塞。这么一来,伊谢尔伦当然是禁不住一击的。”

听到这番话之后,费赛尼亚心中的疑惑变成了确信。即使是像坎普这样富有指挥官的能力和度量的男子,在极度疲乏的时候,精神上的状态也会失去平衡……。但是均却仍然冷静且充满自信地发布了撤退到秃鹰之城的命令。

伊谢尔伦驻留部队与救援部队最后终于会合了。

“梅尔卡兹提督,真是无以言谢。”

杨深深地敬了一个礼。通信荧幕上映着梅尔卡兹那稳重的面容。在两人的背后,无数军用鸭舌帽在空中飞舞者,“胜利!胜利!”这些单调但却热情的叫声一直不断地持续着。

梅尔卡兹说,“让我为你介绍最大的功劳者吧!”,说着,将一个人物带领到画面上来。

“杨提督,欢迎您回来!”

是那名有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

“是尤里安啊……”

杨见到他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好，这个时候，这名少年竟说出令监护人讶异的言语来。而在同一时候，警报声又响了起来，将杨由奇妙的困惑不解当中救了出来。

“秃鹰之城开始移动了。”

播报员的报告声中，隐约地有着一些恐惧。

同盟军的欢喜，由沸腾急降到冰点。完全的胜利尚未属于他们。

“朝伊谢尔伦方向前进。难道……难道是想要让两个要塞互相撞击！?”

“已经察觉到了……不过，太迟了。”

菲列特利加的视线，在杨喃喃自语的侧面脸上搜索着。杨的声音当中，竟然有着些许同情的意味。

事实上，杨是有些同情敌方的司令官。以要塞来撞击要塞的这种战法，凡是一般正统派的用兵家是不会想得出来的。如果不是杨，或者那无以伦比的作战天才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会考虑到使用这种战法的无疑的是个平庸的外行人。正统派的用兵家一般认为要塞的存在和利用价值在于拥有火力和装甲，可以和敌方的要塞对抗。对于将要塞本身当作是一枚巨大的炸弹的作法，则根本是一种异常的奇想。杨不得不为那位穷途末路只好采用这种奇想的司令官心中所受到的苦恼感到悲哀。但事实将他逼进这穷途末路的就是杨自己，人们或许会认为杨的想法根本就是一种伪善。但喜欢说的人，还是让他去说吧！

秃鹰之城要塞，带领着帝国军的残存部队，十二个航行用的引擎全力发动，正朝着伊谢尔伦要塞接近当中，就好像是在黑暗的虚空里，一只巨大的秃鹰正静静地舞动着双翅，震撼了整个同盟军。所有的人惊异地嘴巴半开着，在全舰荧幕的前面，瞪视着眼前这令人难以置信、不寻常的景象。

在秃鹰之城上面的，在坎普及几个幕僚，航行要员、医务兵等约有五〇〇人之多，而其他的将兵，则在缪拉的指挥之下，分乘在各个舰艇上。要塞当中，脱出用的太空梭在即将发射的状态下伺机而发。当秃鹰之城一秒一秒地接近，坎普充满了转败为胜的自信，注视着愈来愈大的伊谢尔伦要塞。就在这个时候，同盟军舰队上的杨威利下达了指令——对于那个要塞，舰炮并不管用，只要瞄准那些正在发动当中的航行用引擎，而且所有的炮火只要集中在其中一个，也就是行进方向左边的那一个即可。

各舰艇上的炮术士兵们,纷纷飞扑到操作桌上去,瞄准了狙击点。命令一齐射出。

"射击!""射击!""射击!"

数百道的光束,全部集中在单一个普通航行用的引擎上。这威力足以使引擎的复合装甲外壳产生龟裂,第二次齐射的时候,则一举将原有的龟裂更加以扩大,接着爆裂开来,白色的闪光四处飞散。

接着下来的一瞬间,秃鹰之城的前进受到了阻止,巨大的要塞不但被扭曲,而且开始急速地打转。

宇宙船的引擎推进轴,原则上必须严密地贯通整个船体的重心。这就是为什么宇宙船无论大小,基本上都是采用圆或者是球体这种上下、左右呈对策的形状。如果失去这项的话,宇宙船不但会迷失前进的方向,而且变成以中心点为重心不断地打转。虽然在这个时候只要将整个动力关闭即可,但即使是停止了,也会因为惯性而一直继续回转下去。在这段期间内,所有的管制机能均宣告麻痹。

持续打转的秃鹰之城要塞,冲进帝国军残存部队当中,瞬时间数百艘的舰艇被吸到回转的漩涡当中,被破坏、被吹走了。透过通信回路,传来无数重叠的惨叫声,好像被挥动着刀斩断了似的。要塞本身也因与舰艇之间相互地撞击而受到创伤,又在这个时候,由伊谢尔伦当中,"雷神之槌"齐射,突破了要塞的外壁,这是最为严重的致命伤。

"看到了吗?这真是杨提督的魔术啊!"

同盟军的士兵异口同声地叫着。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也与其他的士兵一样,对上司充满了赞叹。

如果除了杨以外,还有其他人会考虑采取这种战法的话,菲列特利加或许会感到一股莫名的恐惧。杨为了使敌方疲软,自一开始就想到除了破坏那航行中的航行引擎,使推进轴的位置偏离之外别无他法,而为了这个目的,就只有使要塞航行移动,而要迫使要塞航行,就不得不将敌人追到那样的穷途末路当中。到了最后,杨就成功了——就像杨过去在战场上获得无数次成功的时候一样。

秃鹰之城要塞,此时出现了死亡的病变。沿着内部的配电路,多起的爆炸与火灾同时发生,热气和烟雾超过了空调系统所能处理的范围,整个弥漫在要塞内。浑身都是汗与煤屑的士兵一面不断地咳嗽,一面走着,在他的脚下,被

血流湿全身的战友趴着一动也不动。中央指挥室也几乎被破坏殆尽,但坎普并未自指挥桌上离开。

“全员撤退。”

费塞尼亚参谋长感到喉中一阵干涩,僵硬地无法传在这道命令。

“阁下您呢?”

坎普苦笑道,

“我已经没有救了,你看看这个。”

坎普的手正押着右边的侧腹,鲜血不断地涌出,并且还可以看到一段因折断而刺穿出来的骨头。恐怕内脏也受到了很重的伤害。爆炸发生的时候,壁面的破片乱飞刺中了他巨大的躯体。

费塞尼亚不禁要黯然神伤。去年,就是在这个要塞上,不败的骁勇将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英年早逝。这个秃鹰之城原本是为贵族联合军所有的要塞。难道是以前统治者们阴惨的怨魂,正一步一步地将莱因哈特麾下的名将拖进死亡的深渊……?迷信的恐惧支配着参谋长,让他不禁打了一个哆嗦。所幸秃鹰之城这种不吉的生涯终将要关闭了。

不久,费赛尼亚踉跄地走出指挥室,死者的双眼目送着他。

“全员撤退!撤退——”

警报声持续地响了起来。

满身伤污的残存者,纷纷登上脱出用太空梭的专用艇上,一架太空梭上的人员还不到规定人数的一半时就立即想发射,有好几个人紧紧地抓住太空梭的机体。

“急速发射,我们这些人不要妨碍!”

“等一等,让我们上去吧。不要把我们放在这里自己走掉啊!”

“叫你们滚开……”

舱门打开了。士兵们正期待能让他们登上太空梭,一群人一窝蜂地挤了上来。

哀号声充斥了整个室内的空气。较早登上救生太空梭的士兵,居然挥动镭射刀,斩断后来也想登上来的士兵的手。那士兵被斩断了一手之后,顿时失去了平衡,由太空梭的搭乘口跌落在座台上去。稍后赶过来的士兵,一言不发地拨出腰上的光束枪,击中了那个手持雷射刀的士兵的脸。

一个逃亡的大恐怖就此拉开了序幕。对于生存的欲望及恐惧急速沸腾,原有的理性已被丢到暗沟之中流失了。战火前后左右地展开,自己人将自己

人击落到座台上，并且用军靴加以践踏。

就在几个士兵紧抓住机体的情况下，太空梭强行开始滑行。一颗手提式加农炮的炮弹被射向太空梭，轰隆巨声顿时响起，橘红色的火焰团团地包围住整个操作席。被扯断的断脚残臂被爆风刮起，在宇宙中狂乱地飞舞着，太空梭化成了一团火，冲进一整群的士兵当中，士兵们就好像是杂草一般地被吹倒，被割倒，喷出的血被热气蒸发掉水分，形成赤黑色的血块，牢牢地黏在灼热的座台上。

突然间赤红色的景象急速地产生变化，化成了白热一片。秃鹰之城要塞的核融合炉在那一瞬间爆炸了。

超高热的暴风将所有的残存者刮起，重重地击落在座台上，转眼之间加入了死者的行列。就在秃鹰之城要塞所在的位置上，突然出现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强烈光云。正在急速脱离的同盟军各个舰艇上的荧幕，立即启动了光亮度调整系统的全部机能，没有任何人能够直视那强烈的光云。这道对人类视线造成威胁的强光，持续了一分钟以上的时间。

当爆炸所引起的最后余光消失之后，宇宙又回复到原来的黑暗。杨注视着荧幕，就原先坐在桌上姿态，摘下了军用的鸭舌帽，对着遭到失败毁灭的敌人，把头低了下来。他非常的疲倦。胜利总是使得他非常地疲倦。

Ⅵ

秃鹰之城要塞的爆炸，对受伤且精疲力尽的帝国军而言，无疑是最后的一击，残存兵力的八成左右，被卷进了人工新星的爆炸当中，遭到了与司令官相同的命运。被拯救回来的人员当中，几乎没有一个人完好无伤。

受到了爆炸的冲击，奈特哈尔·缪拉的身体被吹了好几公尺远，撞在那已裸露出计量仪器与零件的墙壁上之后，摔落到座台上，拼命地将一时愈来愈遥远的意识拉了回来。他想要出声叫军医过来，但近乎窒息的痛苦，在他的胸口开始发作。

原来有四根肋骨被击断，尖尖的地方刺穿了肺部，几乎使得他无法呼吸。当然也就无法出声了。

缪拉强忍着剧痛与近乎窒息的痛苦，深深地静静地把空气吸进去。听到骨头碰撞的声音，胸腔膨胀之后，肋骨接合了。肺部自压迫当中被释放，身受重伤的副司令官终于成功地发出声音。

"痊愈要多久时间?"

缪拉以痛苦但却不失沉着的声音,对着那个在自己脸上也作一颗痣,匆匆忙忙跑了过来的军医问道。

"副司令官您真是不死之身啊!"

"说的好,就用这句话来做我的墓志铭吧! 到底,痊愈要多少时间。"

军医一边着——肋骨四根骨折、脑震荡、裂伤、跌打损伤、擦伤、还有外伤的出血以及内出血,军医保证三个月可以痊愈。

缪拉拒绝被移到医务室当中,所以备有医疗设备的病床被搬到舰上来。他一边接受着电子治疗、极低温保存血液的输血、以及镇静剂与解热剂的注射,与勉勉强强好不容易由秃鹰之城上脱逃出来的费赛尼亚中将会面。

"坎普司令官怎么了?"

面对这个问题,满身伤痕的费赛尼亚悲痛地无法立即回答,但终究还是必须要说出来的。

"已经过世了。"

"过世了……?!"

"坎普司令官要我传知给您。他是这么说的——代我向缪拉道歉。"

缪拉陷入一阵带电的,几乎令对方感到害怕的沉默中。不久之后,他的手紧紧地抓住床单,以微弱的声音痛苦的喊道。

"奥丁大神在上,请您照鉴。我势必要为坎普提督复仇。将杨威利的首级提在我这只手上——现在不成,我没有这个力量。与那个家伙之间的差距过大……,但还是请您看着,将来有朝一日……!"

缪拉咬牙切齿地说完之后,多少沉着了一些,接着将副官叫到床边来。

"准备通信荧幕。不,不要画面了,只要让声音能够传达就好了。"

因为声音即使可以控制,但是却不能让士兵们看到这身受重伤的样子。不管说的话是如何地雄壮威武,只怕士兵们看到浑身包满绷带的司令官,也会影响而士气不振吧!

不久之后,这些被打败的帝国军的生还者们,透过通信回路,听到了那位年轻副司令官的声音。那声音虽然并不是很有力,但却非常的清晰,充满了理性与坚强的意志力,有着将他们从绝望带往希望边缘的效果。

"我军战败了,但是司令部还存在。司令部答应将全体将兵,活着带回故乡去。谨守荣誉和秩序,大家应该都希望能井然有序地踏上归途吧……"

离开故乡的时候,拥有一六〇〇〇艘舰艇的帝国军,现在却只剩下二十分

之一,继续着残酷的败走。尽管如此,并未全面瓦解,而且可以维持着团体的秩序。这无疑地是身在病床,但仍全力指挥的缪拉所立下的功劳。

“前方有舰艇群接近!”

听到报告之后,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注视着舰桥上的荧幕。他的旗舰“人狼”的所在位置比舰队先锋集团还要前面,这里存在位置本身,正说明了他英勇名号的由来。

备战状态已经布署好,信号也已经传出。

“停船,否则将要攻击。”

过了悬疑的一分钟之后,米达麦亚知道了前方接近过来的是我方败走的舰艇群。米达麦亚命令将荧幕扩大投影之后,不禁为那惨不忍睹的景象叫了出来。透过通信荧幕,全身包满绷带的战友缪拉横卧在病床上,说明事件的经过时,“疾风之狼”垂下了肩膀叹息地说道,

“坎普死了,是吗——”

当他闭目为战友祈求冥福之后,立即张大眼睛,米达麦亚全身充满了锐不可当的气势。

“你回后方去向罗严克拉姆公爵覆命吧! 为坎普的复仇之战就交给我们了。”

通信切断之后,米达麦亚回头重新面对着部下。无论由何种角度看来,这位身材矮小的司令官,像是一位巨汉似地压倒了所有的部下。

“以最大的战速前进。”

“疾风之狼”发布了这项指标。

“对追杀缪拉的敌方先锋集团予以迎头痛击。快速的急袭之后立刻离开。继续追赶下去的话,现在这个时刻是没有意义的。拜耶尔蓝! 布罗! 德洛伊杰! 照刚才的指示行动,知道了吗?”

幕僚们以敬礼回复之后,分头进行布署。整个状况透过通信传给了后继的罗严塔尔。

当罗严塔尔的副官艾密尔·冯·列肯道夫将米达麦亚的传言带到之后,金银双瞳的年轻提督重重地点了点头,发布了与战友相同的命令。

“是吗? 坎普已经死了!”

他也同样地咕哝自语,但那表情和语气与米达麦亚有着些许微妙的差异,应该说是像并不在意的样子。他真正认为的,即使有毫无胜利因素,但却得来

的，但是绝无不具有败北因素，但最后却遭到败北的例子。坎普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本来就应当失败。罗严塔尔认为没有任何值得同情的余地。

伊谢尔伦要塞，就好像是同盟建国庆典与达贡战胜纪念日同到来一般，整个地沉醉在一片欢喜和狂热之中。仅剩的香槟酒闹地被打开、不是战斗员的人，一回到家中将行李放下，为了迎接凯旋归来的将兵，立即又再度地飞出家门。卡介伦与先寇布在中央指挥室一面看着主荧幕，一面轮流喝着整瓶的威士忌。

但是杨并没有踏进自己的家门。虽然曾下令绝对禁止穷追不舍，但古严少将和雅拉肯少将，合计五〇〇〇艘以上的部队仍执拗地追击败走的敌人。他们在通信状态尚未完全恢复的状态下，就这样地咬住败走的不放，匆匆忙忙地加以追击。而杨并未能把他们带回来。

陶醉在全胜利当中的古严等人，完全不知道有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正站在前方，等着他们前来自投罗网。

第九章 意志与野心

I

宇宙历七九八年,帝国历四八九年的四月至五月间,在伊谢尔伦回廊发生的攻防战,战术上有许多话题和教训在后世广为流传,但战略上则被认为毫无重要意义可言。然而,这场攻防之战帝国军若是获胜,后来人类的历史无疑势将改写,至少像尤里安·敏兹这种微不足道的人物,能够跃登历史的舞台,全拜今年的这场战争之赐。历史上,没有一场战争不具深切意义。

结果这场战争的最后一幕,帝国军挽回了一部分名誉。巧妙地结合了细密和大胆的设计,诱使古严和雅拉肯两少将的舰队,漫无章法地穷追帝国败军,进而被引进设好的陷阱当中。

"敌军自背后来袭!"

通讯兵惊慌失措地来报,粉碎了同盟军的胜利大梦!古严吞口水,自指挥席站起来。在回廊的天顶顶端方向,帝国军自不能航行的危险地带迅速降下,阻断同盟军的背后。这是渥佛根·米达麦亚本身指挥的最精锐部队,古严和拉肯以为是战败遁逃的残余兵力,实则是米达麦亚舰队的后半部,为引他们上当,故作后退状。

"为坎普报仇!一舰都不能留,给我杀个精光!"

米达麦亚所下的不是命令,而是煽动。稳操战术成果的他,现在不需要步步为营地下达细微的指示,只消算准时机便可以了。

在此同时,拜耶尔蓝中将所指挥的舰队也不再伪装逃走,打开全炮门对准不及猛然停下的追击者。

同盟军的舰艇有如以己舰撞向一片光壁。

高密度的能源分子与超合金分子,以亚光速的相对速度相互冲撞,刹那

间,一方被消灭了。撕裂的船体和四散的人体,在无声的悲鸣中,布满空间。同盟军的舰艇,或蒸发化为乌有,或爆炸四散纷飞,或撕裂在宇宙中翻腾,在帝国军阵前交织出死亡的锦绣图腾。

目击这一切的人,只能噤声眼看着丰丽辉煌的光影色舞,其中也不乏有人纯粹抱着"美与善之间本就毫无关连"的心态,观赏这幅景象。

前后挟击同盟军的帝国军,齐声合唱死者的挽歌,第一小节,负荷过的能源中和磁场破裂;第二小节,贯穿舰体的复合装甲;第三小节,舰艇爆炸;于是一首挽歌就这样嘎然而止。

"下面! 向天底方向逃走!"

雅拉肯绝望的呼喊。同盟军的舰艇躲避自头上而下的残酷攻击,逃走、反击,为了确保时间和空间,向天底方向拔足狂奔。

然而,却只稍稍移动他们的墓碑座标而已。在他们的去路上,与米达麦亚并肩齐驱的名将——奥斯卡·冯·罗严塔尔早已埋伏以待。全舰的主炮装满能源,在指挥官号令下,嘶牙咧嘴等待猎物自投罗网,准备让同盟军浴身火海。他们尖锐的目光杀机腾腾,眼前的同盟军像自杀似的翻飞而下。

"主炮三连齐射!"

罗严塔尔的命令一下,无情的炮火齐发,摧残同盟军。光剑将他们劈开、击碎,为了某种目的制造的金属和非金属物体,碎裂成数以亿计毫无意义的破片,在虚空中飘散开来。

狼狈已极的同盟军,指挥系统失去统一,漫无目的地四处逃窜。帝国军兵力雄厚,战术层出不穷,指挥官人才济济,在显示着国军胜利在握;而面临死亡的人,已然没有机会记取这次的教训,做为将来的借镜了。被追赶、被粉碎,只袅袅散放着比萤火更细微的光芒,终至消失。

"这些乌合之众真的是杨威利的部下? 亚姆立札会战时并不是这样的!"

"疾风之狼"颇为不悦地自言自语道。一旦失去杰出的总司令官,军队就会如此一蹶不振吗?

六道能源光束同时射至,在爆炸的光芒漩涡中,古严·巴恩·休少将的乘舰也自这个世上消失了。

山卓·雅拉肯少将虽然比古严多活了些时候,但也仅有五分钟吧,最多也不超过十分钟。光子飞弹直接击中雅拉肯的乘舰,舰艇一折为二,包含舰桥的前半部,撞上己方巡航,同时爆炸。

"又有敌军舰队! 这次更多,超过一万艘!"

当此报传至时，战场上的生存者，可说人人皆胜利者。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透过通讯荧幕对话。

“听到了吗？罗严塔尔！”

“杨威利本人可能已经出现了，怎么办？你要继续战吗？”

“这个……不过，如今再战也没有意义了！”

战况不利的话，杨一定会逃到要塞里去，更何况帝国军的战线和补给线，差不多已达界限了，应该趁敌军主力到达之前赶紧撤退！——两人下达一致的结论。虽然这一点点的胜利尚不足以弥补坎普和缪拉的惨败纪录，但若无视战况演变，一意孤行，最后将难以收场。

米达麦亚微微咋舌。

“动员千万大军甚至要塞，辛苦筹谋数千光年的长途远征，所换得的代价竟是一败涂地，独独造就杨威利一人的威名吗？哎！”

“咳！战场上没有百战百胜的——这倒是和罗严克拉姆公爵所说的没两样！杨威利的脑袋总有一天会落在你或我的手中！”

“缪拉也很想要吧？”

“嗬！看来今后他的竞争会更加激烈了！”

露出无畏的笑容，两位青年提督着手准备撤退。各舰编为一〇〇〇艘为单位的舰队，一队在退时，随后的一队更掩饰其背后，井然有序地退出战场。先遣部队由米达麦亚率领，调整全体舰队的秩序，居后的部队由罗严塔尔指挥，采取逆袭的态势，以防同盟军攻来，漂亮地完成撤退行动。

就这样，当杨威利转战舰休伯利安，率梅尔卡兹一行人抵达时，放眼望去，只见己方的舰艇残骸和远处的点点光群。杨没有下命追击，他指示立即救出生还者，返回伊谢尔伦要塞。

“看到了吗？尤里安！”

望着亚麻色头发的少年，杨喟叹道：

“这就是名将的战争手法！抱着明确的目的，一旦达成之后，就应脱离，不该再恋。打战就得这样才行。”

古严和雅拉肯就是欠缺这一点，杨只是不能在此种场合说出来罢了。

帝国军——应该说莱因哈特军的人才，可谓多如过江之鲫！因此，倘若年轻的红发勇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的话，杨获胜的机会便微乎其微了。当然，这已是不必再担忧的事了……。

“格林希尔上尉，向全舰队传达归还命令。”

“是！阁下！”

“还有，尤里安，好久没有喝你的红茶了，替我冲一杯好吗？”

“没问题，阁下。”

少年飞奔出去。

“尤里安真是了不起呀！”

梅尔卡兹对杨说道，语气沉稳而恳切，他只是想将尤里安看破帝国军战法之事，传达给这位少年不需仰仗的监护人。

“尤里安哪……”

杨掀起军帽，搔搔黑发，杂乱的头发又长长了些。审查会期间，有人无聊地挖苦他道：“一点也不像军人的发型，帮你理个凉快发型，怎样？”

“你知道吗？我不想让那孩子成为军人，事实上，即使我命令，他也不会放弃。”

“那样有违民主的精神哦！”

梅尔卡兹故意开玩笑，杨只得礼貌性的笑一笑。其实杨内心感到一阵刺痛，因为就种种迹象显示，这一天——杨不能再阻止尤里安往军人的路上迈进之日——终于来临了！

Ⅱ

费沙的首都，夜色轻笼，原本应是躲避黑暗的休息时刻，但费沙的居民并不是简朴的原始人，即使在夜里，各种活动依然热烈地进行着。

自治领主鲁宾斯基的宅邸灯火通明，形形色色的人物进进出出，仿佛是另一处人类社会的中枢地带。

鲁宾斯基并没有像神祉一般地受到崇拜，也没有像天使一样受到爱戴，人们尊敬他，只因他是一个势力强大的政治家。

有一天晚上，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来到他的书房，向他报告一件事，一世纪以来，一向保持均势的三国——帝国、同盟、费沙，势力比率终于改变了。

“正确数值要到明天中午才出来，我大略看了一下，比率是这样的，帝国四十八、同盟三十三、我费沙则约变成十九了！。

帝国的门阀贵族势力几乎一扫而光，下级贵族和平民阶级的人才逐受网罗登用，促进人事新陈代谢，也消除了心理的闭塞感。同时，随着贵族所独占的财富重新分配，投资大幅增加，经济也活络起来。另一方面，旧贵族虽然因

而穷困得叫苦连天，但受惠的却是绝大多数的民众，因此并没有造成社会问题。只是缺乏生存能力的旧贵族，最后渐渐被淘汰了。

而同盟的国力则出现令人不忍卒睹的低落惨状，前年亚姆立札会战大败和去年的内战，是其主要原因。在最近短短两年不到的期间，军力急转直下，减少了三分之一，更令人忧虑的是，社会维持体系也逐日式微。各行各界事件发生率提高，市民的信赖度更是一落千丈。

又加上消费物资所带来的压力，生产量减少、品质低劣、价格上升——三步合一，加快了步向毁灭的速度！

"要不是亚姆立札会战时败得那么凄惨，同盟的国力也不会落到这步田地！占领伊谢尔伦之后，他们应该采取和平攻势，将帝国内的旧势力和新势力玩弄于股掌之间，有效达成有利的外交成果。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贸然出动毫无胜算的军事行动，最后把自己逼进丑态百出的窘境！他们的愚蠢简直是罪恶！"

此外，与帝国长期对立，无法削减军事费用，更不能缩小军队规模，现在同盟经济的困境，莫此为甚！因为同盟的国民总生产毛额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必须投入军事支出 。

相对于国民总生产毛额，平时军事费用的比率最高不超过百分之百，为此，过去的蓄积将被啃蚀殆尽；由于消费远超过生产，所以经济亦将由贫血状态步向灭亡。

"但愿同盟能长此以往下去，当他们的国家经济破产之时，也就是我费沙接收同盟之日！然后，迫使帝国承认我在同盟的权益，届时，宇宙事业上已掌握在费沙的手中了！"

对于年轻副官的滔滔雄辩，鲁宾斯基默不作答，只浏览手中的资料，隔了半晌才说道：

"总之，多留几步棋！从中留最有效益的才好！"

"我知道！该做的，我都安排好了，请放心！对了！帝国军的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该怎么对付？"

"怎么做才好，我正想问问你的意见哩！"

被反问回来，年轻的副官立刻明快地答道：

"他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还对我们扩大要求，不如趁现在把他给甩了！"

他一度闭嘴观察自治领主的表情，然后意志坚决地放言道：

"类似的文件看似应在帝国司法部的相关人手中，实则已经准备妥当，征

得阁下的同意后，随时都可以实行！”

“好！马上去做！废物不速速排除，脏水将堵塞起来！”

“遵命！”

命令的人和被命令的人，似乎不把胥夫特当人看，一旦对方失去利用价值，便将其弃若敝履，其冷酷无情可见一斑。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对了，明天不是你母亲的忌辰吗？休息一天无妨！”

自治领主冷不防对他这样说，年轻的副官斜嘴一笑，这种笑并不代表任何意图，只是他的习惯而已。

“啊呀！阁下连我个人的事情都这么关心，我真是受宠若惊！”

“理所当然吧！……你是我血脉相连的至亲。”

凯撒林克的上半身不禁微微一晃。

“……您都知道了？”

“我对不起你的母亲。”

自治领主与副官——这对父子，互相对望着父子之间互相的关爱已干涸，而各有各的表情。

“您还挂记在心上吗？”

“啊！一直都……”

“我母亲在另一个世界若听到这番话，一定会很高兴！我代她致谢！不过，其实，您大可不必放在心中。在当年三餐不继的穷人家女孩和全宇宙财富屈指可数的富豪之间，我也会与阁下……嗯……和阁下做同样的选择！”

鲁宾斯基的儿子有点不知所云，但不出两秒，立即又恢复常态。

“……我只是个刚从大学毕业，不知天高地厚的庸才，您却将副官的重任交给我，是因为您对我的父子之情吗？”

“你真这么想吗？”

“我不敢奢望！我对自己的能力，多少有点自信，因此我认为您是认定我的能力的。”

鲁宾斯基面无表情地望着气势昂然、侃侃而谈的儿子。

“在内心里，你跟我太像了；外表上，就像母亲……”

“谢谢！”

“费沙元首的地位不是世袭，想成为我的继承人，不是用血腥，实力和声望才是最重要的！花点时间，培养本钱吧！”

"您的话,我会铭记在心!"

鲁伯特·凯撒林克躬身行礼,或许他是为了躲避父亲的视线而掩饰自己的表情,但相对的,这样一来,他也看不到父亲的表情了。

不久,鲁伯特·凯撒林克自父亲——自治领主的跟前辞退。

"实力和声望,哼……"

鲁宾斯基的儿子,抬眼望父亲宅邸的灯炬,发出不屑的低语。

"为了达到目的,你尽管为所欲为吧! 自治领主阁下! 自己不花任何工夫却叫我做这做那,真是矛盾哪! 别忘了! 我是你的儿子啊!"

透过侦测电视的画面,鲁宾斯基看着搭上地上车离去的儿子。他没有叫佣人,自己动手用杜松子酒和蕃茄汁调鸡尾酒,做成一杯"血腥玛丽。"

"鲁伯特和我太像了!"

鲁宾斯基指的是野心勃勃,富有霸气,而且认为以正当的手段达到目的;冷静、善于思考、工于心计,必要时会不顾一切,选择通往目的的最短距离,排除障碍……。

这种危险人物,不能放在远处任其自由行动,必须置于身边,就近监视。正因为如此,鲁宾斯基才任命他为副官。

或许,鲁伯特的次质远在父亲之上,但父亲却比他多出二十年以上的阅历经验。尽管如此,鲁宾斯基也不能藉此轻易地埋藏鲁伯特的才能,如果鲁伯特为了掩藏才能,不愿付出最大的努力,那么,鲁宾斯基又能得到什么呢? 谁也不知道……。

Ⅲ

在罗严塔尔和米达麦亚两位提督的保护下,打了败仗,只剩下七百艘人的伊谢尔伦回廊派遣军终于班师回朝了。经过这次惨烈的战役,帝国军总计损失了总司令官坎普大将、一万五千艘以上的舰艇、一百八十万以上的官兵,以及秃鹰之城要塞,可谓是惨败归来。

在以往的纪录中,帝国军——特别是莱因哈特及其部下们,从来就没有过类似这次一败涂地的纪录。虽然在亚姆立札毕典菲尔特曾被打败,但这不过是大获全胜中的一个小小折损罢了! 尽管帝国军除了 曾经对深入追击的敌军予以强力的反击,但这只代表一个小战术的运用成功而已,并不能挽回作战全面大败的局势!

许多人都预测罗严克拉姆公爵一定会把生还归来的司令官奈特哈尔·缪拉骂得狗血淋头。

当缪拉头裹带血的绷带赶赴元帅府向莱因哈特负荆请罪时,他跪在元帅面前说:

“下官承蒙阁下您赋予重任,如今却未能达成任务,不但损兵折将,还使得主将坎普提督因而战死沙场,大败而归,此罪真是万死不辞。现在我却还厚颜活着回来,是为了报告事情经过,以待阁下裁处。求您从宽处置部下们,所有的罪过都让下官一人承担……”

莱因哈特用他那冷峻的眼神凝视着这位战败的提督好一阵子,终于在所有大臣的面前说话了:

“卿无罪!你这次打了败仗,下次再戴罪立功就行了。这次的长途跋涉,也够你辛苦的。”

“元帅……”

“我已经失去坎普提督了,现在更加不能再失去你。好好养伤罢!静候回复现役的命令。”

由于缪拉膝盖受伤,头部伤口未愈,再加上长期身心上受到痛苦煎熬及情绪上的紧张,此时忽然之间松弛了下来,他还未开口说话就猛然地失去神智,身体笔直地往前倒了直去,躺在地上。

“快送医院。另外,追封坎普为一级上将。”

就在莱因哈特下命令的同时,他的亲卫队长奇斯林已和部下合国将缪拉送往医院去了。看到这位年轻的主上如此宽宏大量,所有在场的大臣都松了一口气,感到相当高兴。

其实,当莱因哈特得知部下惨败的消息时,他的反应是相当愤怒的。他认为即使战况不利到我方不得不撤退的地步,也不至于使军力折损九成以上!所以当他听到此一消息时,气得将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并且立刻回到书房。他心里想着,一定要严惩缪拉。不过,当他看到镜中自己的胸前的坠子时,他又想到了已经死去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吉尔菲艾斯曾经在亚姆立札会战时,向他进言特赦打败仗的毕典菲尔特。如果他现在还活着,他一定会求他赦免缪拉。莱因哈特想:

“像缪拉这种人真的是不可多得。要他为了无益的战争而死是愚蠢的行为啊!还是赦免他吧!吉尔菲艾斯,这样就行了吧?”

莱因哈特对缪拉虽然宽大,可是他对科学技术总监胥夫特上将就没这么

好了。他把胥夫特找来,当面问他:

“我倒想看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莱因哈特一副要将他定罪的样子。胥夫特则仍然自信满满地回答说:

“在下所提的案子并没有错,作战失败的责任应由统率指挥的人来负起才对!”

他竟然还死咬着已被赦免的缪拉不放。

英俊的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对着他冷笑说:

“你还在浪费唇舌。我并没有说你是因为打了败仗才有罪的啊!克斯拉!你过来,告诉他他犯了哪些滔天大罪。”

随着皮靴声的响起,有一位军官跟着走了出来。

他就是这一年刚被莱因哈特任命为宪兵总监督兼帝都防卫司令部的伍尔利·克斯拉上将。克斯拉上将有棱有角的面孔朝向科学总监,以严峻的神态说着:

“胥夫特上将,你已被捕了。罪名是收贿、私用公币、逃税、不尽职守、泄漏军事机密!”

说完,旁边六个孔武有力的士兵马上包围了胥夫特,并且将他逼到墙边上去。此时科学总监已面如死灰,他之所以闻之色变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些罪是冤枉他的,而是因为他所秘密犯下的罪行竟然被赤裸裸地揭发了!

“证据呢?……”

他还是挣扎强辩着,但也只是在虚张声势罢了!左右士兵们上前扣住他的手腕,他立刻发出痛苦挣扎的声音。

“把他带走!”

克斯拉喊着。

“人渣!”

莱因哈特听了他渐去渐远的呼喊声,忍不住厌恶地骂了出来。在他冰冷的瞳孔中,丝毫找不到同情的影子。克斯拉退出后,他又把他叫进来说:

“从现在起,加强对费沙专员办事处的监视工作。让他们察觉也没关系。我们一定要对他们加以牵制。”

莱因哈特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能视实际情况将没有存在价值的胥夫特除掉。他同时也把握此一契机,让科学技术总监部这个老机器能适时地注入新血。另外,他当然也不会忘记仔细观察费沙的动向。除掉胥夫特后,费沙将采取什么措施?有什么样的动态?就可慢慢揭晓了。

"费沙这个拜金主义国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尽管费沙自治领区的动向令人怀疑，但是他绝对不会让费沙的计划和阴谋轻易得逞的。

Ⅳ

帝国军统帅本部次长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上将奉命去向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一级上将"的遗族致意感哀。身为次长又同时身为艺术家的梅克林格带着相当哀凄的心情前往丧家，只见坎普夫人不住的哭泣，才八岁的长子紧紧扶持着悲痛的母亲，梅克林格的心不禁酸了起来。

"妈妈！妈妈！不要哭！我一定会替爸爸报仇的。我一定要把杨威利那家伙干掉！"

"对！把他干掉！"

一旁五岁的弟弟虽不明字意，却仍附和着。

看到这种情景，梅克林格再也忍耐不下去，于是急急告辞离开了。坎普目前已被追封为一级上将，享有帝国军葬，同时还加授了许多章。他的遗族往后的生活也都有补助，生活绝无困难。不过，即使国家事后所给予追封的荣誉和报酬如此的丰厚，却也改变不了坎普已经死去的事实，他再也活不过来了。

希尔德·冯·玛林道夫明白莱因哈特的心中始终藏有一个心病，这个心病若不能医好，她担心莱因哈特终有一天人格会崩溃。

有一天，这位帝国的年轻金发元帅在餐桌上说道：

"不论是白手起家的创业的人，或运用智慧巧取谋夺的人，都值得我们去赞赏他，这是不容怀疑的。"

希尔德对于这种看法也有同感，所以她也深表赞同。

"不过，如果一个人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和实力来行事，只单单靠祖荫而垂手继承了权力、财富和名誉的话，那他有什么资格拥有这些呢？一个人若真正拥有实力时，机会一来就会成功，否则就只有被历史淘汰的份了。我最感到厌恶的制度就是父死子继的制度。权力只能被个人所拥有，不能被子嗣继承下去，一代结束后，此一权力若不是让给别人，就是被别人夺走。"

"那么，您的地位和权力，绝对不会传给儿子罗。"

这位帝国宰相看着似乎想要大声说话的希尔德，她可能很难想像他将来

身为人父的样子吧！莱因哈特收回视线，若有所思地继续说：

“继任我位置的人，能力一定要和我一样好，或甚至比我更强才行。而且，也不一定要在我死后才能继任……”

说到这里，莱因哈特秀美的脸孔上已完全没有笑容。他的面部表情使希尔德联想到在寒光中闪烁的钻石。虽它美不可言，但是却一点也不温柔明亮，它只让人感到冰冷。

“如果有人想要从背后暗杀我，得手后继任我的权位的话，那不妨试试看！不过，如果不幸失败的话，后果将会如何？你们可以运用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去想一想！”

他的这番话尽管有如音乐般地被播送出来，可是听者感到胆颤心寒。莱因哈特说完话后喝了一杯红葡萄酒。自从他失去了红发朋友后，他的酒量就明显地增加了。

希尔德默然不语。她认为在莱因哈特冷漠的外表下，其实深藏了他孤独的心。自从他的好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去，姐姐安妮罗杰也离开他以后，他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了。尽管有些部下对他仍然忠心耿耿又有能力，但是莱因哈特总是将自己的心紧紧封闭起来。其中奥贝斯坦就是又有能力，对他又效忠的一个。

奥贝斯坦这个人在权术谋略不流于私情，像个精密执行机械。若极端地来说，莱因哈特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道具看待。当这“道具”征服宇宙，统一人类社会，集所有权势和荣华富贵于一身时，而奥贝斯坦会以艺术家自居。他将满足地看着自己运用完美的技巧去完成一伟大的作品，而这幅作品正是一幅以时间和空间为背景的壮丽历史画……。

奥贝斯坦最不愿见到的人，大概就是莱因哈特时常怀念他姐姐安妮罗杰以及他的朋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这件事了。他认为这是一位强者表现脆弱的举动。

奥贝斯坦主张“君主应该是个让他的臣子们望而生畏的对象，不可有亲爱臣子的表现……”

古代主张这种思想的人有两个，这还是希尔德在念大学时所学到的。这两人一个是韩非子，一个是马基雅弗利。在经过数千年的时空交错之后，现在出现了一个似乎想彻底实践此一思想的人——奥贝斯坦。迟早，他都可能会促使这个历史上空间的霸主诞生于银河系上。一旦霸主诞生，那个原本还带有多愁善感性情的年轻人就将宣告死亡了。这位绝对霸主的出现，意味着比

鲁道夫大帝还要专制的帝国即将出现,这将是全体人类的不幸,也是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希尔德微感头疼,她突然觉得害怕起来。她在想,说不定自己将会成为奥贝斯坦要斗争的对象。

希尔德下定决心,如果这场斗争不可避免的话,她一定要击败对方,取得胜利。她绝不能让莱因哈特变成"鲁道夫二世"。莱因哈特必须是莱因哈特自己,虽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和弱点,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仍然是他自己,不是别人。

"已经下定这个决心了!希尔德·冯·玛林道夫……"

希尔德回到家里,望着镜中自己微红的脸孔,她用她那充满活力与知识的蓝眼珠子一本正经地问自己:

"你有胜算吗?如果光是凭着决心就想胜过对方的话,那还有人肯努力做事吗?啊!对了!去看看他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吧!如果吉尔菲艾斯提督还健在的话,我也不需要这样强出头了啊!"

希尔德拨了拨她那短俏的金发,人死已不能复生,不知道吉尔菲艾斯死后是否还是和人一样有各种不同的烦恼?

"如果他还活着该多好……"

希尔德想着。

希尔德·冯·玛林道夫的表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男爵躺在病床上养病。他持续着一点小发烧,汗却不停地流着,光是这一天下来,就已经擦汗擦湿了十条毛巾以上。女佣为了给生病的主人解闷,特地坐在床旁朗诵诗集给他听。

"……我的心有如长了翅膀一般……逃离了重重的魔掌……遨游于太空中……星球被我远远抛在脑后,旧日的记忆也都化为绿色……现在连鸟叫声都听不见……"

"够了!出去!"

听到主人没什么力气的命令,女佣有点害怕地合上那本诗集,草率行礼后就离开了。海因里希憎厌地看着这个身体完全健康的离去,微感疲累地呼吸着。

隔了一会儿,海因里希用他那双微微发红的双眼看着镜中的自己,他发现自己脸颊上有着病人惯有的晕红,而且还不住有汗从咽喉往胸口流。

这位邱梅尔男爵家年轻的主人心里想着,自己大概活不久了。其实他觉得自己能活到现在——十八岁,已经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了。当他还是个

小孩时,每天晚上,他都活在不知道还看不看得见明天早上的太阳的恐怖阴影之下。

他现在对死亡已不再那样感到恐惧了。不过,他还是很害怕在自己死后,人们会慢慢地将自己忘掉。他想,自己死后的一年左右,他家中的亲人,亲戚们,以及他那美丽的表姐都将慢慢地遗忘他这个体弱多病的年轻人吧!

到底自己活着的目标是什么呢?每天都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支付昂贵的医药费,难道真的就要躺在病床上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吗?难道就这样无声无息,什么事也没做,就这样离开人世了?为什么有人在和他同为十八岁的时候就当上了提督,二十三岁就登上上帝国宰相的宝座,且未来前途又充满光明,而为什么上帝就这么不公平,给了他这样一个坎坷的命运呢?

汗已经湿了枕头,他用手指轻拭着自己发白的肉。他不愿就这样死去,他绝不愿就这样死去。他想要做点值得在历史上留下纪录的事情,这样他才会心甘情愿的死去。

就在坎普举行国葬的那天傍晚,渥佛根·米达麦亚带着一瓶白酒到他的同事奥斯卡·冯·罗严塔尔的单身居所。罗严塔尔好像想到了什么事似地,他高兴地把米达麦亚请到房间去,拿出了酒杯。米达麦亚本来想和主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可是主人却已经有点醉了似的,他竟然说了一些惊人之语。

"你听我说,米达麦亚!以前我们总是说要打倒贵族,消灭自由行星同盟,以控制整个宇宙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可是,这已经是我以前的想法了!……"

"怎么,现在怎么想呢?"

"我现在觉得,当人家使唤的部下,充其量不过是别人的道具罢了!除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是个例外之外,对公爵而言,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看看坎普吧!我很同情他,为了一场毫无助益的战争而死,就像是用完了就丢!"

"但是公爵也哀悼坎普之死,并也追封他为一级上将了。他的遗族们也都领有一笔为数可观的慰问金,不是吗?"

"话是没错,可是坎普还是死了,给与死者再多同情的泪水和名誉也是无用的。因为死者再也不能和活着的人一样,能够拥有实质上的东西——权力和财富。我们的主上能做到这一点吗?我怀疑。"

米达麦亚喝了酒后,也以微醉的表情反驳他说:

"喂!你怎么这样讲呢?我记得去年秋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死的时候,你还说过他死得其所,不是吗?那难道不是你心中所想的吗?

"不错,我当时是这么想!"

罗严塔尔那双金色的眼睛正绽放出一种很奇异的光芒。他说：

“直到现在，我才觉得自己过去的判断和选择是不对的。我现在不这样想了，或许可以说，我已后悔自己过去所做的选择吧！”

罗严塔尔话一说完，这两位年轻的提督仿佛都觉得四周的空气变得沉重起来，一时之间两人都默默不语。

“告诉你一件事吧！”

米达麦亚终于开口了。

“不过，你最好不要随便告诉别人，如果被奥贝斯坦那些人知道了，那就不得了了。我在想，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代英雄，如果我们能成为莱因哈特的手足去为他做事，而后得到相对的奖赏就行了。”

不久后，来访的朋友终于辞离去了，只剩下罗严塔尔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嘟哝着：

“嗯！我又这个样子了……”

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厌恶的表情。以前，当他提及母亲的事情时也是这样吧！今天算是酒喝多了，对米达麦亚也就多说了几句话。而且这些话都不为米达麦亚所熟知的。其实，自从去年莱因哈特说过“若有自信的人，不妨来挑战看看”这句话以来，罗严塔尔望着窗外，夕阳仅剩一点余晖照射着。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天空已经渐渐变黑了。

将宇宙取下来——他心里试着这样想。或许现在的人类都有夸大自己实力和成绩的本事吧！人的体内可能流有一种奇妙而能骚动人心的血液吧！

莱因哈特曾经对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说过，“鲁道夫大帝做得到的事，我就做不到吗？”罗严塔尔也有些资格吧？他在想，难道罗严克拉姆公爵想要得到的东西，自己就没有资格去想得到吗？他快满三十一岁了。目前官拜银河帝国一级上将。元帅的宝座垂手可得。比起鲁道夫大帝三十一岁的时候，他还更为接近最高权力。

自己刚刚对米达麦亚所说的话，不知道会不会被传出去？明天最好再告诉他今天所说的全是开玩笑的。

而正在回家途中的米达麦亚，心情就好像刚喝了一杯充满酸味的咖啡一般。他一直无法忘记罗严塔尔所说的话，尽管他一再告诉自己，或者罗严塔尔是在醉人醉话，但是这种藉口仍然不能使自己信服。

在这个新的时代中，或许就是会发生一些新的纷争吧！不过，再怎么说，自己也不太愿意相信自己的亲密战友罗严塔尔竟然会对主上产生不满和不信

任的想法。虽然目前还不知道如何面对这种局势，但还是要小心谨慎才好，若是让奥贝斯坦那种人知道的话就不好了。

米达麦亚扪心自问，自己是否过份单纯了？他的知识水准虽高，但是除了会在战场中打败敌人之外，其余的事都不曾在脑中想过。对于权力斗争，他只感到厌烦。他想到的全是战场中的敌人。他现在所烦恼的，大概也只是杨威利不知道在做些什么罢了，比方说，在庆祝舞会中和美女跳跳舞……等。

V

米达麦亚的联想并未命中。

身系自由行星同盟存亡的救国英雄杨威利，竟然在连打了几个喷嚏后，病倒在床上，病因是身体太过劳累，病名是感冒——这对杨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或许这场病是幸也是不幸，就在他参加完战胜庆功宴回到宿舍后，躺在床上就一病不起了。即将升为准尉的尤里安在一旁服侍着。尤里安在他的首次上阵中，就一举将敌机消灭，而且还看破了帝国军的作战计划，表现相当优异，因此获得了长官的推荐。而杨本身由于已晋升到相当高的职位，这次并没有再升为元帅，只是获颁勋章而已。

“我来给你做点热果汁吧！在酒里掺蜂蜜和柠檬，再加入沸水，对付感冒最有用了。”

“不要加蜂蜜、柠檬和热水，好吗？”

“不行！”

“没有什么差别啊！”

“那不如不要酒算了！”

“……你四年前来家里时，还很听话的哟！”

“嘿！我会变成这样，是后天的因素造成的。”

尤里安你一句我一句地应战，杨欲辩无言，只得面向墙壁喃喃发牢骚：

“哎！真是了无生趣啊！……有烦人的工作压力，又没有情人，连喝个酒也要被骂……”

“你感冒了，就认命一点吧！”

尤里安提高嗓门，以压抑自己快忍耐不住的表情。这种对话持续了两个多月，他们反倒希望往后还能持续下去，因为自从来到杨家后，便一直没有保持这种习惯。在厨房做好热饮，他端给感冒患者。

"你真是个好孩子哩!"

虽然不够稳重,一口气喝完之后,杨立刻改口说道。少年所做的热饮,才是真正的醇酒哩!

杨裹着毛毯坐在床沿上,很满足似的喝着"温热的感冒药"。看着黑发的年轻提督,半晌之后,亚麻色头发的少年,下定决心似的开口说道:

"杨提督……"

"干嘛!"

"我想……成为正式的军人!"

"……"

"你可以答应我吗? 如果,无论如何都不行的话……我就放弃!"

"无论如何你都想当军人?"

"对! 我想做维护自由和平等的军人! 不是侵略或暴政的爪牙型军人,是保护市民权利的军人!"

"你刚说放弃……放弃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不知道……不对! 到那时,提督就会叫我做了!"

杨两手搓弄着还剩一半热饮的杯子。

"从一开始,我就跟你说不行了,你都没有考虑吗?"

"没有!"

"不要小看十五年的时间差距呀! 这一点我可早就看穿了。"

杨了不起似地说道,但毕竟身上穿着睡衣,所以想装得严肃一点也不行。

"……对不起!"

"没办法啊! 看看你那种表情,我能再拒绝吗? 算了! 希望你不会成为让人伤脑筋的军人。想做什么就去做吧!"

少年暗褐色的眼睛,闪耀着光芒。

"谢谢! 谢谢你,提督!"

"……奇怪,怎么会那么想做军人呢!"

杨不由得一阵苦笑。

不论那种宗教、那种法律,自古以来,便已决定的基本规范:

不要杀人! 不要抢夺! 不要欺骗! ——

杨反省自己。杀了多少的敌人? 抢夺了多少东西? 欺骗了敌人多少次? 在现世之中,上述种种行为之所以无罪,完全因为遵照国家命令行事而已,事实上,所谓的国家,除了不能让死者复活外,其它无所不能! 它可以免除罪犯

的罪,相反的,也可以让无辜的人坐牢,甚至送上断头台,连安居乐业的市民也不放过,强迫他们扛着武器上战场拼命。军队对国家而言,无异是有组织的、最大的暴力集团。

"尤里安!我没有资格说这些话……不过,如果你想做军人,有一件事不要忘记——军队是暴力机关,暴力有两种……"

"善良的暴力和邪恶的暴力!"

"不是!支配、镇压的暴力,和解放手段之一的暴力。国家的军队应该……"

杨一口气将冷掉的饮料喝光。

"就本质而言,属于前者的组织,很令人遗憾吧?但历史就是明证。当权者和百姓对立时,军队倒戈百姓者少之又少。不仅如此,过去有许多国家,军队成为其权力机构,以暴力支配民众,去年那些搞政变失败的家伙就是最好的例子。"

"可是,提督是军人,难道不能反对这种事吗?我很想成为像提督这样子的军人,至少,这是我的志向!"

"噢!这下子麻烦了……你应该早就知道我志不在此,不是吗?"

杨坚信笔绝对比刀剑强,然而在这个真理荡然无存的人类社会中,支持这种信念者可说是少之又少的例外。

"用笔不能打倒鲁道夫大帝,不过,我们却知道他对人类社会所造的罪孽,这就是笔的力量。用笔可以控告几百年前的独裁者,甚至几千年前的暴君;剑不能让历史倒流,但笔却可以。"

"咦……照这样说来,到头来也只能确认过去而已喽?!"

"过去?这样说吧,尤里安!人类的历史倘能持续下去,所谓的过去便会无限地累积起来。历史并非仅仅是过去的记录而已,更是文明延续至今日的证明。现在的文明是由过去的历史所累积出来的,懂吗?"

"懂!"

"……所以,我想成为历史学家,但是,刚开始时走错一步,便落到今天的下场啊!"

是叹息,也是埋怨。

"不过,若是没有人创造历史,那么写历史的人也没有存在价值了。"

少年说道。杨再次苦笑,把杯子递还给少年。

"尤里安,刚才的热饮,可不可以再给我一杯,真的蛮好喝的。"

"好！我马上去倒！"

杨的视线从站在厨房中的尤里安身上，转移到天花板上。

"哎！世事本就不能尽如人意啊！不管是自己的人生，或是他人的人生……"

Ⅵ

以杨为首的伊谢尔伦要塞和驻留舰队的干部们，在接受自由行星同盟政府颁赠的勋章后，内部有了小规模的人事异动。国防委员长——尼古拉庞提提出辞呈，由爱朗兹接任，这位政治家在各方面均深受特留尼西特议长的影响，由此看来，军事政策的变革，可能性完全化为泡影。

新上任的爱朗兹委员长，对引咎辞职的尼古拉庞提进退了然于心的气度，赞不绝口，并表示对全国遵循其在位期间的政策。他的内心是否真的这样想，不得而知；但尼古拉庞提表面上确实潇洒地辞去国防委员长的宝座，转任国营氧所能源公社的总裁。

爱朗兹委员长上任后的第一件工作，是造访费沙派来的专员——布里查理，就进口军需物资的佣金问题，作一商谈。当商谈顺利结束后，两人在闲聊中，爱朗兹提到尼古拉庞提对杨威利召开审查会失败之事。话中，爱朗兹刻意美化尼古拉庞提的用意，是为避免军人把政。

"有许多事要请示您，总之，您大可以罢免杨，但是罢免之后，一旦他投身政界，威胁到您的权力时就麻烦了！"

布里查理言语间毫不掩饰，率直地直指爱朗兹话下之意。爱朗兹沉默数秒，然后答道，并不是杨个人如何的问题，而是阻止军人干政的问题。

"既然如此，就制定法律好了！哪方面的权力好呢？让千千万万的人，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和规则，这种乐趣——金钱买不到的乐趣，才值得投入大量钱财，以掌握权力！对不对？"

"所言甚是……"

爱朗兹没有流汗，却掏出手帕来擦汗，无非在掩饰自己不悦的表情。让他觉得老大不痛快的原因，是对方露骨的口气，和一针见血的说法。

但不管怎么说，费沙专员的提议内容相当吸引人，因此，爱朗兹言谢过后，便马上赶往特留尼西特那儿，做紧急报告。

在隔壁极力克制的波利斯·寇涅夫，想唾口水，但地板擦得太亮了，遂打消

念头，吞了回去。

这个充满污秽的世界啊！身为独立商人，他认为，目前的世界，善于运用政治权力的人，往往不惜手段以对付精于手腕和策略的对立者，这种人才应该唾弃，让世界更为公正。自从我成为专员办公室之一员后，便时常接触这类的话，在最初的时候，他原本便没打算要长期忍受下去，如今或许已经达到极限了。

五月下旬，费沙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决定了一件事。

"凯撤林克！"

自治领主叫他，年轻副官立刻出现，毕恭毕敬地行个礼。

"那个计划准备充分了吗？"

回应的是自信满满的微笑。

"万无一失！阁下！"

"好！那么，发动计划！将消息传达执行小组！"

"遵命！对了，阁下，这项计划成功之后，罗严克拉姆公爵和杨威利一旦发生全面冲突，谁将会获胜呢？"

"我不知道！不过，正因为如此，才令人觉得有趣呀！不是吗？"

"您说得对！那么，我将命令传达给执行小组了！"

自那个晚上以来，父亲与儿子之间的关系，并未更加亲密。双方在共识的基础下，保持上级与下级的关系。退回自己办公室的副官，按下消除影像发信机能的电视电话，确定受信之后，发布命令：

"这里是狼穴……现在，怪狼被放出来了！重复一遍！怪狼被放出来了！"

多么幼稚的暗号啊！——鲁伯特·凯撒林克心里想，这和他本身的语言敏感度，此时没关系。是谁说的呢？不需判明外部，能和对方相通就好了。

被放出来的怪狼，张开血盆大口，谁将是它尖牙利爪下的牺牲品呢？年轻辅佐官的脸上浮现阴险的笑容，不是狗，是狼，那么它也有可能掉过头来反咬自己的主人呵……。

原银河帝国上校雷欧波特·修马哈再次确认印有伪名的护照，这是由费沙自治政府所正式发放，假借着他人的名义现身。

这项计划事成之后，依约可以得到费沙的永久居留权、市民权，而且还有一笔可观的报酬。

修马哈从一开始便没有完全相信费沙副官的约定，对费沙自治政府、对凯

撤林克副官,他都抱有强烈的不满,但他并不想重新考虑这件事。一想到加诸于他身上的报复将有可能转移至部下身上,他只有顺从这项计划。假使费沙有意利用他,那么,他也会利用费沙!不管了,再次亲赴帝都奥丁吧……。

“走吧!上校!”

同行的佛瑞特·兰斯贝尔克明亮的声音说道,修马哈点点头,徐徐步向费沙宇宙港的办公室。

……宇宙历七八九年,帝国历四八九年,这一年的前半方才结束,使银河帝国和自由行星同盟震惊的事件发生,只剩一个月。

银河英雄传说

田中芳树 著

4 策谋篇

第一章 雷 鸣

“历史的转变与胜败，往往都决定在一瞬间。但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那一瞬过后才去回顾。很少人知道此刻就是正值变化的那一瞬间，更少有人能够用自己的手来定夺这一关键的时刻。不幸的是，愈是心怀不轨的人，却往往能够以更强的意志来面对未来……”(D.SINCLAIR)

“预告未来、直接体验现在、与间接去体验过去，这三者均有着不寻常的惊险会伴随而至。充满喜悦的惊险，充满恐怖的惊险，与充满愤怒的惊险，其中最值得畏戒警惕的无异是最后一者。有许多的人将之改称为‘后悔’”(E.J.MACKENZIE)

I

这一年、帝国历四八九年，寒冬的余威仍然大肆张牙舞爪地霸占不去，春天的风和日丽迟迟未见踪迹。但一旦到来之后，立即快速成长并驱走寒冬，帝国首教奥丁的市街上缀满了锦簇的鲜花。接着季节转移，花朵开始凋零，浓浓的新绿涂满了人们眼界所及之处，微风吹来阵阵初夏的气息，透过薄薄的衣衫让人们的肌肤也跟着活跃了起来。

六月中旬，对处于北半球中纬度地带的银河帝国首都奥丁而言，正好是温湿度适中最为舒适的季节。但是，这一天却异常的闷热、云层快速地流动着，从学校下课的孩子们也好像受到催促似地由原野向住家飞奔。

帝国宰相府是一栋灰白色的石造建筑物，就建筑本身而言，象征性的威压感胜于实际的使用机能，当然，这并不是现今的主人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个人因素所建造的。在他之前，曾有好几个皇族或大贵族，也入主过这栋建筑物，以皇帝代理人的身份，对多达数百个的恒星世界行使行政权。莱因哈特在这栋建筑物历代的主人当中，可说是年纪最轻，但却最为强大的一位。在他以

前的宰相均依皇帝任命而产生，但他却是要求皇帝任命自己而成为宰相。

在庄重、阴暗、封闭的建筑物当中，有一名非常年轻的女子在走着。脚步声非常地规律，穿着男子样式的服装，暗色调的金发剪得很短，让人猛一看以为是一位俊美的少年，但由她脸上有着薄薄的淡妆与领口部分所露出的橘色领巾，似乎在证明她是一名女子。

帝国宰相秘书官希尔德的立场无疑地已完全确立了。

希尔德简洁地道谢之后即进入宽阔的办公室中，视线搜寻着这栋建筑物的主人莱因哈特。这位身为帝国宰相，同时也是帝国军最高司令官的俊美青年，本来正停立窗边向外眺望，手指拨动着他那华丽耀眼的金发，此时闻声而回过头来。原本身为军人的他，身着以黑色为底色，各种缀以银色的华丽军服，衬托着他那年轻的身躯。

“是否打扰到您了，宰相阁下。”

“哦！不！有什么事吗？玛林道夫小姐。”

“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请求谒见。说是有紧急事由。”

“哦！克斯拉什么事这么紧急?”

宪兵总监兼帝都防卫司令官的伍尔利·克斯拉当然并不是一个完全毫无人格缺陷的人，但帝国宰相和秘书官也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会无故或轻易地显现出焦虑或狼狈的角色。克斯拉会如此地焦急必定有相当的理由。

“好，带他进来。”

这位帝国实质上的独裁者一边用他那像雕刻家一般纤细的手指，将落到额前的金发拨起，一边对着希尔德发号命令。他从未曾回避伴随着地位而产生的责任，这是连与他敌对的人也无法否定的事实。

希尔德再度进来的时候，隔着窗户外边意外地泛起一片微微的亮光。厚厚的雪层沉浮在低低的空中，该处散发着一种不健康的亮光。

“好像要打雷了……”

“气象局报告说大气层的状态不稳定，可能会有雷雨产生。”

此时，远方因放电现象空气摩擦而产生的吱吱声响，传到了二人的耳里。那声音逐渐地升高，显得更为粗暴，不久，一记光打进视线内，雨滴开始簇拥地打在玻璃窗上。

伍尔利·克斯拉的身材较这位年轻的主公稍矮，但身躯较为宽大，有着历战军人的精悍相貌，但不知为何那茶色的头发却在耳朵的两旁泛白，眉毛当中也混杂着一些白毛。就三十过半的年龄而言，给人一种不太相称的印象。

“罗严克拉姆公爵，在您繁忙之际前来打扰，实深感惶恐。属下因接到消息说前些天里有二名旧大遗族派的余党潜到帝都里来，故前来报告。”

年轻的主公站立在窗旁视线越过肩膀注视着部下。

“为何会知道这件事呢？克斯拉。”

“事实上是有人密告……”

“密告？”

年轻帝国宰相的声音当中充满了不悦。如果有与背叛同样地会腐坏他的精神花园且同时散播毒素的害虫存在的话，那么这害虫的名字该叫做是“密告”吧！虽然有时确实是有其重要价值，但无论如何对这种行为仍采取既不欢迎也不奖励的态度。

银白色的闪光由空中蛇行穿过，雷鸣巨声响起，寂静如易碎的陶器一般地被击碎，在莱因哈特等人的耳膜中留下令人不悦的残响。在尾声尚未消失之前，莱因哈特好像忽然改变主意似地命宪兵总监接着继续报告下去。

克斯拉于是用手指操作放在他手掌中的一只小盒子。在与年轻帝国宰相视线相同高度之外，浮现出小小的立体影像。那是一名年轻男子，虽称不上是美男子，但却令人能感觉出他良好的品性与家世，在眼角与嘴边洋溢着的微笑当中并没有阴影的存在。

“这个人是兰斯贝尔克伯爵，名叫亚佛瑞特，现年 26 岁。是去年参加利普休达特盟约众多贵族中的一员，战败之后随即亡命至费沙。”

莱因哈特默然地点点头。这个名字和脸孔在他的记忆当中还很明显地留着。以前曾经几次在庆典及宴会当中见过面，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是一个虽不见得有益，但却也无害的人物，如果是生在高登巴姆王朝的安定时期内，那么大概会是一个热衷于那些算不上好的诗或小说当中，具有文学兴趣的人，一生中虽无大过却也将就此而终吧！但在乱世之中，要能够挣扎地活下去所必须具备的机智方面，就没有如此地天赋与幸运了。之所以参加反莱因哈特派的盟约，与其说是憎恶莱因哈特，不如说是受传统的价值观影响，单纯地认为只有门阀贵族才是帝国政治的支柱所致。

接着出来的影像，是一个较亚佛瑞特稍微年长的男子，其相貌令人觉得是一个精明能干的生意人。宪后总监说明，他是大贵族联合军的一名参谋——修马哈上校。

雷欧波特·修马哈二十岁时毕业于军官学校，十年后晋升为上校。由于不是贵族出身，所以在后方服勤的期间较前方勤务来得长，虽不若渥佛根·米达

麦亚那么地幸运，有许多机会可以缔造辉煌的战功，但能爬到今日的地位，也算是罕有的擢升了。他不但富有理性、任务执行能力优越，而且视情况需要，可以独自一人行动，也可以指挥集体行动。可说是一名极为“有其用途的男子”。

“这不就是应该网罗到麾下来的人材吗?”莱因哈特如此地想着，自己那可以称得上贪心的人材募集网上，居然出现破洞而有了漏网之鱼，莱因哈特甚是觉得可惜。他本身对于物质的关心与欲望甚为薄弱，但在人材方面的网罗却极为执着。特别是去年痛失红发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之后，虽明知不可能，但也从未吝惜过丝毫的努力，希望能弥补这个损失。

尽管如此，再回过头来，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和修马哈舍弃了费沙这个安全的亡命之处，而潜入敌方所管辖的帝国首教，到底是为了什么?

莱因哈特猛然想起似地问道：

“他们二人应该会持有旅券和入国查证，这些证件上是使用假名，或者是伪造的证件?”

宪兵总监的回答是“否”。在入国审查的时候，并未发现有任何可疑之处。如果没有人密告的话，恐怕根本无法辨别他们真实的身份。由他们所持有的证件，是由费沙自治政府所签发出来的这一点看来，很容易地就可以明白费沙与这一件事有某种上的关联。克斯拉因此前来谒见，请求宰相作一政治上的判断。

莱因哈特于是答应稍后再作指示，先行使宪兵总监退下之后，又将视线投到那挤满雷云的空中。

“帝国的历史家们，将鲁道夫大帝的怒号比喻成打雷，你是知道的? 玛林道夫小姐。”

“是的，知道。”

“这真是个相当巧妙的比喻。”

希尔德并没有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那凝视着窗外的优雅姿态。希尔德感觉到莱因哈特所说的话与心中真正所想的并不一致，语气中似乎带着些许嘲讽。

“打雷这种现象……”

莱因哈特刚开口说话时那俊秀的脸庞，在雷光闪过时，闪烁着一种白色的光辉。在那一瞬间，竟像一尊用盐堆砌而成的雕像。

“简单说来，其实只是一种能源的浪费。虽具有强大的光热与声响，但是

荒乱而狂野,对任何事物并没有什么好处。用来形容鲁道夫倒也相称。”

希尔德那美好的唇形微启,但一言未发地又闭了起来。因为她发现莱因哈特并不需要她的回答。

“而我不同,我不会这样。”

希尔德感觉到这些话,一半是对着他自己,一半是那并不在场的某一个人所说的。

莱因哈特将视线转回室内,注视着年纪极轻的伯爵小姐说道:

“玛林道夫小姐,你的想法怎么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有关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回到帝都来的原因吗?”

“是,如果他好好地待在费沙,作作那不怎么高明的诗,倒也可以平和地过着日子,为什么甘冒危险跑回这儿来呢?你有什么看法?”

“据我所知,兰斯贝尔克伯爵是一个绝对的浪漫主义者。”

这样的一个回答,似乎微妙地刺激了莱因哈特那并不丰富的幽默感,涟漪般的微笑在他的嘴角荡样开来。

“我不认为你的有什么不对,但是我不认为那个二流的诗人是想回到故乡来,而由其中找到一些浪漫。如果是经过了几十年变成一个老人之后或许可能,但从去年内乱到现在也只不过才一年啊。”

“如您所说的,兰斯贝克伯爵之所以回来,应该具有更为深刻的理由。而且有值得他冒险的价值。”

“那个理由究竟是什么呢?”

莱因哈特很显然地乐与聪明的玛林道夫小姐如此地一问一答。这并不是男女之间的对话,而是希望能藉由与一个知性上相当的同伴,彼此之间非公式性的讨论,产生一种强烈的辛香料,带给思考刺激与活力。

“如历史上所显示的,对于强者进行所谓的恐怖主义,会使得一个行动派的浪漫主义者变得极为激进。兰斯贝尔克伯爵或许就是为了能戏剧地满足他那单纯的忠诚心与使命感,故铤而走险大胆潜入帝都吧?”

希尔德如此地回答。而这正是于去年丧命的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无法为他人所取代之其价值的一部分,希尔德深深地感受到。

“说到恐怖主义,大概就是打算来暗杀我吧?”

“不,恐怕不是。”

“为什么呢?”

希尔德对着深感兴趣的莱因哈特说明道,不论是暗杀或者是过去的清算,

对于将来的发展并没有任何助益。如果莱因哈特遭到暗杀的话，那么有谁可以接替这个地位，接受这个权力的转移？去年，集结于“利普休达特盟约”的贵族们之所以败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盟主布朗胥百克公爵与副盟主立典亥姆侯爵，对于打倒莱因哈特之后权位的瓜分意见歧异所致。如克斯拉上将的推测，兰斯贝尔克伯爵的潜入，必定与费沙有相当程度的关联。对费沙而言，莱因哈特死后，统一权力的瓦解，与社会、经济所可能造成的紊乱，或许还不如现阶段的状态还来得好一些。

“依我看，费沙幕后唆使恐怖行动，应该不是想要暗杀，而是要挟持要人。”

“这样的话，那对象是谁呢？”

“我认为有三个人。”

“其中一个当然就是我啦，那另外二个是谁呢？”

玛林道夫小姐直视着那冰蓝色的眼珠，回答道：

“一位是阁下的姊姊。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的话一说完，莱因哈特那原本从容的神情，随即激情翻腾无法抑制。这变化是如此地直接急速，令人错觉仿佛是几秒之间被谁的手强硬地削下一般。

“如果那二流的混帐诗人，胆敢危害到姐姐，那么我会用人类绝无法想像到的残酷手段杀死他，叫他后悔带着痛觉被生到这个世界来。”

希尔德无法想到有任何理由，会让莱因哈特不实现他这个如此可怕的咒誓。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伸瑞特如果真陷入这不法的诱惑当中，那必定会制造出一个异出常轨的复仇者吧！

“罗严克拉姆分爵，我刚才所说的并不值得让您如此忧虑。请您恕罪！阁下，令姐应不致于在这一次行动当中遭到挟持。”

“为何如此断言？”

“因为挟持一名女性作为人质，根本上违反了兰斯贝尔克伯爵的作风。如刚才所说的，他基本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对他来说，与其挟持一名柔弱的女性，而遭受他人背后的指点，不如选择其他困难度较高的途径。”

“没错，兰斯贝尔克伯爵，那个差劲的诗人或许是这个样子。但如你所说的，这一件事费沙也牵扯在内，他们难道不会穷极权术地使阴谋吗？费沙的人根本上是心怀不轨、十足的现实主义者，他们有绝对的可能会强制兰斯贝尔克伯爵采取省事而且有效的手段。”

莱因哈特对于其姐，也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安妮罗杰的感情，在理性上

来讲，经常是扮演胜利者。而在心理的圣洁领域当中，或许有其弱点，但莱因哈特本身，或许就是鲁道夫大帝那“钢铁巨人”般的延续，而两者之间仅有一线之隔。

“罗严克拉姆公爵，我所假设的三位挟持对象当中，首先将阁下除外，因为即使实际行动的兰斯贝尔克伯爵本身有这样的想法，在背后操纵的费沙也不会同意。接着再将阁下您的姐姐格里华德伯爵夫人除外，因为兰斯贝尔克伯爵不会接受这样的作法。所以，最后能满足计划者与执行者双方要件的，我想只有第三位……”

“那么第三位又是谁呢?”

“就是现在顶戴至尊之冠的人。”

莱因哈特此时所表现出的惊愕并没有想像中的大。他应该是与希尔德有着相同的推认只不过由嘴里说出来，更强调了意外的感觉。

“那么你是认为，那个二流的诗人是想要诱拐劫持皇帝吗? ……”

“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这不叫诱拐而是将幼小的主君由敌方手中救出的忠臣行为，不但不会有任何排斥，甚至还欣喜地去执行。”

“对那二流的诗人来讲，这样是已经足够了。但是对另一个当事者而言呢? 诱拐皇帝对费沙有何好处?”

“这一点目前还不清楚。但总之对费沙来讲也没有任何害处，您说是不是呢?”

“确实如此，你说的没错。”

莱因哈特点点头，认同希尔德的推论极具可能性。她的意见当中，无疑地是充分掌握了费沙的功利思想与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的性格。

“结果又是费沙的黑狐搞的鬼。这家伙自己一定不会现身，总是躲在幕后吹笛拉线。这次受指使的二流诗人，倒是个不错的傀儡啊!”

莱因哈特挖苦似地咕哝着。他对这个傀儡般的“二流诗人”并不同情，而对费沙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却也没有会去祝他成功的宽大。

“玛林道夫小姐，我想来密告二流诗人等潜入的人，应该是费沙的工作人员，你认为呢?”

“是的，我想阁下您的看法是正确的。”

希尔德在这一刹那间或许正期待着莱因哈特的微笑。但这年轻俊美的帝国宰相，却又将他那冰蓝色的眼眸再度转向窗外，神情近乎严苛似地紧绷着，兀自地循着思考地轨迹陷入沉思之中。

Ⅱ

不正常的天候一直持续到隔日，帝都中央墓地一早就笼罩在一片水滴的帘幕当中，分不清是雾还是雨。晴天里枝叶流阳如水晶般闪烁的成排桧树，此时沉默地停立在白白的水烟内。

希尔德令地面轿车等候之后，抱着那绽入香气的山百合花束走上石头铺叠而成的园路。到祭拜的墓地需要走三分钟左右。

那并不是壮丽的坟墓。干净洁白的墓石上所雕刻的碑文极为简洁。

“吾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于此长眠帝国历四六七年一月一四日——四八八年九月九日”

希尔德停立在墓石的前面，水滴湿了她白皙的脸庞。“吾友”——这两个字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义，到底有多少人能真正地体会到呢？莱因哈特对这位解救了自己性命的红发至友，追赠了无数的荣誉以作为报答。帝国元帅、军务尚书、统帅本部总长，以及宇宙舰队司令长官。能够身兼“帝国军三长官”的要职。是多数提督们毕生追求但却难圆的梦想。在红发至友过世后，莱因哈特将此封号赠送给他，而却在墓碑上刻下了比这些荣誉意义还要深远的碑文。

希尔德将山百合花的花束放在那湿冷平坦的墓石上。她不知道湿度是否会使山百合的香气转浓或变淡。从小对于花或者娃娃就没有什么兴趣，相反地，受温厚且饱学的父亲遗传及环境的影响，在思考上受到较多的薰陶与训练。

在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生前，希尔德没有机会能与之相识。但是在去年的“卡斯特罗普动乱”当中，如果没有吉尔菲艾斯的胜利，希尔德的父亲玛林道夫伯爵佛兰兹的性命恐怕也不保了，希尔德并不喜欢谈恩义之类的言辞，但至少也算是欠了他一份人情。在利普休达特战即将展开之前，希尔德说服了父亲，与莱因哈特交涉，玛林道夫伯爵家族因此获得保全，但希尔德并未将自己的功绩予以过度的评价，因为如果不是吉尔菲艾斯在这以前曾将伯爵家族由存亡的深渊中救出，今日的局面早已不存在了。

齐格飞·吉尔菲艾斯所表现出的能力、见识与忠诚心不但是无与伦比。而且不但一直以副官的身份辅佐莱因哈特，从卡斯特罗普动乱、亚姆立札会战，一直到利普休达特战役，独立的作战行动也建立了无数辉煌杰出的功勋。如果还活着的话，那么在随后会到来的对同盟军行动当中，不知会建立多么卓越

的功绩,甚至改变了历史。

然而,只要是人类,就没有所谓的绝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或许也会有失败,与莱因哈特之间或许也会有感情的龃龉和理念上的对立产生,不,事实上是已经开始产生了。当吉尔菲艾斯奋不顾身地解救莱因哈特时,他的手上并没有武器。在那以前,其他人不许携带的武器,只有吉尔菲艾斯例外地被允许。就在莱因哈特废除了这项惯例,且有意将这位红发至友——他的半身——贬为与其他部下同等的时候,悲剧的利爪延伸到了极限,撕裂了金发的年轻独裁者。就这样,由于"威斯塔朗特的虐杀",在两人之间才要引发的危机,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徒留下无可挽回的悔恨与惨痛的损失。

希尔德甩了甩头,细微的水滴在短短的金发上聚集起来,脖子上感受到令人不悦的沉重。她再度凝视着墓石上的碑文,山百合花的花束是出处衷心的供品,应该可与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相称吧!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吉利的花语,看来,应该对花多把持一些关心才是。

希尔德不久之后走了。虽然是特意前来,但在这一天,她没有想到对死者默祷的话。

佛洛伊丁的山岳地带位于帝都中心市街的西方,有着巨大的山翼伸展开来,约有地面轿车六个小时左右车程的距离。由三个方向延伸出来的山棱往中央点集中,相互交错屈曲深奥,使得大地高低波状起伏。山脉与水脉交会之处,进路改变,相互地遮断阻挡,于是到处产生深峻的溪壑与湖岸线错综复杂的湖水。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植物的生态由混合树林转变成针叶树林,然后接着出现的是高山植物的族群。跟随阳光照射的角度,万年的山头积雪散发出如彩虹一般的光彩,仿佛是大地的顶端在与天空亲吻。

在森林与岩石裸露处之间,散布着牧场以及自然形成的花圃,牧歌声此起彼落的山村,好像在裁着间隙似地,屹立在一大片浓厚的绿意之前而不为炎所吞噬,小心翼翼地诉说着自己的存在。这些山庄几乎没有例外地全为贵族所有,但由于大半的所有者在去年的"利普休达特战役"当中均已败亡,故没有人管理任由其空置废弃着。迟早都将会转作公共利益的用途,而现在只是单纯地停立在那儿。

拥有格里华德伯夫人此一称号的安妮罗杰所拥有的山庄,建立在呈丫字型湖泊中央突出的半岛上。

半岛的基座设有一个坚木材质的门,门扇呈现开启的状态。希尔德在此由地面轿车上下车。负责驾驶的军官由于此刻已经过了大半个下午,而且由

门到山庄内的建筑物还有一些距离，故建议用车。

"不用了，正好可做为运动。"

希尔德觉得，如果不让肌肤接触一下这近乎甜美的凉爽空气，好像是重大的损失似的。

未经铺设的道路形成一个和缓的上坡，沿着那翠绿欲滴的榛木树荫，有一道好似透明玻璃的小溪，那清澈的流水正轻轻地潺潺流过。

她带领着下士，踩着精神抖擞的步伐——日后在她的传记当中，这一点将会是传记作者必然会强调的——希尔德走着走着，在经过几个弯之后停下了脚步，林立的树林突然不见了，视界也跟着变得辽阔，此时眼前所见到的是充满甘甜芳香的青草地，与停立在草地深处的一座两楼木造建筑的山庄。接着看到山庄入口的前面，有一名纤细且姿态优美的年轻女子。

希尔德缓步地慢慢走进，小心地不令自己冒然地闯进女主人的视线内。

"您就是格里华德伯爵夫人吧?"

"你是……"

"我叫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现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秘书官。不知是否有幸能占用您一些时间?"

深邃的碧眼，静静地凝视着希尔德。希尔德虽没有任何理由值得胆怯，但身体内部却不由自主地升起近畏缩的紧张，感觉对方并不是一个虚伪或使诈的人，或者原本就无意玩弄这些手段。

"肯拉特!"

一名少年应声由山庄里面走出，那少年的金发与安妮罗杰本身的颜色，在色调上有着些许微妙的差异，傍晚时逐渐微弱的阳光映照着他，年龄上看来大约只有十四岁左右。

"是您叫我吗? 安妮罗杰夫人。"

"有客人来访，必须要招待。麻烦带这位驾驶先生到餐厅用晚餐。"

"是的，安妮罗杰夫人。"

军官带着惶恐又期待的表情随少年一同走开之后，安妮罗杰领着这名年轻的客人来到那有着古意盎然的暖炉，空间虽小但布置得整齐舒适的客厅里去。

"伯爵夫人，那孩子的确是摩德尔子爵家族的……"

"是的，是摩德尔家族的一员。"

希尔德知道那是与莱因哈特敌对的贵族家号。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因缘际

会之下,安妮罗杰成了这名少年的保证人。

此时的窗外,由于夏至已近,昼长夜短下的夕阳已经开始西沉。由空中落下的一条亮光,在远方森林的斜上方,织出金黄色的光带,随着时间的消失,那光带也逐渐地往斜面的边缘下滑,过不久那光带已全部消失,天空中原本碧蓝的颜色不断地愈来愈浓,令人不由自主地会感到害怕,最后终于无法分辨出天空与漆黑森林的界线。当星星生硬的光芒开始点缀着天空时,让人不禁真实地感觉到和宇宙之间,仅隔着一层大气的薄膜。希尔德想起不知是否有谁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白日的天空是属于大地,而夜晚的天空是属于宇宙。安妮罗杰的弟弟,此时正与星星那一端的交战,企图要消灭他们,展开一场战争……。

暖炉中的火焰正熊熊地燃烧着。佛洛伊丁山地的春夏两季节,据说比帝都中心市街迟来两个月,而秋冬则早两个月到来。夜晚时的薄暮一秒又一秒地将凉意转变成寒意,而燃烧着的暖色火焰,却有着使人类的精神与肉体卸下厚厚外衣的效果。舒适地坐在沙发上的希尔德,虽小心地注意着礼仪以避免失礼,但仍然不由自主地发出满足的叹息声。因为悠然的生活对希尔德来说,是一种不被允许的奢侈。待她说明了来访的用意之后,美丽的人儿轻轻地而且优美地侧过了头。

"我弟弟是说要替我加派护卫吗?"

"是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担心您会成为恐怖主义行动下手的对象。其实公爵真正希望的是您能回去与他同住,但恐怕您不会同意。所以,希望至少你能允许他在山庄的周围配置警备的士兵。"

希尔德闭着嘴巴,静待安妮罗杰的反应。

但是安妮罗杰却超乎异常地沉默着。由于希尔德原本即已预测无法立即获得回答,所以并未愚蠢地加以催促。

当莱因哈特将这件事委托希尔德来办的时候,那脸上的神情与他作为一位强大独裁者的身分并不相称——却像是一个唯恐令自己优雅的姊姊哀伤的少年,他说,姊姊可能不会见我,所以要拜托你了。

创造了今日世界的人竟然是这名女子,希尔德不由自主地为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所支配着。这位严谨有礼,看似初春暖阳的美丽女子,竟是现代历史的起源。从十二年前,先帝佛瑞德李希四世将她纳入后宫的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停滞,波涛汹涌地急速演变。后代的历史学家们大概会这样说吧——高登巴姆王朝决定性的衰亡,全起因于这位优美的女子。如果没有这个姊姊,可

能就没有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的急速抬头。毕竟,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完全依照个人的意志来左右历史和世界。将花粉吹送到他处孕育出新生花朵的风,其本身虽无意,但事实上的确是它的功劳。

不久,终于得到了平静的一个回答,

“我个人没有必要,也没有资格请护卫来保护我,玛林道夫小姐。”

这样的回答,也早就在希尔德以及莱因哈特的预料之内。受年轻帝国宰相托付的希尔德,此时不得不开始她的游说。

“伯爵夫人,无论就任何观点来看,都有必要而且也有绝对的资格。至少,罗严克拉姆公爵是这么的认为。会尽量不妨碍到您生活的平静,但至少是否能允许有山庄的护卫在附近。”

安妮罗杰那线条美好的嘴角边,浮现出一丝带着寂静阴影的微笑。

“让我来告诉你一些过去的往事。在十二年前,我和莱因哈特的父亲,在用尽了仅有的资产之后,终于放弃了原有的屋舍,迁移到一个靠河海,地势低洼的小工商城镇一栋小小的屋子里。表面看来似乎是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但事实上仍得到一些新的东西。莱因哈特生命所得到的第一个朋友,是个火红般的头发与爽朗的笑容,身材高挑的少年。我曾对这位少年说——齐格,要和我弟弟和好地相处哦……。”

暖炉里燃烧的火焰迸裂开来发出尖锐的声响。橘色的火苗跳动着,摇曳着说者与听者的身影。希尔德透过美丽女主人的描述,眼前仿佛看到了十二年前,帝都的小工商城镇朴实的景像,这名女子还是一个十五岁左右的少女,有着和现在同样透明似的微笑面对着对方,那少年灿烂的脸庞与耀眼的红发相互耀映地回应着,另一名少年,仿佛隐翼天使的少年,见到这幅景象,用满怀信心似的声音,牵起红发朋友的手说道,走吧!你要永远和我一起走……。

“红发少年一直都守着这个承诺。不,岂止是这样,他所做的甚至还超过了我所期盼的,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做到的。是我,夺走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的人生、性命及他所有的一切。他已经过世了,而我却还活在这人世间。”

“……”

“我是个罪孽深重的女子……”

希尔德无言以对。这或许是聪明的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穷于言辞吧!让她体会到这首度经验的,并不是精于巧辩的外交官,不是阴险毒辣的谋士,也不是严峻的检察官。希尔德尽管因穷于言辞而困惑,但并不因此而感到狼狈,或者甚至感到羞耻,因为输不是输在策略或者是议论的优劣上。

"格里华德伯爵夫人,请您原谅我说出这样的话,但是,我仍要大胆地说出来。假若您万一真的受害于旧大贵族派系的恐怖行动,那么在天上的吉尔菲艾斯提督难道会高兴吗?"如果是平时的希尔德,大概会不屑地摒弃这样的论调吧!因为不靠理论来说服而诉诸于感情的作法,原本就不是她所喜欢的。但是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只好走上这通往顶上唯一的一条路了。

"而且,不仅只有死去的人,还有活着的人,请您无论如何再想一想。伯爵夫人,如果您不予以理睬的话,罗严克拉姆公爵恐怕就没救了。吉尔菲艾斯提督的年龄对死亡来说是太过年轻了。但如果罗严克拉姆公爵在这个时候,精神上已呈现死亡状态的话,您难道不觉得也太过年轻了吗?"

女主人那如白瓷般的脸庞上除了映有火焰的照射之外,仿佛还有着什么东西似地晃动着。

"你是说我抛弃了弟弟吗?"

"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希望能为您尽一些责任,这是他的想法。如果您能接受他的请求,他可能会觉得自己的存在对姊姊来说,仍然是必要的。这一点不仅只对罗严克拉姆公爵个人,对其他范围更广的人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安妮罗杰无特别意识似地将视线移向暖炉,但眼睛并没有看着那跳动的火焰。

"你所说的范围更广的人当中,是不是也包含你自己呢?玛林道夫小姐。"

"是的,我并不否认这一点,但重要的是其他广大众多的人们。银河帝国内几百亿的民众如何能指望一个精神上陷入虚无的统治者呢?"

"……"

"让我再次向您保证,绝对不会扰乱您平静的生活。无论如何,请让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应该说是让莱因哈特如愿以偿。他能立志完全是因为姊姊的缘故啊!"

时间一分一秒地由两人的周围静悄悄地流过。

"……玛林道夫小姐,我必须谢谢你为了我弟弟如此煞费苦心,设想周虑。"

女主人微笑地将视线挪回希尔德身上。

"玛林道夫小姐,一切拜托您作主了。我还是不打算走出这个山庄,至于以下其他的事,只要是您觉得好,就尽管放手去做吧!"

"谢谢您,格里华德伯爵夫人。"

希尔德发出肺腑之言。安妮罗杰或许只是想避免这些繁杂的事情,但比

起被冷漠地拒绝,总算有了一个不算坏的结果。

“请叫我安妮罗杰吧!”

“好的,那么也请直呼我希尔德。”

就这样子,希尔德和军官这一晚成了山庄留宿的客人。当希尔德来到楼上被招待的卧室时,送来水壶的少年肯拉特在接受希尔德的道谢之后,好像下定决心似地开口说道:

“我是不是请教您一些问题呢?”

“当然啊,请说。”

“为什么不能不要打扰安妮罗杰夫人呢? 夫人一心一意只希望能平静地过日子……,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好几个人在侍候她,可以绝对保护她的安全啊!”

少年的眼里洋溢着正义感、愤怒和疑问,希尔德以未显露于表面的好意回视着他。少年的心还没有受到岁月的侵蚀,对自己所相信的理念未曾有过怀疑,而且在他的勇气当中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杂念。

“我可以也跟你保证,绝对不妨碍安妮罗杰夫人的生活。护卫的士兵不会进入这山庄里来,而且也不会侵犯到你的工作领域。你必须要知道除了你之外,还有其他人也希望能为安妮罗杰夫人守护。”

肯拉特默然地行礼退出之后,希尔德一面用手指撩动短短的金发,一面重新环顾室内的摆设。与楼下客厅同样地,整个房间的面积并不大,但是充满了细腻的关怀。手工的软靠垫与桌巾,令人想到女主人那温柔且灵巧的手指。希尔德带着无奈地复杂情绪,一面将窗门打开对着夜空眺望。

与其说是满天星斗,毋宁说是天空狭窄使得星星彼此地拥靠着。而弱小的星光被强大的星光所掩盖,怎么也无法投照到地面上来。

人的世界和历史或许就像所描述的一般,希尔德如是地想着,连自己也同样把持着陈腐的思想,忍不住地要苦笑起来。在此时,在这样的地方,有着某种东西会令人依依不舍且温暖地将人怀抱起来,并且招来和善睡神的爱抚,希尔德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把窗户关了起来……。

Ⅲ

比起在佛洛伊丁山地的希尔德,莱因哈特在宰相府所进行的工作,可说是毫无诗趣可言。所谓的实务,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特别是与“费沙黑狐”的

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以及他的代理人周旋着外交战的时候，根本没有多余的闲情逸致谈论什么诗意抒情或感伤。正因为莱因哈特并未过于高估费沙首脑人物的政治道义水准，故以彼此间的利害关系与各种盘算为基本的考虑因素，在策划与之交涉的计划时，从未有过任何的犹豫。对待军人有对待军人的方式；对待商人有对待商人的方式；而与乱党交涉自然也有另外一套交涉的方式；对付费沙人的狡诈，就必须要有超乎他的狡猾，甚至得要有从正面将之加以粉碎而足以令其畏惧的力量。

由莱因哈特的元帅府对博尔德克事务官发出传唤命令是在六月二十日的下午。这道命令是由宪兵负责传递的。当十名武装的巨汉踏入外交官的办公室时，室内的工作人员大都惊慌失色。任何人都不觉得会有什么好事，唯有接令的人反应不同。在此之前，博尔德克正在嘀咕抱怨午餐的嫩牛肉奶油烧烤的辛香料，一听到宪兵来访的消息，立即一百八十度地扭转自己的态度，甚而改口赞美女秘套装衣领的样式，这更使得悲观者格外地觉得不妙。因为自古以来，一直有人相信，人在行为超乎寻常的时候，通常就是一种不吉利的征兆。

被传唤带到宰相府的他，每走一步即微妙地移动脸上的筋肉，重新安排筋肉的位置，当进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办公室时，已塑造成为一种谨慎正直的表情。对这个毫无名气的优秀演员来说，如果未能将这种极为巧妙精致的艺术成果呈现给公爵的话，实在是太可惜了。

“有些事我想先确认一下。”

莱因哈特让博尔德克坐上椅子，自己也坐了下来之后便首先开口说道，那是一种高压而不粗暴的口吻。

“是的，阁下，请问是什么事？”

“你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全权的代理呢？还是单纯的跑腿呢？”

博尔德克以一种极为恭谨的表情注视着俊美的帝国宰相，但是眼神当中泄露出观察与盘算的心机。

“是那一种呢？”

“形式上……应该算是后者，阁下。”

“形式上？我倒不知道费沙的是形式上重于实质意义啊!?”

“我可以视这句话为夸奖吗？”

“我无意干涉你的解释。”

“这……”

博尔行克看来似乎有些沮丧地静静地坐着。而莱因哈特美好的唇边却浮

现浅浅的笑意,若无其事地击破了对方这一招。

“费沙有何企图呢?”

博尔德克细心地发挥着演技,疑问似地瞪大眼睛:

“非常地抱歉,阁下,我不明白您所说的意思。”

“哦,不懂是吗?”

“是的,下官愚昧,不知您所指为何……”

“这就麻烦了。一流的戏曲要能成为一流的戏剧,也得要有一流的演员才行。你的演技一稍微被看穿的话,那就扫兴了。”

“这您是言重了吧……”

博尔德克畏怯地笑着。莱因哈特知道如果不拿下他的假面具,只怕他连个手套也不会脱下。

“那么该换个什么样的说法才好呢?”

对他来说,在此时有必要花一些心力来隐藏他露骨明显的轻蔑。

“如果我问说,诱拐挟持皇帝,对费沙有什么好处呢?”

“……”

“我觉得这对兰斯贝尔克伯爵来说似乎是有些无法胜任,你认为呢?”

“太令人惊讶了,您已经料想到这个地步来了吗?”

不知是真情流露或者是高明的演技,博尔德克以一种感叹的眼光看着莱因哈特,甘拜下风似地叹气。

“这样的话,想必阁下您也一定知道密告的是费沙自治政府的人喽?! 自然地,您也会明白这是对阁下您的一个暗示。”

莱因哈特认为没有回答的必要,只是冷冷地用冰蓝色的眼眸看穿了博尔德克,这个时候,好像看得到冰溶化后的水在他的血管里流动着。

“那么,阁下,就请您听听我们全部的计划吧!”

博尔德克将身子往前倾。

“我费沙自治政府一直希望能协助罗严克拉姆公爵完全支配全宇宙的丰功伟业。”

“是鲁宾斯基的意思吗?”

“是的。”

“这样说来,是不是要说明一下,为什么协助我的第一步是唆使门阀贵族的余党来挟持皇帝呢?”

博尔德克略为犹豫了一下,这时了解到有必要将手上的牌摊开。于是将

自己的语气调整成率直的口吻，开始对莱因哈特说明。

“依我等人所认为，兰斯贝尔克伯爵将艾威尔·由谢夫陛下由乱臣手中救出后——咦！不，这当然是他个人主观的看法，将会经由费沙逃亡到自由行星同盟，然后在那里建立起流亡政权。虽然这并不是一个具有实质意义的政治实体，但这种事态应该不会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您所接受。”

“当然。”

“如此一来，阁下您便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举兵讨伐自由行星同盟。您说是不是呢？”博尔德克笑着说道，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迎合对方，事实上则不然。

在某一方面而言，莱因哈特确实是很难以安置年仅七岁的皇帝艾威尔·由谢夫。这个少年目前只不过暂时地坐在这个莱因哈特迟早会篡夺的皇位上罢了。但无论如何，只要一经加冕便算是公认的皇帝，问题就在于七岁的这个年龄。如果因篡夺而带来流血事件，无论是在现在或者是在未来，都必定会招来“残杀幼儿”的罪名。

这样看来，莱因哈特所持的皇帝牌根本无法发挥任何效用，但是如果交同盟的手中，就会变成一张具有恶意的鬼牌，可造成同盟内部的残杀和破坏。所以就莱因哈特的立场而言，是绝对希望将这张牌打给对方的。

如果同盟保护皇帝的话，那么就如博尔德克说的，莱因哈特因此得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藉口可以攻打同盟，如此一来，一方面可以针对挟持皇帝此一事由加以兴师问罪；另一方面，也可以指责其与门阀贵族派意图阻止帝国社会改革的阴谋。无论如何，这两者甚至其他方面，都是莱因哈特所希望的。最重要的是，不管最好的结果如何，势必都无法避免对于接纳皇帝与否一话题所造成的言论纷歧，而这种情势，也具有极度的利用价值。无论就军事面或就政治面而言，帝国，事实上应说是莱因哈特，都占有压倒同盟的优势。如果单纯地相信费沙所言，那么这应是值得欢迎的好意。但是在莱因哈特看待费沙的态度当中，如果以选择题方式来决定的话，绝没有“正直”或“单纯”的答案。

“那么，我应该怎么做才好呢？对于费沙的好意，只要点个头说声谢谢就可以了吗？”

“阁下你这么说就有点讽刺了。”

“干脆明白地说希望我怎么做好了。要捉迷藏的话偶尔还可以，每次都来的话，就有些令人反感了。”

莱因哈特所放出的快枪，就连狡猾的博尔德克也无法闪避。

"那么,我就单刀直入地说了。所有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霸权以及世俗的权威,全由罗严克拉姆公爵您一人掌管,而我方费沙,则希望能独占阁下您所统辖范围内,全宇宙间的经济权益,特别是恒星之间所有的流通与输送方面,不知您意下如何?"

"听起来好像还不错,不过有漏洞。今后费沙的政治地位呢?"

"希望在阁下的宗主权之下享有自治的权利。也就是说,除了主公变动之外,其余则维持目前相同的情势。"

"这倒是可以。不过,要是同盟不接纳亡命皇帝的话,再好的戏曲也都无法再继续唱下去,这样一来的话,又应当如何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充满了近乎自恃的自信。

"这一点,就请您完全信赖我费沙的工作效率。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假若同盟有冷静且明快的外交家的话,可能会将从天而降的皇帝当作是对帝国进行外交的王牌,或许可能将皇帝送还莱因哈特的手中,而不引起人道上的或感伤的批评。那么莱因哈特将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被强行接受一张无用的鬼牌,而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丑。费沙却说会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自己将火点着,然后再像作人情似地说要替人防止火的蔓延,莱因哈特觉得这真是太可笑了,对方如此地傲慢也应该适可而止了。

"事务官,如果费沙要和我缔结盟约的话,应该还要替我做到另外一件事。"

"哦,是哪一件事呢?"

"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指的是将费沙回廊的自由航行权开放给帝国军。"

费沙的事务官虽试图掩饰内心因受到冲击而显露在脸上的表情,但是失败了。姑且不论未来是否有可能,在现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就被要求到这一个地步,是始料所未及的。顿时视线恍惚,应先在精神回路内奔驰的盘算与判断好像被断了脚似地踉跄摇晃。外交官的护墙受到了来自意外方向的攻击而裸露出脆弱的一面。

"怎么了? 害怕什么吗? 为什么不回答呢?"

灿烂却冷酷的笑容出现在莱因哈特的脸上,外交官试图扳回局势似地提高音量:

"这,我没办法立刻回答,阁下。"

"你不是说要协助我确立霸权吗? 如果是的话,不就应该要高兴地一口答

应我的要求不是吗？否则不管进攻的名义多么地冠冕堂皇，一旦充分利用的途径被堵住，那不是一点用处都没有了吗？”

“但是……”

“把汗擦掉。难不成你们真正希望看到的是帝国军无数的尸体陈列在伊谢尔伦回廊上，是不是？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在双方势力受挫之后，然后由费沙单独地坐收渔人之利，对吗？”

“阁下，您想的太多了。”

事务官微弱的抗辩声，并未受到任何理会。年轻人的笑声好像竖琴尖锐的弦音，刺痛着博尔德克耳里的鼓膜，那感觉竟比针还锐利。

“这也难怪。费沙当然要为着自己的利益来着想，就这一点来讲，帝国或者是同盟也都是一样的。不过最好不要抱有三方势力当中，如果有两方合并，那另一方就一定是费沙的这种想法啊！”

莱因哈特的一番话，在精神上完全压倒了博尔克。年轻金发的独裁者暗示着帝国与同盟也有共同携手合作将费沙消灭的可能性。博尔德克至此打从内心充分地了解到，莱因哈特绝不可能将外交与战略的主导权交给他人。

第二章 迷 宫

I

兴高采烈地到宰相府报到的博尔德克事务官，垂头丧气地拖着两膝沾满晦气沼泥的腿，回到办公室内。

在他的部下当中，原先持乐观看法的人，觉得仿佛是季节倒转，心中又再度笼罩着一片寒冬。而原先就持悲观主义的人，虽然早已知道会有这样的结局，却也不敢夸张自己的先见之明，像某种爬虫类似地缩着头，悄悄地探视着周围的状况。

博尔德克并不是一个暴君型的上司，但就像一般担任外交职务的人一样，随着办公室内外之不同，所戴的面具种类自然也各不相同。

在职务上，必须辅佐事务官的一等秘书，当然不能像普通职员在逃避北风似地逃之夭夭，他来到了事务官的办公室。当被问到交涉的过程与结果时，博尔德克粗暴地反问说，难道我像是成功的样子吗？

"那个金发小子，反倒威胁起我来了。"

"您是说？"

"就是这样！那家伙说他们也可能会和同盟联合起来，共同在军事上征服费沙，不要以为只有费沙才处于有利的立场——"

事务官并未看着对方的脸，因为他明白对方必定是极度的惊慌。

"但是，应该不会有这种事才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和同盟联手这样的事应该是不可能的。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梦话。"

事务官立即就推翻了属下的常识推论。如果这种"不可能会有"的想法是有用的话，那么同盟国的领导阶层们对于帝国与费沙合演的"皇帝亡命记"正在等着开幕的这种事情，不仅仅是无从得知，甚至也不会去相信吧。莱因哈特

如果利用某种方法让同盟知道这件事,而且加以巧妙地唆使的话,两军共同出兵,而成功地征服费沙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去年成功地让同盟军部的强硬派发动内乱的不就是这个金发小子吗?

同盟在经济上的权益多被费沙所垄断,而且负债又多,可说是处于一种费沙半殖民地的状态。如果能够将费沙予以消灭的话,负债当然就一笔勾销。在行动上往往欠缺原则性的同盟领导阶层,很难保证不会受到短期欲望的驱使与诱惑。

或许是我方犯下了致命性的错误。到目前为止,博尔行克一直是被莱因哈特的步调所驱使,由会谈的进行乃至于结束,始终都在咬牙切齿。当自己意识到有某处的计算错误时,已经像是棋盘上被追得走投无路而且孤立无援的将军了。最后,这个喊了"将军"的对手说道:如果不想尝到一面倒的败果,就提出相对的承诺吧!并且一边冷笑着,别不自量力地想要有什么对等的盟约之类的啊!

应该不至于这样的,绝对不应该到这种地步的。握有交涉的主导权,而且作人情缔结盟约的应该是费沙这一方。是花招耍得太过头了。利用代理人去密告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潜入,使莱因哈特等人陷入不安和猜疑当中,然后制造交涉的契机,看来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事实上却是低估了对方。自认为精通外交与谋略的他,所犯下的错误却是何等的幼稚。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做呢?事务官。"

一等书记鼓起了所有的义务感与勇气,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博尔德克不耐烦地面对着部下。

"什么叫该怎么做?"

"就是兰斯贝尔克伯爵和修马哈上校。不如将所有的计划取消,把他们两个人解决掉,然后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

"虽然很可惜,不过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书记预期着上司的怒骂声,静静地将头低下,但博尔德克一言未发地陷入沉思之中。

他也不得不为自己目前的地位着想了。自治领主的副官,乃至于派驻帝国的事务官。这在费沙的权力构造当中,是一个受到充分敬重的地位。虽然说费沙人原本对官位就没有什么尊敬的概念,特别对那些没有独立经商的机智与气魄的小官小吏更是十足的鄙视。但到了像博尔德克这样的地位,则是

人们表现相对敬意的对象。但是若在重要的对帝国外交上失败，而辜负自治领主对自己的信赖的话，那么就成了一个与本身地位不相称的无能之人，不但受到嘲笑，而且可能会被外放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官员。

那么如果屈服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恫吓之下，将费沙回廊交出来给帝国军的话又会怎样呢？这将使得费沙不凭藉武力，单靠独占贸易路线所维持起来的自立与繁荣，全部化为乌有。

费沙本身并不是一个受统治的全体主义国家，而是许多交易商们，为求在战乱中坚守住自己本身在的自由与利益，而自发自主地所组成的效率共同体。这至少是历史表面上所显现出来的事实。

自豪且引以为傲的独立商人们，应该不可能会答应将费沙回廊让给帝国军。这势必会引发破坏交易国家费沙的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暴动。自治领主虽然是终身制，但是可应有权者二成以上的要求，召集由六〇人所组成的长老议会，会中如果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同的话，则可以将自治领主的政权予以罢免。

自第一任自治领主雷欧波特·拉姆以来，这个罢免制度还没有真正被运用过。但事实上所谓的传家宝刀，也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必须将宝刀拔出的那一天所准备的。鲁宾斯基假如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让给帝国军的话，反对派势必会群情激奋，甚至可能会动用这传家宝刀。

如果这一切都成为事实的话，那么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受弹劾而被罢免政权的自治领主，他难道会甘心承受这样的评价吗？博尔德克一点都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不管公开记录的表现如何，鲁宾斯基所以能成为自治领主，最主要还是地球教总大主教授意的结果。长老会议中所进行的候补、演说、投票、开票，这些都只不过是演给观众看的舞台戏罢了。

博尔德克的嘴角稍微泛起了笑意。那些相信自己是自由且无拘无束的商人，还有那些自以为厉害、现实且精于计算的商人们，是何等的容易满足啊！博尔德克忽然羡慕起那些认为唯有自己的财富与创造财富的努力，才是宇宙中最高价值的单纯金权主义者。

但无论如何，鲁宾斯基一旦下台，被视为其心腹的博尔德克自然也无法安稳地坐拥现在的位子。到目前为止，可与之竞争自治领主身边第一把交椅宝座的人，虽然连个影子或脚步声都没有，但是在他出任帝国事务官之后，接替他副官地位的鲁伯特·凯撒林克，虽然是年纪轻轻，但却以一种与他年龄不相称、精明能干的手腕快速地强化他在自治政府内的影响力。如果稍有差错，在

鲁宾斯基与博尔德克被贬谪之后，这名心思细密的年轻小子，是有可能会泰若自然地登上这最高权力的宝座。当然，在此过程当中有着必然且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地球教总大主教的支持——这个人物虽然百分之九十九·九不为费沙的市民所知，但却是真正的支配者。

尽管鲁伯特·凯撒林克如何地用尽心机，企图登上这最高权力的宝座，只要那黑衣老人干瘪的面孔一摇，他那缺乏自知之明的野心，终将像那未完成的梦一般，宣告终止。

但是等一等——博尔德克忽然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猛然地抽动一下。要能确保在费沙的最高权力，一定必须得到那个不管再怎么努力都难以令人喜欢他的黑衣老人的支持。但如果以相反的方式来想的话，不是很好吗？如果有了总大主教的支持，他，尼古拉斯·博尔德克不也就有资格可以成为自治领主？这难道是一个不自量力的期望吗？不，即使是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注定是自治领主的。他的先人，也是好不容易勉勉强强地挤身在长老会议的末席。与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共同联手支配宇宙的，如果是尼古拉斯·博尔德克的话，又何尝不可呢？

现在这个时候，由于连续的计算失败，反倒被那金发小子将了一军。但是，不妨先让他觉得自己很好对付，以待日后乘其不备而攻之，而且关于费沙回廊的通行权方面，并不是给予一种口头承诺，而是当作一种交涉道具，有着相当充分的利用价值，而且除此之外，还有一张最后的王牌。那个故作聪明的金发小子，不知道这世上存在着一个奇怪的老人，正张开那黑色的羽翼，由地球遮复到整个宇宙，所以无论是和是战，这一点都可以当作一种强而有力的武器，有助于巩固他的立场。

总之，当初的计划应该要继续进行下去，博尔德克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现在这个时候，是没有理由要宣告终止的。即使计划实施的能力上有疑问，顶多也只是让鲁宾斯基觉得不悦而已。只要在计划实施的阶段当中，努力将失分扳回，且更进一步转为得分也就可以了。因为尼古拉斯·博尔德克有着如此的才能与器量……。

事务官由沉思之中回神过来之后，对着那一直不安地注视着自己的一等书记，露出一个仿佛有着自信的笑容让他安心，并告诉他照原订诱拐皇帝的计划行事，要他拿香槟来预祝成功。

Ⅱ

雨使得帝都的市街上，笼罩在一片无色彩的凸纹帘帐当中。雷欧波特·修马哈注视着攀爬在窗上的雨滴，心里想着今年的天候似乎并不调顺。本来在这个季节里，帝都的中心街道上应该是充满了阳光和绿意，到处可以听到赞美那洋溢着透明感的大自然，带与人类丰裕的讴歌。甚至有人说这样的自然，扮演着平息、缓和平民阶级当中不满情绪的角色……。

"上校，你不吃些东西吗？"

餐桌上摆满了酒菜，环视周围的眼神中保持着情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在上校的背后问道，未待其回答，随即在深底的玻璃杯中注满了黑啤酒，并且一口饮尽。

帝都黑啤酒的丰润，到底是费沙那儿所不能比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不仅仅在生理的需求上，同时满足了他那纯朴的乡土爱。修马哈越过肩头无言地看着。他知道那黑啤酒根本就是在费沙的资本工场中生产出来的，不过也没有必要破坏年轻伯爵的兴致。他们所投宿的旅馆也是费沙出资经营的，他忽然想说出一句非常讽刺的话，不久之后，是不是连他们所呼吸的空气，都要打上费沙的商标呢？

尽管如此，自己又是为了什么而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呢？自嘲的阴影滑落过修马哈的脸颊。

在宇宙港等许多地方，官员宪兵们态度上的变化，修马哈没有理由会没有察觉到。而且是往好方向的一种变化。他们这些人在以前一向将权力和权威玩弄在股掌之间，遇到身份地位高的人则哈腰弯背、逢迎谄媚，而面对平民则是以一种高压的姿态，露骨地公然索贿，但是现在的他们，却是礼仪端正、勤勉职务。这无疑地是纲政整肃的结果，罗严克姆伯爵的改革，确实是深入了整个社会体系的小角落。而他们之所以由亡命之处而重返此地，却是为了斩断这改革与整肃的源头。

年轻的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正陶醉在拯救皇帝，这种甜美的英雄主义当中。自称"忠诚派盟主"的瑞姆夏德伯爵与之约定将给他流亡政权当中显赫的地位，并且增大他将来的领地，作为对他的激励。

"报酬等等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在于行为本身所代表的意义。"

亚佛瑞特如此断言。应该是坦诚的言论吧！而对修马哈也承诺将给予提

督的称号,但这并不是他所想要的。亚佛瑞特还好,他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充满正义的,而修马哈却是连这一点也不予置信。银河帝国——高登巴姆王朝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终将要灭亡。随着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的抬头,以及门阀贵族联合军在利普休达特战役中的败北,这个灭亡已经是确信的了。这原本就是历史的潮流,而在这个时候,仍然想要建立流亡政权的意图等等,应该只是对于历史进步的一种反动罢了。况且,如果只有骑士首信徒兰斯贝尔克伯爵,或者是梦想反动家雷姆夏德伯爵的话那也就罢了,正因为编写剧本的费沙一伙的现实主义者,那么自然会令人想到字里行间,另外还有着文字上所看不到的真实剧情。

如果能以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加以选择的话,那么修马哈根本就不想参与这种使行星违反自转方向的无益行动。他是受到威胁与逼迫,并不是他本身受到危害的缘故,而是与他一同亡命的部下重新建立的新生活受到了威胁,虽然如此,他也丝毫不觉得有所慰藉。这件事另当别论,当整个的行动定下来之后,他对自己发誓,将尽可能在行动中使费沙的利益受到最大的损害。与其说是报复,不如说是为了回避今后为同样的事情被迫且心不甘情不愿地为费沙卖命,

除此之外,修马哈还有些事耿耿于怀。从这次活动一开始时,他就不抱持着乐观主义,甚至可以形容是在满满地一大杯悲观材料当中,重新又加入了一滴,而这一滴并未破坏表面张力微妙的均衡,更使得所有的酒不容易由大杯中溢出来。既然做了,他希望能成功,或者说是不希望失败会来得更为贴切,而这也与他本身是一个作战行动者的矜持有关。将幼帝自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中救出,然后在自由行星同盟内建立亡命政府,将来的话,当然就是打倒罗严克拉姆公爵,凯旋回归都奥丁——当由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那里听到这整个构想时,修马哈呆住了。整个行动简直就是毫无成功的可能性且没有意义的暴动。在那之后,虽然有不少令他相当在意且无法接受的事情,但光就费沙在帝国驻在事务官博尔德克是当地的总负责人这一点看来,修马哈不得不多加以小心谨慎,以免有什么把柄落在他的手中。

修马哈心中盘算着最糟的状况,费沙说不定会一面唆使他们去诱拐皇帝,另一方面则将这个情报透露给罗严克拉姆公爵,把他们二人当作是牺牲的羔羊,送给罗严克拉姆公爵卖个人情,或许是这样的一些小动作吧,或者……。

不论如何,目前并没有足够的情报可以分析出真正的情况。修马哈感觉到流进他喉咙的黑啤酒,有着一股令人不愉快的苦味。像傀儡似地受到他人

操纵指使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即使那是为了达到一个崇高的目的。更何况眼前这件事情已经摆明了不是那么回事……。

Ⅲ

当行动的最终决定下达的时候，修马哈与亚佛瑞特再度对潜入新无忧宫的具体计划加以检讨。

新无忧宫的地形草图并未对外公开，所以尽管动用了费沙组织的力量，想要取得也并非容易的事。虽然说在权威主义下的政治体制当中，藉由非公开而使一般市民处于无知的状态下是常有且对于权威的建立与维持是非常有效的，但就防止恐怖行动这一方面看来，也是有其实际上的必要性。

在这壮丽的宫殿当中，大致区分为举行谒见与会议的政权中枢"东苑"，皇帝一家人生活起居的"南苑"，被称为"后宫"有着许多美女居住在那里的"西苑"，以及在广大的森林与草地上放养着许多鹿和狐狸的猎园"北苑"等四个地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无法划分所属的建筑物和庭园等等，占地总面积多达六十六平方公里。喷水池二〇〇〇个，大理石所砌成的回廊总长达四〇〇公里，凉亭更多达七五二处——还有其他不胜其数的建筑，在向人们诉说着这个宫殿的规模。莱因哈特的姐姐安妮罗杰，过去就曾在西苑当中靠近北苑的地方修筑别馆。

"新无忧宫当中，很令人意外的是并没有设防。"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由于身为贵族，过去曾无意间潜入这壮丽的宫殿门内。在使用机械就可以解决的方面，却特意地利用人类的劳动力，这是在帝国当中，为了夸耀本身的权力所产生的状况。无需追溯到鲁道夫大帝全盛的时候，在过去那段岁月里，不管是在庭园或是在回廊下，几乎每二十步的距离就有武装的近卫兵伫立在那里。在被称作是"暗红色的六年"，佛瑞德李希三世治世的晚年当中，由于阴谋·暗杀·恐怖行动四处横行，为了防范近卫兵的叛乱，设置有"北苑龙骑兵旅团"以及"西苑步兵旅团"，据说这些部队的炮口所指的，就是近卫师团的司令部。

继佛瑞德李希三世之后即位的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后来虽然废除了北苑及西苑这些应该说是皇帝私人卫兵的军队，但这些军队却转而与竞争皇位继承的失败者联手要打倒新任皇帝，由于有这样的危险性产生，使得原本为侍女，后来晋升封后的契格琳蒂皇后，不得不时时身上带着枪，守在皇帝丈

夫的身边。但尽管如此,仍然未能防范于不幸事件的发生,新任皇帝被害饮毒倒下,经过一番抢救之后,性命自然是保住了,但是视力却极度地衰弱,而陷入一种半盲的状态。他本身虽然具有足以被称为名君的资质,但如果没有皇后契格琳蒂全力的辅佐,与那位整肃国政,身为实质宰相,性格刚直的司法尚书缪札的协助,恐怕就不得不遭遇挫折了吧!有着半盲的障碍,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二世却还能够使帝国免于内部的崩坏,奠定再出发的基石,甚至被赞扬为"中兴之祖"。但是,就整个大局来看,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和同盟之间仍未见终结的战争,这个责任或许要归属到将帝国重建起来的他身上也未尝不可。

其后,以机械力量来取代人类的思想被实施贯彻,但在人数上尽管有些变动,士兵们的身影却从未曾在壮丽的宫殿当中消失。

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大地消灭了宫廷费,并且将西苑与北苑完全封闭起来,其余在东苑和南苑的建筑物也大半都关闭起来。除了一部分形式上的国事议或之外,所有政治上实务的计划与裁决,都在莱因哈特的宰相府当中进行。无意的宴会或国游会的次数也大量减少,过去曾夸耀不夜之繁荣的宫殿也失去了原有的华美,而逐渐显露出孤独废屋的景象。

"进到新无忧宫里面以后,就让我来带路吧!现在虽然是被封了,但也不至于被改建,只是放置在那里不用罢了。"

亚佛瑞特说道。他并且保证在他记忆当中的那些窗、回廊、门等等,现在应该全部都还可以用。接着,他将声音压低,说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原来在这壮丽的宫殿当中,各处都设有秘密的通道和密室。罗严克拉姆也不见得会全部知道,这些应该可以作为有效的利用。

关于这些事情,修马哈也是知道的——虽然也都只是听说而已。历代的皇帝们害怕有暗杀或革命,为了能及时避难或脱逃,故在二层墙壁之间另外建了小房间,或在地下挖掘通路,而将出入口设在庭院茂密的灌木丛当中,所以便有人偷偷地流传着,说整个的新无忧宫就好像是一座迷宫一样。

在这些迷宫当中,也曾经多次被实际使用,因而有许多悲剧和喜剧也随之产生。皇帝威尔赫姆二世的次男亚尔伯特大公,十五岁的时候带领着侍从武官到地下迷宫探险之后,贯穿了一个世纪,至今仍行踪不明。有人说这整个是皇帝的宠姬朵罗蒂亚所计划的。她受皇帝宠爱,生下了亚尔伯特,因而招致皇后康丝丹倩强烈的憎恨。当皇帝卧病在床的时候,朵罗蒂亚因害怕皇后会加害于自己的儿子,故委托忠诚的年轻士官,带着她的儿子由地下道逃走,亡命

到远远的自由行星同盟上,过着平民般安稳的生活生涯——。但另有一派的人认为,皇后康丝丹倩才是这整个事件的罪魁祸首,是她故意怂恿亚尔伯特到地下去探险,在少年迷路之后弃之不顾,并任其死去。

这样的传说众说纷纭,但为一般人所知的事实是,亚尔伯特大公跟侍从武官在地下行踪不明之后不久,威尔赫姆二世病殁,由皇后的亲生子即位,在封号寇利亚斯二世之后的隔天,朵罗蒂亚在遭受毒杀的征兆下猝然死去,一个月之后,先前的皇后康丝丹倩也因突患不明原因的热病发狂而死——等等这些事情,都在充分刺激着人们的好奇心与想像力。二个不一样的传说,自然形成日后二种不一样的故事结局。有某一个贵族坚持说曾经在费沙的客船内,见到亚尔伯特已长成人的身影。另外又有一名军人,在事件发生十年以后,对地下迷宫进行调查时,曾经听到由墙壁的另一面,传来少数诅咒皇后的声音。

这些都确实成了悲剧,但也有喜剧由这些悲剧之中衍生出来。事件发生二十年之后,寇利亚斯二世身无后嗣而重病卧床,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来继承皇位呢!贵族们有的急着品评皇位继续者的资格,有的疯狂奔走,争先恐后地指认。就在这时候,一名自称是长大后的亚尔伯特的男子出现了。他凭着高明的口舌与那些看似真实的证文与证明的物品,获得了多数贵族的信任。长年怀疑着自己母亲罪行的寇利亚斯二世,甚至将"弟弟"叫到病床前,有了一个泪流满面的相认。贵族们期待着他或许会成为新任皇帝"亚尔伯特一世",纷纷争先恐后地赶来笼络博取好感。

对于由某个大贵族所免费提供的别墅,亚尔伯特(这名自称的男子)非常高尚有礼地对他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并且慷慨地承诺他们将来的地位与属地。他的名望是愈来愈高了,但忽然有一天,这个骗局被拆穿了。下任皇帝候补第一号的亚尔伯特大公殿下,竟然偕同一名令人怜爱的侍女,带着相当于五〇〇〇万帝国马克的珠宝,由帝都奥丁逃亡了。留下来的是一大群被拐财物愕然不知所措的贵族们,以及超过十人以上怀着他的孩子,梦想着将来能成为皇后的千金小姐。这些小姐们半数以上生下了不名誉的私生子,而几个与亚尔伯特同名的贵族,也因难耐与这个天才骗子同名,而纷纷改名。平民们则因为有了可以嘲笑这些愚昧贵族的话柄而暗自嘲笑。

但这件事另当别论,也有人认为这名自称是亚尔伯特的男子,事实上可能就是真正的亚尔伯特也说不定。但这个大胆的骗子并未曾二次出现在这些被害者的面前,事实究竟如何,终究不得而知。

不管是诗情画意也好,平淡无奇也好,自鲁道夫大帝以后,经历了五个世

纪演变的新无忧宫,为各式各样无数的传说所围绕着。自己及其他人的行为,在几个世纪以后,也会辉煌成功地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吧!兰斯贝尔伯爵亚佛瑞特非常确信地对修马哈如是说道。

真是无可救药的“行动派诗人”啊——……这么地想着,但是因为亚佛瑞特的人格上并无邪意,所以并无轻蔑的意思。到底,他认为自己本身在也没有任何资格来轻视任何人。自己和亚佛瑞特不一样,他是为了那连自己也不相信的事情而赌上自己的性命,如果这不是愚人的愚行的话,那又应称之为什么?

总之,无论如何,当看到亚佛瑞特时,修马哈心里想着,就算是为了让他高兴也好,努力使这次行动成功吧!况且,故意吓唬一下那个金发的小子不也挺有趣的嘛!

Ⅳ

在另一方面,被视为是“残忍地对皇帝施加迫害”的金发青年,此时也正召集了幕僚在商谈对策。

帝国宇宙舰队总参谋长巴尔·冯·奥贝斯坦一级上将,当听到费沙与门阀贵族的余党一越人谋诱拐皇帝的计划时,脸上几乎看不到一丝惊愕的神色,他原本就不被认为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此时也只是用他那由光电脑所组合而成的义眼,一面正经严肃地注视着年轻的主君,一边点头表示。

“看来应该是费沙黑狐所做的。剧本和演出由他们所编排,而实际登上舞台的则是另外其他的人。”

“因为如果登上舞台的话,也有可能会受到来自观察席的攻击。故由他人来冒这个危险。”

“那么,应该怎么做呢?您是打算顺应费沙的提议,让皇帝被诱拐吗?”

在这位俊美的帝国元帅那冷峻的唇边,浮起了一丝的微笑。

“或许是吧!让他们去试试看的话也变有趣的。”

“那么,是不是减少宫殿的警卫,好让他们容易下手一些?”

“没有这个必要。”

莱因哈特的反应显得相当冷淡无情。

“因为依目前的警备状况并不是十分地森严。而且就另一方面来说,宇宙中甚至也有人可以不流血地占领伊谢尔伦要塞,我们难道还要和连一个皇帝

都无法挟持的无用之辈联手吗?”

挟持皇帝——这对实际行动的人来说却是拯救,如果这项行动成功的话,莱因哈特则与费沙暗地里缔结盟约,把和同盟之间的军事对决推展到最终局面。而如果他们这项行动失败的话,莱因哈特也可以获得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费沙才是计划挟持皇帝的罪人而加以讨伐。无论结果如何演变,对莱因哈特而言,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各种牌法的组合。

博尔德克,那个自信过度的费沙事务官,是要花招玩把戏做的太过头了。他是不应该故意向人暗示自己不管大大小小任何事都晓得的。如果他若无其事地一直保持着旁观者的立场,到事情成功之后才进行秘密交涉的话,那么这一边无论如何都不得不作某种程度的让步。那家伙是失败了。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于他把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误为是和那个二流诗人一样愿意被当作是傀儡的人。博尔德克应该为这样的无知和无礼付出相当的代价。

“这样吧!奥贝斯坦,对那些心中点燃忠义之志的二流诗人们加以监视。没有必要加以干涉,不过万一要是费沙改变计划,也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你就帮帮他们吧!”

“遵命。但是事先帮助他们的话是不是有什么用处。”

二流诗人等人不但可以作为证明费沙阴谋存在的活证据,而且在必要的情况下,今后与费沙交涉时也会有些利用价值。另外,对莱因哈特来说,如果修马哈是一个有为的人才,那么能够与之会面也是一件好事。

“没错,前任的帝国副宰相葛尔拉哈,现在是不是由你的部下在监视呢?”

当回答是之后,奥贝斯坦的两只义眼,照着一种异样的亮光。

“是否要预先作逮捕的准备呢?”

“先预先准备好。如果能被视为挟持皇帝,不,拯救皇帝的共谋者,这应该是一个身为开朝以来的朝廷大臣会有的宿愿吧!”

“或许,意外地会发觉共谋的事实也说不定。”

莱因哈特在这一瞬间,望着对方的脸,但是总参谋长看起来不像是刻意地在说笑话。

“不,应该不会。”

第一,葛尔拉哈并不被认为有这样的勇气与行动力量来企图和莱因哈特作对;第二,如果门阀贵族派的余党将葛尔拉哈牵扯到这件阴谋当中的话,不但必须使他们由帝都脱逃,而且还要承诺给予他在流亡政权中相当高的地位。如此一来的话,彼此之间产生权力斗争的可能性也就提高。如果是那个二流

诗人的话也就罢了,对那些幕后的阴谋家而言,则无异是种下了日后头痛的种子。

不过,如果计划者与执行者之间缺乏完全的沟通的话,那么像行动派诗人兰斯贝尔克伯爵那样的人,为了要有更多与自己同一边的人,或者说,为了将达成伟业的喜悦与他人共享的话,那么或许会去找葛尔拉哈也说不定。

无论如何,目前的可变因素太多,靠理论性的思考来推断也是有限度的。由于莱因哈特本身从头到尾一直都是处于应对费沙所设圈套的立场,所以并不打算要先发制人,而且也没有那个必要。

“目前也只有走着瞧了,这样也好。过不久,就让那二流诗人表现一下他们的爱国行动让我们瞧瞧吧。”

“就遵照您的指示……”

装着义眼的总参谋长轻轻地干咳一声。

“一旦皇帝被挟持的话,那么负责宫殿警备工作的人自然要被问罪了!摩顿中将势必要用他的性命来为这件事赎罪吧。”

“难道要让他死吗……?”

莱因哈特在脑中,描绘出那个诚实敦厚六十岁左右,年老军人的身影。

“摩顿中将是一个思想颇为老式的男子。一旦皇帝被挟持,即使阁下您赦免他的话,大概也不会就这样领受您的好意!”

似乎在斥责年轻主君一时的心软似地,奥贝斯坦显现出极为冷峻的表情。对于敌方也就是门阀贵族势力从不宽容的莱因哈特,对于己方则未必能做到如此。是否会激怒到他姑且不论,如果因为情势盘算所需,而必须让无辜的部下牺牲性命的话,那么在精神回路的深处,总会有两种不同的声音在交互呐喊着。

又是一条必须流血的路哪,莱因哈特在胸中低声说着。如果红发至友齐格飞·吉尔菲艾斯还活着的话,是绝对不会容许将无辜的摩顿牺牲掉的作法吧。过去利用“威斯塔朗特虐杀”作为政治策略的时候,吉尔菲艾斯与其说是愤怒,倒不如说是满怀悲哀地想要劝阻莱因哈特。后来,失去坎普的那一次,莱因哈特事后回想起来,滋味也绝不是好受的。

“知道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到时候,就让摩顿来负这个责任吧!不过仅限于摩顿一人,不要再牵涉到其他人。”

“摩顿的直属上司是克斯拉……”

“克斯拉是一个很难得的人,如果连宪兵总监也被处以重罪的话,士兵们

或许也受到动摇。警告和减俸,这样就可以了。”

听到这些话,总参谋长的心中或许在叹息。

“阁下,虽然会玷污您的耳朵,但请让我先说一句话。如果一棵树也不砍除,如果有石头也不避开的话,是没有办法在茂密的树林里开出一条路来的。”

莱因哈特用他那冰蓝色的瞳孔瞪视着奥贝斯坦。在这样似苛烈的眼光当中,好像有些什么不足,又好像多了些什么。

“你所说的就像是给中学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思想)的讲义。你难道认为我连这个都不懂吗?”

“话虽如此,不过卑职认为,阁下您有时会忘了最基本的事情。打从人类历史一开始,所有的英雄都是将宝座建筑在不仅敌方,甚至在己方大量的尸体上头,没有任何一个为王的人是双手雪白的,这一点即使身为部下的人也都有所了解,臣所希望阁下您明白的是,有时候赐死正是报答忠诚的一种方式。”

“那么,你是说会不惜为了我而让自己流血喽?”

“如果有必要的话……”

在这样的回答当中,充满了沉着的义务感,但是却缺乏一种非理性的热情。

年轻人的声音当中,隐约地有着怒气难抑的焦躁。一时之间,奥贝斯坦虽然想说点什么,但还是闭着嘴行了一礼之后,自年轻主君的面前退出。

当奥贝斯坦回到家之后,首先来迎接的是达尔马西亚种的老狗,它高昂地摇着尾巴,允许它的主人走进玄关。跟着迎接他的管家,一边伸出那原本应该接住主人衣服的手臂,一面询问晚饭配酒的品牌。

“不用了,罗严克拉姆公爵稍后应该会再召见一次。酒就不用了。晚饭轻便一点就可以了。”

当奥贝斯坦一面身着军服吃完没有酒的“轻便晚餐”的时候,TV电话铃声响了,画面上出现的是莱因哈特的首席副官阿尔兹·冯·修特莱的身影。

“总参谋长大人,罗严克拉姆公爵紧急召集。公爵现在还在元帅府,所以请您入府晋见。”

修特来少将礼仪端正,一如往常地报告,看奥贝斯坦在自家里吃晚餐却仍然身着军服的景象,确是留下了奇怪的印象。配有义眼的总参谋长,当然不认为有必要需加说明。

“……有件事我忘了。”

再度见到总参谋长时,这位俊美的帝国宰相将所有的答礼和前言全部省

略，立刻切入正题。

"请问是什么事呢？"

"您应该不会有意外吧。如果你不是早已经料到的话，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应召前来了。"

"下官惶恐，下官认为阁下势必会考虑到继艾尔威·由谢夫陛下之后，新的皇帝人选。"

"没错。关于候补人，你应该会有一些意见吧！"

像这样由他人听来必定会感到异常惊愕的重要谈话，却在两人之间被淡淡地交换着意见。

"有一位先帝鲁多必希三世第三皇女的孙女。父亲是贝克尼兹子爵，但是并未参加去年的内乱，是一个除了象牙雕刻品的芸集之外什么都没兴趣的男子。母亲相当于是珀典道夫伯爵夫人的侄女。虽然是一个女孩子，不过在这个时候立个女皇帝也无妨吧！"

"年龄呢？"

"刚出生八个月。"

不管是奥贝斯坦的表情或者是声音当中，都没有任何一点会刺激到幽默感的东西。莱因哈特之所以会笑，无疑地是因为一种不健康的冲动。

7岁的小孩自王座逃离，由出生八个月的婴儿继位。不久之后，即将诞生一位连一句话都还不会说的全宇宙的支配者、全人类的统治者，甚至是衡量宇宙所有法则的拥护者。

如果要用来象征权力与权威的愚劣的话，没有任何东西会比这幅活人像画来得更贴切的了。拥有尚书或提督等等头衔的成人们，跪在这个连尿布都还不能拿掉的婴儿面前礼拜，甚至还必须将它的哭声恭恭敬敬地当作是语言来聆听。

"这，不知您意下如何？或者是要再另外找寻其他的候补人选？"

奥贝斯坦的话事实上并不是询问，而是在催促对方赶快下决定。莱因哈特停止了笑声，好像怕麻烦似地点了点头。

"好啊，就让那个婴儿登上王位呢！做为小孩的玩具来说多少缺乏些趣味性，不过能够拥有这种玩具的小孩，宇宙中只要有一个也就够了，要有二个的话就嫌太多了。"

"遵命。不过那个贝克尼兹子爵，听说因为有部分象牙雕刻的货款没有还清，而由商人经由民事诉讼控告中，应该如何处置呢？"

“原告的要求金额是多少?”

“七五〇〇〇帝国马克……”

“让他们和解吧。如果新皇帝的父亲因欠钱未付进而入狱的话,这未免太不成体统了。用宫内省的预备来支付这笔金钱吧!”

“是。”

奥贝斯坦行一次礼之后站了起来,由宰相面前退下,这次是为了休息而退下的。

这位金发的年轻人曾想像过,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握有足以左右皇帝金座的权力,那么也会给自己带来昂扬的心情吧?然而到了现在,自己虽然已经掌握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每当在行使这份权力的时候,他的心却好像是收起了翅膀一般地蛰伏不动。跨越了五个世纪之久,独占了所有的权力,处于阶级社会的顶点高登巴姆家族,已经由黄金建造的宫殿跌落到阴沟里面。这至少会令人感到有一股复仇的快感,但是代之而起的却是一股酸味强烈的苦涩由胃部涌到咽喉,莱因哈特忽然有了一种想吐出口水的感觉,挣扎犹豫了五秒钟之后,他将其实行了。

V

在修马哈的实行计划当中,有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那就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计。也就是说,在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与修马哈要潜入新无忧宫的同时,在另外一个方向,没有军队的帝都市街当中,进行对警察设施大规模的破坏工作,以期将警备相关人员的注意力吸引到那个地方去。

在听到这一个计划的时候,亚佛瑞特稍微地斜着头说道:“这个方法应该是不错,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一个头脑非常敏捷的人,说不定会看穿我们的企图。”

他并不曾像其他的大贵族一般,把莱因哈特叫做是“金发小子”,或许就是这场与生俱来的节度分寸,成为修马哈对亚佛瑞特产生好感的原因之一。

“但是至少试试看的话,对我们并没有损失。我是打算让费沙的工作人员来替我们做这件事。”

“不好做这样无理的要求吧。他们一直在侧面帮助我们达成这崇高的目的。到目前为止,这不是已经很足够了吗——上校!”

修马哈的想法就不一样了。他不但不认为自己等人的行动是崇高的,而

且也知道被利用来完成对方的目的不是费沙而是自己。但是他说出来的却只是：

“或许吧！或许我们没有理由期望太多。”

“不但如此，上校，这件事必须要完全藉由我高登巴姆家族臣下的手来完成，才能更显出其可贵的光芒。”

“没错，确实是这样。”

修马哈言不由衷地说道。他原先的用意是希望由费沙来负责直接的破坏工作，把他们由共犯的立场拖进来成为主犯。不管用如何毒辣的手段来对费沙，都不算是什么过份的事。如果事态的进展不顺利的话，那么连费沙自己也不敢保证绝不会将亚佛瑞特与修马哈出卖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既然如此，我等不也就可以先给费沙的秘密定个相对的价码了吗？

想到这里，修马哈又再度陷入厌烦的思绪当中。自己本来应该是在战场上展现智谋的武人，为什么被拖进这场毫无意义的行动当中？费沙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对他说“你不应该是一个混沌而终的人”。虽然说没有必要让他们那些人来判定自己是属于什么种类的人，不过或许自己也没有资格可以混混沌沌地过一生吧！换另一种角度来说，那个年轻但不草率的副官所说的是对的也说不定……。

“撇开这件事不谈的话，上校！有关于入侵路线……”

亚佛瑞特的声音里面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兴奋与昂扬的感觉。

“我个人是希望能利用这一条路线，可以经由北苑的西苑来到南苑吉奇斯蒙特一世像的脚下面。这些地方现在都被封锁，所以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少。”

亚佛瑞特的手指头在图面上头用力地指着。这张图面是费沙的事务官所提供的，他说这面图是费尽千辛万苦才拿到手的，让人听起来很明显地是在故意卖弄人情。

由帝国博物学协会大楼的地下室开始总长达十二·七公里的地下通路，是亚佛瑞特前面第五代祖先，奉当时的皇帝肯奥克二世的勒令所建造的。其祖先因功绩而由皇帝下赐一名宠姬，且蒙受皇帝的托负，其后世子孙负有一光荣的使命，得在皇帝危急的时候，利用这条通路将之救离险境。

“我早已在五代以前，被注定了要来完成这重要使命的命运，这只能说是一种奇缘吧！”

“问题在于要怎么样才能侵入博物学协会。虽然说这比侵入宫殿内部要来得容易的多。”

兰斯贝尔克伯爵家族这被命运注定的使命等等，并不在修马哈所关心的范围之内。为在实务上必须解决问题点，还有很多正等着他去处理的。注视着图面，他不断地重复着自问自答。

Ⅵ

七月六日的夜晚，亚佛瑞特·冯·兰斯贝尔克伯爵与雷欧波特·修马哈已经到了新无忧宫的地底深处。

在那一个晚上，帝都的南方郊外，由于有人检举揭发激进派共和主义者的秘密武器上场，故动员了大批的宪兵前往处理。他们在发现工场，没收了所有的武器之后，大概也没有能够逮捕到任何一个共和主义者吧！因为那是应修马哈强烈的要求，由费沙的事务官博尔德克所一手编导的。他利用废屋的地下室加以改造，并且搬来所有的设备与武器，花了三天的时间把这里布置成看起来像是一个工场的地方。如果只是要制造当天晚上的混乱，那么这样也就够了，但是修马哈仍然要求使这“工场”爆破增加混乱的程度，博尔德克却以“恐怕会造成人员伤亡”为由加以拒绝，不过还是答应向自治当局或新闻报导机关虚报，并且在地下通路的出入口，也就是帝国博物学协会的前面准备一部地上车，待修马哈等人回来之后，立即将之载往事务官办公室并且加以保护。这或许也是因为修马哈曾经不顾亚佛瑞特在一旁的愁眉苦脸，说过为了要保护自身的安全将采取必要措施的缘故。

不管如何，夸称是全宇宙之统治者的银河帝国皇帝，由于害怕被暗杀或叛乱，而不得不在一个行星的地底深处挖掘一条逃生隧道的这个事实，这或许是滑稽至极了，然而现在这个时候，自己等人却在这条通道里面前进，这多少也像是小丑的行为般一样地可笑，修马哈如此地确信着。

在这长十公里以上的隧道当中，他们二人当然不可能步行。而且，去的路上姑且不论，回来的路上更是需要争取时间。修马哈所驾驶的是一部利用太阳电池能源的四人座轻型地上车。这部车所利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有机质树脂材料，只在上面倒上一种酸性特质便会立即溶解。但接下来，只要将化学上的酸性物质除去，便可再度重新作为材料来使用。对修马哈等人来说，由于很容易便可以灭没证据，所以在这个时候，这是一具贵重的宝物。

由于其建筑的目的是强调实用性，理所当然的这条隧道的内部也就去除了高登巴姆王朝时，所有的建筑物均过度装饰的通病，在这半径二·五公尺半

圆形的内壁当中,所看到的都是未加粉饰的强化水泥。据说兰斯贝尔克伯爵家族五代前的家主,为了使皇帝能够顺利逃亡,在隧道内部装置有阻止后面追踪人马的各种机关,不过到了亚佛瑞特这一代,一切已经都被忘却,沉浸到记忆的河流底部去了。

不久,在前方有灰色的壁面阻挡着,两人于是由地上车上面下来。天花板上的一处有萤光色圆形的灯光正淡淡地闪耀着。亚佛瑞特用左手食指上的戒指向那圆形灯光的中心推进,极低周波流了大约十秒钟之后,天花板一声也不响地开了……。

五分钟之后,二人爬出地下通道,来到南苑的地面上,立即侵入目标建筑物。如果是前任佛瑞德李希在世的那个时候,必然会遭到近卫兵的盘问。如果说此时是天助我也的话,是不是太过于讽刺了呢?

二楼上,一间有着宽阔阳台的卧室。在那个房间里面,有一个少年正坐在那有着黄罗锦盖的床上。尚未完全脱离幼年期的年龄,穿着极为昂贵的丝绸睡衣,抱着一个几乎有自己半身高的布偶小熊。黄色的头发、茶色的眼珠,突起的下颚,平滑但却缺少光泽的皮肤,如此的特征映入侵入者的视线之内。而这名小孩也抬头意外地看到这二个大人。

"皇帝陛下……"

年轻伯爵的声音里面,荡漾着感动的波浪。

这名少年才是亚佛瑞特忠诚献身的对象、也就是银河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

少年皇帝迟疑的眼光,奇怪地瞪视着双膝跪在台座上,恭恭敬敬行礼作揖的青年贵族。或许是因为在半夜被赶走了睡意的缘故,但看来又好像不是如此,似乎是缺乏一种鲜活灵敏的感受能力。当亚佛瑞特又要开口说话的时候,幼帝抢先说道:

"这个人为什么不跪下呢?"

伴随着那尖锐的音调,他那谴责般的指头,指向雷欧波特·修马哈。上校一直是以冷静且极为讽刺的旁观者的角度,由背后冷冷地看着这应该要觉得感动的景象。

"上校,在眼前的这一位就是统治全宇宙的皇帝陛下啊!"

亚佛瑞特回过头来所说的,当然并不是说明,而是间接式的命令,修马哈听出了被省略的那一个部分的意思,于是用单脚跪了下来。这并不是因为对于皇帝的敬畏,而是对于这个年少同行者的一种体谅。他一面形式化的郑重

行礼,修马哈另一方面感觉到愈来愈强烈的不平衡感。幸好当时并没有其他旁观的人,这或许该说是幸运!

“陛下,小人乃陛下的臣民,名为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为了将陛下从奸臣手中救出,故前来谒见。由于事非寻常,请陛下赦免臣等诸多无礼之处。希望能以生命侍奉陛下作为赎罪。”

七岁的皇帝毫无感动地将忠臣热情的申述置若未闻,只是用手粗暴地玩弄拉扯布偶作成的小熊。对于亚佛瑞特说的话不但没有兴趣,而且无法理解。以七岁的小孩来说,当然无法理解亚佛瑞特所使用的庄重措词,而爱国的浪漫骑士,年轻的伯爵却期盼着幼君会是一名天才儿童。亚佛瑞特的两眼,顿时浮现出淡淡的失望。然后又像对自己说,这样的期盼超过了一个臣子应有的本份,于是接着便以柔和的声音,央求那小孩跟着他们一起走。这一回并没有使用任何困难的措词。

七岁的皇帝好像一点都不觉得有趣似地,只是径自地拉扯或搓揉布偶的耳朵,最后终于将小熊的耳朵揪了下来的时候,起先是只有耳朵,最后则将整个的布偶狠狠的扔向床边,抛得远远的,当他由床上缓慢地下来的时候,无视于两个大人的惊愕,以背部对着他们。这个小孩很明显地是有一种精神失调的现象。

“啊,皇帝陛下。”亚佛瑞特的声音里暴露出一种失望的狼狈。少年皇帝的态度,与他所有的想像完全相反。虽然并未期望会受到赞赏或感谢,若如果能稍微有一点像大帝国君主的反应,或者是孩子模样的反应也应该都是好的。在艾尔威·由谢夫的言行或容貌上,很可惜全都缺乏那可以被形容为“天使一般”的要素。

“怎么办呢? 伯爵。”

修马哈问道,当亚佛瑞特回答说,不得已没有办法了的同时,已经开始付诸行动了。他跨出大步追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由背后将之抱起。

七岁的皇帝发出了好像金属般的尖叫声。修马哈的手立刻迅速地将粗暴程度减至最低的将他的嘴巴封住了。亚佛瑞特对着幼帝解释说,臣等失礼了。在这个时候,他竟然还在担心着违背臣下应守的礼节。

“陛下,您是不是怎么样了?”

隔着一道门,传来女子询问的声音。瞬时,两个人都成了化石。修马哈抱着正在挣扎的幼帝,亚佛瑞特拔出了荷电粒子枪,二人立即躲到门的后面。

接着出现了一名身穿宽松睡衣,大约三十岁前后,身材瘦形的女子。大概

是幼帝的个人教师兼看护人。如果不是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修马哈几乎冲动地想问问她，到底是用什么样的礼仪和教育来教导艾尔威·由谢夫这个孩子的。

当这名女子走近罩盖着黄罗锦盖的床边时，绊到了那个被扔得远远的小布偶。她发现到有一只耳朵被扯掉的时候，黯然地咽了一口气，但未显现出讶异的样子，看起来这大概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事了。

"陛下……"

这名女子对着无人的空间呼叫着，当她忽然回过头来的时候，入侵者的身影进入了她的视线。她的下颚张了开来，惨叫还未发出就结束了。在她意识到亚佛瑞特反射性地将枪口向着自己的时候，便已不醒人事地晕倒在台座上，就好像是廉价的粘土布偶一般。这对双方来讲都算是幸运的事。两个入侵者互看一眼；接着听到门外有许多脚步声便立刻逃走了。

这就是拯救吗？简直就是不折不扣的诱拐。修马哈苦涩地自我嘲讽着。对兰斯贝尔克伯爵这样说是太残忍了，但事实上这根本就是一场闹剧。他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一点也不可爱的小孩，还有两个将未完成的梦托负在这个小孩身上的大人。如果这一旦成为历史改变的要素，那么历史本身，根本算不上是什么重要的玩艺儿……。

宫里的侍女们应该会立即将所发生的事情通报宫殿警备的士兵们。但究竟是因为这件事，使得他们觉得狼狈不堪呢？或是朝廷的旧臣对莱因哈特一派的反应在从中作梗，当士兵们察觉到空气中不寻常的气氛时，竟然是在经过了五分钟以上之后。

负责宫殿警备的摩顿中将，原本在敬备总部附属的宿舍中就寝。在收到有异样发生的报告之后，立即赶了过来，第一件事当然是先确认皇帝是否安然无事。但是，负责守卫的老侍从，却是惊慌失措、不得要领地慌乱着。

"我只是问你，皇帝陛下人在哪里？"

摩顿中将的声音并没有特别的尖锐或强烈，但是却有着一股沉重的威压感，那是柔弱的宫廷人无法抵抗的。老侍从于是好不容易地调整身心两方面所应有的姿态，勉强维持住体面，尽可能委婉地报告二名亚贼侵入皇宫，绑架了幼帝的经过。

"为什么不早说呢？"

摩顿对老侍从加以斥责，但并未将时间浪费在过失的追究上面，是立即召来副官，小声地命令在宫殿内加以搜索。副官的脸色一变，回应命令之后立即

飞奔出去指挥士兵们。

“这件事情,绝对禁止泄露。”

对于摩顿这句话,侍从只是一味地点头。在摩顿看来,比起幼帝的安全与否,他们所担心的只是自己是否会被追究责任而已。

一般的士兵们并不知道“皇帝被挟持”这个事实,没有理由要被告知。士兵们只是理解到事态的非寻常性,纷纷带着残留热量测定装置和星光测定仪器,分散在广大庭园的各个地方。士兵们好像夜行兽一般地,在那相当于十万户平民家面积的宫殿范围内四处地搜索。

不久之后,副官奔驰而回,带来搜索的报告。根据残留热量的测定,发现有奇怪的行踪,但接着尾随之后,却由地面上消失了。

“大概就是在吉奇斯蒙特一世陛下铜像的附近。据推测恐怕是地下道与外部相通,但我等无法决定是否可以大不敬地用手去碰触皇帝像。如果能得到您的许可的话,那么便可以立刻加以调查……”

摩顿一言不发地伫立着,因为他想到新无忧宫的地底下,简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一股挫败的感觉正逐渐地食着这位老练军人那厚厚的胸膛。他原本就已下定决心将被交负的任务实现到最完美的地步,而且事实上,由去年以来到现在为止,也从未曾有过任何的闪失。但是,对现在来说,这一切都已成了过去式。

克斯拉过去曾经无数次在战场上身历险境,但每次都能大胆地渡过难关,所以才能晋升到现在上将的阶级。但当他听到皇帝被挟持的报告时,也无法不受到动摇。他一边穿着军服,一面接二连三地发布封锁宇宙港、在市街通往郊外的干线道路上设立岗哨查问,以及出动宪兵队等各项指示。在这些动作之后,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什么人,敢犯这样的罪行呢?他是脑细胞快速地回转着,于是二个人名映出在他的意识范围当中。是亚佛瑞德·冯·兰斯贝尔克伯爵和雷欧波特·修马哈两人吗?前几天,罗严克拉姆公爵才下令停止对他们的监视,为什么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克斯拉的表情突然地变了。原来的惊愕与焦虑,顿时呈现一片空白,转而变成突击探深渊的表情。在意识上的一番努力之后,他戴上了另外一种表情的面具,将穿着黑与银两色相间毫无缝隙的军服,意识仿佛已经不存在的躯体,移动到官舍的外面去。

第三章　箭已离弦

I

七月七日凌晨三点三〇分，银河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接到宪兵总监克斯拉上将的紧急通报，即使是在深夜也只得立刻起床。由TV电话的画面上看到惶 恐的克斯拉，莱因哈特一面对着他点头，心里一面想着，果然，到底还是做了，对于这种情况的变化，无疑地是非常欢迎的。这应该是对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解除监视后的效果吧！

在莱因哈特到达元帅府的前后，希尔德也跟着到了。身为秘书官的她，当然必须随时在主公莱因哈特的身边，所以令值班的军官得随时与她保持联络。同样地，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晋升为上尉的次席副官流肯，以及亲卫队长奇斯林上校随侍左侧的人，不久之后纷纷到齐。

指挥莱因哈特亲卫队的奇斯林上校，二十八岁的青年军官，有着像铜线般刚硬光泽的头发和黄玉般的眼珠。由于他奇特的眼珠，以及穿着军靴时走路也几乎听不到脚步声的独特步伐，心怀好意者，将他比喻为豹；心怀恶意者，则把他叫做是猫。莱因哈特当然不是因为对他的长相感到有趣才将之任命为身边的护卫，而是因为他拥有水准以上的勇敢与沉着，而且两种特质极为调和。此外主要的也是考虑到他在地面战与要塞战当中，立下了不少的战绩。

不久后，克斯拉上将偕同摩顿中将一起来到莱因哈特的面前，在莱因哈特身旁随侍人员的注视之下，二个人跪在主君的前面，一同为遭不法之徒侵入及皇帝被劫而请罪。

“克斯拉，与其来跟我请罪，不如赶快执行你的责任。不要让陛下被劫离帝都。”

当主君这么一说，克斯拉立即退出到宪兵队带头指挥。不知是否有人注

意到他一直在努力地不去直视年轻主君的脸。接下来只留下摩顿。他双脚跪下,罪孽深重地把头低下。

由上往下看着摩顿的后脑部,莱因哈特冰蓝色的眼珠毫无表情。而其毫无表情的原因,恐怕与大部分的人所预料的完全相反,事实上是因为他根本没有生气的资格。这除了他自己本身晓得以外,其他的人都不知道。箭一旦脱离了弓弦,除了继续往前飞之外别无选择。他仍然毫无表情地说道:

"摩顿中将,明天的——不,已经是今天了。正午以前会通知对你的处分。在这之前,在办公室禁足,整理好身边的事务。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摩顿把头低得更深了。正确地理解到年轻主君的暗示,脸上甚至浮现了感谢的神情,平静地退下了。目送着他,莱因哈特感觉到脸颊上正受到一股强烈视线的注视。那正是他的秘书官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小姐,她那近乎刚劲强烈,而且不知恐惧的蓝绿色的眼珠,正注视着年轻的帝国宰相。

在令其他人退下之后,莱因哈特对着他的秘书官扬言问道:

"你有话想跟我说?"

"我在前几天曾跟您说过,费沙一旦将工作人员送进来,目的应该就是挟持,而且对象也是特定的……"

"啊!我记得。"

莱因哈特的回答,虽然企图表现冷静,但仍然无法掩饰住他内心的情绪。

"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了令姐,特别加强了山庄的警备,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不过在另一方面,却松懈了皇帝身边的护卫,眼睁睁地看他落到侵入者的手里,我只能说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

希尔德虽然已经特意地不使得自己的声音太过严厉或尖锐,但其所说的话本身却毫不留情地刺到莱因哈特的痛处,年轻的帝国宰相当然不会觉得好受。

"那么,你的结论是什么?"

"我认为,是罗严克拉姆公爵您与费沙一起联手,故意让皇帝被挟持的。不是吗?"

问的一方显然是不容许有任何谎言,而回答的那一方也没有意思要欺瞒。

"没错。"

听到莱因哈特的回答之后,希尔德怅然若有所失地摇着头。俊美的帝国宰相,感觉到有说明的必要性,于是又接着说道:

“不过,说得再正确一点,并不是和那些家伙——费沙共同联手,只是利用他们而已。并没有和他们作任何的承诺或约定。”

“您是想将费沙玩弄于股掌之间吗?”

“是他们那些家伙想来玩弄我。”

莱因哈特将心中所有露出的轻蔑和厌恶全部吐露出来,接着将与费沙的事务官博尔德克之间所进行的对话内容,首次说给希尔德听。希尔德轻蹙着她那画一般美好的眉毛静静地听着,当莱因哈特说完的时候,她一句话就说中了他的意图。

“那么,您是打算要对自由行星同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了,是吗?”

“没错。这是早已就已经决定的事情,只不过时机多少是提前了一些而已。而且又有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名义。”

“那么,将摩顿中将牺牲掉,是您伟大战略中的一个部分喽?”

“不会妨碍到他遗留下来的家人。”

虽然知道即使这样做也并不代表就可因此而免于责难,莱因哈特好像要抛开似地说着,手掌一挥终止了所有的谈话。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次席副官流肯上尉带来摩顿中将已自杀身亡的消息。莱因哈特无言地点点头,命令那情不自禁对中将表示无限同情的流肯从事善后处理,并且特别嘱咐要保护摩顿的名誉以及他的遗族。这不是可笑的大伪善吗? 莱因哈特不得不这么想道。但是,做了应该比没做来得好。如果真的是必须要以惩罚的行为,那么迟早都会有报应的,虽然不晓得会由谁来执行……。不久之后,他又召来希尔德并命令:

“召集所有一级上将与上将阶级的提督。”

“遵命。罗严克拉姆公爵。”

希尔德短暂的微笑着,这是否应该看作是和解的表示呢? 莱因哈特并不明白。

Ⅱ

在当时,银河帝国的一级上将有巴尔·冯·奥贝斯坦、渥佛根·米达麦亚、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三名,上将则有奥古斯特·沙姆艾尔·瓦列、费利兹·由谢夫·毕典菲尔特、克利斯·鲁兹、奈特哈尔·缪拉、伍尔利·克斯拉、阿达贝尔特·冯·法伦海特、耶尔涅斯特·梅克林格等十名,其中缪拉因为在伊谢尔伦回廊的要

塞战役中身受重伤，至今仍横卧病床，而克斯拉则因秘密指挥皇帝被挟持的搜索工作，所以应宰相之召集前来参加会议的仅剩十一人。

现在正是黎明的前一刻，清晨拂晓正用它那看不见的手驱走黑暗，所有的人，当然都是在沉沉的睡梦中被唤醒的，但是看起来并没有任何一个人还受到睡魔的诱惑，不愧都是高阶级的军官。比起去年莱因哈特阵容齐备的元帅府，虽然失去了齐格飞·吉尔菲艾斯和卡尔·古斯达夫·坎普，但是至今从未欠缺一股出发前的清新蓬勃。冰蓝色的眼珠，交互地凝视着并列在会议室中每一个提督们的脸上。

“今天晚上在新无忧宫内发生了一点事情。”

莱因哈特用着一种过于含蓄的表现方式。

“一个七岁的男孩不知被什么人挟持了。”

虽然并没有风，但是室内的空气却摇动着，因为身经百战的勇将们全都一同吸气、一同吐气。任何一个男子若是无法指出谁是那名被掳走的男孩，是绝不容许成为莱因哈特军队里的干部的。唯一不觉得惊愕的大概只有奥贝斯坦一个人，其他的提督们则或许将他的沉着看成是他一贯无情的性格所致。

“克斯拉正在搜索当中，犯人到现在尚未被逮捕。我想要听听你们众人的意见，以便应对今后事态的发展。不要有任何顾虑，尽管发言吧！”

“犯人应该是门阀贵族派的余党，其目的在于纠集余党，企图恢复他们的势力，这应该是非常明显的。”

米达麦亚环视其他战友，赞同的声音由四处响起。

“可是，尽管如此，如果就挟持皇帝陛下然后加以扶持这件事来说，那么门阀贵族派的组织能力和行动能力是不容忽视的。主谋者会是谁呢?”

当瓦列这么一说，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好像讽刺般地闪过一道光芒。

“这是迟早会知道的事情。如果犯人被逮捕的话，克斯拉会使之招供，如果没有被逮捕的话，那些家伙必然会得意洋洋地吹嘘自己的功绩。因为如果不让大众知道皇帝在自己手中的话，那么原先挟持皇帝的目的就等于是零了。”

“就如你所说，不过要是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将会招致我方的报复，那些家伙应该会觉悟到这点吧！”

当鲁兹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毕典菲尔特立即应声回答道。

“恐怕是在有所觉悟之后才采取的行为吧！或许，是想拿皇帝当作是挡箭牌，来躲避我们的攻击也说不定，虽然说并不会有什么用处。”

“没错，不过至少在眼前，他们或许有把握可以躲过我方的追究。”

“那么他们自信的根据是什么呢？只要是在帝国境内，终究是无法逃避我军的探索和攻击的不是吗？”

“或许会在边境不为人所知的建立一处根据地吧？”

“这样说来，不就成了第二个自由行星同盟……？”

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冷静的声音插了进来。

“不该称之为第二个，在这个时候，应该要把自由行星同盟的存在列入考虑范围了吧！”

这个声音的主人，原来就是巴尔·冯·奥贝斯坦。

“门阀贵族的余党和共和主义者之间虽然好像水与油一般地互不相容，但是如果为了要达到妨害罗严克拉姆分确立霸权的这个目的，不能说没有互相私通的可能性。如果犯人逃到行星同盟的话，那么确实就没有那么容易能加以攻击了。”

“自由行星同盟？”

提督们的视线往宇宙中的某一处集中的时候，尖锐的紧张气氛顿时扩散开来。

罗严克拉姆体制腹背两面均受敌，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也就是门阀贵族势力的余党以及自由行星同盟。至于两者共同携手合作这件事，则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难道是反动的守旧势力与民主共和势力之间，缔结了原本不可能有的盟约？

“如罗严塔尔所说的，不久之后，陛下所在的位置便会明了。现在不需要急着作出结论。不过，如果那些皆称自由行星同盟的叛徒果真参与了这件不法行为的策划，那么就一定要他们偿还所欠下的债务，为了一时的贪欲而坏了大局，他们之后恐怕会后悔莫及。”

莱因哈特充满锐气的一番话，让注视着年轻主君的提督们全体有了相同的感应，他们于是重修正自己原有的心态。

“皇帝不在的这一段时间，就以生病为由来加以掩饰。此外，国玺仍由宰相府加以保管，所以暂时对国政没有妨碍。对于各位，我只有二项要求。一是皇帝遭挟持的事情绝不可泄露，二是让各人麾下的部队保持可以随时出动的状态，以应付日后所可能产生的紧急状态，就是这二项。其他视情况需要追加指示。天没亮让各位辛苦了，就此解散吧！”

提督们全体起立，目送着莱因哈特步出室外之后，都暂时先返家，以便回

到平时勤务的工作岗位上。当罗严塔尔正要回家的时候，米达麦亚拍拍他的肩膀说道：

“怎么样，要不要到我家去吃顿早餐?”

简洁地这么邀请着。“疾风之狼”米达麦亚经常在说——我太太是名料理家，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并不需要多作说明。

“哦，是吗? 那么我就不客气喽!”

“率性些是件好事。”

“……偶而吧。”

二个人肩并着肩在通路上走着，沿途并数次向行礼的士兵回礼。

“不管怎么样，罗严克拉姆公爵毕竟还是没有为这件大事所动啊!”

米达麦亚的语调中充满了赞叹。

罗严塔尔一面随声附和着，但是在他的思想回路当中，有一道活门被卡住了。将皇帝由权臣的手中救出这样的行为，可以说是充满极度幻想的浪漫主义，但是如果说在这项行为的背后没有任何企图，而只是单纯地将之付诸行动的话，是怎么也无法令人相信的。随着这场挟持戏的上演，应该有人从中获得了某种利益。

事实上，由皇帝遭挟持这件事看来，最大的获利者不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吗? 如果杀了七岁的幼帝，想必会招来残忍的批评，而如果是被挟持的话，那么罗严克拉姆公爵不就可以不玷污其手而把这个障碍除去吗? 而且，如果自由行星同盟与这件事有牵连的话，那么不就有藉口可以对同盟军事发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了? 这曲挟持的戏曲恐怕只是一场震憾全体人类社会的——包括政治上和军事上大变动的前奏曲而已吧! 金银妖瞳的提督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血液正激烈地沸腾着，或许这将是他自己本身的未来多出一种选择答案的机会也说不定。

“或许会有一次空前的军事行动也说不定。”

米达麦亚点了点头，他到底是经由与罗严塔尔相同的思考程序，或者只是凭单纯的直觉反应而获得这个结论的呢? 罗严塔尔一时之间无法判断。不过，总之在战乱的时代里，凭着自己的实力而得到崇高地位的男子，确实有着优于一般常人的敏锐嗅觉。

无论如何，被赞扬为帝国军双璧的二位青年提督，在这个时候达成了共同的看法，也就是说如果要攻占同盟领地的话，则势必要与伊谢尔伦要塞的司令官杨威利由正面冲突吧! 那位在今年的五月让他们的战友卡尔·古斯达夫·坎

普成为宇宙尘埃的男子。如果不能打倒他，那么通往同盟领土的道路就无法开启，而如果要从正面作战的话，想要获得胜利自然就不是容易之事。罗严塔尔与米达麦亚都懂得对伟大的敌人表示尊敬。不过，在另一方面，无论他二人再多么聪敏，在这个时候尚无法得知莱因哈特所考虑的是经由费沙回廊来发动攻势的侵略战术。

Ⅲ

与银河帝国的帝都奥丁之间相隔有数千光年之远的行星费沙方面，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此时正在听取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的报告。

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与雷欧波特·修马哈已经从新无忧宫当中“救出”幼帝，并且终于逃出帝国军宪兵队的搜索网，此时正藏身在费沙籍货物船“罗西南德”的偷渡专用室内，朝着费沙驶来，预定在二周内抵达。而在费沙方面，则有瑞姆夏德伯爵及跟随他的亡命者乘上了船舰，在进入自由行星同盟领域的宇宙点上，向同盟申请流亡。当这个消息被公诸于全宇宙的时候，除了一少部分之外，全体人类都将为之震惊。

听完报告的时候，鲁宾斯基用一只手托着他那厚实的下巴说道：

“罗严克拉姆公爵，他在皇帝挟持之后，自己并没有登上王位，可能会立个傀儡登上那个皇位吧！”

“我也是这么认为。他如果要当上皇帝的话，大概会是在消灭了自由行星同盟，或者至少是给它致命的一击之后吧！目前他的内政方面已经日益充实，接下来他所希望的应该是军事上的重大成功吧！”

“确实应该如此。不过，姑且不论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意图如何，至少到目前为止还算是成功。看来博尔德克确实也做的不错。”

“关于这件事，根据我所获得的情报，在某些方面，博尔德克事务官也有着不尽成功之处。”

鲁宾斯基稍微地眯着眼睛，斜睨着这位年轻的副官，也就是他的亲生儿子。

“可是，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未企图使用手段来阻止挟持皇帝这项行动，这不就应该是博尔德克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交涉有着相当程度的效果吗？”

“就表面上来看，事实确是如此，不过倒也可以看出博尔德克副官故意将客观与主观条件加以改变，制造出对自己较为有利的报告。”

"恐怕是的。"

虽然并不算是很明显的恶意中伤,鲁伯特·凯撒林克在传达对博尔德克不利的情报时,并未感到任何犹豫。以互为竞争者的角度看来,对于将来有可能站在他前面的男子,应该是用尽所有可能的方法,以便使之由舞台的中央消失。至于博尔德克这一方,也是毫无疑问地把他视为新兴的竞争者,正用心地策划着如何对付。鲁伯特·凯撒林克自然不会甘于保持绅士的风范,而沦落到败北的地步。

应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召见时,显得自信满满的博尔德克回到事务官办公室之后,据说却是非常地垂头丧气和丧家之犬。令人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到他与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的交涉结果,必然是与其原先的预期相违背。其原因应该在于低估了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交涉谈判能力,因为事实上,在现在这个阶段根本就没有必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进行谈判。原先的用意或许是为了让挟持皇帝的行动更为容易,同时夸示费沙的实力,以便为自己制造有利的立场吧!不过结果却是判断错误。事实上,比较好的作法应该是在皇帝到达费沙的时候,再通知罗严克拉姆公爵有关皇帝的所在,从头到尾依照他所希望的方式,让对方来配合自己的安排行事。不但整件事的时间没抓对,而且又太过于卖弄小把戏了。这是一个无法漠视的缺失。

只是,博尔德克如果逼于情势,而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承诺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话,那么以鲁伯特的立场来讲,也不能只是一味地写竞争对手的缺失而暗自窃喜。虽然说为了让罗严克拉姆公爵握有军事上的霸权,是应该要将费沙回廊的通行权让出来,但是在时机上面不但要慎重地选择,而且更得让对方付出相对的代价,没有必要提早促销或廉价叫卖。

鲁伯特的想法是,当罗严克拉姆公爵遭受自由行星同盟军重大的挫伤之后,"费沙回廊通行权"这个饵才能充分的达到诱惑效果。如果要卖人情以强化我方立场的话,就应该是在对方陷于窘境时才对之伸出救援之手。相反地,如果是在对方极为顺利之时,却刻意地要卖弄人情与之接近的话,是没有道理会受到欢迎的。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如果只是冷笑地加以漠视的话倒也还好。如果相反地还被人看穿企图的话,那么不就等于为将来种下祸根了吗?

"博尔德克事务官的失策如果只是限于他个人的话就无所谓,不过要是与费沙整体的损失相关联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有大问题产生了。特别是以罗严克拉姆公爵为对手的时候,将来的发展令人担心。"

"眼前还不能够判断是否真有失策之处,总之先照现状来进行,因为皇帝

本身也根本还未来到费沙。”

“不过……”

鲁伯特还想要继续提出反对的意见，但是却停住了。如果被看出他正对竞争者的失策心中窃喜的话，对他来说是非常不利的，反正迟早都会知道博尔德克是否真有失策之处，眼前没有必要多加以强调。况且——鲁伯特在内心里暗自窃笑，如果博尔德克副官真有失策之处而导致自治领主鲁宾斯下台的话，这无异是鲁伯特所期待的。如果费沙回廊被让渡给帝国军的话，无疑地必定会导致信仰费沙之独立与中立地位之多数子民的惊愕及愤怒。在这个时候，“费沙黑狐”要如何处理呢？借用帝国军的武力加以镇压吗？凭藉地球教的威信使人民镇静呢？或者是凭着他本身的声望和政略来加以解决？不管怎么样，这项举动将使得费沙一个世纪以来历史产生地壳变动般的巨变，而产生绝大的反应，这是可以肯定的。整件事情的演变看来会愈来愈有趣。

由自治领主府退出之后，鲁伯特·凯撒林克前往距离首都约半天行程远的伊兹迈尔地区，拜访了亡命贵族瑞姆夏德伯爵。兰斯贝尔克伯爵等人已成功地将皇帝“救出”的消息，当然使得他欣喜若狂。

“奥丁大神有眼，到底这个世界上还是有正义存在。”

鲁伯特极力忍住笑意说着客套的话，瑞姆夏德交代身旁的执事，命其准备八二年份的白酒。鲁伯特面对此表示由衷的谢意，并且一面嘱咐在促使自由行星同盟同意皇帝亡命至同盟内之前，务必使这件事在极度的保密下进行。亡命贵族点头表示认可之后，转入其他话题。

“匆忙之间，曾试着要列出流亡政府阁僚人员的名单。由于只是应急之用，所以有许多不甚完备之处。”

虽然说是应急之用，想必这名亡命贵族打从知道了拯救幼帝的计划之后，便已开始构想这个以他自己为首的政权了吧！尽管缺乏实质内容，但是只要组织能建立起来，便希望能立于顶点的愿望，是所有从事政治的人都必然会有的。

“如果可以的话，是否能拜见那份名单呢？伯爵。”

由于明知对方希望能展示一下，鲁伯特故意上当似地问题。瑞姆夏德由于受到白酒的刺激，脸色显得有些凌乱地说道：

“嗯，本来是属于机密的文件，不过以后可能还有些地方要受费沙的照顾，或许先让您知道正统的帝国政府阵容会较好些也说不定。”

“当然，我费沙全体都希望能给予阁下全面性的支持。在政略上，虽然有

些地方对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采取弯腰的姿态，但事实上确是真的阳奉阴违，我等真正的好意，永远是对着阁下您的，这一点请您明白。”

鲁伯特恭谨地接过上头记有“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阁僚名簿”等字样的纸片，视线快速地扫瞄着被列入的名单。

国务尚书　瑞姆夏德伯爵

军务尚书　梅尔卡兹一级上将

内务尚书　拉特布鲁夫男爵

财务尚书　谢兹拉子爵

司法尚书　赫伍得子爵

宫内尚书　郝晋格男爵

内阁书记官长　卡尔那普男爵

当鲁伯特将脸由名簿当中抬起来的时候，故意作出陪笑的表情面对着情绪颇为兴奋的贵族说道：

“在这些人选上面，您一定是费了不少苦心吧！”

“不管怎么样，亡命者的数量虽然多，但是只要是对陛下诚心效忠，而且具有相当的能力者，都一定会被网罗过来。这些成员的话，不但是值得信赖，而且一旦被选上，应该会对这样的信赖有所回应。”

“有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阁下身为国务尚书来主导整个内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您不正式用帝国宰相这个称号。”

瑞姆夏德伯爵对于这样的问题，虽然显得有些高兴，但是看来又有些困惑。

“这一点，当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但总觉得有些过于狂妄自大。如果要称为帝国宰相，希望能等到尊奉陛下回到帝都奥丁之后。”

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么似乎是有什么奇妙因素，让他有所顾虑，鲁伯特心里想着。

“明知这是有所僭越，不过还是要向您禀报。请务必要正式使用帝国宰相的头衔。只有这样，才能有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甚至全宇宙发表帝国正统政府的宣言，不是吗？”

“你说的是没错，不过……”

瑞姆夏德口齿模糊地说道。而鲁伯特则突然地想了起来。原来伯爵是害怕如此一来，目前当留在帝国内部的门阀贵族恐怕会遭受过度的刺激，转而加入罗严克拉姆公爵的阵营。他或许是想避免这种情形的发生也说不定。

"关于这一点容日后再作讨论吧。这一回对救出陛下有功的兰斯贝尔克伯爵和修马哈上校,您打算将给什么样的优厚待遇呢?"

"这当然不会忘记。我已经替兰斯贝尔克伯爵准备了军务省次官的位子。至于修马哈的话,目前先给予提督的称号,同时打算让他辅佐梅尔卡兹。再怎么说,他们都是曾在同样的战场上与那个金发小子作战的同僚。"

鲁伯特再次看着这位被草拟为军务尚书人选的姓名,维利伯尔·由希姆·冯·梅尔卡兹是去年"利普休达特战役"中实际指挥贵族联合军作战的总指挥官。拥有四十年的军历,并以坚实的兵法著称。这位目前正在同盟一方,以"客座提督"的称号,在伊谢尔伦要塞上担任司令官杨威利的顾问的老练军人,姑且先不论其本人的意愿和性格如何,看来好像是被某一个应该是与罗严克拉姆公爵敌对的人所指定了似的。如果他早半个世纪出生的话,或许可以成为帝国当中忠实且有能的军人而终其一生吧!

"梅尔卡兹提督指派为军务尚书,这一点以能力的观点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其本人的意愿,还有同盟的意向如何呢?"

"他个人的意愿应该是不会有问题。而同盟只要能够承认流亡政权,就应该会把梅尔卡兹让出来吧!"

"应该是的,不过,军务尚书所应该管辖的军队如何安排呢?"

在这样的时刻,这个问题是毫无用处的,而且也不是鲁伯特经考虑之后所提出的。由这个问题所呈现出来的,不是鲁伯特的知性,而是感情用事。对于这种典型的企图利用冠冕堂皇的名义来掩饰与其个人能力不相称之野心的恶劣贵族——鲁伯特真正内心所认为的——他性格中苛薄辛辣的部分被暴露了出来。如果是他所憎恶,并且想要凌驾其上的亲生父亲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话,在这个阶段之前,大概会把问题打住的吧!

敏感地察觉到鲁伯特的问题当中,充满了无意识之嘲弄的,并不是提出问题的人,而是被问的一方。瑞姆夏德伯爵自觉体内奔腾的热血正急速地冷却,但也很聪明的没有把这个变化表现在脸上。

"除了召募亡命者,加以训练组织之外别无他法。问题就在于经费……"

"如果是在经费的话则无需挂心。只要您说出所需要的额度,我们会为您准备的。"

"那么就谢谢了。"

鲁伯特并没有说是"没有代价",而且对于领收证明、或者是费用的监察等等也都只字未提。这些都只要在"帝国正统政府"对于费沙的负债到达一个巨

大的额度之后，再去唤醒他的注意就可以了。因为第一，即使身为这个正统政府的再生父母之一的鲁伯特想要让这个正统政府可以保住能够清偿债务之命脉，但事实上这个命脉也并不存在。这一点是为极少数人所希望的。如果是被生在黑暗当中的私生子，恐怕也只是将自己的不幸反映在周围，步上预期之亡的命运吧！当然，如果这个私生子平身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霸气的话则又另当别论——比如说，像是鲁伯特·盖赛林格。不过，那也像是希望非常淡薄的样子。

对鲁伯特·凯撒林克来说，还有很多应该要做的事情，虽然分为公开与非公开两面，但是对于年轻同时又具有优越的智慧与体力的他来说，最为贵重的东西，恐怕就是时间了吧！他在请示瑞姆夏德伯爵，拷贝了流亡政权阁僚的名单之后，就向之告辞了。此时的屋外，黑夜已完全驱逐了白昼的余留，夜晚里的寒气已经开始出现在干燥的空气里面。自治领主府只要明日早上过去就可以，所以他打算要在某个地方渡过这短暂的夜晚。

鲁伯特出生于宇宙历七七五年、帝国历四六六年，比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年长一岁，现年二十三岁。凯撒林克是母姓，他的母亲是点缀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人生的众多情人之一，或许，应该说还算不上是其中一员吧！鲁宾斯基并不是一个正统的美男子，甚且应该算是长相奇异的人，但是却对女性有着磁力般的吸引力，后代的传记作家恐怕得花好大的力气才能确认这一点。

在正式公开的场合下，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是没有小孩的，不管是男是女。但是自己却是确确实实地存在着不是吗？鲁伯特讽刺地拉起嘴角。身为地球教的代理人，但却欺骗了费沙市民的父亲根本就是人类的垃圾，而自己正是那人渣的排泄物。这难道不应该称为相似的父子吗……？

鲁伯特所来到的地方，是位于锡普斯庞地区内的宏伟宅邸。在地上车里打开车窗，右手按在门柱的前面，掌纹经确认之后，那扇青铜雕刻的门扉寂静无声地开了。

这座宅邸的主人是一名女性，对外有着许多的头衔。不但是宝石店与俱乐部的经营者，而且是好几艘货物船的拥有人。过去曾经是歌手，也曾经是女演员。但是这些头衔并不具有什么了不得的意义。身为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的情人之一这样的立场，当然是不会被明白地记录在名人录当中，不过这却是她对政治家或大商人都有着绝大影响力的泉源。但是，现在这个时候，鲁宾斯基的脚步已经走远了，称之为“过去情人”或许来得较为贴切也说不定。她

——多米妮克·尚·皮耶尔在八年前还是一个十九岁的部歌手的时候，尚未就任自治领主的鲁宾斯基为之一见钟情。鲁宾斯基为她跃动的舞步所着迷，而且非常喜欢她音量丰润的歌声，此外，据说还深深为她的聪明伶俐所打动。她是一个有着红褐色头发的美女，不过因为在姿色上远胜过她的美女不计其数，所以许多人并未提到这一点。

在大厅迎接客人的女主人，用她那好像唱歌一般昂扬的语调高声说道：

“今天晚上要住这儿吧！鲁伯特”

“我可没有那个能力代理我父亲喔！”

“就不要再说这些蠢话了，老是这些像你一样的牢骚……要来点酒吗?”

“嗯，先给我酒吧。趁着还有理性的时候，有件事情要先拜托你。”

当多米妮克把装有深红色喜多乐·威士忌的酒瓶和冰块拿到沙龙来的时候，这位年纪较小的年轻人用着性急的语调说道。

“请说啊，是什么事呢?”

“有一个叫德古斯比的地球教教司。”

“我知道他，脸色青白的怪异……”

“我想要抓住他的弱点。”

“想要拉拢他成为自己人吗?”女方问道。

“不，要让他成为我的手下。”

那极为不逊的表情和语调，或许正是他用以自我鼓舞的凭藉也说不定。他所想要面对的战争并非是微不起眼的规模，但是他并不希望有与自己对等的同盟者，他所想要的是单方面地要为他牺牲的人。

“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是禁欲主义的化身，就不知到底是不是真的。如果是伪装的话，那么便有充分的机会可以抓住他的把柄。即使真的是禁欲主义者的话，只要花一些时间，也应该可以让他改变吧！”

“必须要花的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哦，费用啊，如果吝惜出钱而期望要有好结果的话，那也是很麻烦的。”

“这你不用担心。必要的部分我会出。”

这就是将对瑞姆夏德伯爵说过的话又重述一次。

“副官的薪水有那么好吗？啊！对了对了！你说过还有各种额外的收入。不过不管怎么样，地球教还有亡命贵族们等等，现在这个时候很热闹吧！”

“好比百鬼夜行、群魔乱舞。在这个国家里面，不管任何时候，都是谁想要利用谁。而我可绝不愿被他人利用。”

看起来颇为端正的鲁伯特那年轻的脸庞上，一时之间，竟然好像有瘴气漂浮在上头似的。他把深红色的酒倒进空的酒杯当中，没有加水也没有加冰块地一口倒进嘴里。他所享受的并不是酒的香味，而是那股灼热的刺激，整个胃和食道好像要燃烧起来的感觉。

最后活下来的人是我！鲁伯特如此地想着。只不过，不管是什么人，不也都是这样的想法吗……？

Ⅳ

费沙籍的货物船“罗西南特”是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星际运送公司的独立商人私有船当中最为庞大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兰斯贝尔克伯爵亚佛瑞特、雷欧波特·修马哈、以及奉博尔德克事务官之命要照顾幼帝的年轻女仆一共四人，被视为贵客受到郑重的迎接。

这艘船被用来载运偷渡者，这一次并不是头一次。为了要载运没有被列在名单上的乘客，“罗西南特”船上甚至建造了一间设备完善的专用室。秘密门是声纹反应式的，而为了使红外线探测的功能瘫痪，在内壁与外壁之间，有与人类体温相同温度的温水在循环着。事实上，对“罗西南特”来说，企图亡命的偷渡者无疑地就是它最大收入的来源。船长波梅尔过去曾成功地摆脱过多达两位数的帝国官宪临检。有的时候是靠演技，有时则是靠赠送贿赂。在面对对方官宪的时候，在判断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奏效的正确性上，是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的。驻在帝国的费沙事务官博尔德克为了能让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由帝都奥丁当中脱逃而选上了这艘船。

波梅尔则是因为受事务官亲自嘱咐，而且所有的费用也以现金预付的方式支付完毕，所以为了能够将这些贵宾安全且快速地送抵费沙，正打算不惜付出相对的努力和辛劳。由于不去探听贵客的真正身份是应有的礼节，所以尽管心里面觉得这种壮年男子一名、青年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一名以及幼儿一名的组合非常奇妙，但并未加以追根究底。接着则指示事务长要提供最高级的用餐和服务。这一次载运亡命者的航行如果能有好的首尾的话，那么今后载运贵客的机会或许也会增加吧！波梅尔在内心里如此地期待着。

不过，当船由解除封锁的奥丁宇宙港出发之后不久，波梅尔的懊恼就已经开始了。

“那小孩真是无可救药的兔崽子啊！”

负责送餐的船员回来之时,一付悻悻然的表情向波梅尔报告。当问道左边手腕上为什么烫肿的时候,船员解释那名小孩说不喜欢这个味道,一边说着一边就把整个墩鸡肉的深底器皿连着装在里面的东西全部一起扔出去。那名女子正想要阻止的时候,竟然又用力地拉扯她的头发,那名女子于是就哭了出来,而那二名男子则好不容易才加以制止,听到这里,连波梅尔都忍不住要吃惊。

“大概是父母亲的教养太差了,根本就没有一个事非道理。大贵族的兔崽子们大概就是那副样子吧! 总之,送餐这件差事请交给其他的人来做吧,我要请退下去了。”

肯定地说完之后,船员就到医务室治疗烫伤去了。

下一次用餐的时候,波梅尔命其他的船员送去,但这名男子却带着脸颊上深深的抓伤回来,第三个船员回来时也带着瘀血的紫色鼻梁。一向富有商贾精神的波梅尔,在此时忍耐力已经超过了极限,因而前往提出抗议,我们这艘船不是用来载山猫的,无论如何请多有些教养。那位看来高尚的青年平身低头给了相当金额的小费,所以波梅尔就收下了,但是当他看到那名女子的脸上、手上都有着不少伤痕的时候,又再度惊讶了。

“或许这不是我所应该说的话,不过小孩还是要严厉地加以管教才好。未经教养的小孩和野兽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是吧!”

波梅尔试着提出这样的忠告,那名女子却也只是微弱地笑了笑。原本以为她可能是小孩的姐姐或叔母什么的,看来却只是佣人一般。

……波梅尔知道了自己所载运的,可能就是那多么神圣不可侵犯的银河帝国皇帝的这件事,是在抵达费沙卸下了船上货物和四个偷渡客之后。在“朵拉库尔”酒馆里,听到了自由行星同盟宣告皇帝流亡的广播之后,他低头看着自己那只正握着酒杯的左手自言自语地说道。

“不管罗严克拉姆公爵究竟是野心家或者是篡夺者,那个兔崽子皇帝迟早会把自己的国家给啃倒的。这难道是他人的因素吗?”

在无法委托其他船员只得亲自送餐的时候,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重重地咬住他的左手不放,至今那深深的齿痕还是像一个完整的半月形似的伤痕留在上面。

……到现在为止,只是稍微看得出脾气暴躁的年幼皇帝,当自我受到抑制的时候,只能藉由一种不正常的暴力来表现自我。

第四章 银河帝国正统政府

I

就在银河帝国的帝都奥丁，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遭人挟持，而费沙自治领上的每一个人正热烈的从事各种不同的思考和策动的时候，自由行星同盟最前线的基地伊谢尔伦要塞，此时却还在贪婪地享受着迟来的春眠。

兼任伊谢尔伦要塞以及要塞驻留军队司令官的杨威利，三十一岁，是同盟军中由过去到现在最为年轻的上将。身体不瘦不胖、不高不矮，不过严格说来应该是属于微瘦的身材。他那稍微有些卷曲的黑发，并不像一般的军人，而是显得有些过长。前面的头发经常落在额头上，所以必须时常且看来似乎非常麻烦似地把头发拨回去。如果头发乱但短的话，看起来可能会比较好些吧。不过自这一年的春天，在那毫无益处的审会上因头发过长而被指责之后，就不再散发了。是他本人没有发觉呢？或者是假装不知道，或许是知道了如果右分则可能被批评为高压而遭受损失，所以就干脆用左分的样子。他的双眼漆黑，有时看来柔和，也有时看来好像在发呆。也有的传记作家将之形容为“带着知性的温柔，以及蕴藏着温柔的知性”，但事实上并未给予人如此夸大的印象。至于他的相貌则经常为人形容是“极为常有的英俊”，但并不是一个与他在战场上的竞争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样，有着少有杰出的俊美容貌的人。以他个人的情况来说，他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而且另一方面，他始终看来都不像是一名军人等等这些他给予人的印象，比起他实际的相貌和五官，为更多的人所描写和流传。

无论如何，杨威利并不是因为他的脸才建立起今日的地位。原来希望成为一名历史学者的他却成了一名军人，二十一岁时因成功地将民众由艾尔·法西尔星域当中救出而晋升为少校，二十九岁时在威斯塔朗特星域会战中晋升

为少将，伊谢尔伦攻略战中晋升为中将，到了亚姆立札星域会战则升为上将，一年之间连续跃升三级。论他的战功，在同盟军中无人可与他相比。不过，反过来说，这也会令人想到那些无数被埋葬的敌军的墓碑。他确实是一个战争的艺术家，但予以这些功绩与其意义最低评价的却是他本身。他希望能早日辞去像军人这种对文明和人道均毫无贡献的职业，而悠闲自在地过着退休的生活，然后著作历史书。

在五月里击退了以秃鹰要塞做瓦普飞行而来的帝国军攻击之后，杨患了重感冒，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之久，起来之后也是每天都缺乏那么一点紧张感。

杨的受监护人，现在已晋升为准尉的尤里安·敏兹，见到那看起来好像在发呆，平白地浪费时间的杨，仍然以为在他头盖骨的内部可能正在进行孤独的高度知性活动，或者正在架构壮大的战略论，或者是正在深远的历史哲学当中沉思。事实上，这是因为尤里安对于杨每天的日常行动之外的知性行动，总是会给予过度的评价所致。看起来两眼无神的杨，事实上真的是在发呆。

在非战斗范围内的工作，事实上都是交由精通桌面文书工作的亚列克斯·卡介伦少将以及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来裁决，杨只要在文书中签名就完成了。原来就是一个在不必要的范围内就不显得勤勉的男子，在这近乎二个月的时间内，更是除了喝茶和午睡之间的空档之外，都不在中央发令室内。即使在的话，也只是看看历史书，或者是猜解着填字游戏，完全称不上"繁忙的表现"。在他的头盖骨里面属于知性的广大田园，因未耕作而杂草丛生，长着翅膀的虫子在上面飞来飞去。这片田园的所有者说土质本身不够肥沃，而只热衷于吃和睡这两件事。

虽然如此，却好象也想着要从事些创造性的活动似地，开始提笔写起以"文明与酒"为题，像是论文之类的东西，不过也只写了开头部分的几行，笔就不再动了。所写的部分却也只是再普通不过的文章。

"……人类的文明与酒共同开始，而文明的终了大概也会和酒一起到来吧！酒是知性与感性的泉源，可以说是将人类与野兽加以区分唯一的方法……"

尤里安看了这些文字以后批评说。

"现在这个时候，即使是小酒馆的宣传文字，恐怕也会写得比这个更高明些吧！"

对此残酷的批评感到失望的杨，自觉知性周期的低落，于是放弃了无谓的

努力。以后,如果按照要塞防御指挥官华尔特·冯·先寇布的说法,也只好甘于“薪资小偷”的立场了。

不过,先寇布所指的,也并非是军人道德的借鉴。现年三十四岁的他,目前还是单身,从身为“蔷薇骑士”连队指挥官开始,在征服女性方面就一直是非常有名。在伊谢尔伦要塞上,与他并称为双璧的是第一空战队长——“击坠王”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这两位分别是尤里安学习射击与单座式战斗和斯巴达尼恩操纵的指导教官。因为这两个人是分别在这两个领域拥有一流技术的人,杨也因而把尤里安委托给两个人来指导,但日后会不会有什么令人头痛的事情发生呢?谁也不敢保证。

关于先寇布与波布兰这两人,有好几则逸闻为众所周知,其中一则是这样的。

有一天早上,当先寇布由女士官A少尉的房间走出时,碰巧约在同一个时刻,波布兰也由隔壁的女下士官B曹长的房间里走出来。二人互望一眼之后就分开了。二天后的早上,二人又在同一个地点碰而。只不过,这一次,先寇布是由B曹长的房间走出,而波布兰则由A少尉的房间里面……。

并没有任何证据来证实这一则逸闻是一项事实,只不过是以一种间接传闻的方式传了开来,但是听的人大部分都认为这是事实。当被问道是真是假的时候,波布兰回答说:

“为什么只有男生的姓名是真名,而女的却是假名呢?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而另一方先寇布所说的则是:

“我的品味才不像波布兰那么差呢!”

……如果尤里安受了这两个人的影响的话那可就麻烦了,尽管杨心里这么想,不过这大概也是勉强不得吧!尤里安本身就是一个相貌端庄俊俏的少年,在首都海尼森的学校里,就曾经是一名飞球的名选手,而受到同年龄少女们的欢迎。到了伊谢尔伦这个住有数十万民众的要塞上,不但是司令官的养子,而且又是在初次与敌人对阵时,即击破巡航舰的勇者尤里安,仍然有极好的人缘。

“也就是说,你所不会的事情,尤里安什么都会。”

要塞事务监亚列克斯·卡介伦,也就是杨在军官学校时候的学长,这么样地对着学弟开玩笑。这个卡介伦有二个小女儿,有个颇具真实性的传闻说,卡价伦希望尤里安能成为他大女儿莎洛特·菲莉丝的新郎。但如果照杨的说法

则是“涉洛特是个好孩子,不过问题在于她父亲”……。

杨不管在军事方面或者是在政治方面都一再地展现出他那卓越的洞察力,甚至有不少人把他当作是一个千里眼。但是,现在这个时期,他却对周围的变化表现得非常漠然,一点都没有不安的预兆。他也不想去知道帝国与费沙、还有在同盟本国内是不是正在政治上、外交上、战略上有那些蠢蠢欲动的谋略,每天只是关心着红茶里面渗进了多少白兰地,还有创下了立体西洋棋连败的记录。

Ⅱ

被后世称为“宇宙历七九八年共济协定”,是在八月二十日公开的一项协定。所谓的“共济协定”,是银河帝国旧体制派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相对于罗严克拉姆独裁体系,所相互订定的协助关系。

自由行星同盟不但承认了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亡命行动,而且承认了以瑞姆夏德伯爵由弗恩为阁僚班底之首的流亡政权的成立。此流亡政权被称为“银河帝国正统政权”,在将来打倒罗严克拉姆体制,回归祖国之后,将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成立对等外交关系,并且缔结相互不可侵犯条约以及通商条约,在帝国内部制定宪法、开设议会,藉以促进政治与社会的民主化。自由行星同盟,在努力使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回复其原有的各项权力之际,得提供最大限度的协力,并且为建设新的并且恒久的和平秩序,一同向前迈进。

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特留尼西特与银河帝国正统政府首相之间,在八月上旬对上述事项达成了协议。为避免多余的想像,必须要在细心注意下,才能使两者的协约公开化。原来,双方在达成协议的过程当中,就绝不是那么顺利的。

在瑞姆夏德伯爵等人的陪同下,艾尔威·由谢夫二世进入自由行星同盟的领域内是七月份的事情。德森上将在接获特留尼西特直接命令之后,亲自将他们一行人藏匿在首都防卫司令部的建筑物里面。德森本人作为一个完战家的手腕经常受到怀疑,但对于这种必须要保守秘密的任务就不能说是无能了。双方的交涉长达三个星期之久,瑞姆夏德伯爵尽管心中不愿意,仍无奈地承诺将来要朝立宪政治努力。

就在这一天,八月二十号下午,在伊谢尔伦要塞上,尤里安高声地对着黑发司令官说道:

“听说有特留尼西特议长的演说,有紧急、而且很重大的消息……”

“紧急的事不就一定是重要的吗?”

杨好像很不高兴似地回答道,很明显地就是一副如果不听也就可以处理的话,那就是不想听的态度。但是首都却又特别传来全体将兵观看超光速通信的指示。杨一边对着自己说这也是薪水份内的工作,于是当中央发令室的巨大银幕上映出议长的脸时,杨只好稍微地仰着身子看。

“同盟全体市民,我,自由行星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优布·特留尼西特特别在此向各位宣布全人类的历史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机。我很高兴,而且非常引以为荣,今天能有此立场来发布这个宣言。”

你自己去高兴吧,杨在心里臭骂着。大概又有什么对双方都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这位同盟军中最为年轻的上将,对于同盟元首一点都没有尊敬的意思,甚至还感觉到有一股嫌恶感。

“前些日子,有一位亡命者为求自身的安全,而成了我自由国度的客人。我国,过去从未拒绝过任何一个亡命者的申请,许多人因而得以脱离专利主义冷酷的手掌,而来到这个自由的天地。不过,尽管如此,这一个名字却是特别地响亮,那就是艾尔威·由谢夫·冯·高登巴姆。”

他好像对自己所发表的言论效果感到非常高兴似地,停留数秒的沉默。

身为一个煽动性的政治家,此时或许正迎向最高峰也说不定。自由行星同盟一三〇亿的市民确实真正地感受到没有伴随着光、热、和声响的巨雷落在自己的周遭。其中半数发出了轻叹的声音,另外半数则是连轻叹的声音都没有发出,只是静静地凝视着那位在通信银幕当中的元首在挺胸地姿态。

银河帝国皇帝亡命到这儿来了。抛弃了应该要去统治的国家、应该要支配的民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同盟内的各位市民。”

特留尼西特议长的声音,继续很清楚地流泄出来。

“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倚仗着强大的武力,一扫所有的反对者,现在更企图掌握独裁者的所有权力。不但虐待年仅七岁的皇帝,更为了迎合自己的欲望而变更法律,把部下安置于要职,将整个国家变成他私人的财产。这并不仅仅是帝国内部的问题而已,他那邪恶的野心,甚至还朝向我国,企图把全宇宙置于他一人专利的支配之下,熄灭人类一直在守护的自由与民主主义之灯。像他这样的人物是不能与之共存的。吾等不得不在此舍弃过去的种种,与遭受罗严克拉姆之逼迫不幸的人们共同携手,来保护我们自己免于

遭受全人类被迫面临的巨大威胁。也唯有在排除了这个威胁之后，人类恒久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吧！”

自宇宙历六四〇年，帝国历三三一年的“达贡星域会战”以来，大约一个半世纪，高登巴姆王朝时期的银河帝国与自由行星同盟之间，就一直以彼此的存亡为赌注而持续交战至今。其间为两个各自拥有不同政治体制的势力之间，即使无法共荣但是否能有成立相互不干涉的共存关系之余地而想破头颅、呕心沥血的政治家绝不在少数。但是他们的尝试，每每因双方强硬派、理论派的反对而遭受挫折。一边是将对方视为违逆帝威的叛从，另一边则是将对方当作是黑暗的专治国家，互相不承认彼此的存在，藉由武力来贯彻自己的正义。为了要将邪恶的敌人由宇宙中抹杀掉，而使几亿同胞的生命消失在战场上。

现在却摇身一变，为了达到共同的目的，竟然变成共同携手合作。人们的惊愕是必然的。

尤里安观察的视线，快速地扫过这些集结在中央发令室内的人们脸上。连像卡介伦和先寇布这样的毒舌家，也好像被除去毒气了似地沉默着。至于杨，则好像不知道应该如何选择表情似地，茫然地注视着那位新出现在画面上的银发人物。

“我是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首相由弗恩·冯·瑞姆夏德。这一次，承蒙自由行星同盟政府基于人道的考量，为我们提供了使祖国回复正义的机会和根据地，着实不胜感激。谨代表下列同志，致上万分谢意。”

说了上述的前言之后，瑞姆夏德伯爵逐一地发表组成“正统政府”的阁僚名单。国务尚书是由瑞姆夏德伯爵兼任，其他的阁僚则是一些亡命贵族的名字，

“军务尚书梅尔卡兹一级上交将。”

当这个名字被发表出来的时候，所有愕然的视线集中在这位亡命的客将身上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吧！但是所发现的是自己等众人所注视的对象，所表现出来的惊愕并不亚于自己。

“梅尔卡兹阁下，这是……”

咕哝自语的梅尔卡兹副官舒奈德上尉，环视着周遭讶异的人们，代替无言的上司作辩解。

“请各位绝对不会误会。阁下还有下官对这件事完全是第一次听到的。为什么瑞姆夏德伯爵说出阁下的名字，这是我们想知道的。”

“我也明白。没有人会认为梅尔卡兹提督会出卖了自己。”

杨在劝慰舒奈德的同时，牵制了以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梅尔卡兹的部下们继续发言。

瑞姆夏德伯爵应该没有取得梅尔卡兹的承诺之类的吧！或许是他自己认定提供了这么一个地位的话，对方一定不会有任何的异议，所以根本也没有进行任何的交涉。

“我如果是瑞姆夏德伯爵，大概也会把军务尚书这个位子提供给梅尔卡兹提督，而不会考虑其他的候补。”

“我也有同感。”

在适当的时机，先寇布说出了这句话，杨于是安心了。不过，那也只有一瞬间的时间。瑞姆夏德伯爵所发表的“正统政府阁僚名单”当然是经过同盟政府同意后承认的，所以近日之内，梅尔卡兹势必得离开伊谢尔伦，去担任筹组“正统政府军”的任务。对杨来说，看来是要失去手边这位伟大的顾问了。

波布兰少校是这场演说当中受到最强烈怒气刺激的一个。

“我们就是那帮助流浪的少年皇帝，与邪恶的化身权位的篡夺者作战的正义骑士啊！真是太了不起了。简直就是立体电视剧里面的主角。”

波布兰想要大笑但是失败了，于是痛快地发泄着心中的怒气，将黑色的鸭舌帽用力地掷在地板上。战友当中的伊凡·高尼夫以一种之相对的冷静将帽子摘了起来，交还给波布兰。年轻的击坠王根本不打算接回来，甚至还愈说愈火大。

“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必须为守护高登巴姆王朝而牺牲流血呢!? 从曾祖父的时代开始到现在连续战了一百年以上，难道不是为了要打倒高登巴姆王朝，回复全银河系的自由与民主主义吧?”

“但是，如果因此而和平可以到来的话，政策的变更也是不得已的吧!”

“如果和平能够到来的话，那也就好了。但是，即使和高登巴姆家族之间的和平来临了，那么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之间又该如何呢？换作是你的话，绝没有道理会觉得愉快。毫无疑问的，他会狂怒地攻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道理要把皇帝赶回去。事实上，虽然是皇帝，却也只不过是一个七岁的小孩。在人道上，是没有道理不给予协助的吧!”

“人道上？高登巴姆家族的那些家伙也有权利主张人道吗？鲁道夫还有他的子孙们杀了几百亿人的民众呢？回去再重新翻翻历史教科书吧!”

“那是祖先的罪孽，而不是小孩的过错。”

“你倒是一个正论家，说的头头是道。”

“我也并不是那么的……”

“不用谦虚了。我是在讽刺你啊!”

波布兰的声音好像炸弹般地投了过来,知道对方一直没有回答的时候,一把抢过那顶归还的鸭舌帽,用手捏着很粗暴地走开了。伊凡·高尼夫一边看着那离去的背影,一边耸耸肩苦笑着。

Ⅲ

“……也就是说,银河帝国与高登巴姆家族现在已经不是一体了。”

白兰地茶的热气濡湿了下巴,杨叹息地说道。会议室内入座的幕僚们,除了红茶派的杨一个人被孤立着之外,每个人面前都摆着咖啡,但是现在任谁都没有那个闲情逸致来品味香气。

尤里安站在杨后面的墙边,恭谨忠实地斟着茶。

“一个只有七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是在自己的自由意志下决定要亡命的。虽然说是救出或者脱逃,事实上应该遭挟持吧!被自称为忠臣的那一伙人。”

当卡介伦作了上述的发言之后,立刻有赞同的声音由许多嘴巴里发出。

“不管怎么样,各位是否有想到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态度呢?如果他说要把皇帝送回呢……”

姆莱少将一皱眉的时候,派特里契夫准将迟钝地耸耸他那宽大的肩膀。

“议长的名演说您也听了吧,那样夸大的话一旦说了出口,即使内心想收回去也是不能收回的了。”

先寇布以熟练的手势将咖啡杯放回托盘,两手手指相互的交叉着。

“如果是要拉拢关系的话,早在一个世纪前就应该先共同携手了。在对手完全失去了实质的权力而亡命的时候才来建立关系,这不是蠢话吗?”

“和敌人分裂的一方联手。若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权谋霸术,这种作法也并无不可。但真是要这么做的话,除了要有时机之外还得要有实力。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并不具备有任何一个条件。”

杨伸了伸背脊,无力地把身体埋进椅子里面。同盟如果要贯彻马基雅维利主义,利用帝国国内的拥罗严克拉姆派和反罗严克拉姆派之间的抗争,那么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去年“利普休达特战役”的时候。那时如果同盟军人介入帝国内乱,利用鹤蚌相争之际,则可充分坐收渔人之利。

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却以他那令人难以相信的敏锐洞察了这个可

能性,反过来煽动同盟内部的不稳份子发动了政变,而防范了同盟军介入帝国内乱于未然。在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权力已经确定的现在,反对派根本毫无收复失地的可能。先寇布所言应该可说是正中鹄的。

杨认为同盟政府如果要利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话,则势必要把亡命过来的幼帝送回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里,承认他在帝国内的霸权,并且与之约束今后的和平共存。这样的行为或许会招致非人道的批评,但是依杨所见,罗严克拉姆公爵应该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杀死这个幼年皇帝。那位年轻俊美的独裁者应不致于如此残忍和愚劣。如果是他的话,一定会想出让幼帝活着并加以利用的有效方法。说不定同盟政府根本是替罗严克拉姆公爵除去了一块鬼牌。

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没有因为皇帝的逃亡而有任何的损失,甚且对他来说更有不少好处。其一,在同盟内的舆论造成分裂;另者,可以用"夺还"乃至"救回"皇帝的名义,使对同盟的军事行动正当化,甚至还可以增加民众对于皇帝的敌意,促进国内的团结。故意使皇帝亡命同盟的话,罗严克拉姆公爵可以从中坐享这些利益。

杨为自己的这项发现感到不寒而栗。他一直对于莱因哈特的天才有着极高的评价,所以很难相信年轻俊美的独裁者会这么轻易地被旧体制派的余党将皇帝夺走。当杨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的时候,满座的人鸦雀无声。到先寇布提出反问的时候,已经是过了好些会儿以后了。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是故意让皇帝逃跑的喽?"

"非常有可能。"

杨严肃沉着地说道,他无视于尤里安那近乎艰难的眼神,把白兰地倒进已经空了的杯里去。白兰地瓶子被放回桌上之后,卡介伦接着抓起瓶子,把酒往自己的杯子里面倒。然后先寇布接过了酒瓶之后又传给了姆莱,杨注视着被传来传去的酒瓶,表情显得有点担心,当接触到尤里安的视线时,杨才猛然回神把意识拉回到罗严克拉姆公爵身上,表情自然而然地紧张了起来。

如果他所推测的这种情形真是罗严克拉姆公爵极尽巧思的谋略,那么这幅极华丽的拼图游戏无疑地已趋于完成。但是,这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一个人所想出来的吗?这一回被玩弄的傀儡是同盟与帝国旧体制派两者,而编导这曲傀儡戏的,是不是也由两者的协定呢?

最令人感到恐怖的,莫过于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与费沙联手的可能性。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才能与野心,这些因素会因为彼此共通的利益而结

合起来吗？对了，一定是费沙在不获得利益的情况下，主动把手伸给莱因哈特要求联手，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到底是什么样的利益因素让他们与莱因哈特立下了如此的协约呢？应该还是为了要在统一的新帝国内独占经济权益吧？这是一个可能接受的答案。罗严克拉姆公爵应该会同意吧！但是，这难道是真实的答案吗？其中没有让罗严克拉姆接受进而使之忽略的陷阱存在的可能性吗？费沙所想要的是更为巨大的目标，他们所故意显现出来的一副拜金主义者的态度，难道不是为了隐藏其真正目的伪装行为……？

陷入沉思当中的杨感觉到头壳内部轻微的痛了起来。此时卡介伦与先寇布之间的对话传了过来。

"骑士症候群好像正在首都里面蔓延。说着要由暴虐而且毒辣的篡夺者手中，守护年幼的皇帝，为正义而战什么的。"

"让高登巴姆家族的专制权力复活，难道就是正义吗？套用一句比克古提督的话，'那么又需要新的辞呈了'。难道没有人反对吗？"

"也不是没有比较慎重的言论，只不过一开口被人称作是非人派。就光是为了一个七岁的小孩，整个思考大概都停止了。"

卡介伦厌恶地瞪着杯底再度朝天的咖啡杯，用渴望的眼神；对着那个手拿不到的白兰地酒瓶。

"如果是一名十七、八岁的美少女，恐怕疯狂的热度会更为上升吧！因为一般的民众最喜欢王子啦或公主啦什么的。"

"从古时候，童话里的王子或公主一定都是正义的，而大臣则是卑微和投机。不过如果使用和童话相同的角度来判断政治的话那就糟糕了。"

杨一边让他们之间的对话，在他听觉神经里的内耳当中回转，一边开始在他脑里那片许久未整理的宏大知性田圃里努力地耕作，不过光是拨杂草就得费一番很大的工夫……。

政治、外交的事情暂且放一边。单就军事面来说，同盟正面临一个不小的危机。罗严克拉姆公爵为了皇帝被挟持前来兴师问罪，一定会发动攻击。或许他会鼓舞平民出身的士兵。各位平民阶级的敌人，就是高登巴姆王家的皇帝与大贵族。打倒窝藏皇帝、企图使专制政治与社会间的不平等复活的自由行星同盟吧！他们自称是共和主义者，可是事实所显示的，却是高登巴姆王朝的共犯，为了守护你们的权益和正义，把同盟打倒！这样的煽动，是多么富有说服力呀！

旧体制派的余党之所以将皇帝"救出"，是对于骑士道的浪漫主义与政治

野心一种充满错觉的依恋结果，但这种依恋却只能说是毫无价值的。

在这一次事件当中权威来作为后台，但是在消灭了门阀贵族联合，以及整肃了宫廷当中的竞争者立典拉德之后，现在无疑地已经掌握了帝国的独裁权力。而七岁的皇帝则无疑是阻挡在他与皇座之间的一个褪了色的障碍物。以他现有的权力和武力，要排除这个障碍物，甚至不需要动到一只小指头。但是，正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并不是野兽，要废除幼帝，自己戴上至尊之冠，必须得有能够满足现在，而且也能满足未来的大义名份。比如说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如果是一个残杀人民恶虐的暴君，那么将他废掉就是正义的名义。但是年仅七岁的幼帝，不至于会像过去的几个皇帝，会依自己的意思抢夺臣下之妻将之纳入后宫，或宣称要维持秩序而唆使军队虐杀非武装的民众，也未曾杀死继承皇位的竞争者及其连同幼儿在内的家人。

Ⅳ

高登巴姆王朝的历代皇帝当中，恶虐之名最为昭彰的就是宇宙历五五六年，帝国历二四七年即位的奥古斯都二世，又名为“流血皇帝奥古斯都”。

据说，他在二十七岁成为皇座主人的时候，早已享尽了人生的快乐。由于大量的酒、恣欲荒淫和过度的美食，再加上经常使用鸦片来抑制痛风的发作，他的肉体逐渐的崩坏，身体里面的脂肪和水分占了百分之九十九。他那虚弱的骨骼和筋肉自然无法支持巨大的体重。于是将自己那像是逐渐开始溶化的猪油般的躯体，放在机器轮椅的羽毛垫上来移动。这样的丑态当然势必会引起父王里歇尔特的不悦，但是奥古斯都好歹也是长子，在智能上也不见得特别恶劣，父王终究还是没有下决心将他废掉。另外，也是因为奥古斯都的三个弟弟，无论是在资质上或者是在素行上也未必凌驾他们的兄长。奥古斯都即位的时候，并没有传来谩骂的声音，而赞赏的声音也听不到，银河帝国的宫廷以毫无感动地将这个史上恶名最为昭彰的暴君迎向皇帝的宝座。

成为皇帝之后，将无限制的权力放在手上当成玩具的奥古斯都，由王位发布了第一道命令。就是将亡父后宫里的宠姬全部迁到他的后宫里去。按照历代的惯例，都是发一笔钱给先帝的宠姬们，并且让她们全部退出后宫，然后再由新即位的皇帝重组后宫。这一道命令不但使得重臣们大吃一惊，而且触怒了奥古斯都的亲生母亲·伊雷妮皇太后。对着这位责骂儿子行为不合乎常理的母亲，青年皇帝却斜着一边脸浅笑着说：

“母后，我是想要替您消除心中被那些女人将父王夺走的悔恨呀！”

就在他抓起母亲的手，而她发觉到儿子异常的眼神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这位青年皇帝将母亲强行带进里面的屋子。不久，侍从们听见女性极为恐怖的惨叫声。就在那惨叫声的余响还在环绕之际，由里面的屋子里踉跄着冲出来的皇太后跌落在座台上开始吐着胃液。要将皇太后扶起的侍从们，鼻孔里窜起一股夹杂着金属味的血腥臭气。

当时皇太后所看到的是多达数百名的后宫宠姬遭受残杀的尸体，甚至有人传说那些尸体全部都被剥了皮。可见奥古斯都精神的崩坏还比肉体早了几步。他的精神地平线已经变成了细细一根线，而最后仅存的一道理性的余光，也在他获得了无限制权力的那一瞬间消失了。整个新皇帝的内部为黑暗所支配。

从那一天以后，裹着奢豪的丝绸衣服，像是猪油块一般的身体，每次只要动一动他那肥肿得过度的手指下一道命令，帝都奥丁的人口就减少了。三个皇弟则被他当作是企图篡夺皇位的谋杀者加以处死，尸体则用镭射刀切碎以后被扔进有角犬的洞穴里头。而皇太后则被指控须为将他三人生到这世界负责，最后被迫自杀。新帝即位后的一个星期内，已经没有一个阁僚还是活着的。近卫团旅长向巴克准将按照皇帝的“直觉”探寻反叛者，杀死了整个家族的人，包括吃奶的婴儿在内。无论对贵族或是平民，所有的处刑和财产没收全部“公平地”进行。

由于皇帝诛杀罪犯的时候，也规定要使用他人所无法仿效的豪奢方式，所以不计其数的男女便成了他杀人哲学里的教材。

帝国的正式纪录里面，一定没有留下关于奥古斯都二世的正确纪录。原因之一在于使高登巴姆王家的污点公开化上有所顾忌，不过为了要称颂他后世的皇帝，也有必要将暴君的恶绩加以记录。因此，历史上记载，遭奥古斯都二世虐杀的人数最多达二〇〇〇万，而最少也有六〇〇万。不过要达到这个最小的数字也是非比寻常的。况且他并不像是鲁道夫大帝或者是吉格斯敏特那样，虽然是刚烈跋扈，但也是在确信有必要之后才杀人，奥古斯都是将权力当作是玩具般地胡乱挥动。

皇帝吃人肉、将人血掺进酒里面喝等等这些传闻很明显的太过于夸张。不过，将钻石磨成细针刺进囚犯的眼球里，然后将眼底和头盖骨刺穿，使之脑受伤后发狂至死的方法，被称作是“奥古斯都的注射器”而流传至今，事实也显示确实有很多人是被这种方法所杀死的。

就这样，有六年的时间，银河帝国在暴君的统治下呻吟。说来虽然讽刺，但是在这段期间内，不管是大贵族、下级贵族或者是平民，都在共通的恐怖当中颤抖，而其原本相互对立的情结，全部都飞到宇宙里去了。接着沉淀累积下来的恐怖，随着时间的经过，起了化学变化，化成了狗急跳墙、群鼠逃窜的勇气。

发起行动的是先帝歇尔特三世的弟弟安德列斯太公的儿子，也就是奥古斯都的耶里希·冯·林达侯爵。他见到皇帝的精神已经脱离了理性的岸边正漂向疯狂大海，觉悟到将来要发生的危险，于是逃离了帝都奥丁，逃到自己的领地去。不久，几乎已将帝都内的近亲都杀光的奥古斯都，想到那已经逃走的狡猾堂弟，于是命令他前来谒见，但是耶里希并没有与断头台相互拥抱的打算，于是违抗了召见的命令，同时号召邻近的帝国军屯驻部队发动叛乱。此时，耶里希不得不觉悟到死亡将至，于是事先在自己的体内埋藏胶囊，以备万一被皇帝囚禁时，提早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遭受残杀。

此次他所发动的兵变，原本已心存败北的觉悟，没想到却有三个年轻提督前来投效并立誓忠诚。这三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暴虐的暴君，其中一人的妻子更是惨遭皇帝的杀害。他们在脱拉巴哈星域迎击皇帝的讨伐军，一举将缺乏战意的敌人打败，使之丧身于该星域。而讨伐军的投降人数更多达战死者的二十倍，几乎是全军覆没的场面。

不过，在会战胜负确定之时，奥古斯都也已经成了故人。原来是近卫旅团长向巴克认为主君的气数已尽，趁其正在向有角犬的洞穴抛投生肉之时，由背后猛然地推了一把。这位暴虐的皇帝发出了文字难以形容的怪叫声之后，跌落到洞穴的底部，于是他那由脂肪和水分所组成的肉块，立即被有角犬的爪和牙撕碎，在这些野兽的胃中被消化了。

就在"新皇帝万岁"的欢呼声中，耶里希连自己都难以置信地凯旋回归帝都。第一步便是传唤向巴克，奖励他杀了暴君，为国家和人民除害，并让他晋长成为上将。接下来则又将满心欢喜的向巴克加以逮捕，以作为皇帝之心腹残杀无数贵族平民之罪名，处以枪毙死刑。

耶里希即位之后，固然也没有实施特别独创、开明的统治，不过却也一扫奥古斯都恐怖政治的阴影，把帝国由水深火热的地狱当中救出，并且安定了人心，在这些方面的功绩确实不可加以漠视。不过，他的子孙马克西米利安·由谢夫却又再度使得专制帝国持续步上崩坏之途，就这一点所代表的宏大意义来看，他或许可以称作是历史上无意识的罪人吧……。

V

不管怎么说,幼年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并没有犯下足以被称为暴君而被废掉的罪行。

而且,幼帝如果真的死了,即使是自然死亡,人们也会认为是有遭受毒杀的可能性吧！以罗严克拉姆公爵本身来讲,为了要回避“残杀幼儿”的罪名,势必会用尽全力来维护幼帝的生命与健康。这么说来应该是一个相当讽刺的立场,不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多么的聪明灵敏,也将为如何处置皇帝而烦恼不堪吧！这是很容易便可以想像得到的。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事件,难题都被解决了。皇帝离去,要留下无人的皇座。皇座在失去主人之后,由新的主人接手,原来的主人难道可以为此提出非难吗?

姑且不论旧体制派的主观意图如何,最终的结果却是他们特意替敌方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对于这样的结局,罗严克拉姆公爵或许会——一如他平常的华丽神情而失笑出声吧。不管他选择了哪一种方式,对他来讲都是有利的。如果皇帝是按照自由意志,舍弃了皇位与臣民而径自逃亡的话,那么便可以对其没有责任而且卑劣的行为加以谴责,如果皇帝在与他本身之自由意志无关的状况下被强行绑走,那么便可以对绑架的犯人加以声讨,并采取行动以“拯救”皇帝。不论如何,选择权是被收在那位俊美年轻人的口袋里。而被皇帝与自称是忠臣的人强行奔进怀里的自由行星同盟,则只能伴随着自己心脏的鼓动,静静地等待着对方将要抽哪一张牌,因为轮到自己这一边选牌的顺序已经过了。

尽管如此,对罗严克拉姆来说,这一切难道只是偶然的幸运吗?这是杨所沉思的答案。

而令人诚心感到的答案,在这个时候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了。罗严克拉姆公爵是 充满野心与锐气的年轻人,而不是终日等待通知的类型。罗严克拉姆公爵本身的意识,应当是以某一种形态左右着这个事件的发展。毕竟,过去曾经唆使同盟的不满分子发动政变的就是罗严克拉姆公爵。虽然不能断言是从整个计划最初开始的阶段即有所参与,但也很可能是明知道有挟持皇帝的计划,却故意地加以忽视,而将事件的结果作最大限度地利用。第一是很难令人相信旧体制派的余党有挟持皇帝由帝都奥丁逃亡出来的组织能力。他们究竟是怎么潜入帝都的呢?又是如何能够安然地逃离?而且在这期间,又是怎

么样能够避开官宪的眼睛，使之未察觉到自己的存在？就算不是罗严克拉姆公爵，也会令人想到其背后是否有什么人的帮助。那背后的人势必是拥有庞大的组织、丰富的资金与人脉，而且心怀着独立的利益与目的，聪明又狡猾地计划着这项行动……。

这么一来的话，费沙……？

难道又是费沙？杨忍不住要为之咋舌。他以身为正统历史学派末端之人的身份，是希望排除“阴谋史观”的。历史的潮流不应会为少数者的阴谋与策略而改变。历史本身不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而，无论如何，同盟政府都必须要负责。不对其起因，而是对其结果……。

自由行星同盟与银河帝国的旧体制联手。他们那些人很明显的是反动派份子，而并非其他。他们所希望的就是要再创高登巴姆王朝的正统权威，以此权威为依靠，自己来卖弄权力，独占财富，使历史逆流。而自由行星同盟竟然与这样的人联手，相信那仅画在纸上的“未来民主化”，而与今日实际在改革政治与社会的罗严克拉姆公爵敌对。这样的选择应该可说是集愚劣之大成吧！

杨自觉到有不少偏见的微粒子溶入了自己的思考领域内，但却意志可嘉地坚持自己的想法。自鲁道夫大帝以来，高登巴姆王朝历经了五个世纪的岁月，应该有无数的机会可以纠正政治与社会的不公平，但是却一一地加以姑息。最后终于因腐败满臭的特权阶级所呼出的毒气，不仅仅是王朝的花朵，甚至连茎和根部都枯竭而死。而那已经枯竭了的特权阶级的余党，到底还能够期待什么？

盗贼的种类有三，这应该是什么人所说过的话吧！依靠暴力的窃盗者、依靠智慧的窃盗者，以及靠权力与法律的窃盗者……。

靠着罗严克拉姆公爵，由大贵族支配体制的轭下被解放的帝国二五〇亿民众，可能不会饶恕与最恶盗联手的同盟吧！这是必然的事情。果然，就像原先所想像的一样，我方将要与银河帝国的“国民军”作战了！到了那个时候，正义当然是在他们的那一方……。

“……那么，梅尔卡兹提督，要怎么办呢？”

一个并不是那么大的声音，将杨的意识唤回伊谢尔伦的会议室内。他用视线抚摸着幕僚们的脸，知道了那声音的主人原来是姆莱参谋长，而其他的幕僚们只是在程度上稍微有些差异，均无法完全掩饰困惑的表情，对于被指派为“帝国正统政府”军务尚书的梅尔卡兹将来的去留，恐怕是全体幕僚最为关心

的,但是每个人都刻意地回避由正面将之拆穿。但是姆莱却把这层顾忌,像一张纸般地刺破了。

“瑞姆夏德伯爵,那位流亡政权的首相大概没有考虑到梅尔卡兹是不是有可能拒绝就任吧！不过我想应该也不能违背他们的期望吧……”

姆莱少将的声音听起来并不讽刺,但却也缺少一种允许逃避或隐藏的宽容,让人感觉到梅尔卡兹的退路难道被断了吗？一本正经的姆莱就只凭着正面的攻击,而越过了这位亡命客将的防壁。梅尔卡兹以受困的眼睛对着提出问题的人说:

“……我并不一定会与瑞姆夏德伯爵抱持着相同一致的见解,我对皇帝陛下的忠诚心并不输给他们,但是以我个人来讲,我倒希望陛下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市民,过着平静无波澜的生活。”

这位老练提督的声音,这个时候显得极为沉重。

“纵使建立了流亡政权,想要推翻罗严克拉姆公爵的霸权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将民众当成是自己人,并且受到他们的支持。我所难以理解的……”

梅尔卡兹缓缓地摇着头。那本来并非是肉体方面所造成的疲劳阴影,以一只无形的手控制住他的肉体,好像要将他紧紧抱住似地。

“……那些应该要保护年幼陛下的人,看起来却相反地想要把陛下置身于政争与战争当中。要建立流亡政权的话,他们自己去建立就好了。没有道理把甚至还不具备判断能力的陛下也牵扯进去。”

杨举止粗鲁地将鸭舌帽摘下放在手里玩弄,仍然继续保持着沉默。先寇布对杨的举动轻轻一瞥之后,开口说道:

“如果稍加思考的话;可说是需求与供给完全一致。”

“需求与供给……?”

“没错、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权力基础在于民众,早就已经不需要藉助皇帝的权威。而另外一方,瑞姆夏德伯爵可说是实质的依靠,为了要把握流亡政权的主导权,而处于必须将废物加以利用的立场。”

“梅尔卡兹提督您的见解我明白了,但是我想要请教的是阁下您本身如何选择？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姆莱少将……”

杨首度开口了。他并不希望让梅尔卡兹坐在被告的位子上。对于姆莱的洁癖性格与思想的微密,年轻的司令官固然是给予高度的评价,但是这些特质因时与地之不同,也有可能成为伤人的针。

“我想身在组织当中的人，如果能按自己本身的状况来安排自己的千方百计，想必是件好事吧！以我来说的话，我有一堆像山那么高的话想要对政府的首脑们说，而我最为生气的就是他们将自己任意决定的事情，强行地要我们接受。”

卡介伦、先寇布、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点了点头，因为姑且不论杨的论调如何，他们大概都已经掌握到了他的用意。梅尔卡兹并没有依照一定的程序，正式被提出参加流亡政权的要求，而是同盟对流亡政权承诺事后的强制牺牲，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对他要求最终的回答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情。姆莱轻轻地低着头退出会议室，或许是因为他本身也明白了这一点的缘故吧！

因担心事态在未获得解决的状态下呈现泥沼胶着化，杨命令大家暂时休息一下，不过先寇布却以一种不甚高尚的笑脸对着司令官说：

“已经到了这种时候，如果想说的话像山那么高的话，那不妨下定决心说出来看看。即使首脑们的耳朵就像是驴耳朵，那么大骂之后，心情也舒服一些啊。”

“在公开的席上，现役军人是没有理由批评政治的，没错吧！”

“我认为海尼森的那群傻瓜们，是应该要被好好的批评一下子。”

“想的方面是自由的，但是说的方面就不见得是自由的了。”

“说的也是，言论自由的领域是比思想自由还得狭窄。自由行星同盟所谓的自由，到底是由来自何处呢？”

这正是我所一定要知道的，杨在内心里认真严肃地想着，但是并没有说出口，只是耸了耸肩膀。要塞防御指挥官见此情景于是轻轻地眯着眼睛说道：

“自由的国度吗？我六岁的时候就被祖父母带着亡命到这个的国度里来。转眼已经过了二十八年，不过我还是记得很清楚。那好比针戳一般刺骨的寒风，以及将亡命者当作是乞丐一般对待的入境管理官员所露出的鄙睨眼神。大概到死都不会忘记吧！”

先寇布会将自己的过去说给别人听，实在是属于一种稀有的事例，杨的黑眼珠因此露出有兴趣的神情。不过，先寇布并没有意思再继续发展关于自己的话题。他抚摸着自己那有点削尖的下巴，用一种像是要将自己撇开的语调说道，

“也就是说，我是曾经一度丧失祖国的男人。如果由一度转为二度的话，那也没什么好惊讶或叹息的。”

在另外一个室内，也是在上司部下之间，正交换着颇为辛辣的对话。

梅尔卡兹看着舒奈德,脸上呈现难以区别苦笑抑或是自嘲的表情。

"人类的想像力,实在也不过如此啊！早在一年前,根本从来没有想过命运替我作这样的安排。"

舒奈德怃然地说：

"是下官一厢情愿自以为是的以为对阁下您有利,所以才劝您亡命的……"

梅尔卡兹把眼睛眯起一些,说道：

"哦,你是觉得很高兴吧？对与罗严克拉姆公爵对抗的人来说,是会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头衔了,不过……"

如果说这话的人不是梅尔卡兹的话,那么舒奈德就只能将之解释为带着有利铁丝的讽刺了。他很难过地摇头说道：

"说起来是正统政府的军务尚书,却也只是表面上好听而已。事实上,由阁下您指挥的士兵连一个都没有,不是吗?"

"现在也同样地是无一兵一卒可以指挥的身份……"

"不过,杨提督的舰队有时也会交由您来指挥。今后是连这种机会也不能奢求了。只是空有虚名,而无任何实质的权力……"

舒奈德的舌头打住了。

"罗严克拉姆公爵的话还好,至于其他的人,则除了是拥有爵位的贵族之外,根本就没有什么特长。在这样的组合之下,要能够集结对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反对者,下官不得不觉得岌岌可危。"

"但是,有皇帝陛下在……"

梅尔卡兹的声音,在舒奈德的胸中沉重了起来。上尉颇为惊讶地注视着这位作为银河帝国皇帝的臣下已经四十年以上岁月的老将,他那快速衰老的肩膀上的线条。舒奈德当然也存有自己身为皇帝之臣下的意识,但是比起梅尔卡兹那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浅薄了许多,或许可说是有代价的。眼里看着这位找不到应该说的话而伫立不动的副官,梅尔卡兹微笑地说：

"再怎么烦恼忧虑,终究还是于事无补的啊,反正也还没有受到正式的要求,就慢慢地好好考虑吧……"

是暴风雨前的预兆吗？尖兵已经开始被送出了,但是杨并没有对此采取措施,或者更正确地应该说出根本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在现实上,如果帝国大军杀到伊谢尔伦要塞来的话,那么这位用兵的艺术家便可以发挥他那无与伦比的手腕,然而若是在自己本身未参与的政治层面上,则身为一个穿着制服

的军人,也没有什么应该做的事,不过,在整个事态的发展当中,杨总是被列为客席上的旁观者。

"阁下!通信荧幕上出现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好像有对全帝国、全同盟发表什么演说。"

大约是在流亡政府成立的报导之后,相隔一次用餐的时间,通信士官带来这个紧急报告。

中央发令室的主荧幕上,传送来莱因哈特的身影,他那金发像是狮子的鬃毛一般的华贵。

黑与银两个色的华丽军服,是帝国军自古以来的传统,但却好像是几个世纪以前即为这位金发的人所特别设计似地,衬托着他那优美的容姿。冰蓝色的眼眸深处隐藏着暴风雨,由正面对着他的时候,一股战栗的波动穿过看者的身心。喜恶的感觉另当别论的话,千万的人们均不得不承认这位年轻人本身就是一种非比寻常的存在。

当莱因哈特一开口,那像是音乐一般流畅悦耳的声音,愉悦地刺激着听者的鼓膜。但是,所说的内容却是极为苛烈。年轻俊美的独裁者,宣告了皇帝遭受挟持的事实之后,投入了一枚无形的爆弹。

"就在此宣告,利用不法并且卑劣的手段来挟持幼年的皇帝,企图使历史逆流,强夺人民已经被确立之权利的门阀贵族的余党,将遭受与其恶孽相等之报复。而与之苟合私通,阴谋对宇宙之和平秩序发动不法之挑战的自由行星同盟的野心家们,也难逃同样的命运。错误的选择,应该用正确的惩罚来加以矫正。罪人所需要的不是交涉也不是劝导。他们本身并没有理解这些善意的能力与意愿。唯有力量才能启发他们的智慧。今后,无论多少流血的事情会发生,大家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愚劣的挟持罪犯与共犯的人要负起完全的责任……。"

拒绝交涉与劝导,当了解这其中所包含之意义的时候,人人都感觉到心脏好像要从胸腔里面跳出来似的。帝国旧体制的流亡,政权与参与此政权的同盟政府,都被当作是要用武力来加以"矫正"的对象。如此且毫不容赦的反应,那将被"矫正"的一方,是否果真已经预测到了呢?

当莱因哈特的身影自荧幕上消失之后,先寇布立即对杨说: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公开宣战了,我甚至有一种多此一举的感觉……"

"形式上应该是这样就结束了吧!"

“伊谢尔伦又要变成最前线了吧！这可真是难为的事。政府首脑们想着有这个要塞在，所以蛮不在乎地犯下愚昧的行为。倒是容易想见的。”

杨在瞬时之间，像是有什么要说似地动了嘴巴，但最后还是无言地透过那已变成灰白色平板的荧幕，好像在凝视着什么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第五章　一次出发

I

随着银河帝国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亡命”以及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宣战公告”，自由行星同盟的上上下下均被卷进乱气流的正中央。以优布·特留尼西特为议长之最高评议会，在承认流亡政府的这项行动当中，当然也有预测到莱因哈特必须的反应，但却也不得不为其苛烈的程度而受到冲击。评议会中的一员卡布朗回顾着说，他们正考虑要利用流亡政权作为外交交涉的要件时，却被对手抢先在两颊上打了两记耳光。而且还被敌人告知自己的选择已经是没有妥协的余地了。

“金发小子想要以武力为后盾来胁迫我们。”

卡布朗满腔激愤地说道。但招致此后果的责任其实就在于他们轻率的政治选择，现在不管再怎么对莱因哈特加以责难，都难逃其先前的判断太过于天真的批评。而给予莱因哈特这个前来加以胁迫之藉口的则是他们自己本身。

对他们来说，原本勉强还可以享有的幸福，却因为他们在莱因哈特与费沙这有些奇怪的共犯关系之下做出了愚蠢的选择，而毫不知情地丧失了。但是这小小的幸福，却孕育着极为巨大的不幸……。

二位在野的政治家——姜·列贝罗与荷旺·路易在一家餐厅共进晚餐。两者因为审查的关系，都和杨多少有些因缘。现在他两人正共进晚餐，其谈话的焦点也同样是集中在杨身上。

“杨威利是不是具有成为一个独裁者的资质？这倒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在没有实现之际，觉得好笑吧！不过却是笑到一半而脸色发僵的场面，我这一辈子里面已不知道见过多少回呢！荷旺。”

列贝罗是一个不管在能力上或道德上都具有相当水准以上的政治家，但

可惜是缺乏那么一点幽默感。荷旺为这个朋友觉得惋惜。

“要能够成为一名独裁者，就好比是在调鸡尾酒一样，里头需要有很多的成分和要素。必须要有兀立不摇的信念与使命感，即使只能独善其身，还要有能够将自己的正义作最大限度表现的能力，主观的程度必须要强烈到不将敌对者当成自己的敌人，而是正义的敌人等等，这些你应该都明白吧！列贝罗。”

“你说的没错，那么，杨威利这位青年，就好像是甜甜的鸡尾酒，依我个人看来，还缺少一些成为独裁者的要素。当然，并不是其知性与道德感方面的问题。在对自己本身毫无过失的确信以及对权力迷恋的程度方面，这两项要素并不具备，这或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也说不定，不过这是我的一种判断。”

当白身鱼作成的汤端上来的时候，两位政治家都停止了谈话。列贝罗看着那名上汤的侍者身后的背影。

“但是，我觉得他应该是具有对自我本身之毫无过失的一种确信。不就在几天前吗？我听到你说他是一个相当勇猛果敢的弹劾家。”

荷旺摇摇头，但那不仅仅是反对列贝罗所说的话，同时也像是在对汤的味道表示不欣赏的样子。

“啊，那一次确实是那样的没错，但那是为了要对抗那些愚劣的审查官，而不是特别因为他自己本身才发出挑衅的。如果仅就那次审查会来说的话，他确实是一个杰出的战术家。如果是战略家的话，一定会为了日后的打算，将那些即使是愚劣的同事拉拢成为跟自己站在同一边的人吧！不过，我们这名好青年杨威利啊……”

荷旺一副难以下咽的表情，把汤送进嘴里去。

“却在面对着一条猪的时候，明明白白地告诉它你是猪。以作为一个人来说，那也无可厚非。应该生气的时候生气，才能够维持其尊严，但是这其中也有许多应该令人感到悲哀的一些过去的事例。一个人所应有的尊严、与政略上的成功，往往是以等值交换的……”

一会之后，荷旺用责怪的眼神瞪着那只空了的深底盘子，拿起杯子里的水含在嘴里。

“目前我的结论是，杨威利不会成为一名独裁者。至少，他本人没有那个意愿。”

“但是事态的发展不会全依照他个人的意愿吧！”

“没错，而且那并不是说仅限于杨威利的事。列贝罗，你也不例外吧！你好像只忧虑着杨提督的事似的，不过使有一天，杨在非出自他本意的情况下，

登上了独裁者的位子，来引导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话，那么你对自己本身的去留作何打算呢?”

列贝罗无法立即回答，只是静静地皱着眉头。而荷旺也不敢再加以追问。因为他自己本身也并不是已经有了确实的展望以及决意在他的口袋里面。

腐败的民主政治以及清洁的独裁政治，究竟应该要如何取舍？这或许是人类社会里面最难解答的问题吧！银河帝国的人民，或者应该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由腐败的专制政治，那根本不需作任何议论，便可以肯定是最恶劣的状况当中，被拯救了出来……。

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当中，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均充满了无数的估计错误与灰心气馁。既然是将那些人们奉献忠诚心与献身之对象的幼帝迎接过来的“帝国正统政府”，其困惑的程度在当时看来，也算是非常突出的吧！

“什么嘛！那个兔崽子！实在不可爱。傲慢、粗暴，简直是比一只歇斯底里的猫还要难以处理啊！”

愤怒、失望以及厌恶的情绪在胃中沸腾，他们感觉到嘴里面有着酸味极为强烈的唾液。他们原本对于这个被莱因哈特以及前任帝国宰相利典拉德公爵所拥立的幼帝就不是很了解，但根本连想都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不足以刺激臣下之忠诚心的小孩。

如果这个幼帝继续这样不知自我克制而长大成人的话，那么所能期待的，大概就是一个和奥古斯都二世同为“暴君”的恶名吧！正统政治的人们甚至这么想。

奥古斯都这个名字，对高登巴姆王家以及帝国的历史来说，是最大的一个污点，如果接下来的皇位是由他的儿子继承的话，那么他的名字势必会被慎重地抹杀掉。还好，对后代历史家们而言非常幸运的是，他的后继者为了要使自己的叛乱成为正当化，因此便将暴君的所作所为明白地呈现出来，故对于奥古斯都相关的言论并未予以干涉。

但是，就因为容貌与性格与大人们所想的不一致，而责怪艾尔威·由谢夫二世的话，这是一件相当残酷的事情。第一，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不应该被要对自己的成长负责。其原因不管是遗传也好，环境因素也好，他的人格之所以会演变到今天这个地步，最应该被怪罪的，是他周围的那些大人们。他的双亲已经不在世上，而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对于幼帝自然不会像是父母亲那么地亲切，只是尽一尽最低限度下形式上的义务而已。虽然说亲情、爱情并不能决定一切，但是在这些情感完全失落的情况下，自然没有理由会产生好的结果。

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在精神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颓废,而且更逐渐在扩大与加深当中,这当然会招致其他人的忌恶与逃避。

对于"正统政治"的要人来说,皇帝根本不必是一个英雄或名君,毋宁说是一个平庸的傀儡才是他们想要的,但是如果说水准太过低劣的话,那也是相当令他们苦恼的。对于这个既没有可以统制的领土,没有可支配的人民,也没有军队那种以支配为目的而设立之暴力装置的流亡政权来说,自由行星同盟所给予之保护,以及费沙所提供的援助,是其存立所不可欠缺的。尽管心里明白他们的行动是基于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与盘算,但是为了要博取他们的好意甚至于欢心,以便为日后的反抗与重建工作准备,所以必须要赢得他们对于幼帝个人的好感。

因为这个理由,七岁的皇帝便被希望能成为一个像是由童话里面走出来的"可怜天使"。但是他们都很明白这是绝对无法加以期望的,那么,应该要采取一些至少不会招致厌恶的处置。

"尽可能不要将皇帝陛下带到别人的眼前。"

他们作成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命令医师给幼帝服用精神镇定剂,并且将幼帝的世界限定在"行营"寝室的床铺上。奉命担任"御医"的医师,虽然担心药品将会带给孩子够脆弱的肉体有不良影响,但最后也只是依照他们的意思行事。

就这样,凡是要求与幼帝会面的同盟政治家、财界人士、言论人士、以及希望投靠流亡政府的人们,都只能满足于由门的附近,远望着那名被强制滞留在睡眠国度内的小孩沉沉的睡姿。在所有的来访客人当中,当然有人因见到那沉睡的脸而触动感伤的情绪,但是相反地,将这个七岁的小孩,看成是集五个世纪以来之专制政治所有的黑暗于一身,并且列出观念上的用语,对他加以批评攻击的人也是存在的。

事情已经演变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了。不管是谁都是用感情而非理性来下判断并且作选择。基于感伤的情绪加以赞成,或是因为生理上的反感而加以反对。承认皇帝亡命这件事,对于民主主义的存续及和平的到来究竟是不是有意义? 这个议论已经被撇开不谈了。无论是赞成的人或是持反对意见的人——前者在人数上占有较多数——都只是一味地痛骂对方的愚昧,也不打算要花时间和功夫来加以劝导。

在明白了幼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并没有像一部分人凭空想像出来的那么样甜美像是天使一般的长相,而且不但不天真可爱,甚至还是一个教养极差

的小孩，流亡政府中那一股浪漫的骑士说自然多少镇静了一些，但是幼帝仍然被认为具有充分的政治利用价值。姑且不提那名不法的野心家罗严克拉姆公爵，他们预测在帝国军的将兵当中，应该有大多数人仍迟疑着是否将枪口对着幼帝。在古代的地球上，回教徒在骨肉相残的时候，有一方的军队将回教圣典可兰经的正本高竖在阵头，敌人见到了可兰经，均纷纷弃械溃走——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也被加以利用了，但是这样的一个预测，根本不过是一个被生在愿望与妄想之间的私生子，或许，持有这类主张的人本身在潜意识里也明白这一点也说不定。

但是，仅管两手环抱着不安与后悔，亡命者与支持他们的同盟政府已经被追赶到一个无可转变的地步，莱因哈特那电击般的反应，已将他们由拳击场的中央逼退到旁边的围绳上去了。被宣告没有交涉的余地之后，势必要用军事力量来加以解决。于是军事力量的加强与整备自然成了当务之急，而同盟政府所首先着手的人事方面，抛除了对军部的顾虑之后，为了要加强政府，事实上应说是政权的影响力，于是便以特留尼西特派的高级军官来加强军事方面的首脑。

如此一来，统合作战本部长库布斯里以疾病为由而宣告引退，而由过去曾任代理本部长的德森上将接替。虽然说德森的忠勤是受到了特留尼西特政权相对的回报，但军事首脑与当时的政权结合这件事，或者表面上看来是如此的，引发了不少反对的声浪。虽然人事异动并未波及到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但是却间接地将他那只无形的手伸到杨这边来。有一次，他的头顶上，响起了一阵雷鸣的声音。

"尤里安·敏兹准尉晋升为少尉，并任命为费沙驻在事务官事务所之武官。得于十月一日之前到当地赴任。"

当这道命令以超光速通信送达伊谢尔伦要塞的时候，一开始，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外希尔根本无法正视长官的脸孔。

Ⅱ

杨知道自己的权限离全能相去甚远，正因为在民主共和政体当中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杨一直接受着这个事实。但是在接到这道命令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想起去年政变之际，先寇布半开玩笑时所提议的事情——干脆当独裁者好了，这名要塞防御指挥官极为不稳定的进言。果然，如果自己一直太老实

的话，那么这世界好像愈来愈充满了无限自大傲慢的同僚。

将卷宗抱在胸前，在一旁注视着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精确地算着杨已经在自己前面，来来回回地走了六十次。青年司令官一面来回地踱来踱去，接着将鸭舌脱了下来，一边搔着他那黑色头发，呼吸声好像间歇泉水似地流动着，险恶的视钱仿佛在瞪视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甚至用两手用力地摇着鸭舌帽，在无意识之间，显然是将鸭舌帽当成了是某人的咽喉。当菲列特利加出声叫着“阁下”的时候，杨一脸好像玩具被人由背后抓住领子的表情，看着这位美丽的副官，停止了扼杀那顶可怜鸭舌的动作，全身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格林希尔上尉，把尤里安找来。”

“是的……嗯，阁下。”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想。所以我不是要你把尤里安找来吗?”

杨的声音和用语都充满了不安定，但菲列特利加明白这位年轻司令官心中的感受，便照他的命令去做。

尤里安是公认的聪明少年，但是因为菲列特利加极力抑制着自己的语调和表情，所以当来到脸上表情像是用窗帘遮住一般的杨的面前，由他手中接过命令书的时候，还不知道凶运正以极快的速度在接近当中。

他反复好几次地读着命令书。当理解到那些无机的文字贯连起来所表示的意思时，激愤之情充满了全身的血管。他的视线由杨身上移动到菲列特利加，再由菲列特利加移回到杨身上，但是实际上所看到的却只是他自己本身愤怒的波动。一股想要将命令书撕碎的冲动，终于还是被理性之墙那尖锐的牙齿所咬碎了。

“请您加以拒绝，这种命令。”

尤里安叫了起来。虽然他也自觉到声音里面的激动，但不觉得有一点羞耻。那种在接到这种命令却还保持着冷静的人，一定在感性上有着重大的缺陷。

“尤里安，如果你还是军人眷属的话，那么任免或异动是按照司令官的意思。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正式的军人。有义务要听从国防委员会统合作战本部的命令。到了现在，不要再让我来告诉你这些根本的原则。”

“即使是无理的命令，是吗?”

“什么叫无理?”

杨在反问的样子，不管由任何角度看来都像是存心的，所以尤里安避免了

直接回答，端正地回答道：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回到原来的眷属身份。这么一来就不必按照命令了，可以吗？”

“……尤里安、尤里安。”

杨的声音里交杂着叹息。他从未大声地斥喝尤里安，但是在这个时候，似乎让这名少年被人大声骂一骂的话，感觉上会来得舒服些。或者，是因为杨本身太过于高估尤里安的“老成”也说不定。

“这件事情目前说来到底不可能，并不是由你来作判断的。第一，你是自愿成为一名军人的，而不是被强制。你自己要觉悟到服从命令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杨此时说教的内容，或许应该说是缺乏创造性。如果这些话会产生说服力的话，那么并不是因为话的内容，而是由杨的表情和语气，以及经由这些无法完全表现出来的情绪，尤里安在精神上感应到而产生的。

但是，这样的感应并不够完全，所以尤里安虽然在努力地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但却仍然像是水面一样地禁不住要动摇，脸上的皮肤下面，血液的流量不定地时增时减。

“我明白了。奉命赴费沙就任驻在武官，但是我所奉的不是统合作战本部的命令，而是杨威利提督您的命令。如果您只有这件事的话，那么我先请求告退了，阁下。”

脸上毫无表情，连声音也像是雪花石膏般地僵硬，尤里安形式上地行了一个动作完美无瑕的军礼之后，迈着明显地欠缺豁达开朗的脚步走出了这个房子。

“尤里安的心情是可以了解的。”

不久，菲列特利加如此说道，她的声音之中仿佛有责难的成份在里面，杨之所以如此感觉，应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偏见吧！

“他一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存在对阁下而言，已经是不被需要的了。”

现在不应该要顾虑一下少年的情感吗？但这些话并没有透过言语，菲列特利加注视着司令官，用她那淡褐色的眼眸，打动了他的心理。

“什么不被需要，哪有这种事啊！”

杨一面生气一面试着为自己辩护。

“不需要就不放身边，需要就放身边什么的，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即使不需要也放在身边，不是，所谓的需要，指的并不是有帮助或没帮助的问题

……”

杨因为自己语言的表达能力没有了自信，于是便沉默不语了，用手搔一搔那头黑发之后，两手交叉地叹着气。他之所以做这样的决断是有充分理由的，但自己即使具有正当性，却没有努力去取得对方的理解就这样放手让他走，杨不想对尤里安这么做。

“还是必须要和他谈一谈的。”

杨自言自语的说道，稍微想一想的话，这应该是事先便需要沟通的啊！杨不禁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感到生气。

伊谢尔伦要塞里的广大植物园，是氧气的供给及供人们做森林浴以达到人体活性化的场所，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四周有加卡兰达树所围绕着的长椅中，有一张不知道为什么平常并没有人去使用它，只是偶而杨会在上面睡午觉。但现在尤里安却坐在上面陷入沉思当中，于是菲列特利加语气中不带任何表情地将这幅景象告诉了杨。

十七点一到，杨一点都没想要加班的样子，立即冲出了中央发令室。

静静地坐在植物园的长椅上，不知如何能平息心中之不平而正在沉思当中的尤里安，意识到有人走了过来，于是抬起头来，看到了一只手拿着罐装啤酒，一脸想要和解表情的杨。

“提督……”

“啊，嗯，我可以坐下来吧，这里。”

“请。”

杨动作有点笨拙地坐了下来，打开罐装啤酒的拉环，将那部分的泡沫及液体流进胃里面之后，呼了一口气，调整了一下呼吸之后说道。

“尤里安。”

“是的，提督。”

“将你调到费沙去，虽然是军部的命令，但是依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也是希望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可以替我去观察一下费沙内部真正的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还是不想去吗？”

“可是，照目前情况如此地发展，伊谢尔伦将会再度变成最前线吧！我想是，我在这里的话还可以帮一些忙，所以……”

“事实上是这样的，尤里安。”

将第二口啤酒灌入咽喉的深处之后，杨注视着少年说道：

“没错，每个人都以为帝国军从伊谢尔伦回廊入侵，但事实上这既不是规

则也不是法则。”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会由那里入侵呢？难道会从银河系的外侧绕一大圈吗？再不然就只有经由费沙回廊了，不是吗？”

“是的。”

杨极简短地回答道，尤里安吃了一惊，等待着更进一步的说明。

“对罗严克拉姆公爵来说，最为有效的战略就是，一部分兵力用以包围伊谢尔伦，其他的兵力则用以突破费沙回廊。他是有足够的兵力可以这么做的，而且如此一来的话，伊谢尔伦就好像是路旁的小石头一样地孤立着，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帝国不就是变成与费沙为敌了吗？”

“问得好，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不是问题。罗严克拉姆公爵如果真要通过费沙回廊的话，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就是在他能够以实力来排除费沙的有形或无形抵抗的情况下，第二就是不需要将费沙的抵列入考虑的情况下。”

说到这里杨没有再加以说明，但尤里安已经正确地理解了这位黑发的司令官所暗示的事情。

“……也就是说，罗严克拉姆公爵与费沙暗中秘密联手？”

“完全正确。”

杨将啤酒罐举到眼睛的高度，对少年所表现出来的聪慧敏捷表示敬意。

但尤里安并没有因受到褒奖而感到高兴。罗严克拉姆公爵与费沙联手，所代表的就是银河系宇宙当中最强的武力与最大的经济力量之相互结合，而且，他们的先锋不就曾入侵到自由行星同盟吗？这与尤里安平日所熟悉而且长久以来所维持的政治、军事状态——帝国与同盟两者对立，而费沙则与两者保持相当距离的模式相比，已经有了大幅的变更，要接受这样的改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尤里安，我们经常会误以为现在的状况是自古以来就已经固定的了。但是，你想想看，所谓的银河帝国，并不是五百年前就存在着，自由行星同盟的历史也只是它的一半，至于费沙则仅仅历经了一个世纪的岁月。”

不是由宇宙的原初开始就已经存在的东西，没有道理会一直继续存在直到宇宙的尽头。变化一定会产生。这个变化是经由像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这么杰出的人格，接下来会继续延续其触须，以至于抓住全人类的社会。

“那么银河帝国，不，高登巴姆王朝就要灭亡了？”

“是会灭亡的，不，事实上已经灭亡了。政治与军实权都在罗严克拉姆公

爵的手中,而皇帝则丢下了国家与人民逃亡了。它只是名义上没有变更而已,事实上已经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王朝了。"

"的确是如您所说的。不管怎么样,费沙与罗严克拉姆公爵联手的可能性高吗?"

"假设有A、B、C三者的势力存在,而A与B彼此之间是对立抗争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C所可能采取的策略是,A为B所压倒时救A,B为A所压迫时则救B,待AB两者抗争两败俱伤之后,就将两者一起消灭。但是,如果A的势力很明显地增大,即使去帮助B也无法与A抗争的情况下,那么C或许就会干脆去帮助A,一起将B加以制倒。"

"但是,这么一来,A不就具有压倒性的强大力量了吗,如果它在消灭B之后转而乘胜追C的话,那么C不是只能由孤立步上灭亡之途吗?"

黑发的年轻提督仿佛深受感动地注视这名有亚麻色头发的少年。"是的,就像你所的一样。其实我整个思考的瓶颈也是在这里。费沙将自己的财富和其战略位置提供给罗严克拉姆公爵,但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费沙失去了它的政治独立也说不定。这一方面他们是怎么盘算的呢……"?

杨于是手拿著啤酒瓶,陷入了沉思之中。

"或许,费沙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其本身的?倒也说不定……不,这个想法或许太过于先进了,第一,根本没有任何证据。我是在想,或许费沙是打算要独占新银河帝国统一之后经济上的权益,但是怎么也没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自己。"

尤里安微地斜着脑袋,那亚麻色的头发随著他的动作呈现轻浮的波浪。

"如果他们盘算的不是物质利益的话,那么会是精神方面的吗?"

"精神?"

"比如说是文化、社会、经济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宗教……"

这一回轮到杨睁大眼睛了。他无意识地将手中的啤酒罐不停地转来转去,一边咕哝地说:

"是宗教吗?对了,这是有可能的。就表面上来看,费沙确实地一个合理的现实主义集团,但或许在令人意外的某一方面,受到某种牵制也说不定。宗教吗?应该是的。"

这时候,并不是经由细理论的推断,一步一步地踩着推论的树枝,才得到树上这个事实的结果,而是信口说出的而已,所以当杨太过表示赞赏的时候,尤里安并未形喜于色,反而是有些不好意思。他咳了一下之后,向年轻的司令

官确认。

“找到费沙,可以稍微探到他们的政策与政略的话,甚至还可以知道一些帝国军行动的话,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对阁下您有帮助?如果是的话,那我会很乐意地到费沙的。”

“谢谢。但是我之所以会认为你还是到费沙去比较好的理由,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

“是什么呢?”

“啊,该怎么说比较好呢!当我们在看山的时候,也仅仅是由一方看到的样子,无法捕捉到整体的景象时……,不,在这之前,有件事我想先问问你。”

杨重新将腿盘着坐好。

“照目前这样子继续下去的话,恐怕我们势必要和罗严克拉姆公爵作生死决之战。那么,尤里安,你认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根本就是邪恶的化身吗?”

这个问题令尤里安有点不知所措。

“我想不是的……”

“没错,所谓邪恶的化身这种东西,只有在立体 TV 的戏剧当中才存在的。”

杨的声音当中交杂着苦笑。

“坏就坏在这一次自由行星同盟与帝国的旧体制派联了手。至少就现实面看来,这种举动并非加速了历史的潮流。而是使潮流逆转。后代历史或许会将我们归类到邪恶的阵营那一边。”

“会有这种事吗……”

“这也是历史里面会有的观念啊!”

杨本人并没有意识要作如此夸张奇怪的思考,只是试着作一个未来的假设。在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成为全银河系的霸王,并且为全体类社会带来秩序与和平的未来。到那个时候,高登巴姆王朝的旧帝国当然是曾被说成是邪恶的一方,而自由行星同盟也会被被视为阻挠统一与和平之实现的敌人,并被染上邪恶的色彩吧!即便是杨个人,也不见得不会被历史的教科书描述成“因为有那个男人的存在,以至于造成许多无益的流血牺牲,并且延迟了统一的来临”吧!

或许由于绝对的善与完全的恶这种思想的存在,所以使得人类的精神无取制地荒废了。自己是善,便将对立者视为是恶的时候,便无法由其中产生的协调以及体谅。只不过是将自己加以优越化,并且将打败对方并加以支配的欲望变成正当化而已。

杨并不是一个由天神所选出来的神圣战士，而是在几个不能被断言是绝对正确的选择结果之下，成了一个以军人为职业的人。如果所生的时机、场所，以及环境不同的话，自然而然地所走的路应该也会有不同吧！总之，不管如何自己并没有这种如果自己相信自己是正义的，那么后世也会对之加以认同的看法。或许只要在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动机上正确的，那么便不问结果如何的这种思想，会产生不太好的结果，这种例子应该有吧？

凡是人类，均无法忍受自己是邪恶的认知。唯有在确信自己的正确性的时候，才可能变成是最为紧张、最为残酷，最没有慈悲心肠的人。鲁道夫大帝就是因为相信自己是属于正义的，所以才造成了那样惊人的流血事件，甚至在将整个治世涂上一片血红之后却仍然处之泰然。不，或许那是伪装的也说不定。当那一具包住自己像是岗岩巨塔般的肉体，倒反使自己正当化的出现龟裂 的时候，那个巨人是用什么来作为自我的保护呢？

"尤里安，知道有关于挪亚洪水的传说吧？那个时候，将除了挪亚一家以外的所有人类消灭的，并不是恶魔而是天神。除了这个传说之外，在一神教的神话传 说里面，更可以说是证明了藉由恐怖与暴 力，企图支配全人类的，不是恶魔而是天神这项事实。"

杨知道自己这个举例的极性。但是，所有事物的价值观、正与邪的判断基准都是在相对比较的情况下所产生的，这一点不管再怎么加以强调也都是对的。而人类所能作出的最佳选择，只不过是在眼前所出现的众多事物与现象当中，将被认为是比较好的那一方加诸在自己身上而已。相信完全的善良是存在的人，又将如何来说明在"为和平而战"的这种表现行为当中，所包的巨大矛盾呢？

"所以，尤里安，你到费沙去如果能亲眼见到他们所谓的正义们的正义之间不同的差异，这应该不会对你造成负面的影响。和这一点相互比较的话，那么国家的存与亡等等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真的喔！这一点。"

"即使是自由行星同盟的存与亡，是吗？"

杨抓他那头黑发笑了。

"大概是吧，不过我倒希望至少在我支领养老金的这段期间还能存在。其实，就历史意义的角度来说，自由行星同盟本身是在与鲁道夫·冯·高登巴姆的政治思想相对抗的情况下所诞生的。"

"这一点我明白。"

"过去我们一直主张与专制相对的立体制，与非宽容的权威主义相对的开

明民主主义,并且实践到现在。但是如果鲁道夫的那一套东西已经藉由罗严克拉姆公爵的手被否定、被埋葬的话,那么同盟便不见得有应该继续存在的理由了。”

“……”

“喏,尤里安。不管再怎么非现实的人类,也不会真正地去相信不老不死,但为何一旦说到了国家,便有那么多的事情坚信它会是永远不灭的,你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吗?”

尤里安无法予以回答,只是静静地用他那深褐色的眼睛,凝视着这位既是抚养自己的义父,同时也是教导自己的战术的青年。杨的思考经常是超过时空而展开的,而且所采用的是近乎急进、率直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不仅仅是尤里安,连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等人,偶而也会感觉到一种战术。

“尤里安,国家这个东西本身不过是一种道具。只要能不忘记这件事,大概就可以维持住理智吧!”

人类文明中所产生的最大恶疾,大概就是对于国家的信仰吧! 杨如此地想着。其实,所谓的国家中只不过是人类的集团在维持生存的时候,为了更有效率地达成彼此之间互补关系的道具。被这个道具所支配的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了。不,更正确地说是大多数懂得如何操纵刺激道具的人所支配.所以没有必要让尤里安受到这些同僚的支配,杨这么地想着。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杨甚至还考虑到,如果尤里安发觉到住在费沙那边的感觉反而较好的话,那么不妨就舍同盟而成为费沙的人吧! 但是,姑且不论将来的发展如何,现在能够与尤里安心灵相通,杨已经觉得非常满意了。

“卡介伦学长只替我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将你带到我的世界里来。”

杨本来打算要这么说的,但不知为什么,当这些话一到了嘴边,就立即失去了真实性,像是风一样消失地无影无踪了。杨也就只有静静地盘着腿,任由空啤酒罐以及遭受百般虐待发出无言抗议的黑鸭舌帽躺在他的腿上,凝视着那些呈现螺旋状在空中舞动的人造黄昏。

Ⅲ

当尤里安·敏兹即将离开伊谢尔伦要塞,离开杨的身边前往费沙的消息传出时,着实让杨的旧僚们大大地吃了一惊。曾经是杨在军官学校里的学长亚利克斯·卡介伦一听到这个报告,立即在吃午饭的时候,在高级军官餐厅里拉

住了学弟，既未表示感叹也没有发问，只是对着他说：

“到头来还是要让尤里安自立吧，你这个决定下得太好了，不是吗？”

“没有办法啊！是不是！这是国防委员会所下的命令。以前，我和父亲分开到军官学校入学的时候也是十六岁。这或许是一个独立的适当时机也说不定。”

“这倒还是一个伟大的见解啊，不过尤里安走了之后，你还能够井然有序地生活吗？”

他的声音当中虽然有些讽刺，但有着许多担心的成分，所以杨因而生气了。

“格林希尔也是这么说，为什么每个人都是认为尤里安一不在，我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生活能力的人？”

“这本来就是事实啊！”

卡介伦不给予对方任何辩驳余地立即加以断言，并且对着正在搜寻有反击方法的杨，提出希望他和尤里安一起来共进晚餐的邀请。因为，如果尤里安前往费沙赴任的话，那么两家结亲的机会大概就失去了。

卡介伦与先寇布看看杨之所以会觉得奇怪，是因为他一本正经地对着尤里安说教的时候，还刻意地表现出一副常识人的态度。卡介伦等人的看法是，被说教的那一方很明显得比说教的一方还要有资格作为一个懂得如何生活的人。

“一个完全不按常规行事的人，却还想要用常理来说教，根本就不对嘛！”

“就是说啊！以小孩来讲，并不是依照父母所说的来表现行为，而是模仿父母的所言所行。光用嘴来说是不行的啦！”

原本，如果听了他们之间的这一段对话杨或许会觉得他们把他们自己看成是常识人，其言语与事实之间有相当大的不协调感。卡介伦的话还好，因为他至少维持着一个圆满的家庭——虽然说这大多是他妻子所下的功夫而不是他。至于先寇布，杨则非常地确信——他比自己本身多持续了三年单身日子，每天夜里的生活就像是“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教主一般。这样的人没有理由把自己看成是一个非常识、不合乎常规的人。

只不过，杨并不乐于对着他们这些自称为常识人的家伙作口舌之争，或专对他们说一些惹人嫌的话。不管怎样，眼前还有一些当务之急，那就是应统合作战本部的要求选出了尤里安之外，另外一个派遣到费沙的武官辅佐人选。

杨在取得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的认可之后，选中了路易·马逊准尉。他

曾经担任杨的护卫，是一名勇敢的黑人，在忠诚心与臂力方面，有先寇布所出示镶有金边的保证书。如果是他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地辅佐并且保护尤里安。事实上，驻在费沙的武官几乎全部都是特留尼西特派的成员，杨感觉那好像是在"半敌地"的事务官办公室当中，他必须是尤里安唯一，而且应该信任的自己人。

在费沙的首席驻在武官是一位上校，在他的下面有六名武官，八名武官辅佐，共同组成一个十五人的"驻在武官团。"

首席驻在武官是仅次于事务官、首席书记官，在事务官事务所当中属于第三号的人物，而六名武官则全体是军官阶级，由校官与尉官各半数所组成。八名的武官辅佐全部都是士官阶级，因为其人数不足，所以要求杨加以补充。对于这件事，杨感觉这是敷衍的作法故颇为不悦。不过既然尤里安的人事调动已定，无论如何绝对逃不了这次为少年改善环境的机会。杨也感觉到这样的举动是否有些过于保守，不过杨本身在十六岁的时候，也未曾因公务而被派出国。所以这种程度的考虑应该是被容许的吧。

当派遣马逊前往赴任被决定之后，杨接着做了下面的事情，就是写亲笔信给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因为尤里安并不是直接就前往费沙赴任，而是先到首都海尼森统合作战本部去接领人事命令之后，才转往当地赴任，所以这封亲笔信应该可以经由他送到老提督是可以顺利将障碍加以排除的。

杨在他的亲笔信当中，首先指出了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与费沙共谋，或者是在事后共犯的关系下，主导出挟持皇帝这丑戏剧的可能性。杨觉得遗憾的是，在证据方面并无更进一步的发展。不过，姑且不论暗杀皇帝这件事，单就挟持皇帝这个行为本身，对罗严克拉姆公爵并无任何不利点存在；比如挟持犯竟然能够带着皇帝，由罗严克拉姆公爵那绝非松驰的治安维持系统中脱离，并且在流亡政权成立之后，罗严克拉姆公爵立即发表"宣战公告"，其动作之迅速仿佛是早已预知了这一切(这项动作切断了同盟利用皇帝亡命来与帝国进行外交交涉的可能性，是一个非常高明的政治决断，但是尽管如此，其反应过于迅速这一点仍引起了杨的怀疑)，如是种种，应该都可以成为有力的佐证吧！

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已经言明了"要以武力来加以惩罚"，恐怕不久之后就会以空前的大军阵容与战略构想来发动攻势，而使得他能够如此做的，便是因为皇帝被挟持，故有了前来兴师问罪的名义。但杨并不认为整件事会这么单纯。像是用帝国军将兵的的死尸来掩埋伊谢尔伦要塞这种愚劣之至的

策略,不应该是他所会采取的。

表面看起来好像是挥动大军准备要进攻伊谢尔伦要塞,实则要突破毫无防备的费沙回廊,然后入侵同盟领域。如果这整个行动是由那位神速的用兵家渥佛根·米达麦亚来指挥的话,那即使杨离开伊谢尔伦赶去,只怕在他赶到以前,海尼森已经落入帝国军的手中了。此外,如果对付伊谢尔伦方面的帝国军司令官是名将奥斯卡·罗严塔尔的话,自然没有道理会坐视杨由伊谢尔伦脱离而置之不理。最坏的情况是,杨离开伊谢尔伦之后,势必难逃遭帝国军二位一流的名将前后来攻的命运。而且,即使躲过了他们的攻击,那么那位杨经由或间接方式所得知,被称为是宇宙中最高最伟大的战争天才罗严克拉姆公爵莱因哈特,也必定在安逸地等着他前来自投罗网。

整个情况想到这里,或许是有些过头了,但是对于帝国军利用费沙回廊来作为入侵途径的可能性,则不管再怎么担心畏惧都是不过份的。费沙回廊,当然是可以趁同盟军之虚突进,而且也可以利用费沙作为巨大的补给基地。另外杨感到不寒而栗,心惊胆跳的是,费沙有质与量非常齐备的交易·宇宙舰用的星际图,在有了这些资料的提供之后,帝国军便可以消除在地理知识方面大部分的障碍,这是一项事实。

一五0年前,"达贡星域会战"之际,同盟军总司令官林·帕欧与参谋长由斯夫·托波洛便是利用帝国军对地理不熟悉的弱点,将之牵引至宛如迷宫一般的达贡星域内,最后利用壮大的包围歼击战,演了一出大获全胜的戏曲。但如今的侵略军,在强力的领导阶层,明确且一贯的构想以及精密的星际图之后,那么原先两者之间战胜与败亡的立场恐怕不得不逆转了。

杨用一只手拨了拨散落在额前的头发,心里想着一个世纪半以前的名将们和现在的他比较起来,真的是幸福多了。林·帕欧也好,由斯夫·托波洛也好,只要考虑战场上的事就好了。在他们那个时代里,民主共和制充满了蓬勃的活力,市民们自己的意愿与责任,对他们所选出的政府有着信赖和尊敬。政府的机能十分齐备,位于边境的军人不需要为政治的前途担心。

军事并不是用来弥补政治缺失的。这是一项历史的事实,自古以来,从来未有过任何一个在政治上水准恶劣的国家,能够获得军事上最终的成功。一个强大的征服者在那之前必然是一个有为的政治家。政治可以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但是反过来看的话就不能成立了。军事其实只是政治的一部份,而且是其中最为狰狞、不文明、拙劣的一部分。而无法认清这个事实,甚至将军事力量作为万灵丹的人,则都是一些无能的政治家,傲慢的军人,或者是在精神上

的奴隶。

当林·帕欧总司令官以"请准备二十万打香槟"的表现方式向首都报告在达贡星域所获得的全面胜利之时,当时的同盟最高评议会议长马奴耶尔·琼安·帕特利希欧正在与国防委员长寇涅尔·洋古布拉德下着三次元的西洋棋。议长在拆开秘书官所呈上来的通讯电文时,表情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只是对着正屏息凝神等着说明的少壮国防委员长说:

"年轻的伙伴们看来是已经完成了一件工作。一旦这次胜负已定,恐怕要对大约一百家的酒馆打 TV 电话了……"

过去的时代真是光荣!杨将那眼睛所看不见的眼镜用一只手高高地举了起来。不知是哪个人曾经说过,将过去加以美化,就好像是以一个走远的女性背影来判断那是一个美女。姑且不论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将绳索套在以往的过去,而将之硬拉到眼前来。他被委托来处理的这件事,暂时仅是现实一部分而已。

Ⅳ

尤里安虽然为出发前的准备与身边事物的整理而忙碌,但因为在日常生活的水平上,有着比杨富有秩序性的处理能力,所以自己本身应该做的事已经处理完毕。由于惦念着杨的日常生活,有一天的夜晚,少年说出了自己对于杨家中酒类消费量的见解,引起了年轻人的注意。

"酒是人类的朋友,难道舍弃朋友吗?"

这真是一个充满友情的回答。

"即使人类这么认为,酒本身又作何想法呢?"

"酒的话当然是希望能够有人喝它。到底,人类在五 000 年前就一直在喝酒。现在当然也喝酒。"

"在我眼前。"

"如果五 000 年后人类还存在的话,应该还在喝酒吧。"

"我的问题不在于五 000 年后,而是从下个月开始以后的事。"

就这么样地将对方反对的意见完全封杀住,但尤里安并未再对年轻的司令官穷追不舍地问下去。因为自己一方面也不想太过于霸道,另一方面杨在这些年来,酒量确实明显地增加了许多,但酒品从未低落过。只要不妨害健康就好了。这么一想,尤里安于是转变话题。

“那么,还有起床时间。如果我没有叫醒你的话,七点能够准时起床吗?”

“可以起得来的。”

杨一口断定,但并不是因为自己本身有自信或根据,说得严重一点的话,是基于反射性的虚张声势。

“真的没问题吧!”

“喂,尤里安,如果其他人听到这种问答的话,难道不会误认为杨威利这个男人是一个毫无生活能力的人吗?”

杨在质问的形式上加以抗议,但尤里安只是无言地耸耸肩膀,好像在期待着杨本身的记忆与反省心而不是自己的声音。

“在你来到我家里以前,我还不是一个人生活得好好的。不借助任何人的力量仍然能够充分地维持一个家庭。”

“与发霉和灰尘为友呢!”

尤里安笑着。杨虽然想回以不高兴的表情但是失败了,只得一个劲地苦笑,他回想起了四年前初春的时候,他二人头一次面对面的情景。

早晨的太阳似乎还在顾虑着冬天的余威,空气的流动缺乏生气而显得迟钝笨重。杨穿着睡衣坐在起居室的沙发里,正在想着如何打发这一天漫长的假日。即使没有约会的对象,但仍得将假日完全消耗掉是杨一贯的主张,就在他想把红茶倒进杯内,却发现茶壶已经空了而不高兴地咋舌的时候,门铃大声地响了。

就在门铃大响了三次之后,玄关的门终于开了。站在门前的是一名有着深褐色眼眸,大约十二岁的少年,两手拖着过大的手提箱,让他看来仿佛是手提箱的附属品,这名少年的额头充满了微微透明的汗,亚麻色的头发被汗水而贴在额头上,从他的头发下面直直地注视着杨家的年轻当家问道:

“请问杨威利上校在吗?”

有回答的必要吗?杨在心里暗忖道,因为少年所问的问题只是在作确认。杨原本想随意不负责任地告诉他说,在隔壁!但到底还是点了点头。

“很高兴第一次和您见面,我叫尤里安·敏兹。从今天开始要在您家中受您的照顾,请多多指教。”

杨不禁要问自己了,难道是自己在十五、六岁的时候惹了什么将来必须要负责任的男女关系?但接下来听到尤里安所说的一句话时,所有的疑惑都像是前一晚所结的霜,在春日阳光的沐浴下立即溶化消失了。“是卡介伦准将介绍我过来的”。在那个时候,杨还是上校,而卡介伦则是准将,所谓的“战时托

孤法”,即战殁军人所遗留下来的孩子由其他军人收养抚育的方式才刚开始不久。

“那个时候,提督您嘴里含着牙刷就到门口的走廊下来了。”

尤里安是这么说的,不过杨并不记得当时的自己是那么样的一副邋遢样,这大概是少年自己想像过度吧!不过如果要由别人来判断当时的杨是否真是那副邋遢样的话,公事方面就找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而私事方面,则尽管找尤里安就可以了。当然,以杨本身来讲,当然会问说为什么不跟他本人作确认?卡介化的回答则是非常肯定的。

“不管是任何人,都一定希望能得到正确的情报吧!但是对于一个将镜子的左右边拿错的家伙,能要求他画出正确的自画像吗?”

对于这样的判断和比喻,杨当然有着很大的异议。但是何以会让朋友和部下有着如此根深蒂固、牢不可拔的观念,杨也不得不多少想想自己究竟应该要负多少责任。不过这也是卡介伦个人的说法,或许他并不是出自真心,只是揶揄一下杨而已也说不定。

在为出发的准备而忙碌的并不只有尤里安,同时还有应来自“银河帝国正统政府”的请求,前往赴军务尚书此一职务的梅尔卡兹,另外还有副官舒奈德上尉。最后,梅尔卡兹还是没有其他的途径,仍然只得接受如此的安排,梅尔卡兹一旦心意已决,杨还是只能眼睁睁地目送他离开。至于舒奈德,自然是不愿意踏进没有梅尔卡兹的地方。

当尤里安郑重其事地来到卡介伦面前向他道别的时候,也不知道是不是真心的,这个将少年介绍给杨的负责人说道:

“你可不要见异思迁喔!否则莎洛特会哭的。”

尤里安回以苦笑,心里想着,原来,不得不苦笑的状况就像是这样吧!

另一方面,负责指导尤里安有关空战技术的教官欧里比耶·波布兰少校所说的话,刚好与卡介伦成对比。

“你应该还要在伊谢尔伦多待一年的。还有许多事情没完成吧!”

“是的,如果能再多向您学习一些的话就好了。”

“没错,还有一些比操纵单座战斗艇更有趣的事情要教你呢。”

年轻的击坠王一面笑着一面说一些让杨听了之后或许会难保平静的话。

“我十七岁的时候,打下了第一架敌机,征服了第一个女人。在那之后,全部的战果加起来算一算,任何一方面的数目都已经上了三位数。”

真是了不起,尤里安向他说了自己平凡的感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杨说的

话。但如果是像先寇布那种人的话,或许会很讽刺地说:"你从以前就一直是重量而不重质啊",不过年仅十岁的尤里安并不会一下子就有如此的反应。或许也不是因为杨的感化,尤里安本身在"这方面"是非常单纯的,有时在菲列特利加·格林布尔上尉的面前,还会毫无理由地脸颊发热——像是这样一个单纯的程度,对波布兰来说,暂时是失去了"这方面"的传承弟子。

波布兰的同僚伊凡·高尼夫少校,在面对尤里安的道别时,最初只是道"好好保重",这一会儿又加了句"我想我的确有一个堂兄在费沙",之后又停了一会,自己便做了一个结论"不过我从来没有见过面,费沙也是很大的",在尤里安伸出手握别时,他握住了尤里安的手,再度说了一次"要好好保重啊"。

参谋长姆莱少将,是一个头脑细密,办事能力细心且端正的人,但是有着一副与卡介伦等人不同的臭官僚作风,尤里安和他一直不是很亲近,但也不只对他一个人不打声招呼。当这名显得有些拘谨的少年到自己的办公室时,姆莱形式地说了一些激励的话之后,语气改变了。

"嗯,是到了现在这种时候我才说的,目前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杨提督了。啊!不,不要用这种表情,我不是有什么特别自卑或不平的……"

在看到姆莱笑的样子,尤里安或许是满脸"如果对杨有什么不满就尽管说吧"的表情也说不定。

"杨提督是一个同时具有指导官的资质以及作为一个参谋所必须之才能的稀有人才。如果说他需要参谋的话,那么也只是想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然后作为一种作战的参考而已。"

尤里安也认为确实是那样没错,只不过这一回他将表情收了回来,避免自己有粗率的反应。但是姆莱又笑了。

"以我个人的立场,在被期望成为一个艾尔·法西尔英雄的参谋时,我在想自己应该做的任务是什么,但却无法获得立即的结论。获得的时候,是在伊谢尔伦陷落以后了。所以我明白自己的任务,刻意地高唱常识论,与梅尔卡兹划分界限来应对。或许有些令人看来让觉得讨厌的一些地方,但是你能明白吗?"

"是的,我明白,但是为什么您要告诉我这些呢?"

当自己由意外当中觉醒过来的时候,尤里安不得不觉得怀疑。

"是啊!为什么呢!说来好像不太合乎理论,不过,或许是你有着什么让人信赖的特质吧!我想杨提督还有其他的伙伴们也都会对你说许多的话。这是你以后一直要珍惜的,一定会成为你今后所的一种财产吧!"

最后他所说的话显得是有些陈腐，不过那或许也是一种好意的表现吧！尤里安道谢之后，似乎明白了这位秀才官僚型的参谋长为何能够成为杨的幕僚的部分原因，杨之所以会选择他作为参谋长，应该是有相当的理由。在还没有从姆莱的嘴里说出来之前，在这方面欠缺的洞察力，或许就是尤里安还不能比得上杨的地方吧！

接着，尤里安分别到费雪少将、派特里契夫准将、亚典波罗少将等人的地方去道别。三个人各以其不同的方式表示与少年离别的惋惜之情。费雪是默默一言不发地拍拍尤里安的肩膀，不过好像稍微有点太过于用力了。而亚典波罗则是交给了他一把生了锈的古铜钥匙说这是一个幸运物。当尤里安问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幸事吗”的时候，伊谢尔伦上最年轻的提督破颜一笑。

“是这样的，以前在军官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次超过了门禁的时间，翻过围墙要爬过去的时候，被值班的高年级学长杨威利撞见，可是他假装没看到，因此我便逃过了一劫。”

而那个差劲的高年级学长，却在这个时候担心着尤里安的，先寇布取笑着说：

“不是已经加派马逊了吗？已经没有那个护卫会比他更值得信赖了。”

“可是，即使是马逊，在二十四个小时里面，还是会有些时候没有办法一直跟着尤里安的啊！”

“这您不用担心，尤里安的枪法和格斗技术都是在阁下您之上的。”

“被你这么一说……”

“觉得不舒服吗？”

“不，是觉得很为难，不知是要觉得佩服然后就可以放心了呢？还是要觉得就在我之上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应该要觉得不安……”

“那么我就再重说一次，事实是远在阁下之上，绝对可以保护他自己本身的。这样你可以安心了吗？”

“……也只好安心了。”

杨的表情和语气都有些不释然的样子，不过也放弃了再继续追究下去，于是由要塞防卫指挥官的身旁走开了。

那一天到了的时候，在饭桌上杨送给了尤里安一个礼物。

“把这个带去吧，或许在某些地方会有帮助。”

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所亲手交给他的是费沙五大银行之一北极星银行的存款卡。尤里安接过来之后赫然发现这个以自己的名义所开设的帐户里面，

竟然被汇进相当于杨半年份薪水的，尤里安急忙地要把它还回去。但是黑发的年轻提督轻轻地抬起手挡了下来。

“没关系的，你带去吧！我在金钱的使用方面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杨的生计当然是不会困苦的，和他的年龄相比，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高薪阶级，但是杨的经济观念并没有像他个人所主张的那么发达。当尤里安成为军职人员的时候，税一下子高了许多，杨曾经发表自己对于薪资体制的怀疑和不平。但是他却粗心地没有注意到税率之所以提高是因为他已经没有扶养亲属的负担了。以他这种程度的经济观念，整个家计之所以会不致于出现破绽，应该是因为杨并没有那种挥金如土的资质吧！在服装方面也好，在生活用品方面也好，只要不讨厌的话，即使是便宜的东西也会非常满足。洗得褪了色的棉质衬衫仍然毫不在意地穿在身上。例如买太阳眼镜的时候，在听过店员对限定生产的名牌作了将近三十的说明之后，却还是买了平日所常见大量生产的，如果让他说为什么的话，则回答说太阳眼镜只要是有上颜色的就可以了。买旧书的时候，也并不一定限制说非得要是初版本的不可，至于酒的话，也没有那么好的味觉可以品尝出七六0年产与七六二年产的酒有何区别。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对于物质并不是很执着的人。吃饭的时候，虽然是常常都到高级军官用的餐厅，不过却是为了要享受与他人自由对话的乐趣才去的……。

就杨本身而言，对于这份有用的礼物，大体来说或许还是藉由非列特利加这种人的智慧才想出来的也说不定。杨在自己并不擅长的方面，绝不会以借用他人的智慧为耻，因为这种狭窄的心胸是与他绝缘的。不过，基本上，杨所表现的应该就是来自父亲所传授的哲学吧。也就是说“在自己能够控制范围内的金钱，可以保障自己拥有相当程度的自由”。

“……谢谢。我一定不会随便浪费的，提督。”

对现在这个时候来说，唯有接受才是回报对方好意的最佳方法。

“你当然是不会随便浪费，在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有多少你就用吧。另外，是不是可以帮我把这东西交给比克古提督。”

杨把所写好的亲笔书亲手交给尤里安。

这封亲笔书后来被视为是证明杨威利并不仅仅是一个战术家，而且还是一个涵盖意义最广的家时最为重要的资料。不过此时的尤里安当然不可能会有到这种程度的预测，但也不需要特别叮咛便已明白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书信。

“我一定会直接交给他。”

"嗯,那就拜托你喽。"

杨笑了,不过表情立即又严肃起来。

"知道吗? 尤里安,不是为了什么人,以后是对你自己的人生了。先要想怎么样为自己本身活着的事情。然后……"

杨正在努力思考接下来还有什么话要说,不过语言的泉水在这个时候好像暂时干涸了的样子,不久之后,说了一句没有个性的话。

"不要感冒了,好好保重自己。"

"提督您也要好好保重。"

尤里安拼命地压住自己澎湃汹涌的感情。

"如果可以的话就少喝一些酒吧! 还有,不吃蔬菜是不行的喔。"

"哎呀,真是一个临到出门还啰哩八嗦的家伙啊。"

杨眼睛动也不动一下地抓住了尤里安的手。杨的手温温地,干干地、触摸起来的感觉很好。这样的感觉到了很久以后,尤里安仍然能够很鲜明地回想起来。

尤里安·敏兹和梅尔卡兹提督、舒奈德上尉,以及马逊准尉一起登上了巡航舰塔那特斯Ⅲ号,离开了伊谢尔伦要塞。那是在九月一日的上午。

当事者尤里安以及梅尔卡兹,还有要塞上的主人杨,虽然都不是喜欢仪式庆典的人,不过还是举行了一个规模可以称得上是盛大的饯行式。平常仅登台"二秒演说"的杨司令官,这一次打破了惯例,发表了大约平常一00倍时间的演说。不过如果由一般常识来看的话,他在短的时间内,重复了台词"依照政府强烈的要求"达六次之多,令列席参观的人看出他心中有着些许的稚气与任性。

即将远行的人得由女性赠与花束,而将花束献给尤里安·敏兹——这位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费沙武官——的这个荣誉,落在年仅八岁的莎洛特·菲莉丝·卡介伦小姐的身上,于是人们拍手的声音更大了。

关于这件事,有一段伊谢尔伦内部背地里的传闻,据说最初对于"赠予花束"这么一件很普通的事,杨司令官与卡介伦事务总监两个人倒是难得意见一致地反对说"花束又不能吃"。最后这件事之所以能够安然地定下来,还是因为听够了这些男人一些不负责任的点子之后,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一句话"对于这种事来说,形式是必要的,而且又不是什么重大的形式",对于这沉着稳静的断言,他们就无法再提反对意见了。

"那么战友们,我们这个伊谢尔伦城里,谁是最贤明的人?"

这一段在这么一个愚昧的问题下画下句点的传闻，确实是让人们的精神获得了一个调适，不过对于那些提供这些话题的当事者来说，气氛或许就不是那么愉快了。

卡介伦等人认定将这个笑话传播到全要塞的犯人，一定是先寇布少将或者是波布兰少校当中一人，或者两个都是，不过当然并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虽然说逸闻本身的真实性就是令人怀疑的，不过在尤里安临出发之际，杨和卡介伦令人感到意外地并没有帮什么，反倒是让人留下了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办事干净俐落的印象。或许正因为如此，刺激了像波布兰之类的人的创作欲望，所以才产生这种传闻也有可能。

仪式结束之后，菲列特利加来到杨个人的办公室里一看，只见黑发的年轻司令官教养很差地将两只脚跨在桌子上，一只手拿着白兰地酒杯，一副情绪恶劣的表情，凝视着窗外那广阔星海的一部分。桌上有一瓶已经少了三分之一的白兰地酒厚颜无耻地坐着。

“提督……”

犹豫了一下之后，菲列特利加轻轻地把声音提高了一些。杨一回头，满脸像是少年恶作剧被逮到的表情。但今天菲列特利加都无法再说任何意见，只是轻轻地说：

“已经走了。”

“嗯……”

对菲列特利加的话点头的时候，杨把空了的酒杯放在桌子上，然后拿起了酒瓶，但是却又照原来的样子放了回去。他所顾虑的对方，是现在在场的人呢？或者是不在的人？菲列特利加并不明白。

“……下次见面的时候，大概长高许多了吧！”

他自言自语所说的，是一个不会落空的预期。

第六章　作战名“诸神的黄昏”

I

“一亿人、一百万艘体制。”

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对自由行星同盟和“帝国正统政府”强烈发出“宣战布告”以来，这句口号便在帝国军首脑部之间私下流传开来。当“用武力惩罚”声明之后，没有军籍的平民阶级青年，纷纷离开工作岗位或学校，竞向各地的军队征募事务所报名。他们之中，兵役期满返乡后却又希望重回军旅而舍弃平稳生活者，比比皆是。

因为莱因哈特成功地结合了平民阶级对高登巴姆王朝的门阀贵族专制统治长期累积的憎恨，以及对自由行星同盟重新燃起的同仇敌慨。

“打垮门阀贵族的残党！绝不容许他们再复活！保护平民的权利！”

“打败门阀贵族的共犯——自称自由行星同盟者！”

后者的声浪在产生的同时，即开始急速成长，一周过后，掀起高潮性的惊涛骇浪，气势堪与由来已久的前者匹敌。莱因哈特与这波旋踵掩至的浪潮，固不无关系，但他并没有助长其声势的壮大，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发出“宣战布告”之时，莱因哈特并没有促成平民们群起效尤；若幕后真正由他在操纵，那么，如同主动与积极的倍乘互动效果，自由行星同盟势将被动地将计就计，决意与门阀贵族连袂合作，且他也必须将本身乃诱骗皇帝计划共犯的事实掩藏起来。

“国民们！起来！”——对于这类的煽动行为，莱因哈特一概不予考虑，也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平民们本身即具有忧患意识了。他们最害怕者莫过于一度到手的社会、经济上的公平权利被剥夺了，以及特权阶级再度抬头。

许久未曾露面的帝国军上将奈特哈尔·缪拉，再次出现在高级军官俱乐部

"海鹫",是在进入九月后的第一个礼拜六。这天早上,好不容易结束了医院的疗养生活,缪拉赶往莱茵哈特元帅府致意,领取早已为他备妥的现役复职命令后,便到俱乐部与多位同事们聚首。在帝国军上将以上的干部中,除了莱因哈特,最年轻而且又单身的人就是他了,所以他并不需要急着赶回官舍。

"抱着医院的床睡觉,我已经受够了！不好意思！让你们担了心……"

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自小牌桌上站起来迎向他,他露出笑容。"疾风之狼"向俱乐部的服务生——一个幼校的学生——点了咖啡后,连忙请缪拉入座。

"总算出院了,最近街头巷尾常可听到一亿人、一百万艘体制的议论。"

"为数是很可观,不过,有可能真的动员起来吗?"

缪拉一面坐下一面说道,罗严塔尔的金银妖瞳闪露金光。

"……量的方面是有可能！但是,在机能运用上,就另当别论了。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补给,要喂饱一亿人,并不简单……"

"想起来是很简单,做起来则不然吧!"

米达麦亚同意道。常常身处前线,饱尝补给屡屡拖延甚至中断之苦的他们,深谙纸上谈兵无济于事的道理。往往生产计划达成后,却由于欠缺输送计划,使得堆积如山的食粮囤置以至腐败,面对这种现象,他们的愤怒与遗憾,是笔墨不足以形容的。碍于粮食不足,他们只得放弃辛苦修筑的据点,无功折返。

闲谈不多时,罗严塔尔起身向两位同事告别,目送着他那消失于门口的奕奕修长身影,缪拉对疾风之狼笑道:

"罗严塔尔提督好像又有新的女朋友喽!"

"可能吧!"

米达麦亚苦笑掺半地答道,他的内心顿时百感交集。

就行为表面上看来,罗严塔尔堪称是猎艳高手,不过说也奇怪,他有个习惯,那就是绝不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女人交往。他的恋情史上没有一次是长久持续的,但当他与一个女人交往后,这个金银妖瞳便不再多看别的女人一眼。或许是因为如此吧,被他无情抛弃的女子,一时之间还兀自深信他的心依然属于自己,更有许多人因而对他毫无怨言！令其他男子嫉妒不已,只有望而兴叹的份儿!

"罗严塔尔换女人了!"

"这么说来,已经五月了啊!"

这类对话经常在同事之间流传。“文人提督”——梅克林格在手册的开头写道:“年年岁岁花相同,岁岁年年人不同。”不乏讥讽之意。当然,对于他人的讽刺和责难,,罗严塔尔并不放在心上;虽然米达麦亚知道,这位同事的好色是在差点被母亲挖出右眼的情况下,造成精神创伤所引起的,但他并没有对他人提起这件事,处世一向明快俐落的他,一碰到有人谈及这件事时,却含糊带过:

“罗严塔尔固然不该,迷恋他的女人也有错啊!”

“说起女人呐,为什么在打雷或刮风时,她们常常会抱枕头呢?”

有一次,罗严塔尔一脸认真的问道,被这一问,米达麦亚几乎招架不住。

“大概她们会害怕吧!”

也只有这样回答了,但罗严塔尔却不以为然。

“那抱我就好啦,干嘛抱枕头!她们觉得抱枕头有用吗?”

虽然明知这种现象没有合理的解释可循,但就像用兵一样,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仍固执于对合理性的要求。

“女人就是这样!问我为什么也是白问,因为,我也不知道!”

米达麦亚投降了。表面上说得冠冕堂皇,但若以认识的女子人数来看的话,他并比不上罗严塔尔。只是他已有结婚成家的实绩,但这时的罗严塔尔对已婚者的权威性并不信服。

“不是说大话噢!你认识的女人可不比我多哦!”

这时开始,气压开始下降。

“我认识艾芳瑟琳,艾芳瑟琳是个女人!”

“老婆不算在女人之列!”

“你为什么这样讲?”

放下盛着黑啤酒的大杯子,罗严塔尔压低嗓门道:

“成天艾芳瑟琳长、艾芳瑟琳短的!被一个女人绑住,还会那么快乐吗?自己的世界变得那么窄小,有何乐趣可言呢?真搞不懂哪!”

这就是人称“帝国双璧”之音的对话!不免令人颇觉有失大将风范,最后两人似乎是大打出手了。说是“似乎”,其实是两人的记性有问题,目击者也三缄其口,第二天,当全身上下的伤处疼痛不堪时,两人也只有勉强为各自的疼痛各找说辞了……。

“罗严塔尔提督独占资源,害我们只有望着美女干瞪眼的份儿!”

缪拉的语气毫无恶意,幼校的学生端来咖啡,他轻啜着。据说,中尉时代的他,曾有一次惨痛的失恋经验,但他只一笑置之,表现得出奇的冷静,冷静得

不像他这个年龄该有的反应，所以根本无从辩别传闻是真是假。在往夜，将被称为“铁壁缪拉”的青年，也有着与战场上不可一世之名大异其趣的一面。

Ⅱ

九月十九日，元帅府召开最高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十七位。

帝国元帅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首席副官修特莱少将、次席副官流肯上尉、秘书官玛林道夫小姐。三名一级上将——奥贝斯坦、罗严塔尔、米达麦亚。十名上将——瓦列、缪拉、法伦海特、鲁兹、克斯拉、毕典菲尔特、梅克林格、舒坦梅兹、雷内肯普、艾齐纳哈。

克斯拉担任首都的治安负责人，因皇帝逃亡一事遭起诉，被处以申戒和减薪，而暂时消声匿迹，后来，随着处分解除，他终于在公众场合中露脸了。帝国军的全宇宙舰队已进入第一级出动准备状态，只待罗严克拉姆元帅发号施令，二十四小时之内，十五万艘大大小小的庞大舰队，就能出现在奥丁的上空。

罗严克拉姆优美的修长身姿昂然上座，提督们同时行礼致意，此时，他那如狮鬃般的金发，闪耀着黄金般的光采。

“今日召集众卿于此，是想就以武力惩戒僭称自由行星同盟之叛徒一事，听听各位的意见。”

莱因哈特开场白后，语气淡然地发表重要宣言。

“我先谈谈自己的腹案！这次和以往直攻伊谢尔伦回廊的战略有所不同，也就是说，经由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土。费沙将放弃政治及军事上的中立立场，归属我方阵营。

半晌之后，会议室一阵无声的骚动，莱因哈特看看大家，举起一只手来做了个手势。

提督们的视线集中望向门口，他们的个性从各自的表情上流露无遗。

赫然出现在提督们眼前的是素有“猫”及“豹”之称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亲卫队长——姜塔·奇斯林上校身边的竟是费沙的事务官——尼古拉斯·博尔德克。

“他将协助我们。当然，并不是毫无条件的。”

再次对大伙介绍博尔德克之后，莱因哈特收住嘲讽的语气，补充说道。莱因哈特已和这个行事慎密的事务官签订密约了。合约内容是，博尔德克将无所不用其极，使帝国军得以通过费沙回廊，以从中图利，莱因哈特则必须遵照

博尔德克的要求，放逐现在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并支持博尔德克继承其王座。莱因哈特尚未公开此事，提督们已开始大加推测了。

“也就是说，他要出卖祖国喽?”

毕典菲尔特直截了当地说道，完全显露出自己对博尔德克的反感与防卫心态。事务官感觉到他的敌意，露出受挫的表情。

“所言甚是！我出卖的仅是费沙形式的独立，这种形式上的独立对费沙的存在，无实质的意义和利益。抛开无用的形式，费沙才能变成更为丰足的实体。”

“话倒说得挺漂亮的嘛！那么，出卖亲人、背叛朋友，也都有理由喽！”

“够了！毕典菲尔特。”

金发的帝国宰相冷静地制止这员猛将毒辣的舌锋。

“若是没有他的帮助，我军将难以过境费沙回廊。对于他的帮助，我方自应有所报酬，因此当以礼相待。更何况今日邀集众卿，是想听听各位的意见，罗严塔尔！你认为呢?”

“依下官之见，我不会无条件地相信才识丰富的费沙人。”

被指名询及的罗严塔尔还义正词严，但语气冷淡地陈述自己的主张。

“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土，万一他们突然改变主意，封锁回廊，我们将落入圈套，孤军无援！先不谈补给和通讯，我们连敌军的地理情形都不了解，这个风险未免太大了吧!?”

甫说毕，毕典菲尔特立刻反驳道：

“罗严塔尔一级上将的顾虑固然没错，但是，如果费沙胆敢使出这种卑鄙的手段，我们可以用武力立刻还以颜色，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啊！”

“您是说在费沙回廊调转军队回头?”

“是啊！费沙武力太弱，我们可以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

“当我们回过头来时，同盟若从背后挟击，怎么办？这样做对我们大大不利呀！虽然不致于酿成失败，但我们也不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啊！”

主张慎重论的军人，往往会为人讥评为胆小鬼，但帝国全军却没有人会如此指责罗严塔尔。毕典菲尔特尽管不满，终究静默下来，其他的提督也没有附和任何一方。莱因哈特开口说道：

“罗严塔尔说得有理，但就基本构想而言，我已决定通过费沙回廊，进攻同盟领土。若是仅仅设定伊谢尔伦回廊这条进攻路线，缩小了本身战略上的选择范围，不正重蹈了同盟军以官兵尸体铺装通往要塞道路的愚昧行径吗？通

过或不通过费沙回廊，是人类自身的决定，不是自宇宙开辟以来的法则。同盟军那班乌合之众要怎么想，就由他们去吧，我们没有义务和他们有共同的想法。通过费沙回廊这个方法将会使敌军大出意外，就这一点来看，已远胜其它策略了。”

环视在座的人，他清楚地表白自己的意思，接着说道：

“所以，首先就如一干人预期中一般，进兵伊谢尔伦回廊。兵员将比今年春天坎普和缪拉所动员的兵力更多，不过，我要事先声明，这是表面作战！”

莱因哈特白皙的双颊气色匀旺，只要事情非关战略或阴谋，但与战术有所牵连，这位年轻的天才便会流露出振奋昂扬的神态。

“当同盟将注意力集中伊谢尔伦时，我们发动主力，一举通过费沙回廊，进入同盟领土。杨威利人在伊谢尔伦，同盟军的其他兵力、其他将帅，都将不足为惧！”

“您说得没错，不过……”

疾风之狼歪歪头。

“问题是杨威利。我们必须考虑到，他有可能察觉我方主力军的动向，离开伊谢尔伦，远来迎击我军主力啊！”

“那时，我方可从背后攻击杨威利，让他成为民主国家殉教者！”

莱因哈特精神抖擞，语音抑扬顿挫，大多数的提督都点头表示赞同，唯有奥贝斯坦一语不发地盯视宇宙，罗严塔尔开口说道：

“结局会如此圆满吗？”

面对这位年轻貌美的独裁者而言，这种说法未免过于大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视线在两人的脸上，快速的交替着。一反过去的豁达明朗，他的动作显得忧虑而紧张，不过，似乎没有人发现他的神色有异。

“我会让这场仗顺利打下去的！”

不知是否意识使然，莱因哈特温和的语气取代了罗严塔尔的话，秀丽的嘴角浮现水晶柔光一般的微笑。从过去到现在，即使是对莱因哈特怀有敌意、否定其才的人，也无法抗拒这样美丽的微笑。

“……希望如此！”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也微笑答道。米达麦亚绷紧的神经松懈下来。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死后不久，罗严塔尔曾在话间透露对于莱因哈特的不信任感，令在场的米达麦亚大为吃惊。后来，虽然他表示那些话是酒后乱语，而米达麦亚也能够谅解，但米达麦亚的心中，却不禁回荡着一股莫名的不安。罗严塔尔

厌恶在心中存有芥蒂,他更厌恶让别人知道这一点。罗严塔尔总喜欢在适当的时机和场合下,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知作战名称是什么?”

问话的人是缪拉,他面对着莱因哈特俊美的脸庞,发出会心的笑容,莱因哈特用手拨拨前额如金丝一般的头发,语调轻妙如乐音地答道:

“……作战之名是‘诸神的黄昏’。”

“诸神的黄昏!”

提督们沉吟般地窃窃私语着,一股难以言喻的颤栗感穿过听觉,直透精神的深处摇撼着。连身经百战的猛将们,也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眼前浮现一幅幻象——燃烧殆尽的恒星,以及与其休戚与共的行星文明之余光。

除此而外,提督们再也想不出来有哪些名字更适合此次作战。不!他们甚至觉得,由于这个命名,作战的成功已是指日可待的了。当然,这只是瞬间的错觉,在沙场上几经出生入死的男儿们,深知横在前面的路途将会艰困无比,神色间因而立时变为严肃,但不可否认的,身为乱世的武人,听到这句话,难免再度挑动起他们的霸气和锐气。

提督们相继扬声要求主君,让自己参加此一壮大的作战行动。因为令武人最高兴者,莫过于在战术上取得优势之前,先踏出战略胜利的第一步;历史长达二世纪半的自由行星同盟,谁能为其末章划上句点,谁便能名垂千古。

Ⅲ

提督们和博尔德克退出之后,只剩总参谋长——奥贝斯坦一级上将一人,他针对下次会议所要讨论的细节,加以确认。

“对于博尔德克这种人,不能抱有过高的期望啊,宰相阁下!”

莱因哈特扬扬姣好的双眉。

“可是,博尔德克至少比黑狐狸——鲁宾斯基,容易应付多了!”

“您说得不错!不过,有另一个问题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关于博尔德克是否可以驾驶费沙之事,他虽不至无能,但也仅止于辅佐的能力而已,充其量不过是藉黑狐之威横行一时的过街鼠辈罢了!”

“你的意思是说,他没有立于万人之上的器量?”

“器量太大也不行,我是指他如果连敉平己方阵营中不平份子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只会扯我军后腿了!”

莱因哈特对于总参谋长的悲观论调,付之一笑。

“我也希望他就只有这种能力就好了！试想,如果他没有能力的话,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势必会疯狂镇压反对派,如此一来,举世的憎恶和反感将集于他一人身上,届时,我只要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了断他,如同处理掉一件旧道具一般,岂不事半功倍？而且这样做,绝对不会引起反对声浪的!”

“……原来如此,阁下已有如此打算了。”

义眼的总参谋长,此时毫不掩饰地表露赞佩之慨。

“失礼了,我也再无其他顾虑了,您就请依照您的意思行事吧!”

对于奥贝斯坦的满腔赞佩,貌美的帝国元帅毫不引以为意,他进一步的思索着。

“或许在征服自由行星同盟时,也可以使用这一招,你认为呢？总参谋长!”

“您说得极是!”

奥贝斯坦点点头。

“有新帝国的权威和武力为后盾觊觎旧同盟领总督之位者,必大有人在!建议您应尽早排出人选来。”

对于总谋长的这番话,莱因哈特默不作答,只轻轻地领首示意,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一个人的影像。

——那就是杨威利。同盟军智慧最高的年轻大将。年经轻轻便建立卓然功勋的军人,其功绩和才能往往容易招致小人嫉恨,尽管他不在意目前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但当酬以新帝国总督之位时,他还能对那个民主国家保持高度的忠诚,而丝毫不为所动吗？这是最耐人寻味再三之处。

自己的命运绝不可任人摆布,应该支配他人的命运——自从年少时代,自己最钟爱的一切被剥夺了之后,莱因哈特便一直这么认为。直到现在,这种想法也未曾改变过。

但是,莱因哈特却仍无法无条件地使这种事情正当化,他一心放逐帝国的旧体制派和自由行星同盟,并将所有权力掌握自己手中,其所持的理由有很多。

即将诞生的罗严克拉姆王朝,不能只自满于为宇宙带来统一与和平,罗严克拉姆王朝的治世,应该比帝国旧体制派时代更公正,比自由行星同盟更有效率。至少,不能将大军交给只会炫耀血统与家世的大贵族公子哥儿,也不能将权力交给光会以强辩和利诱,愚弄人民的煽动政治家!

而对于杨威利这样的男子，应该提供足以使其充份发挥才能的环境，只是，不管聚集多少个才智丰沛的人才，也无法弥补去年失去红发挚友的缺憾，这一点，莱因哈特非常清楚。

希尔德，也就是希尔格尔·冯·玛林道夫，对于莱因哈特的战略，尤其是政治策略仍有不明白之处，因而两人私下研商。

"我们和自由行星同盟之间，没有和平共存之道，不是吗?"

这不是疑问，更不是想加以确定，希尔德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对方的回答也不出所料：

"是的，是他们关闭了这条通道的。"

莱因哈特应道，或许对于自己这种过于冷淡的否定语气，有点过意不去，他再追述事态似的补充道：

"要是他们真是一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那么，他们对于皇帝的年龄这种感伤层面的价值便不会予以认同了！假如他们将皇帝和诱拐犯一并遣返，就目前而言，我并不会在外交和军事上，动用对他们不利的策略。是他们自己签下死刑执行书的。"

莱因哈特认为，当权力为二流以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所垄断之时，也必是亡国之兆显现之时。在历史洪流里，有必然的要素，也有偶然的要素，不论是高登巴姆王朝抑或自由行星同盟，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种下今日"气数将尽"的恶困。就在此时，他——莱因哈特出现了，这种想法应该不过份吧？只是，莱因哈特无法忍受自己是历史上的一个道具的想法，他要按照出自于己身的意愿，消灭高登巴姆王朝和自由行星同盟，将人类从五世纪前的怪物——鲁道夫的顽强符咒中解放出来。但是，即使如此……。

"玛林道夫小姐……"

"你认为我的手段毒辣吗?"

希尔德一时间无以为对，而注视着伯爵之女的冰蓝色眼睛却是一派认真。

"如果我说不会，阁下会很高兴吧?"

犹疑了一下才回答，希尔德当然知道，这并不是莱因哈特想听到的答案。年轻的公爵，端整秀丽的脸上出现一抹苦笑。

"非常感谢你，玛林道夫小姐。真的！即使我赶到山庄，也碰不到姐姐的。有你在旁相劝，姐姐才肯答应接受护卫。"

看到眼前这位少年沉缅往怀，流露出率真感情，希尔德不禁觉得，他和那

个霸气的莱因哈特简直判若两人。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他呢？——这个问题似乎问得有点幼稚,不应该这么问。只是,希尔德脑海闪过一个念头——哪一个他才是他自己所喜欢的?

“就算姐姐不高兴,我也不能再走回头路了。如果我退出征霸世界之路,又有谁能够统一宇宙,恢复秩序呢？难道要把人类的未来交给逆料难卜的自由行星同盟,或执迷旧体制的反动份子?”

这种语气似乎是想让别人明了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出自正当的目的,莱因哈特想到这一点,立刻感到一阵嫌恶。他那冰蓝色的瞳眸,泛射出锐利而强烈的光芒,再度恢复了支配二五0亿人民的独裁者神情。

“明天宣布废立皇帝!”

莱因哈特扬声令道。

七岁的皇帝——艾尔威·由谢夫二世,被剥夺帝位,贝克尼兹子爵女儿——诞生甫八个月的卡洛琳,继位为女皇。她是高登巴姆王朝历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皇帝,可能也是最后一位皇帝了。

莱因哈特可以想像,当旧体制派的残党获知他立一个婴儿继任帝位时,那种愤怒和憎恶已极的情景。“那么金发小子胡作妄为不说,竟还冒渎权威和传统!”这类的攻讦将交相而至,甚至有可能再度燃起报复的火苗,然而,他们口口声强调的“权威”或“传统”,实由无异于五世纪前鲁道夫·冯·高登巴姆所架构的空中楼阁。

当支撑楼阁的两大支柱——权力和暴力消失时,楼阁自然也将瓦解了。对于旧体制派所抱持的错觉,莱因哈特一来感到不解,一来又觉可悲。

Ⅳ

海德里希·朗格终于在半年前跻身官界要阶,担任内务省社会秩序维护局的局长,专事检举政治犯、思想犯、国事犯,监视并箍制言论活动,进而干涉教育及艺术界,或为帝政内部权威专制主义的支柱,企图掌握强大的权力,扩充权限,甚至极有可能跻身内务尚书。

在罗严克拉姆公爵新体制确立期间,朗格以旧势力派之身,却能幸免一死,理由有一。其一,他在政治警察的领导人方面确有才能,不但精于情报收集能力,甚至握有许多贵族的相关情报。其二,这个田子具有职业专家的意识和忠诚,自过去的主人([饲主]——这是米达麦亚等人的充满嫌恶的叫法),也

就是那些大贵族们没落之后，他便自然而然地表示了侍奉新主人的意图。

莱因哈特废除社会秩序维护局，朗格固然大失所望，但对本身能力信心十足的他，却仍决意坚忍到底，等待太阳再度出现，旭除阴霾。

他的耐力终究使他得到回报，而且这份回报比他预期中的来得更早。那些把厌恶视为本身任务之一的宪兵们，将他从软禁的官舍中放出来，并带他至奥贝斯坦一级上将的办公室。

朗格实在太幸运了，因为在奥贝斯坦严密周延调查下，仍然找不到他滥用职权、中饱私囊的证据。在旧体制时代的重要人物当中，他以特异独行而闻名，私下行为没有弱点，对于这一点，门阀贵族们视他为古怪的人，他也因而上一层神秘色彩，令人难以捉摸。由于他忠于职守，勤奋有加，因此，不免被冠上“猎犬”的对号。

看着他的奥贝斯坦是否在压抑内心那极为缺乏的幽默感，就令人无法下断言了。乍看外表，实在看不出来海德里希·朗格是一个能力与功绩兼备的男子。未及四十岁，褐色的头发已褪去昔日的光采，勉强地附在两耳旁。在黑色的眼珠又大又灵活，转不溜丢；嘴唇又红又厚，但嘴形却很小；个子不高，头倒是很大，全身肌肉发达，连在外怪乎的皮肤也红润而富有光泽。

海德里希·朗格给人的视觉印象，有如刚喂饱母奶的健康婴儿，却具有健全思想冷峻、阴沉的外表，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难以接受他那种形象的原因。

而更令人觉得不搭调的是——他的声音。这样一个男子，发出的声音该是“犹如小孩那般尖锐”，具有一般想像力的人都会先有这种心理准备吧。但是，事实上，自朗格口里发出的声音，是一种极端庄重沉稳的低音，听起来恍似古代的宗教指导者，在信徒们的面前，对着天上唯一的神祈颂一般。听到儿般声音而笑不出来的人，以及有所准备的人，面对此一事实时，所承受打击与震撼也愈大。所以朗格的容貌和声音，反而成为他视破对方意图、为自己保留从容空间的询问利器。

然而，现在站在朗格眼前的，是装着电脑义眼、投射出无机视线的男子，而且，这名男子还具有向帝国宰相罗严克拉姆公爵报告是否值得饶命的权力。

“总参谋长，我的看法是无论披上何种外衣，真实的政治只有一种！”

“哦？是哪一种？”

“由少数支配多数！”

朗格的声音听来宛如在向神陈述真理和事实，只可惜没有管风琴的伴奏。不过，此时此地的奥贝斯坦，掌握他的生杀予夺大权，光凭这一点，奥贝斯坦对

于朗格而言,实无异于神了,因此,他在表明自己的诚心之时,也不敢过于放肆。

"民主共和制主张在自由意志之下,由多数人支配,关于这一点,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把全体当作一00,超过其中的五十一,能主张以多数支配.但是,当多数派分裂为若干团体时,在五十一当中,有二十六以上就可以支配全体的一00。当然,这只是一个样式化、单纯化的例子,不过,主张以多数派支配的共和体制主义何其空洞,聪明如阁下,不用我说,也应该知道的!"

奥贝斯坦无视于郎格有意无意的恭维,他和主君莱因哈特一样,都不喜欢他人奉承阿谀,关于此点,连讨厌他的人都知道。虽然被泼了一盆冷水,郎格并不引以为意,继续说道:

"真实的政治既是由少数支配多数,那么我认为,为使政治得以安定,绝对不能没有像我这样的人。"

"你是指秘密警察?"

"我指的是治安维护体 管理者!"

他的措词略经巧妙地修饰,但奥贝斯坦完全无视于对方的自我主张。

"对于权位者而言,秘密警察或许是非常方便的工具,但其存在往往是众所憎恨的对象。由于你担任社会秩序维护局的负责人,因此,前一阵子维护局解散时,也有许多人要求处罚你。就像开明的卡尔·布拉格一样。"

"布拉格氏的事有待商权,而我一心只对朝廷效忠,从未曾行使职务权限,达到追求个人私欲之目的,如果,我因为我的忠诚而遭受处罚,对罗严克拉姆公爵来说,绝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

善意忠告的外衣下,隐藏着威胁的甲胄。一味追问他过去的罪行,或者该说一味追究社会秩序维护局的过往种种,在此同时自己也得三思,不是吗?

"罗严克拉姆公爵本人似乎也并不十分欢迎这种人……"

"若罗严克拉姆公爵堪称典型的武人,自然应该具有挥汗战场征服宇宙的气概!但是,有时候一句流言可以胜过一万艘大队,未雨绸缪的防足以匹敌强大攻势。我希望罗严克拉姆公爵及总参谋长阁下能明察秋毫,并从宽处置。"

"我倒是免了,至于罗严克拉姆公爵,你打算用什么来报答他的宽宏大量呢?这才是重点所在!"

"这是当然的!我今付出绝对忠诚,奉献所能,竭尽绵薄之力!"

"说得好!不过社会秩序维护局已经解散,没有理由再次复活。为了不落

人口实，避免被评为开明政策在开倒车，必须考虑换个名堂做点改变。”

听到这番话，郎格稚气红润的脸上，发显出光泽，他以充满挽救的低分贝音显得意洋洋地补充道：

“既是如此，让我来想想好了！”

不识时务的歌手发表了宣言：

“国内安全保障局——怎么样？这个名称，听起来是不是不同凡响？”义眼的总参谋长只是点了点头，看来似乎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

“旧酒装新瓶！”

“我会让酒也完全变新的！”

“好吧，那你就好好干吧！”

……就这样，从旧体制的社会序维护局局长，到新体制的国内安全保障局局长，朗格自己涂上了不同的颜色。

“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即将发动，帝国军的最高干部他已暗中开始作业，但是与费沙合作之事，仍使罗严塔尔感到惶惶不安，他最亲近的战友再次注意到这点：

“阁下真是杞人忧天！”

米达麦亚露出笑容，取笑他道。

不过，毕竟对方不是单纯的小姑娘，而是费沙的老狐狸啊！对他们心存怀疑也是人之常情。米达麦亚曾经想到一个方法——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取得军事胜利，使费沙没有设计陷阱的余地。但是万一失败的话，就会成为罗严塔尔所说的“孤军”了。

“那么一来，必须在当地调度官兵们糊口的食粮；一旦作战成功，也免不了会惹来“掠夺者”的污名啊！”

米达麦亚自己愈想愈不痛快，未来的远景真是缺少明快感啊！

“如果是‘征服者’，被人讨厌还无所谓；是‘掠夺者’，还遭人瞧不起的话，可不是一件教人愉快的事啊！”

“话说回来，也要有掠夺物质才行啊！对方若像我们前年一样地采用焦土战术，可就惨了！还记得那时同盟军有多狼狈凄惨吧！？”

无论使用何其美丽的辞句来宣传自己正义，只要亲眼目睹军队掠夺的事实，民众绝对不会支持征服者。为达目的，一时的破坏，或许还能得到宽容，但若欲使征服发展为永久的统治，那么在一开始就招致民众反感，将会大大不利。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们再怎么说也没有,罗严塔尔已经决定了呀!”

奈特哈尔·缪拉客气地暗示他俩不必再费心思了,米达麦亚和罗严克拉姆公爵因而点头示意,就此收住这场没有结论的讨论,话题带到实务的工作上。但其同时,罗严克拉姆公爵却从缪拉的话,触通一种想法。

“遵照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决定,是吗? ……”

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在心中暗忖道。在内政方面,金发的年轻帝国宰相,正义之名流传四方,至少,和门阀贵族们的旧体制相较之下,莱因哈特的支配是公正多了。将来他对敌国的百姓,也会维持这份公正吗?

罗严克拉姆公爵野心勃勃,只要占据一个阶梯,就不会放过下一个阶梯,颇具乱世枭雄的野心。打倒上级,取代他的地位,这份野心约自一年前开始,便已在他内心深处回荡不止。然而,这并不是痴心妄想。假使一直没有机会,而且事实也证明莱因哈特的力量和运气,的确在罗严塔尔之上,那么,他才会断然放弃追求至高宝座的企图。但前提是莱因哈特必须能证明他自己才是唯一足以称霸的人。

如果他没有及时证明自己的能力,届时……。

V

帝国军大规模出动之日迫在眉睫,这项情报已透过各类管道传至费沙,但大多数人的反应淡然,过去,他们还会以一副局外人的口吻嚷道:“哎呀! 又来了!”现在,他们连嚷都懒得嚷了。连精明狡猾的费沙商人,也早已习惯一世纪多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他们深信,昨天的时钟,明天照样可以用。在愚笨的杀戮空隙中,再度囤积财富——他们胸有成竹的算计着,并寄望在各种领域里——投资、金融、流通、生产等等——大显身手,一较高低,至于竞技场外,游戏规则一变再变,无一定时,部分人类在其中盲行蠢动,这就非他们所可想像得到的。

在他们的观念中,和平繁荣的海洋之子——费沙回廊,绝对不会葬送在银河帝国的大军队手上,特立独行的费沙商人,也不会成为无形牢笼的囚虏。的确,在过去,此类计谋曾策划多次,但每次都化为泡影,不断排除的结果,才有今日的费沙不是吗? 这次,自治领主的政府也能够摆平一切吧! 只有这样的政府,才值得从所得中抽取税金。自己只要专心自己的工作——劳动、谋生——就好了,这是费沙一般市民的想法。

不过，现在的自治领主对市民们是不是还保有无私的忠诚，就很难说了。不！应该说，自第一代的雷欧波特·拉姆以来，历代的自治领主便一直为一个问题所苦，那就是——应该对费沙的市民或地球的人民效忠？直到现在的安德鲁安·鲁宾斯基，终于解决了这个烦恼——因为鲁宾斯基的心是放在第三个方向上，也就是他自己。

"只就硬体而言，伊谢尔伦已有易守难攻的优点，而且，那里还有一位同盟军的最高智将，应该可以放心才对啊！对那些平庸的政客们而言是如此。"

鲁宾斯基对鲁伯特·凯撒林克谈同盟的状况。

"不过，这种安心的感觉，却使同盟首脑部失去健全的判断能力，并做了最坏的选择。过去的成功造成现在的错误判断，同时也剥夺了他们本身的未来，这可以说是最好的前车之鉴啊！"

这个教训对谁最有益呢？——鲁伯特·凯撒林克在冷笑中忖度着.假使自治领主自以为可以置身事外，那么，他将成为世人笑柄。此时正是他那鲜为人知的儿子，为其父亲奋力掘墓的最佳时机，不过，此刻正忙着掘墓的人，似乎不只他一个人。

"我对博尔德克副官的动静，愈来愈有兴趣了！"

鲁伯特·凯撒林克的声音充满有毒的针刺，值此时际，是没有必要刻意隐藏恶意的。在鲁伯特看来，博尔德克犹如一个丑角，正挥动着自己几乎不胜负荷的镐锄，在挖掘坟墓，想办法让父亲看到此一情景，可能的话，把他们两个一并推落这个墓穴。

"博尔德克这家伙，太早现出王牌了，让罗严克拉姆公爵得到乘势反击的机会，真是立功心切。"

"没想到他是那么无能的男子！"

他的言外之意是在指责重用无能者的自治领主，但鲁宾斯基却不为所动。

"是罗严克拉姆公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博尔德克办事认真勤劳，这次失败只能说是无缘，可是，他连最后的阶段也搞砸了！"

"怎么处置呢？"

青年一副恶魔般的口吻问道，对方并没有回答。鲁宾斯基、鲁伯特·凯撒林克、博尔德克，三者的思想超越了空间，卷成漩涡，纠结难分。

其中，谁是最恶的失信者呢？实在很难下定论。他们三个人对于"以理想的代价出卖其他两人"一事，在良心上都不会有半点罪恶感，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不过，出卖费沙并非全然不会遭到抵抗。就算计上说来，费沙的财富、

活力和战略位置,是他们发展未来的保障。掌握这个关键之后,就可以袖手旁观银河帝国宰相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及地球教总大主教之间所展开的角力游戏。舍不得出卖是理所当然的。鲁宾斯基话锋一转:

"……对了!最近,那个叫尤里安·敏兹的少尉,已经到同盟的事务官事务所赴任了吧!"

"他好像是杨威利提督最疼爱的儿子,不晓得是怎么个疼爱法!"

鲁伯特冷笑成癖,比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管如何,才十六岁的黄毛小子,成不了气候的。"

"十六岁时,罗严克拉姆公爵就已经建立功勋,晋身少校阶级了。尤里安·敏兹的步伐,只比他慢了一些而已啊!"

"还不是受养父的提拔!"

"不过,他的确建立了不少功绩,我可不想犯下将虎子看成猫的错误哩!"

鲁伯特·凯撒林克点头表示同意。反顾自己十六岁时,不也已经决定排挤亲生父亲,窥夺他的地位和权力了吗?而且还不时勉励自己,要凭实力把父亲不给、不传的一切给夺回来,不是吗?古代的圣贤曾经说过:"才能是由点而扩张成面的。"只要有了开头,就可不断扩大成长。野心和欲望也是如此。这样,鲁宾斯基由其中一点开始用心也不算过份了,但他对自己也不禁会产生怀疑吧?

鲁伯特·凯撒林克以冷峻的视线利刃射向父亲宽大的脸庞,然后立刻移开。鲁宾斯基是他的父亲,也是权力者,两者之中都足以令人憎恶,然而,鲁宾斯基却同时扮演了两者的角色。

第七章　驻在武官敏兹少尉

I

尤里安·敏兹正做着无限甜美的梦，梦中的他，置身的他，置身于晦暗的光影之中，有数不清的花瓣正跳着波下卡舞……。

他在想，等起床后要做个淋浴，刷完牙后就准备吃的，他要泡红茶加牛奶和切了三片黑麦面包的土司各两份。土司上面要涂奶油，加上少量的香菜和柠檬汁。拉下来再加点熏肉和苹果奶油派，真不错。还有新鲜的沙拉和简单的鸡蛋料理。昨天吃的是煎蛋，今天就做炒蛋加牛奶吧……！

最后，幻想的泡沫消失了，把他拉回“现实”的环境中。他上下左右地环视着，发现已经天亮了，室内的家具设备都清楚起来。枕头边的钟指着六点三十分。尤里安觉得混身不习惯，因为以往在这个时候，他都还可以再多睡一个小时的，可是今天……。

“提督，七点罗！七点。起床了！早餐都准备好了！”

“拜托！再睡五分钟、不！再四分三十秒也好！再四分十五秒……”

“不能再赖床了！身为司令官的人却睡懒觉，怎么当部下们的楷模呢？”

“就算没有司令官，士兵们也一样长大啊！……”

“敌人都攻来了！如果你赖在床上被敌人奇袭成功的话，后世的历史家们都要笑你是个笨蛋了！”

“敌人还在睡呢！后世的历史家们也还没出生。我还是在梦里寻找和平……”

“提督！”

四年前，当这位“提督”还是“上尉”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常常有这种情况发生，杨赖床和尤里安硬拖着他起床的次数，前前后后也不下一千次了。关于起

床这一点，杨威利可以说是一点进步也没有。

尤里安在床上坐起身来，夸张地伸了一次懒腰。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就是，如果是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那就没必要准备早餐了。他一面想着身为一名军官该如何安排生活，一面跳下床来。

尤里安一边淋浴，一边紧缩自己年轻的皮肤及富有弹性的肌肉。洗完了澡后，穿上制服，照镜子小心谨慎地戴正帽子，等到这一切该做的准备都做好了之后，距离七点却还有一点时间。杨甚至说，如果军官起得早，就会让士官和士兵们为难！其实这话倒也有它的道理存在。目前，连距离到达费沙以前的四个小时内的船上最后餐点，都还没有安排妥当。

尤里安待在同盟首都海尼森的日子只剩三天了。在这段时间里面，他忙于在政府和军部中枢间奔波，他明白有人要恶意刁难他，同时，他也悔悟到自己已陷入这个封闭的权力社会中无法挣脱。当然，如果和杨所面临的比较起来的话，那只是小巫见大巫，但是他知道，若是得到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荣誉时，旁人一定会将之视为肉中钉一般，不会给他好气受的。

设于国防委员会下的有统合作战本部、后方勤务本部、技术科学本部，及其他的部、局等。目前的防卫、查阅、经理、情报、人事、装备、教育、设施、卫生、通信、战略等各部分的部长，若是现役军人的话，不是上将就是中将等高级士官。杨的副官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的父亲——德怀特·格林希尔故上将就是前任的查阅部长。若想接任费沙驻在武官这个职位，非去见人事部长里巴莫尔中将不可，因为即使自己只是一名少尉，但任免驻在武官的事还是由人事部长直接掌管的。

尤里安事先虽然已先和人事部长约了时间会面，但对方还是以有要事在处理为由，硬是要他等了两个小时。尤里安知道他是故意要他等的，这根本是毫无疑问的事，而他心中却还想着其它许多事情，使自己静不下心来。杨一定很惦记自己这次的会谈。他在想，权力社会中的现实处境常会剥夺人的精神活力，使得其单纯的忠诚心逐渐萎缩。……当他正想到这些事情时，有一位副官终于喊了他的名字，把他请进中将的办公室内。

尤里安待在室内的时间只占了他待在室外时间的五十分之一。中将只是和他形式上打了一声招呼，然后将任职书及阶级章交在他手中，尤里安向他敬了礼之后就走出去了，如此而已。

接着是访问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尤里安觉得刚刚好像置身于下水道的遂道当中，而现在去拜访比克古就好像走到绿野仙踪一般。他把杨

的亲笔信交给老提督之后,觉得责任已了,放心许多。他和杨以及菲列特利加一样,很喜欢这位老提督,觉得能见见他心里也很高兴。以前来见比克古时,他不论是否是在工作中,都不会让尤里安等太久,这次却完全记不起了他来了似的,尤里安在想,搞不好是被杨的坏习惯所影响的也说不定。

老提督终于出现了,他兴奋地欢迎尤里安。

"喂!把背挺直,一年半不见,你长高不少啊!"

"司令长官身体也很好呀,真是令人高兴。"

"算了罢!我是越来越接近地狱之门了!总有一天,我将会到那里去,看见鲁道夫皇帝被丢在热腾腾的锅中煎熬的样子,到时候我会很高兴的。对了!人事部的里巴莫尔中将有对你说些什么话吗?"

"没有,他什么也没说。连一些不正式的客套话都没说!"

"是这样吗?"

比克古笑着说:

里巴莫尔中将是属于百分之七十左右的政府主流派特留尼西特派的人,或许他虽想在他心目中留下好印象,但终究不愿去讨你这位十六岁少年的欢心,所以没有说刻薄或不成熟的话。但除了公务本身外,没有说其它的废话,这是保持他基本的矜持。

尤里安听了觉得纳闷。

"他想博取我的欢心?为什么博取我的欢心就能使特留尼西特议长对他留下好印象?"

尤里安那双黑棕色的眸子露出些微淘气的眼神。

"我是杨威利派的,可不是特留尼西特派的啊!……"

"告诉你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哪!你这次的人事调派,是由国防委员长亲自下的命令。而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可以说是特留尼西特议长的第三只手,表面上,大家都觉得你可能很受议长的喜爱。"

"这么复杂!"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但不必那么大声地说出来。这是我和杨提督的缺点,你可不要学啊!"

老提督高兴地笑着,那种表情好像看到自己的孩子一样。接着,他告诉尤里安有关特留尼西特派对于军方人事上的想法和计划。基本上,不只是特留尼西特派,也不只是自由行星同盟而已,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历代主政者最在意的,一直是那些远离首都的地方部队问题。这些部队的司令官常因为中央政

府鞭长莫及而将军队私有化、军阀化,不愿接受政府控制。这种情况往往成为主政者心中永远的恶梦。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中央政府于是使用他握有的最有力的武器——人事权,经常性地调动部队的首要成员。当然,这种调动也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以不破坏其对外的战斗力为前提。

"这么说,我这次的调动也是这种计划中的一环罗!"

"嗯,可以这么说。"

比克古得意洋洋的样子。

"不过,杨提督身边最该被调走的,应该是梅尔卡兹提督啊! 不是吗?"

老提督听了这句话相当高兴,因为他觉得尤里安的问题显示他的战术概念在水准以上。

"不错,刚开始时是这样。"

比克古接着说,中央政府今后的政策,可能是连条件都不谈,就会把卡介伦和先寇布等杨身边的副官们一个个调走。

"可是,这样做又算什么呢? 只不过是会把杨提督的实力削弱,相对的强化帝国军的力量罢了!"

对于这种不明事理,只一味地在派阀斗争中处理事情的愚蠢弄权者,尤里安真是感到相当生气。权力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一种容易使人丧失心智的东西,许多人为了安稳地握住它,视野都变得窄短,心思也变得自私起来。

比克古打开杨的亲笔信,一面不断地点头一面读下去。就纯军事理论而言,帝国军会通过费沙回廊的可能性,是有必要详加研究的。可是,由于长期的安定,人人都已渐渐失去了危机意识,要想一些危机对策根本就不受人重视。而早先以同盟和帝国皆势均力敌为前提,所订出的战力和军需生产力的方案,如今已经因为局势的变化而不再有其存在的价值了。

比克古把杨的亲笔信摘要式地告诉尤里安。

"杨提督的提案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事先防范帝国军通过费沙回廊入侵同盟领域,费沙的人民在得知消息后,必起而抵抗帝国。"

具体的说,第一,可藉助费沙人有组织地罢工行动,达到社会及经济体系衰弱的目的。第二,可将民间商船全数列于费沙回廊之中,堵住航路,阻止帝国军的进攻。

"这样好吗""

"杨提督写着,不管进行得怎样都没关系。如果必须的话,就算拿费沙人民来当同盟的盾牌,挡在帝国军的前面,也比在战场上发生杀戮行为好得多。"

“……”

“费沙人民一旦有这样勇敢的行为出现，他们那种独立不羁的精神，一定会唤起他们不屈服于其他国家军事力的精神。不过，话虽如此，如果要等到帝国军真正进驻费沙时再反抗的话，就不会那么有效果了。”

杨亲笔写着：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费沙国内传播一些流言。流言的内容是——费沙自治领政府和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爵私下交易，要把费沙的国土和市民及自治权都出卖给帝国。其证据就是，最近帝国军进驻费沙，费沙回廊将提供给帝国做为进攻同盟的路线。要防止这件事的发生，就必须打倒现在的政权，建立一个严守中立立场的新政权……。如果这样的流言在费沙境内流传开的话，帝国军想要进驻费沙就没那么容易了。若他们硬要强行进占，一定会激怒人民，进而挺身反抗，就算帝国军最后还是进驻成功，对于同盟而言，也能争取到一些缓卫时间，同时也可能结交到一些反帝国的朋友们。当然，这种挑拨邻国的行为多少会受到别人道义的谴责的……。

比克古摇了摇他那头花白的头发。

“杨提督对于未来将会发生的事看得真透彻，可惜没有人支持他。当然，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个人也碍于权限，没办法再做更有建设性的事。”

“这是因为制度的关系吧！”

尤里安问的话使人觉得他胆子不小，老提督听了，眉头都皱了起来。

“制度？……”

他叹了口气。

“我本身是很讨厌现行的制度的。我们一直夸耀自己是民主共和国的一名军人。自从我在你这个年龄时当上二等兵以来，到现在一直……”

比克古这半世纪以来一直陪伴着民主主义渡过其逐渐变质、衰弱的命运。他觉得理想好像是包着毒药的糖衣，而现实就像癌细胞一样，慢慢地腐蚀其内在。

“我认为民主共和国限制军人的权限是对的。军人不应该扩充其在战场以外的权限。还有，军队应该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管束，使之国家化，这样才能健全民主政治。”

老提督再一次强调他自己的价值观。

“民主主义本身的制度并没有错。问题是其制度不能偏离本身的精神。目前，我们的制度就是已经偏离原来的精神，走歪了！也不知到何时才能……”

尤里安默默地感受着老提督沉痛的心情。除了这样，他也没办法做其它的补救。他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没有什么力量，他知道自己目前还不成气候。

尤里安向比克古告别之后，马上又前往“银河帝国正统政府”大楼。他想再次和被迫出任亡命政权的军务尚书梅尔卡兹打打招呼。这栋“正统政府”大楼往年曾是亡命贵族们时常聚会的热闹地方，如今盛况不在。尤里安并不知道梅尔卡兹在何处，却意外地在大门前碰见副官舒奈德。

“那些穿着燕尾服的衣冠禽兽真是乱七八糟。一个失去国民的政府和失去士兵的军队也想去跟别人争地位、争称号。幕僚人员加起来要是有六、七个就要谢天谢地了。尤里安，你若也加入正统政府的帝国军的话，至少可当个少尉。”

尤里安不禁要怀疑，舒奈德讲话这么尖酸刻薄到底是天生的呢？还是在伊谢尔伦生活将近一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结果？

“梅尔卡兹提督想必很忙吧？”

舒奈德絮絮叨叨地说，“正统政府”封梅尔卡兹为帝国元帅。但他是一个没有半个兵可指挥的元帅，所以正急于向同盟政府筹措资金及旧式的军舰，以亡命者为对象募集士兵，编组军队。

“他想集结兵力对抗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这样的政战略天才。志气蛮大的、精神也很可喜，我想他的精神真的是很伟大，一点都不嫌麻烦！”

舒奈德知道梅尔卡兹“晋升”为元帅，那自己一定也会升为中尉，可是他一点也不高兴。

“……唉！现在唯一有可能打赢对方的想法就是，因为罗严克拉姆公爵是个天才，而历史上，天才败给凡人的例子并不少，我们只好等待奇迹出现了。否则，无论如何胜利是绝不可能的。”

他的想法总是相当悲观。如果他对梅尔卡兹说这些的话，以梅尔卡兹的立场一定相当难堪，而他又找不到其对象可以说出这番话。刚好尤里安可以了解他这些牢骚话，因为他知道舒奈德对梅尔卡兹是忠诚的，所以听了也不会不高兴。尤里安得知梅尔卡兹目前的情形，不禁对他同情起来。如果杨今天的处境也和梅尔卡兹的一样的话，他绝对不会对他感到灰心，不抱希望的。不管发生什么事，尤里安一定会站在杨这一边。

最后，尤里安请舒奈德代他向梅尔卡兹问好，并且告诉他，他即将离开首都海尼森，目前无法和他再碰面了。

Ⅱ

当宇宙船逐渐靠近陆地时，行星费沙的微妙色彩变化，照耀了人们兴奋的眼睛。他们背后的宇宙一片黑暗，点点银色的光胡乱飞舞着，而前面的行星却有如音乐般明蝉地闪烁着，好像一首小曲随着明暗奏出动听的乐章。

尤里安·敏兹隔着窗户远眺眼前的行星，其光线的变化印在眼帘，使他想起菲列特利加·格林希尔上尉，这位大他八岁，但又比杨威利还小几岁的女性。一想到菲列特利加就让他联想到杨，这是一种很微妙但却很清晰的一种想法。尤里安脑海中又浮现出自己在出发前往费沙前，和她的一段谈话。在对话中菲列特利加告诉他，和杨邂逅艾尔·法西尔星域的事。

“杨提督当时还是个中尉，戴着一顶黑色鸭舌帽，感觉好像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

当时这位初出道的年轻军官并没什么值得人尊敬的理由，所以艾尔·法西尔的居民们根本就看不起他，菲列特利加感到相当义愤，好像只有自己才能帮忙这位无助的青年军官似的。

“我那时仔细地观察他。像他那样无助、孤独的人，睡觉时军服也不脱就倒在沙发上，早上起来不洗脸，一句话也不说就吃着没有涂奶油的上司的男人，如果不是我去喜欢的话，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喜欢他了……”

菲列特利加笑了，她笑得并不单纯。如今，在经过了十年岁月以后的她。已经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她的笑容。

“我并不是喜欢英雄或名将。或许，我有先见之明，能慧眼识英雄吧！”

一定是这样！尤里安回答她，即便这种回答菲列特利加未必同意。尽管如此，十年的岁月已过去了，杨在她心目中的印象有发生过变化吗？

“不，杨威利没有变，变的是他周围的环境，他本人一点也没变。”

当杨还是中尉时，他看来就像初出道的中尉。现在他被人称呼为提督，他看起来还是像个初出茅庐的提督，以后，当他升为元帅时，他一定还是像个初出道的元帅吧！——不管像这样的表现是否贴切，也不论他的责任和能力是否和他的地位相配，总之，他总让人觉得他一直不习惯于自己所处的职位。杨威利一点也不积极地想成为一名军人，他到现在还一直希望自己是一名历史学者。但是，如果他现在站在大学讲坛上的。难以令人理解的是，杨的心里到底对菲列特利加是什么想法呢？尤里安好想知道……。

船上的铃声响了,它告诉少年尤里安,船已越来越靠近费沙了。

时值费沙标准时间的正午,这是尤里安生平第一次踏上这个行星的土地。也是指定期间的最后一天。

Ⅲ

尤里安早就耳闻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办事处的首席驻在武官维欧拉上尉是个又高又胖的人,但今日一见,却仍然觉得意外。因为他这个人,说是胖,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肉,在他那青白的皮肤之下所掩盖的好像不是筋肉也不是脂肪,而是满满的瓦斯气体而已。尤里安觉得他看起来好像很轻,像是一艘鼓鼓的飞行船。以前好像曾经听过别人给他取了"地上的气球"的绰号,现在他终于明白原因了。

"敏兹少尉,以后还请多多努力了! 过去你曾立过一些功劳,不过这些纪录是不会在我们这里起任何作用的。如果自以为了不起的话,最好先收敛收敛!"

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指尤里安若想要藉助杨的权势在此炫耀是没有用的。

"是! 我会谨记在心。以后如果有不周到的地方,请您多多指点!"

尤里安的心里不觉火气上升。以前,他在伊谢尔伦的时候,不要说是这种虚伪的外交礼仪他没经历过,就是连一句刻薄话他也没说过。没想到一向生活在温室里的他,如今也要面临外界完全不同的环境了。而这个外界的环境似乎是野花又多又可怕,和伊谢尔伦比起来的确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

"嗯! 嘴巴倒是蛮会说话的,小小年纪表现还不错嘛!"

虽然上尉说这些话不过是他心胸狭窄的表现,但是听在自知刚刚说话言不由衷的尤里安耳里,却特别感到刺耳。上尉说话时的高八度,以及他那一只长在胖脸上的细长眼睛,比他所说出来的话更为刻薄,更刺激人。看来,想讨好他必须花费相当的精神和体力了。

不管怎么说,尤里安认为有一件事是绝对错不了的,那就是他目前所在的费沙,是个不折不扣的敌境。而这个驻费沙的办事处,不用问,无论是室内或室外,都对他充满了相当高的敌意。他发现目前只有路易·马逊准尉一个人才是值得信赖的同伴。

尽管办事处内的气氛使尤里安觉得充满了敌意,但这也反映了一件事,那

就是特留尼西特派的人对杨威利一样是抱着相当的敌意。对于尤里安个人而言,虽然多少会有些人嫉妒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驻在武官”,但不管怎么说,他不过是个少尉而已,对周围的人事不会起太大的影响。尤里安自己也明白,在大家的眼里,他不过是杨威利提督的附属品而已。因此反过来说,如果尤里安有任何犯错的时候,一定会累及杨威利的。他自己不小心行事是不行的。

虽说尤里安诸事都要小心,但却也不能自闭到关在办事处里,身为一名驻在武官有他自己的任务要执行其任务,不得有任何理由推卸责任。

尤里安对于衣着方面不太注重。在公众场合中,穿穿军服也就罢了。至于便服,杨威利在帮他选购时,自己对自己的眼光也没什么把握,所以总是把他带到店里,让较熟悉的店员为他挑选。杨威利对于自己的东西总是尽可能买较便宜的,但对于尤里安的东西,则宁可多花钱买品质较好的,这也是蛮令人感动的一点。亚列克斯·卡介伦就曾说过,杨威利和尤里安两人同样是不太注重服饰的人,但两人在穿着上下功夫,而杨威利就不能这么简单了。但是事实上却相反,尤里安反而穿得比杨还要讲究……。

驻在武官的重要任务包括收集及分析情报、在街头巷尾观察市民生活等。尤里安在忙完手边的一些事情以后,松了一口气,和马逊一起到费沙的市街上去。尤里安穿着一件浅色的套头毛衣和斜纹长裤,留着他那一头惯有的亚麻色长发,看起来和杨威利一样,一点也不像军人。而和他同行的马逊则穿着厚重的毛衣,包裹着他那肥肿的肌肉,两人站在一起就好像是一幅神话中巨人保护着流浪王子的样子。而马逊那只圆圆的眼睛,流露着对主人敬爱的神情,使得原本充满危险刺激的气氛柔和了一些。

如果他们没事在办公官里晃来晃去,恐怕只会惹他们上司和同僚的嫌疑而已。

尤里安和马逊准尉以悠闲的步伐走在充满活力而扰嚷的市上,此时迎面走来和尤里安年纪相仿的一群少女,其中大概有三个女孩毫不掩饰地往尤里安的脸盯着看,尤里安也不知不觉地回头看着她们,她们却突然高声地爆笑了出来,然后小跑步地从他们两人旁边经过。背后还传来了她们对尤里安的评语,说他的衣服虽然旧了些,可是人倒是长得挺俊的。尤里安轻轻地捽了捽他那亚麻色的头发。他在想,女孩子的事跟密室中的权力政治真是完全不一样,他一点也搞不懂她们。如果波布兰在他身边的话,应该就会向他解释一些吧!

他们在弯进一条小巷之后,随即走进一家服装店。店员看见他们,马上驱

前殷勤招呼，看见尤里安视线所注目的衣服，马上向他推荐说：

“这件衣服和您很相配啊！它是衣着中的极品，配上您的品貌再好不过了！”

“好贵啊！”

“别开玩笑了，这种衣服，订这样的价码，对我们来说是牺牲价哩！”

“我记得上个月看到时好像价格便宜了二十马克，为什么现在却……”

这话当然是吹牛的。

“你大概搞错了吧！请你看看电子报纸好了！我们目前的物价指数很规律，并没有变动啊！”

尤里安听了一边含有深意地点点头，一边转头高兴地向店员说：

“那么，我就买二件好了！有收据吧？”

尤里安付给他九十元费沙马克，然后把找回的几分钱放进口袋中。虽然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情报，但是收集它的代价却示免高了些。两人出了店后，走到露天咖啡屋去，尤里安拿着刚刚店员告诉他的某种电子报纸一边看一边说：

“目前物价很稳定，生活品质也好，再加上没什么重大事故发生，整个社会和经济的运营自然也就相当健全。”

“我国在这方面就差多了！”

马逊发自内心地感叹着。若和自己国家——同盟国的荒庭无度比较起来，费沙的强势经济是国际市场中最顶尖的了。

“我们国内不是有人流血就有是有人杀人，还有人专吸别人所流出来的血……各式各样的都有！”

尤里安以相当厌恶的口吻说着，他目前是以一种中立的立场在观察费沙，以前，杨对他也不只说过一次费沙的繁荣景象，但是，若是拿因好战而遭致惨祸者和因战争而发死人财的人来相比较的，他还是对于后者较无好感。光是凭尤里安这样感性的特质来看，他想要通过而成为一名军人是相当困难的。

走出咖啡屋之后，尤里安和马逊马上发现他们被跟踪了，不过他们还是毫不在乎地向市区内的银河帝国驻费沙办事处走去。当然，他们并没有走进去，只是在外面观望着，好像此刻和帝国是处于吴越同舟的立场，而帝国方面的人则仍然是像往常一样的作息。

“想想看，敌我双方现在竟然是处于同一立场，这种情况真是奇妙！”

马逊听了只是默默地点点头，尤里安则一直盯着有一半外观都被高耸的树木遮蔽着的这栋白色建筑物。他想，搞不好对方也正用红外线监视系统在

瞧着这里呢？这对费沙人而言，说不定又是另一种笑话！

Ⅳ

虽然说很多规矩都只是形式上的而已，但不照着做又好像怪怪的，因此，欢迎新任驻在武官的派对还是于翌日在巴特亚饭店举行了。这次派对之所以不在市区内举行，是因为怕有敌人装设的窃听器，不过，尤里安心里却认为，搞不好这家饭店也早就被装了窃听器也说不定。但是他自己是这次派对中的主角，不想出席也不行。

尤里安知道派对中的主角往往都得要在会中招呼客人，根本没时间吃饭，以前杨就常常“空腹”到散会为止。再加上尤里安品貌出众，成为会中所有人品头论足的焦点，他多少也要努力地装出笑来迎人不可。杨以前就叹息地对他说，一个人若可以不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不知有多好，但这实在太难太难了！

若说尤里安是对方观察的对象的话，那么观察他的人同时也给了尤里安相对的观察机会。这次尤里安被视为杨的代理人，他必须在费沙人之间散布“帝国军要进驻费沙”的流言。至于这些流言被散布出来后，到底是如何地侵蚀人心，其毒素又是怎样的繁殖，那就只能在日后才能判明了。他所放出去的流言能够发挥最大的效力的话，费沙的自治政府将和他的人民对立，因为自治政府竟然把全体市民当做抵押。和帝国进行秘密约定——若事实真是如此的话，自治政府也不得不应市民的要求而毁约，如此一来，同盟所面临的危机——帝国军自费沙回廊侵略同盟，也就自动化解了。如果事实并非如此，自治政府基于考虑到费沙市民所可能产生的恐慌，也一定会收回附于帝国在费沙回廊的通行权。这对同盟而言，也可算是一件好消息。

不过，杨在做这个计划的时候，他想到其中有一种可能导致的结果让他觉得稍感犹豫，那就是万一费沙市民一时激愤，以武力封锁回廊，因而和帝国军之间起了流血冲突的话，那就不好了。因为他认为，为了一国的利益而将其他国家牺牲掉，这无异于是个极有权的帝国主义者。最后杨只好假定帝国军若真的要进驻费沙回廊的话，费沙人民自然要不惜流血来抵抗他们，这样，人民的流血事件自然就不是因为他所放出去的流言所引起的了。

杨在写给比克古的信上曾经说过：

“……基于以上所说的，我认为费沙自治政府和帝国的罗严克拉姆公之间

订有密约,要将回廊出卖给帝国。如果我这项假定成立的话,那么一向以独立不羁为傲的费沙人最后还是难免面临和自治政府摊牌的命运,这就是光靠我们在旁煽动,或在旁穿针引线所造成的了。到头来事情要怎样发展,就全靠他们如何了结。如果他们为了本身的自由和颜面而不惜牺牲的话,那势必会有人流血抗争,否则,帝国军将不必动武就可进驻费沙。问题是如果费沙人走漏了这项消息,帝国国军可能会在他们行动之前就抢先制止这项行动,那这可就得到反效果了。一旦帝国军方面有了动作,搞不好到时候我们想出手保卫自己也来不及了……。"

就因为看了这段话,比克古和亚列克斯·卡介伦都一致认为"杨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实在是看得又远又深。"他早就能看到未来最不好的结果。

身为一名谋略家,杨实在是相当有才能的一个,不过光是才能还不是他资质的全部。由于他的性格和志向,使他觉得光靠谋略来达成任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他而言,他认为最有意义的事,就是以战争和谋略来追求国家的利益。身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且像他这么年轻、官阶又高的军人,能有这种想法真是非比寻常。想必在这一代或后世中,一定有人恶意批评杨的这种信念,他们会说:"不管杨对战争到底有没有人道的精神,但是他建立了那么多的功绩,可见他同时也杀了好多敌人。"当然尤里安等人是不会那样批评他的,而杨本身面对这样的指责,大概也只是苦笑而已,不说任何话。没想到他以自己正直的主张来履行义务竟然会遭批评……。

尤里安穿着军官式的白色礼服站在派对会场中,他那头亚麻色的头发,俊俏的脸庞,深棕色的眼睛所放射出来有神的眼光,以及他那英挺的背影,处处都吸引着出席者的目光。

如果有莱因哈特在场的地方,光是他一个人就能将四周的所有人物压倒,好像周遭的一切变得黯淡无光一般,只有他一人具有华丽无比的色彩。而尤里安就没有像他这样强烈的光芒了,相反的,他好像是一幅图画中不可欠缺的东西,可以给人一种与整个场所融在一起的感觉。

当费沙的绅士淑女们在这位史上最年轻的驻在武官旁边做了开场白之后,欢乐的笑声随即传遍了整个会场。尤里安也按照自己事先即预想好的计划,开始笑着和人打招呼。

"少尉,您对费沙印象如何?"

"嗯——大街小巷干净的程序令人感动!另外,宠物的数目也很多,养得也肥肥胖胖的!"

"哇！你感兴趣的事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啊！"

对方竟然会这样反应，尤里安听了心中不免失望。其实他是想让对方了解他的观察细微，因为大街小巷若打扫得很干净，表示这个国家对公共社会的管理运营系统运作健全，而宠物多则表示人民生活水准高，家家户户丰衣足食。尤里安只简单地说两句话来表示自己能从其日常生活当中，观察到此一国家国力强盛的一面，但听的一方却似乎不能理解的样子，尤里安觉得自己好像在对牛弹琴。如果今天听到这番话的人换作是杨的话，他一定想都不必想就说："嗯！说得好。"而尤里安听了倒要觉得不好意思了。

"少尉觉得费沙的女孩如何呢？"

对方转移了话题。他大概觉得自己经验老到，想要使这位过于年轻，尚不习惯于这种交际场合的尤里安感觉轻松一些。

"长得都很漂亮，而且都很有活力。"

"嗯！你很内行嘛！"

的确，他虽然讲话并不真诚，但这句话倒也说得无可厚非。

"费沙从漂亮的姑娘到改造行星的系统等货品都多得很，只要出得起价钱，什么都买得到。不过，如果是像少尉您这样的人物，我看钱也不用花了，只要笑一笑，就能买到女孩子的心了，真是令人羡慕啊！"

"你也试试看嘛！"

尤里安尽量装出丑恶的样子，可是好像还是不怎么像。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在逞能。

"不过，要谈起买卖这件事的话……"

尤里安以一种若无其事的语气，慢慢把话导入主题。

"我听说费沙回廊和费沙自治权已经卖给帝国军，真是令人担心啊！"

"你说什么？"

对方故意假惺惺地反问，这是一句客套话。尤里安也故意又看了对方一眼。

"费沙难道没有将回廊本身当做商品一样地卖给帝国军吗？"

"这个嘛！少尉，是您的想像力太丰富了吧！帝国军……"

他突然笑出来。

"帝国军难道想经费沙回廊去侵略同盟吗？不会的，这真是大笑话啊！"

他好像是企图想制止这个年轻人不适当的猜测似的，一副教导他的表情。

"你的想像力真的太丰富了。费沙回廊是个和平之海，往来的船只不是客

轮，就是货轮，挂着军旗的舰艇是不可能通过的。”

“这件事是谁规定的？”

尤里安咄咄逼人的声音，和他那好看的脸庞一点也不相称。对方听了也回了一句“谁啊？”但已经是笑都笑不出来了。此时四周的人已察觉到他们两人的话题似乎相当严肃，大家都一齐望着尤里安，而尤里安则是兴奋地提高声音说道：

“我认为如果规则是由人所定，那么必能再假人的手将之破坏。我想，帝国的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做事的态度也不会是墨守成规，而当今皇上弃国出亡的例子，我以前听都没听过，但也发生了。”

“……”

“说起罗严克拉姆公爵这个人，他为了要打胜仗，征服敌人，一定会不惜打破传统和一些不成文的法规去达成。我想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人敢保证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吧！”

在场的人一阵骚动，似乎没有人能对尤里安刚刚所说的话提出反驳。

“本来，我以为罗严克拉姆公爵就算有如此大的野心，但是费沙人也不可能会眼睁睁地把自己的国家出卖的。可是如今……”

尤里安在这番话时，外表看似镇定，其实内心相当紧张。他实在没有把握自己的这种挑拨将会引起什么样的效果。毕竟他还是个毫无经验的生手，对于这件事没有多大的自信。

有一个长相潇洒的年轻人站在距离尤里安约十步远之处，正一面与人谈笑一面以锐利的眼光盯着尤里安看。这人就是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

他不怀好意地批评尤里安说：这小子嘴巴还蛮厉害的嘛！他认为尤里安不可能光靠自己的想法就能下此结论，一定是杨威利告诉他的。他向和自己聊天的人轻轻地行了礼，然后加入围着尤里安说话的那群人当中。他迅速地站在尤里安正对面，一副要和他对谈的样子。

“敏兹少尉，您说费沙把自己卖给帝国的这种推测未免太大胆了！”

“是吗？对于费沙而言，独立包括形式上的独立，并非是最高的价值吧！”

“但是它已近似至高无上了，你不要太低估它啊！敏兹少尉。”

鲁伯特·凯撒林克刻意地喊着尤里安的名字，这使得尤里安听了相当不高兴，一种嘲弄和优越感在空气中无声地传播着，感觉上尤里安额前浓密的头发都浮起来了。

凯撒林克和尤里安之间相差七岁，他们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其差距指的并不是知识上的，而是在观察事物时的角度不同。在凯撒林克的眼里，尤里安只是一个在杨威利保护下，未见过世面的小子。

突然，维欧拉上尉从人群中急急地跑了过来，以他那难以入耳的难听的声音开口说话，打破了不愉快的僵局气氛。他说：

"敏兹少尉，你是应邀来参加欢迎酒会，不是来发表言论的。请你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各位，对不起，他是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请各位原谅他吧！"

没想到这个俗物所说的一些俗话，在此时竟然也发挥了一些效力，会场中音乐再度响起，与会者之间又再度开始了那些虚伪的客套话。

V

鲁伯特·凯撒林克坐在驾驶座上，使尽整个胸膛的力量呼吸着。他刚刚才喝了酒，所以呼出来的气息是温热的，可是他的心情却不太好。车厢内很暗，也没开灯，只有旁边一个长宽约十公分的影像电话的画面发出了些许的光亮。画面上映着一个秃头但精力却很充沛的男子的脸，他就是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凯撒林克在派对结束后打了电话给他。

"……看来，杨威利恐怕已经洞察了整个帝国军的战略构想了，怎么办呢？"

"就算他知道，又能如何呢？他什么也不能做啊！"

"是吗？"

凯撒林克故意以嘲弄的口气说着，他对自治领主仍然抱着深深的猜疑。他当然是不会把尤里安·敏兹少尉看在眼里，可是他觉得鲁宾斯基不该无视于杨威利的存在，他太过自信了。

"再怎么说，那小子在派对中向出席的人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有些人虽然喝醉了，但也会把它记在心里，若是让一些对政治有野心的人加以运用，那麻烦就大了！不是吗？"

"说这些都太迟了，就算这些家伙想要有什么不轨，他们连想出计策的时间都没有呢！你不要太担心了吧！"

……鲁伯特·凯撒林克挂了电话，眼睛还是兀自瞪着微亮的画面嘀咕着——说我太过担心，我这也是为了你啊！不是吗？

鲁伯特·凯撒林克在科贝尔街下车之后，就直接走到一家的大楼里去。室内有个不明的机器，发出声音来回地检查他的步履三次之多。通过查验之后，他脚下踩踏着的水泥楼梯虽然倾度很大，不过还好，他的脚 步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所以完全没有危险。等到弯弯曲曲的走廊走到尽头后，他打开那唯一的一扇门，一道很奇怪而不健康的橘色光线随即照在他身上。他看着室内一个好像濒死的动物的人影蹲坐在沙发中，开口向他问道：

"你觉得怎么样啊？德古斯比司教，身体还好吗？"

对方并没有回答，只是诅咒着辛苦地喘着气。凯撒林克扬起嘴角冷笑着。在这间空气完全不流通的室内所充斥着的，只有紫黑色快乐和欲望的烟气。

"酒、麻药，还有女人是这个世界上令你我快乐的东西，就连立誓禁欲的宗教家都难逃它的诱惑！地球上的总教主这下对于您所犯下的乱行为，不知会不会从宽处置啊！"

"是你对我下药的！"

这位年轻的教主喘着气反驳他。他那双眼睛看起来好像微血管破了似的，整个眼球混杂着青红的颜色。

"是你用卑劣的手段对我下药，使我堕入罪恶的深渊之中，你这个亵渎神明的叛徒！你后悔自己恶行的日子就快来临了！"

"你到时候可得让我知道喔！我连雷都敢打呢！何况是你这块陨石！"

"你难道不怕受正义谴责吗？"

"正义？"

年轻的副官嘲笑着。

"鲁道夫皇帝并不是以正当的手段称霸宇宙的，而安德鲁安·鲁宾斯基也不是因为拥有完美的人格而登上自治领主的宝座。得到最后胜利的人都是拥有最大力量的人。能真正拥有权的不是正义，是力量！"

鲁伯特·凯撒林克无情地反驳了他。

"世界上本来就没有所谓的正义，以这为根据来判定人的好坏是没有意义的，被鲁道夫所屠杀的那好几亿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就是因为愚蠢地主张正义而遭此报应。如果你是个有力量的人，又何必惧怕总大教主呢！所以我说……"

他把身子往前倾。

"我对于宗教上的权威什么的并不在乎，只要你能独霸其中就好。如果能成为各个领域中的领导人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嫉妒别人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不懂？我要你控制整个地球及地球上的教会。"

"……"

"我要把鲁宾斯基干掉，而你则去取代总大教主。"

"……"

"现在已经不是那些家伙的时代了。我要让恶魔们把八百年来地球上的恩恩怨怨都给吃掉。以后就是你和我的世界了……"

没想到德古斯比竟然笑了出来，鲁伯特皱起眉头不解地看着他。

"你这个连自己是什么样身份的人都不知道的白痴！"

德古斯比狠狠地臭骂了他，瞳孔中满布了无法抑制的愤怒之情，好像要喷出火来似的。他那两片薄唇上下掀动着，怒气和嘲弄的声音从咽喉中发了出来，被黑衣裹着的身体由于笑骂而不停地颤动着。

"你想以自己的野心和无知来对抗总大主教陛下？简直是一大笑话，太不入流了！畜牲就只能梦到畜牲梦。一只狗也想和象对抗，真是垃圾！"

"……你尽管笑吧！司教。"

鲁伯特·凯撒林克平静地说着，但事实上他的精神已异于寻常。如果他内心真的很平静的话，应该会说一些气话才对。他向来没有被别人嘲笑的习惯，他也不喜欢被人嘲笑，只有胜利的人才有权利去嘲笑别人。

"你酗酒、吸毒、玩女人的丑态都被我录下来了。你若不和我合作的话，这些录影带我自然要加以利用罗！虽然这种手段太老套了，不过还蛮有效的，所以也常被人使用。还是希望你能下决心和我合作。"

他们四周响起了一片沉默。

"狗杂种……"

司教最后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句，但声音已经变得软弱无力起来。

尤里安·敏兹此时正躲在床上辗转难眠。光是这一个晚上也不知道翻过几次身了。以前他很少有这种失眠的经验的。今天晚上还曾一度因为觉得嘴巴里有晚餐残留的菜而起身漱口。他觉得自己的脑中原本塞满了视觉上的记忆，现在却空空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现在终于了解战争有各形各色，而自己更是深切地了解到，像今天在派对会场中和鲁伯特·凯撒林克副官所发生的这种战争并不是自己所喜欢的。在这广大的宇宙空间中，若要战争，也要和那充满光彩，像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一样的强敌互相较劲，比赛智谋和勇气才行。当然，这只是自己心中的

一个大愿望。他也不愿把莱因哈特胜过自己的地方一一列举出来。虽然连杨提督都对罗严克拉姆公爵非凡的天份赞叹不已，而自己只不过是杨身边的一个未独立的人而已。可是，就像舒奈德所说的，连凡人有时都会认为自己胜过天才……。

就这样，他胡思乱想了一夜，把睡魔赶得远远的。

尤里安突然好想喝酒。有这种想法，连他自己都吃了一惊。不过，在此时会想喝酒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想法倒好像是这个晚上的最大收获似的。

然而在尤里安的房间外，无声无息的世界正在鸣动着。

第八章　安魂曲的邀宴

I

十一月一到，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发生了，它使得原本已在进行的活动更加如火如荼地展开。帝国军连日来不断地进行各种实战演习及模拟作战，同时也积极准备物资、重新编组部队、整修舰、检阅兵器等等，好像正在为一次从未有过的远征做准备。十一月四日，一个由三万只舰艇所组成的大型演习举行了，阅兵总司令为罗严塔尔一级上将。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演习，会中甚至有超过一百人以上的士兵因此丧生，其惨烈的情况可见一般。

在非军事方面的工作也同时进行着。费沙驻帝国的事务官博尔德克在莱因哈特的命令之下，将帝国军即将进军伊谢尔伦方面的相关假情报提供给费沙。

而博尔德克则相对要求莱因哈特于计划成功之后，让他登上费沙新自治领主的宝座，以为报酬。博尔德克满心以为自己的这项要求会被同意，但没想到莱因哈特却迟迟未能回答他的请求。其实莱因哈特并不是一个吝啬的人，他认为将来同盟被征服后，费沙就成为连系同盟和帝国这两块领土的重要通路，若交给别人掌管，而自己仅间接统治的话，绝非他所愿意。莱因哈特打算找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来当费沙总督，费沙仍旧是自己的直辖区，至于博尔德克则给他一个虚位而高薪的职位就可以了。

不过，上述想法虽然合乎统治的道理，但却不能达到让费沙人都憎厌博尔德克的。所以莱因哈特最后只得向博尔德克保证，若费沙初期的治安没有办法维持的话，就由博尔德克来担任自治领主。当然，博尔德克要负所有责任来维持费沙的治安以及他和帝国军之间的合作体制。

就这样，博尔德克开始向祖国费沙传递假情报之工作。当然在这些假情

报中也得掺杂一些民间来源的消息，这样才能尽可能使假情报被接受。其实，博尔德克目前的心境是半年以前的他所没有办法想像的，当时他对鲁宾斯基是多么的忠诚啊！如今鲁宾斯基却已和他成为不同世界里的人了。从以前和莱因哈特的敌对立场，到如今完全倒戈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博尔德克为了要让自己觉得不那么心虚，心中不断告诉自己，鲁宾斯基的诸多缺点，这样他的权力当然迟早有一天会被取代的。博尔德克此时根本还没想到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有可能会取代鲁宾斯基。他认为凯撒林克只不过狐假虎威，假借鲁宾斯基的威名到处横行罢了！他不认为凯撒林克的存在对自己会有任何威胁。大概只有凯撒林克本人才觉得博尔德克太小看自己了！

十一月八日，莱因哈特终于将"诸神的黄昏"作战计划中的人事安排敲定。

这项作战的首要行动是将大军移往伊谢尔伦，趁此将全宇宙的注意力集中于此，然后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举占领费沙回廊。想要达成此一，用兵的人须能迅速调动军队，率先占领费沙。而这样一位人才，则非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莫属。

作战计划中第二阶段的指挥官为受伤的奈特哈尔·缪拉上将。莱因哈特在这么重要的战役中，将一向优秀的缪拉在"疾风之狼"的后面上场，自有他人事上的妙用。原本缪拉很想参与进攻伊谢尔伦要塞的战略，以期一雪从前的耻辱，不过，如今他这个个人希望可能不得不就此打住了。

接下来第三阶段的指挥官为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元帅自己。他的直属部队中，包括有阿尔多格、布拉斯契、卡尔普、克留涅曼及特那前等五名中将。另外，总参谋长为奥贝斯坦一级上将、首席副官为修特莱少将、次席副官为流肯、首席秘书官为希尔德·冯·玛林道夫小姐，亲卫队长为奇斯林上尉等，这些人都群集于普留希特舰上，其中还包括一名女性，这是史无前例的。

第四阶段的作战由舒坦梅兹上将指挥。舒坦梅兹一直担任边防的工作，虽然立下许多汗马功劳，可是因为并非出自名门贵族，所以官位只做到中将。在他历经了利普休达特战役后，即握有边境支配权，并升为上将，宣誓效忠莱因哈特。

最后一个阶段由瓦列上将指挥。瓦列上将于"利普休达特战役"中曾辅助齐格飞·吉尔菲艾斯作战，骁勇善战，是个智勇双全的良将，此次交付给他联系费沙回廊和帝国本土的任务，相信他必能不负所托。

总计这次的军事行动所动员的兵力为一二00万人，舰艇八七五00只。其

中负责费沙和同盟等占领地警备工作的陆战人员就占了四00万人。

另一方面，进攻伊谢尔伦方面的部队也是阵容坚强。虽然在基本上，这支部队只是掩人耳目的一个假像，但为了逼真以达到，当然会有相当的兵力、人才和物资等。而且，如果情况有变，这支部队还可弄假成真，突击伊谢尔伦回廊，趁乱进攻同盟，然后和入侵费沙的友军会合，切断同盟领域。这是战略上的一个相当重要的任务。执行此一任务的总司令必须具备有相当强的统御力、用兵能力、以及冷静判断情况的头脑。这个人非奥斯卡·冯·罗严塔尔莫属。

副司令官为鲁兹和雷内肯普两名上将。鲁兹和瓦列一样，曾经担任吉尔菲艾斯的副司令官。雷内肯普则和舒坦梅兹一样，在历经了“利普休达特战役”之后，成为莱因哈特的幕僚，晋升为上将。他同时也曾经是莱因哈特少年时代的长官，是个老资格的军人，但外表看起来稍嫌寒酸了些。

法伦海特和毕典菲尔特两位上将奉命统领预备兵力等待适当时机。他们两个都有相当强劲的攻击力，于决战时担任预备兵的指挥官一定能胜利。而且，毕典菲尔特的舰队素有“黑色枪骑兵”之称，以勇猛出名。

克斯拉上将担任帝都的防卫司令官，奉命留在奥丁，梅克林格上将也和他一起留守帝都，等待时机。梅克林格同时也担任军务省和元帅府的总管大臣，所有后方物资的补给及后援部队的编组等事务，都由他全权负责。

上述这些人事命令中，有关对伊谢尔伦方面的军事行动皆被有意无意地公开，直到大军自帝都出发的那一天为止，已经有许多人都得知这项消息了，这件事情的本身也可解释为作战计划的一部份。

“根据各方消息预测，帝国军即将任命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为总司令官，对伊谢尔伦回廊采取军事行动。”

同盟的情报网在接收到帝国军方面如此明白的讯息后，迅速地将此一危机传回首都。

消息一到，震撼了同盟首都海尼森。不过，他们仍然相信这次的军事行动应该会获致最后的调停。就好像冬天一过，春天的脚步一定会跟着来临一样，他们深信和平终有一天会到来的。不过，这件事仍然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大家都知道伊谢尔伦是个易守难攻的要塞，其中更有一位年轻的长胜将军驻在，帝国军怎么可能明知故犯，竟然打算入侵此处呢？

这时的同盟政府高级官员们似乎已将杨当做是另一派阀的敌视，丢入了记忆的深渊。

在聚集了政府及军部最高级干部的国防会议中，宇宙舰队司令长官比克古上将，在三次要求发言遭到故意忽视后，终于被叫到了名字。老提督指出：对伊谢尔伦的攻势只是伪装作战，敌人主力将指向费沙回廊。

比克古此言一出，在座的各个高级官员都楞了一会儿，不过，并没有人同意他的看法，反而不断地对他冷笑，并且出言讽刺。

“比克古司令官的见解真是不同凡响啊！不过，费沙是绝不可能放弃政治上的中立立场，舍弃百余年来的传统，进而加入帝国的。最重要的是，如果帝国真的因此而变得更强大的话，那费沙本身的存续将遭到相当大的威胁。他们不会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费沙在我们同盟领域中投入了相当大的资本，也拥有相当大的权益，如果同盟被帝国所吞并。那他们在同盟所做的一切投资即将血本无归，你想他们会吃这种亏吗?”

老提督的话遭到各方的攻击，但他还是坚持己见地说：

“费沙的确是在同盟投下了相当的资本，但他们是对同盟各行星、矿山、土地、企业等投下了资本，而不是对同盟政府本身。他们可以在破坏同盟的政府机构的同时，仍然保障自己所投下的资金，根本无关痛痒。这就是费沙人。”

比克古再度提出意见反驳，大家听了一度沉默了起来，他还不放松地继续说：

“难道，费沙真的有对我们同盟政府投下资本吗?”

“提督，请你说话时小心一点，不要乱讲!”

国防委员长爱朗兹忍不住高声制止比克古。因为比克古刚刚所说的话，根本就是暗示着同盟政府的高级官员可能接受来自费沙的贿赂或回扣。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相信敢摸着自己的良心发誓说自己绝无收受贿赂的官员们一定没有几个。同盟当年的建国者亚雷·海尼森一定没想到自己所建立的国家竟然会被这些官僚所败坏，他们没有效法先人的爱国情操，反而学到了费沙精神文化中最腐败的一面，将自己所应对国家付出的义务，都出卖给金钱了。而且这些贪官污吏似乎越来越多，抓也抓不完。加之传播业和政界结合，报导重点均着重在一些政治派系间的政争而已。

最后，比克古的话被指摘为无稽之谈，会议仍然决定要下令强化伊谢尔伦的警戒，只要伊谢尔伦提出请求，政府立刻会批准其所需的军用物资。出席此项会议的人，除了有一个人感到不满外，其他人可说是在称心如意的情况下散会的。

Ⅱ

最近，同盟军驻伊谢尔伦舰队的所属战舰尤里西斯号舰长尼尔森中校的心情变得非常恶劣。但是他一直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心情不好的原因，也因此，他的部下们纷纷行使他们应有的权利——也就是当上司不在场时，大家公开地谈论的权力，发挥他们的想像力来猜测舰长心情不佳的原因。有人猜可能是因为没升官啦！和老婆吵架啦、和波布兰少尉玩牌被耍老千啦、和先寇布打牌打输啦！……等等的各种猜测都有，但其中最令人“激赏”，还因而获得“大奖”的“创作”，就是菲尔兹中尉所说的话：

“事实上舰长是为了尤里安·敏兹。大家都知道，尤里安现在任职费沙驻在武官，而且人已前往费沙到任，我们舰长失去了这样一位单相思爱人，当然失望了，难怪他心情不好，我们应该多多安慰他！”

听到这样的话大家都笑晕了！每个人都知道，尼尔森中校是个大老粗，他是绝对不会去喜欢少年人的，上述所说的话完全是笑话罢了！使得尼尔森心情不佳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他现在已经是个四十岁的人了，可是却还在长智齿！这才是使他闷闷不乐的原因，而他的部下们却没有一个人猜对。

伊谢尔伦回廊各处所设置的监视卫星群在坎普舰队来袭的那一次，已几乎完全被破坏掉，但由于国会的预算不足，这些设备一直都没有修复好，所以在侦察敌人方面的功能就自此大打了折扣。杨威利为了这件事情，曾经再三要求国防委员会追加预算，但因追加预算必须先由经理部来监察。而此项监察却一直还没举行，故在法令上就一直无法通过预算。

所以单就这件事而言，国防委员会之所以迟迟未能通过预算案的原因，并不能说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杨威利的缘故，只能解释为单纯的国家机构在处理事务上的无效率而已，其态势之严重也由此可见一般。

不过，无论如何，侦察敌人的行动不能因追加预算案未通过而终止，舰艇中心的查哨工作仍然要照常运作。接着，就在十一月二十日这天，也就是尤里西斯号出巡查哨的第二天，发生了一件事。

当时尼尔森舰长正不高兴地抚摸着自己右颊上肿起的包包，操作人员突然以一种紧急的声音报告舰长，说他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但舰长听了却一点也不以为意，看来他现在全身的注意力已全部都集中在他那颗智齿上，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来感觉恐怖和惊吓了。他只说：

“无法测定！数不清的舰艇数！”

操作人员对这种事已经有过数度的经验，但对于这次的情形仍然感到了害怕。他说：

“怎么办？要和他们打吗？”

笨蛋！舰长骂他：伊谢尔伦驻留舰队是永远不败的，他之所以不败，主要是因为没有胜算的敌军时就决不开打。杨的舰队不需要明知会输还去打的蠢材。

“快逃走吧！不要拖拖拉拉的！”

就这样，同盟军队落荒而逃了。帝国军罗严塔尔舰队的索敌系统抓到了他们的踪迹。

有人问罗严塔尔是否要继续追击下去？这位青年提督下令让他们逃走吧。

必须让同盟军逃回伊谢尔伦要塞，好去报告帝国军来袭的消息，而罗严塔尔和他的同僚米达麦亚有个共同的毛病，他们对于追击一个小小的敌人，是不会感到兴趣的，唯有在面对强劲的对手时，像同盟军中最有智慧的名将杨威利时，才会感到浑身充满斗志。

以上就是这次“诸神的黄昏”作战中的第一次对阵。也是自由行星同盟响起安魂曲的第一小节。

杨威利早在听取逃回的尤里西斯舰的报告之后，召集所有的幕僚人员至会议室开会。

会中，卡介伦回想起上半年遭遇敌军的惨状，他脸色沉重地陈述着：

“今年春天，坎普提督来袭时也是率领了庞大的兵力，这次我看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菲列特利加听了摇了摇头说：

“我认为这次只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一次大规模战略中的一个小小的环节而已。不是吗？”

杨点了点头。以前艾尔威·由谢夫在逃亡时也曾经用过类似的骗局。如果莱因哈特只是个光会模仿的人，那杨威利对他就毫无惧意了。

姆莱参谋长两只手臂交叉在前胸说道：

“尤里西斯以后还是别进行巡逻的工作了！只要它一出巡，就会把敌人引来。”

杨听了这句话，瞪了参谋长一眼，他在想，到底姆莱说这句话是在开玩笑

呢？还是当真？听起来好像是在开玩笑似的，可是看他的表情，又好像很认真。

“算了，事情各有不同观点。以后尤里西斯号在出巡时，会比平常更为提高警觉，这样反而有效率。”

杨威利最后下令要防御指挥官先寇布和要塞总监卡介伦遵照规定进行战备。他也不管参谋长到底是不是在开玩笑了。

其实，现在最令杨头痛的不是前方所面临的敌人，而是后方自己的同胞。因为后方的首都和自己目前的所在相隔有四千光年之远，如果战争是发生在伊谢尔伦回廊，那首都的高级官员们大可不必担心，因为他们都相信伊谢尔伦是个攻之不破的要塞，而杨威利的作战指挥能力也信赖。但是，如果战火发生在费沙回廊，一旦费沙回廊被占领，那同盟领域的那道无形的大门就等于被打开了，届时帝国军一定会大举入侵，那政府官员们的日子可就不好受了！如果杨威利在这种紧张情势下受命赶赴首都救援，那伊谢尔伦要塞又该怎么办呢？

一旦接到命令就不能抗命。因为就像以前对尤里安所说过的，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不可依自己的意愿来选择自己想做的事。当然，帝国军的指挥官绝不会轻易地放过杨威利。米达麦亚和罗严塔尔素有双璧之称，他们一定会料得到若同盟首都告急，则杨威利将兼程救援的结果。如此一来，他们就可趁机夺伊谢尔伦要塞——这块原本属于帝国的土地。搞不好他们还会趁胜追击，从背后袭击杨的军队，那就更难办了。如果杨威利能够挽救首都的危机并同时保住伊谢尔伦，那真可说是一项奇迹了。到底杨威利要表现到怎么样的地步才会令那些同盟的官员们觉得满意呢？连他自己都想不透了。

杨威利在要塞防御计划中，有一个计划是这样的：当敌人快接近以前，舰队先从要塞出来，埋伏在回廊内，等敌人进攻到要塞之后，从背后突袭，前后夹击，必可奏效。不过，这次帝国军的行动相当快速而有纪律，想要夹击成功恐怕没那么容易。这世界上多的是这种还未发生的即告结束的计划和构想，因为毕竟事实是永远存在而不会被假设所击垮的。

杨威利不久就把敌人可能袭击海尼森的情报传送回首都去，他在报告中还分析敌人的这项攻击行动可能并非单独地攻打同盟而已，莱因哈特的整个战略是连带地攻打费沙回廊，所以请首都也要对费沙方面加以防范。

这样的报告想必首都是不会多重视的，但至少对于比克古司令官在国防会议中的孤军奋战而言，多少总是个精神支援。

Ⅲ

罗严塔尔的舰队终于在伊谢尔伦要塞的面前摆开阵势了，不用说，他们当然还是位于要塞主炮“雷神之槌”的射程之外。

杨威利认为这次的布阵已绝非虚张声势而已，从他们的整个阵势看来，恐怕真的是要大举入侵伊谢尔伦了。

如果对方只是伪装性的作战，阵容不会如此的大，想必敌人是想运用大批的兵力一举控制住伊谢尔伦回廊，然后再和入侵费沙的友军相结合，接着一路往同盟领域攻去。若果真如此，那杨威利就不知该如何是好了！而罗严克拉姆就是在等着看杨的下一步棋要怎么走呢。如果他能逆转情势就好了！可是真的太难了……。

罗严塔尔那两只不同颜色的眼睛一直盯着荧幕中的银色球体看着，他那人数足以与一个大都市人口匹敌的部下们全都紧张的在等着他的下令射击。这位司令官终于举起右手向空中一挥：

“射击！”

超过三十万座炮门同时投掷出了光之枪。在镜面处理的超硬度钢、结晶纤维及超硬陶瓷四重复合装甲的要塞外壁上，乱反射的粒子光束发出白热的光辉，浸浴在炮火中的要塞宛如虚空中灿烂闪耀的巨大宝石，压过了背后的星群，向相隔数光年的彼方无言地说出自己的存在。

“它连晃一下都没有！”

参谋长贝根格雷中将看到这种景象不觉呆了，口中仍然不敢相信似地念念有词。

“这样硬干根本就不应该，不过，如此大手笔的攻势，不也是我们这次的任务所规定的吗？就让大家开开眼界吧！”

不管不确定的未来，罗严塔尔绝对无法忍受在目前的任务上失败而招致“无能者”的这种污名。一个无法达成任务的人，如果他打算举旗反叛一位霸主，是不会有人肯投靠他，为他效力的。因为一个人的威望是由实际的政绩或战绩所累积而来。即使所接到的任务只是对敌人作伪装战，但若能成功地完成，达到战绩，又或者能将同盟军最有智慧的将军打倒，夺回伊谢尔伦要塞的话，那他的威望和名声必然就跟着来了。

“快联络鲁兹提督，要他原定计划，采半包围状态将敌人包围。”

罗严塔尔和已故的吉尔菲艾斯一样，相当信任鲁兹。鲁兹虽然看起来欠缺生气勃勃的感觉，但他有一种坚定实在的办事手腕，在奇霍伊萨星域会战时，他就曾圆满达成任务，对吉尔菲艾斯大胆用兵及戏剧性的胜利，有着相当大的贡献。

一时间，伊谢尔伦要塞中央指挥室中的巨大荧幕中充满了爆炸而乱舞的无形漩涡。

杨威利在指挥战斗时，习惯动作总是坐在指挥桌上，一脚跷起，手肘支在跷起的那支腿上，然后托着腮帮子讲话。杨并不认为上司的姿势可以左右在一旁部下的心理精神，可是他相信他的这种姿势不致于过度紧张，部下们看了也会安心一些。如果他现在坐在位子上，两眼布满血丝，说话亢奋，或许部下们不败的信念就会因此而支援了。所以，身为一名指挥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时候不演演戏也不行。对杨来说，也是挺伤脑筋的。

此时，在要塞的主要港口内待命的亚典波罗少将报告说：

“舰队可以随时出动，……”

与其说少将是在报告，倒不如说他是在请求出兵，不过，杨威利还是命他继续待命。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先机，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多花点时间来观察了。

就在杨威利想着如何应对的同时，有一部份的帝国军已巧妙地脱离了要塞主炮的射程距离，对要塞采半包围的状态了。这种包围，从各个角度看来似乎完全没有死角。

杨威利终于下令出击了，不过，由于他自己不得不待在要塞内掌握全盘的战局，所以又委派费雪和亚典波罗担任前线指挥。命令下来后，费雪的表情还是淡淡的，而亚典波罗则看起来一副跃跃欲试的样了。此时杨威利是想要运用战术，让罗严塔尔尝尝滋味。而罗严塔尔这边，则在以秒计时的精确度，对付杨舰队的出击。

这在时间上真是绝妙的巧合。在杨的腰际浮现于指挥桌上的同时，要塞主炮射程界限上的两军舰艇亦陷入了乱战状态。敌友双方如象棋的马一样错乱地突入；要想射击对方，其背面、斜后却又出现僚舰，到最后只能使用小口径的火枪互相攻击。不少的舰艇甚至连这点都做不到，光是顾着避免冲突和擦撞就花去全部的心力。

在这种状态下，要塞的主炮就不能发射了，因为这样虽然可伤及敌人，却也可同时伤及等量以上的我方军队，根本就是同归于尽了。

“真的要束手无策，任人宰割吗？”

杨叹了一口气，看到对方这种优异的战术能力，他并没有表现咬牙切齿的样子，他只是在想，难道没有办法能突破目前的这种局势吗？罗严塔尔目前虽然是绝对处于优势，但总有一些破绽可寻吧！

对于罗严塔尔这方面来说，他已完全掌握了有利的局面，大可从从容容地守住目前的战况。

同盟军若想救自己，不能仰赖主炮，只能从要塞中加派增援部队。罗严塔尔若看到同盟军的人数越来越多，一定也会再增加己方的舰艇数。

这种拖延消耗的战术，可以使得敌人疲惫不堪，对罗严塔尔倒并非难事。但对方被称为“奇迹的杨”“魔术师杨”等外号，一定会有什么计策在的，罗严塔尔兴致昂然地期待着。

Ⅳ

杨的舰队自要塞出击，由费雪统领，亚典波罗指挥，两军就在要塞外陷入混战，双方炮火来来往往，在黑暗的夜空中不时有火光闪来闪去。

光之豪雨中的帝国军战舰玄涅贝克，在复合装甲和能源中和磁场的负荷超过界限的时候，舰体化成了一团光球。膨胀之后成为超短命的微小恒星，又无声无息地散去。余光的脉冲尚未消失，一旁又出现了新的火球，在热与光的变幻中沸腾，还原成无数的原子。

同盟军方面也不是没有损伤。就在奥克西纳战舰迅速地赶上三艘驱逐舰，并巧妙地将之射击后，它本身的弹道发射孔却被核融合散弹给击中了，舰艇从内部开始爆炸，在爆裂的声光中，舰艇也随之毁灭了。另外，留布利亚纳战舰的正面被两道光束射中，在两处龟裂连成一处的时候，整个舰艇便由左到右分成了两半。其余还未被波及的军舰仍然火力旺盛地攻击对方。

就在这混乱的情势中，杨舰队又派了新的兵力出击。罗严塔尔的旗舰托利斯坦舰桥立刻以电脑查询这艘新舰队的舰型和名称，最后终于查到了。

“是休伯利安旗舰！”

操作人员用一种连自己都不太相信的声音喊着。

连金银妖瞳的青年提督罗严塔尔都觉得意外，他表面上并没有说什么或表示什么，但是，对于敌方部队竟然由总司令官亲自带兵出击这件事，真的是感到相当意外。难道这位智将还意外地也是一名打头阵的猛将吗？

杨和罗严塔尔都是三十一岁,虽然这不过是个巧合,但是像他们这样同在战场上,又同样年纪轻轻就拥有这么高的官阶,又互为敌人的情形实在不多。

“全面前进!最高战速!”

罗严塔尔下了命令。这次或放进他们成败的一个关键呢!捕捉杨威利或将之杀死是全帝国军们所渴望的,功劳也必定相当大。想到这一点,年轻的罗严塔尔一下子出现过剩的战意,也是当然的事了!

托利斯坦号赶在帝国军的最前面,往休伯利安号急驶过去。就在即将进入射程时,干兵们都惨叫了一声,原来舰体本身已被一巨大的钝物给撞击到,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只敌舰从斜后方猛然撞过来的结果。

当敌舰撞上托利斯坦号时,它利用强烈的电磁石的作用,利索附着在托利斯坦旗舰上,然后利用大钻孔机凿穿舰体,喷入酸化剂。才两分钟的时间,这两艘旗舰的内壁都有一长达直径两公尺的洞穴裂开来,其中又有许多身着装甲服装的陆战队员一个接一个地跃入托利斯坦舰内。

这招是杨的诡计。他在想,要对付像罗严塔尔这种一流或以上的强劲的将领,若不用点二流的诡计乘虚而入,又怎么能制伏得了他呢?于是他只好用自己的旗舰为诱饵,让敌人误以为自己就在舰上,将敌舰诱出,再以突击方式使陆战队员们入侵,然后俘掳罗严塔尔或将之杀。这个具体的策略是由先寇布提出的,指挥官当然就是先寇布自己。

“有敌兵入侵!有敌兵入侵!现在采取迎敌全体制!”

当尖锐的警戒声在舰上响起时,中央通路上已经发生了惨烈的枪击和肉搏战了。“蔷薇骑士”连队一手拿着经过复合镜面处理,可抵挡镭射光束的盾牌,勇敢地往前冲,遇到敌兵就拿战斧砍杀,弄得壁上天花板上到处都沾满了鲜血。帝国军们的勇敢也不输给入侵者们。被击伤肩膀的士兵们仍然和死神抗拒似地紧抓着镭射枪不放,执拗地连连将敌兵射倒,直到力气用尽才躺在血泊之中。

“不要管这些虾兵小将了!我们的目标是他们的司令官,快找到舰桥!”

先寇布指挥着部下。就在他们挥舞战斧的脚 下,已经有不计其数的敌兵倒了下来,再也不会活过来了。

“不要让他们活着走出舰外!让他们知道这种愚蠢的行为所该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罗严塔尔的幕僚贝根格伦中将下了这道命令。贝根格伦以前曾经是齐格飞·吉尔菲艾斯麾下的一名勇将,吉尔菲艾斯死后担任罗严塔尔的参谋长,是

个充满知性又有气质涵养的人，他眼见目前的事态危急，因此挺身而出，亲自指挥肉搏战。

在参谋长的指挥之下，眼看着帝国的军士兵们就要自通路两侧挟击敌军的那一刹那，先寇布突然猛然往前进逼，将两名敌兵击倒，另外一名敌兵因被同僚的血迹洒到，下意识地往旁边闪避，先寇布又是迅速的一击，对方应声倒下。面对这样快速的砍杀，其他人想逃都来不及。

看到前面的兵士们的惨状，后面的人不禁毫不犹豫地打开门就跑。在惊愕和喊叫声中，有一名军官和两名士兵拔了枪站在那里。

在经过一次短兵相接之后，敌我共四个人横躺在地上，而依然站在那里的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先寇布，另一个是帝国军的一名军官，这名军官在这间方圆十公尺的房间中，似乎本来想穿上装甲服出去对付入侵的敌兵，但还来不及穿就已遇上了敌人。

他看见全副武装的入侵者并未有狼狈的样子，也没有大声呼救，只是微微地皱着眉头。先寇布看见眼前这人如此的气度和胆识，再加上他身上穿着黑银色的华丽帝国军军官服，尤其是他身上佩戴着只有将官才准使用的金黄色阶级勋章，先寇布心中更加确定此人的身份。

“你是罗严塔尔提督吗？”

听到对方以帝国标准语问他，这位青年提督以他那双金银妖瞳看着这位无礼的闯入者，点着头说：

“不错！你是同盟的鹰犬吗？”

他的回答低沉有力，毫无惧意。先寇布听了简直是忍无可忍，举起斧头就要砍，他知道说再多也没用，这种人不会接受招降的。

“我是华尔特·冯·先寇布。在你没死之前，先记好我的名字吧！”

话还没说完，他那把战斧已经如风地击出。

罗严塔尔不会笨到呆站在那儿领受这种猛烈的攻击。他修长匀称的身子在意识的完全控制下，跳开了两公尺的距离。战斧在半瞬前罗严塔尔脑袋的所在之处，与地板平行地横扫而过。但是，当罗严塔尔刚拔出手枪的时候，应该已飞舞而去的战斧，却无视惯性地以同样的速度，从反方向再度袭来。罗严塔尔蹲下了身子。战斧的刃将他那黑棕色的头发斩下了数根，在空中飞扬。罗严塔尔蹲下的身子顺势在地板上滚了一圈，在再度站起来的同时扣下了扳机。闪光如军刀一般向对方的头盔射去，但对方及时以战斧将面前的光束挡了下来。战斧的握柄因为无法承受能源的负荷而断成两截。

当握柄断为两截时,先寇布手持的那一截也飞弹了出去,同时打落了罗严塔尔手上的枪,两人此时同是手无寸铁,就在一刹那间,两人又同时动作了起来,先寇布从腰间拔出一把相当长的斗刀,而罗严塔尔则就近躺在一旁的同盟士兵尸体上插着的战斗刀拔了起来。刀上还沾满了那名士兵的血迹。

两人持刀对峙着,踏着军靴的脚步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挪动着,刀身散发出来的闪光几乎烧灼了他们两人的眼睛,两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瞪着对方,他往左挪一步,对方就往右挪一步,对方往右挪一步,他又往左再挪一步,看来这场肉搏战不会在短时间内打出结果来,两人的肉搏战技巧都已精熟,苛烈攻击与完美防御的均衡不会那么容易打破。

就在此时,有许多杂乱的脚步声渐渐来到这房间,原来是"蔷薇骑士"连队前来找寻他们的指挥官,而帝国军则在后追赶。

在卡斯巴·林兹的侧面扫射下,有好几个帝国军士兵都被击中,相继倒在地下,而增援的同僚们又从倒下的尸体后面赶来,对准入侵者开火。

局势又陷入一片混战,室内充满了怒吼声,鲜血和光影,在两方胜败未分之前,罗严塔尔和先寇布已被各自士兵们给团团护住了。

大约三分钟之后,同盟军被赶出室外。赶来救援的贝根格伦中将直到此时才得见司令官本人。

"您没事吧!"

罗严塔尔默默地点点头,顺手拨了拨头发,那两只金银妖瞳露出自嘲的表情。没想到自己意外地演出这场闹剧,身为舰队总司令的人被逼得和人单挑,虽然说是与敌应战,但自己这样子,和去年与之对打的奥夫雷沙一级上将比起来,也没什么两样了。

"刚刚那些家伙就是蔷薇骑士吗?"

"应该是没错。"

"马上中止战斗,部队撤退。我们这次竟让敌人的陆战部队入侵旗舰,简直太不像话了,我太过急功而上了敌人的当了。"

"真是对不起!"

"这也不是你的错! 是我太急于立功了,我该让自己的头脑冷静冷静。"

如果杨威利听到罗严塔尔这几句话,一定会认为他不只是个有才能的将领而已,他同时也是个有器量的一流人物。

而另一方面,率领舰队回到要塞的先寇布,一手抱着钢盔,装甲服也没换掉,就直接前去向杨报告战况。杨看了他装甲服上斑驳的血迹及未能打败敌

人的表情,觉得他好像是中古的圆桌武士一般。

“这次真的是让一条肥鱼给溜走了。不过入侵旗舰成功,也不能算是全无战绩可言,是不是?”

“这倒是可惜了。”

“搞不好对方也是这么想呢!对方相当有伎俩,再三地避过我的攻击。”

“搞不好就改变历史了呀!”

杨笑了起来,先寇布也在一旁讪笑着,此时他们两个都在开玩笑地说着话。

V

罗严塔尔发挥了非凡的手腕,把处于乱战状态的军队撤离后,再将之回复原本整然有序的面貌。而且是在和杨舰队对打之中完成的。而杨这方面不用说,他当然会想要趁胜追击,但他却发现这些撤走的士兵们似乎没有什么可击的破绽,因此,他马上下令舰队收兵回到要塞,先将这场舰队战停止再说。

杨威利盘腿坐在桌上,表情不太愉快地喝着红茶,他之所以不高兴,并不是因为眼前所发生的战局,而是因为这杯口中的红茶。杯中的茶叶是上等的,但是注入开水的时间却不太好,喝起来舌头的触感不好。他现在开始后悔,当初不应该同意国防委员会的命令放尤里安到费沙去的。虽然尤里安不是天生下来就为了帮他泡茶的,但与其说尤里安能攻善战,倒不如说他较适合去泡一壶好茶。这是杨自私的想法,因为他喜好红茶甚于一切。

“再怎么说,一山还是比一山高的。”

卡介伦喝了一口咖啡后谈论着。杨威利单脚跳下指挥桌,轻轻地踏在地板上。

“如果对方一直那么执拗地攻击就好了,不愧是帝国军人称双璧之一的将领,实在与众不同!”

杨一点也不吝于对敌人的赞美。先寇布在一旁毫无顾忌地问道:

“现在的情况是要塞对着舰队,倘若是在舰队对舰队的时候,有可以打败罗严塔尔吗?”

“我不知道!当初坎普被我们打败,但他用兵的柔软性并不及罗严塔尔,我们就已经胜得那么勉强,这次看来得看运气了……”

“不要说这种没有把握的话。我认为你连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都能

打败。现在却连打败他部下都没有信心,那怎么得了!”

“虽然你有思想上面的自由,可是也不能凭自己的主观信心来编织客观的结果啊!”

杨这句话有一半也是说给自己听的。当他那次面对着帝国军勇将卡尔·古斯达夫·坎普时,他心里也在想,如果当时他所面对的是莱因哈特的话,不就更难对付了吗?所以绝不能败给眼前莱因哈特的部下。不过,就像卡介伦所说的,厉害的敌人多得很呢……!

经过这一役,帝国军便和伊谢尔伦要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杨威利心里盘算着,如果帝国军一旦进入要塞主炮的射程内的话,他就要下令炮轰敌人,或以奇袭的方式接近敌人与之对打。可是目前敌人没有动静,他自然也就不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杨还是派遣了少数的舰队去炮轰敌舰,诱发战争,想将敌人引进要塞主炮的射程来。

可是,罗严塔尔却威令如山,把整个帝国军队治理得一丝不乱,行动迅速确实,要塞的操作员们都渐感焦躁不安起来。

先寇布开始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杀死罗严塔尔了。

十二月九日,帝国军突然展开全面的攻击行动。帝国军舰停止了原先在要塞主炮射程以外的地方巡弋,将舰艇五百只、五百只地组合成一组一组,然后以个别袭击方式,一组一组接近要塞攻击对方。

这是一种自杀性的攻击,军舰一旦被要塞主炮“雷神之槌”轰到,五百只舰艇一定无法承受它九二四〇兆瓦特的热能,在一瞬间即会被蒸发掉。即使舰队的速度再快,机动性再高,也不能完全抵挡住的,只有对付主炮以外的炮塔和枪座才能用这种打带跑的战术。以上这些道理,罗严塔尔都知道,但他却还是不顾一切地展开攻势,这种战斗真是前所未见的惨烈。

要塞的炮塔在经过舰队的连续轰炸之后,许多炮塔都在白光闪烁下被消灭了。剩下来的炮塔犹兀自对着天空连连开炮。而空中的小型军舰在遭到重击之后,舰旋了几圈就往要塞外壁上撞过去,舰炸得烯烂。只见这些小型军舰一艘艘地来袭,又一艘艘地爆炸,没有间断地撞击着外壁。

经过半小时后,帝国军方面已经损失了两千只以上的舰艇,而伊谢尔伦要塞也有两百多个地方遭到破坏。罗严塔尔的战斗指挥能力真是很强,他巧妙地指导舰队接近要塞炮塔的死角,然后再彻底集中火力轰击,使得要塞外壁终于产生龟裂,而一旦有了裂痕,外壁的口自然而然地就越来越大了。

虽然伤及要塞外壁，但是这对杨来说也不是什么致命伤，他只要再加强战术，就可弥补这场防御上的缺失了。

然而，尽管杨早就料到这场战争即将发生，但他却没有积极地应战，使得罗严塔尔抢先下手，而且还主导了战事的发展。虽然杨还应付得了罗严塔尔的攻势，也能巧妙地防止战局的恶化，减少人员的伤亡，但这种表现不能算是一位主动的创造性艺术家，只能说是一个处理工作的职业技术家罢了！杨此时就像菲列特利加私下所暗暗担心的那样，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他似乎觉得，只要不打败仗就好了，就是这么简单，别无所求。

“我第一次打过这么无聊的仗!”

奥利比·波布兰少校身穿战斗服，坐在驾驶员餐厅中一面吃饭，一面抱不平。因为当他们要出击时，敌人就不肯接近，而当敌人来攻时，却又没轮他们上阵。这种凭恃着坚固的外壁，只和敌人打炮战的战争是没有办法引起像波布兰这种男子的兴趣的。

“到底对方在搞什么名堂？难道他们是在要我们不成!”

伊凡·高尼夫望着波布兰，觉得自己的猜测可能是对的。而波布兰则在粗鲁地咬了熏肉和喝了啤酒之后才回答说：

“与其认真拼命打仗的敌人，我倒还比较喜欢打着玩儿的家伙!”

“我现在不是在讨论你的嗜好问题，我是在讨论帝国军这次作战的心态和用意!”

“我知道！你所关心的问题，司令官早就想过了吧！那个呆子在谈恋爱方面拿零分，不过，若论起战略家来，比他优秀的人倒是没有。”

“跟你倒是相反啊!”

高尼夫讽刺地回了他这句话，心想不知道他会不会生气，而这位自认为谈情高手的年轻射击王却不以为意地笑着说：

“我还不敢这么自大，到底没那个能耐啊！光是因为我的博爱主义就知要扣多少分了。”

杨威利的确就如波布兰所说的，早就洞悉帝国军的用意了。不过，他虽然想阻止，却无能为力，弄得满腹重重的心事。以前他也曾经看过莱因哈特的计谋和战略构想，而这次又是如此，可是，他又能怎样呢？与其做为一个预言者，还不如做一个实际行动来得有意义呢！

尤里安如果在的话，他大概会劝他“不要这么意气消沉”吧！杨的确是感到“意气消沉”。他想大声叫“自由行星同盟到底会变成怎样啊?”……而此时

尤里安如果能在他身边该多好！他真的很后悔放走尤里安。而这种后悔到底对不对呢？他也不知道！真是很烦人。

Ⅵ

十二月九日罗严克塔尔伦的攻击行动终究是失败了。虽然伊谢尔伦也有损伤，但仍然是居于不败的地位，罗严塔尔最后还是从要塞前方撤退。不过，这只是帝国军表面上的手段而已，他们早就预定好要对伊谢尔伦进行大规模的攻击，然后再把失败的消息传给同盟和费沙方面。

这是一出既壮观又讽刺的戏剧。剧本的内容是，帝国军要使同盟政府和人民及费沙的人民们产生错觉，让他们下错判断，进而加速历史的转变。

帝国军入侵伊谢尔伦回廊的部队总司令官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一级上将于是向帝都报告说，因为伊谢尔伦要塞防御力和抵抗力相当强，所以请求帝国军最高司令官莱因哈特·冯·罗严克拉姆公爵派遣军队增援。莱因哈特一接到此一报告马上表示遗憾，同时向帝国军的最高幕僚们表达想要一举攻下伊谢尔伦的目标，接着就命令守在帝都周边星域备战的渥佛根·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奈特哈尔·缪拉等上将出击。

“请全速全往伊谢尔伦回廊执行你们的任务。如果有必要，我到时候也会从帝都出发，加入你们的行列。

“遵命！愿赴全力。”

提督们都知道，莱因哈特的命令中，有几个字是故意说错的。他们要去的回廊，根本就不是伊谢尔伦。

莱因哈特就在军用宇宙港中，亲自向米达麦亚等人送行。战舰人狼号就在满天的星光下即将驶离港口，陪同送行的人还包括秘书官希尔德等人。

“终于是开始了。”

穿着黑银色军服、正式升为中校待遇的希尔德向莱因哈特打招呼。莱因哈特听了，向她点头还礼。

“嗯！这是一个结束的开始！玛林道夫小姐。”

希尔德看见莱因哈特耀眼的身影，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躺在病床上的表弟海因里希·冯·邱梅尔。这位患有先天性代谢异常病症的十八年轻贵族和莱因哈特一样，对宇宙有着极大的野心，但他却不能和莱因哈特一样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甚至于保不住自己的生命。希尔德一面想着她应该找时间去探望

他，一面又再度看了看莱因哈特，然后远眺遥远的夜空。

他们远远望着的彼岸，正是无限宽广而即将被征服的星海。

第九章　占领费沙

I

帝国军一级上将渥佛根·米达麦亚的舰队离开了帝都奥丁，正向伊谢尔伦回廊进击中——应该是这样。起码大部分的将兵都是如此认为，不过随着舰队的行动，渐渐转持疑问的人也出现了。在几次的瓦普跳跃飞行后，不正朝着和伊谢尔伦的相反方向吗？——这种耳语以舰法部门的负责干部们为中心，渐渐传开。不过，如果不进军伊谢伦尔，那么又该征讨何地呢？几经揣测与讨论，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在将官们的脑海中浮现了！除了伊谢尔伦之外，帝国军另外还有一个可能攻击的目标，那就是 PHEZZN——费沙！如果帝国军真的转而进军费沙，那真是太令人惊愕而难以置信了！

所有的猜测和疑惑，就在十二月十日那天得到解答。

就在这一天，军方才将原本仅让将官们知道的作战计划全盘告知士兵。米达麦亚本人在旗舰“人狼”上，透过通信荧幕，向全舰队的人说：

“我们即将前往的地方不是伊谢尔伦回廊，而是费沙回廊！”

当二〇〇万名的士兵听到这位“疾风之狼”的话以后，都齐声叫了起来，先是不相信地凝视着荧幕上的领导人，在惊愕的感觉过后，继之而起的是一阵阵的欢呼声，大家都兴奋地交换意见。接着，米达麦亚又继续发言：

“我们的最终目的，当然不只是占领费沙而已。我们出兵费沙的用意，是要以费沙为基地，通过这个回廊，进军自称为自由行星同盟的叛逆区，将他们打倒，以结束这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分裂和抗争。我们并非要以战争来征服世界，而是要为历史写下新的一页。

他稍停片刻后，继续说：

“当然，要达成目的并不容易。同盟的领域很大，他们有强大的兵力和优

秀的将领。可是如果我们能占领费沙回廊，整个局势将大为改观，到时候我们就完全站在有利的地位！我期待着各位的奋战表现！"

就这样，米达麦亚的部队在昂扬的士气中，迈开大步，向着费沙而来。

一艘费沙籍的矿石专用货物船"多利"号，正满载着贵重的货口，驶向六年来都未曾回归过的祖国。船外共有十四名船员，由于运航完全由电脑操作，所以他们在这趟回程中，正高兴地玩扑克牌和下棋，整个气氛都被酒精和美梦所笼罩着。其中还有人打算回到故乡以后，领了工资就要和自己的爱人结婚了。不过，这种安逸和和平的气氛，却被突如其来的意外给破坏了。

透过船上主萤幕所放映出来的画面，他们发现，在离船很远的地方，有无数的人工光点群集着。

船员们面面相觑，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船上操作员的报告是在三分钟之后。

"那是帝国军的舰队！约有一万艘！不！两万艘集结在那儿！不过，帝国军怎么会出现在这一带的区域呢？这里明明是非武装区域啊！"

船员们都怀疑地互相询问，最后，一位平常不爱说话的航宙士下了结论：

"帝国军一定是打算入侵费沙回廊。原本，我们大家都认为他们会进军伊谢尔伦的，看来是受骗了！"

这位航宙士所说的话完全不是在开玩笑，在怒气之下，暗暗流动着不安和恐怖的气息。

"……这么说，帝国军是打算以武力占领费沙回廊罗？"

有人悲愤地问着。虽然他希望有人能告诉他否定的答案，可是这却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计划吗？"

"总之，他们要占领费沙绝对是一件大事！若不马上通知费沙……"

就在此时，对方已经派来了十艘驱逐舰和快速巡逻舰往"多利"号而来，并发出命令叫"多利"号停驶。此时"多利"号上的船员已完全处于绝境，尽管他们都是行事大胆的费沙籍人民，但是碰到这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时，一时之间也都束手无策了。

"我们目前离驱逐舰炮的射程尚有一段距离，不如乘机快逃！"

"没有用的，他们马上会追上来！"

航宙士不抱乐观的看法。

"……就算我们此刻能逃离这里，以后在费沙领土内一定也还会再遇上帝

国军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倒不如现在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儿,尽量不要把他们惹火还好一些!"

"……可是,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我还一直认为,费沙和帝国会一直共存下去呢!……"

"到底时代还是一直在变的啊!"

这些人不得不难过地承认他们的命运是被掌握在整个历史的客观情况下的。他们虽然勤奋地工作,慢慢累积财富,从来也不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甚至还常回馈社会,渡过充实的一生,但是,到头来仍然没有办法不受历史改变的影响,这个多变的时代以及兴衰的国家,依然深深地左右着他们的命运!

就这样,"多利"号被剥夺了运行的自由,在帝国军包围的情况之下,逐渐开往费沙。以"疾风之狼"的行军速度而言,"多利"号若想逃走,立刻就会遭到炮击而毁灭!不过,此刻他们被两万只舰艇挟持着,也不是件多么愉快的事。大约过了半天后,另一艘费沙籍的货物船"花心"号也出现了,帝国军一样又发出命令:

"马上停船!否则将遭到攻击!"

这艘"花心"号的船员们显然比"多利"号的船员们勇敢多了。或许说,他们比较笨,竟然无视于帝国所发出的警告,开始加速逃走。

米达麦亚在第四度发出警告而对方仍视若无睹之后,终于下达了攻击的命令。

三十秒钟以后,一道纯白的光线划过遥远的黑暗天空,随即爆裂出火花来,"花心"号就这样被轰得粉碎了。

看到这样惨烈的景象,"多利"号的船员们都暗自庆幸他们刚刚所做的选择是正确的。虽然"花心"号决定逃走是件愚蠢的事,但是他们私底下是很希望它能逃走!

十二月二十四日,米达麦亚舰队抵达行星费沙的卫星轨道。截至这一天为止,帝国军所捕获的商船数目已高达六十艘以上,其中半数以上皆遭破坏。不过,根据"疾风之狼"爱与强敌作战的本性看来,这几天的征途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好看的还在后头!比起虽然是在进行伪装作战,但却可以和杨威利对敌的奥斯卡·冯·罗严塔尔,不知道谁算是比较幸福的。不过,在帝国军的历史上,写下有史以来首先入侵费沙回廊的人,却还是他自己——渥佛根·米达麦亚。

米达麦亚在自己的旗舰上，透过巨型荧幕，指挥舰队登陆作战。而费沙的管制当局则不断地发出警告：

“请立刻撤退军舰！你们违反法规，一定会遭到国际制裁的。请立刻撤退！”

无奈，这些忠于职守的呼吁并未受到重视。由拜耶尔蓝中将所率领的舰队已穿越卫星轨道。开始往大气圈内登陆。这些排列整齐的舰艇在闪亮的太阳光照射之下，看起来真有如一串美丽的珍珠项链，相当耀眼。

此时的费沙管制当局真的是开始恐慌起来。这块历经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未曾被侵犯的圣地，如今竟然就要被占领了。看来他们以往见风转舵的一贯骑墙作风，已暴露了他们没有忧患意识的弱点。随着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叫声和嘈杂的脚步声，一位管制室的官员将耳机扔在桌上，搔着头皮纳闷：

“为什么事情会演变成这样呢？我还是不明白啊！”

多少人发出了同样的牢骚，同样无助的呻吟？随后又有多少人就这样失去了生命呢？这些人在遇害前仍然企图抓住那已经破灭的幻想，但一切都已太迟了。

此时在费沙的领土上，尤其是夜晚来临的半球，恐怖的事件一一爆发了。孩子们悲惨地仰天哀嚎，大人们更是不知该如何是好！

这些尤里安都看见了。当无数光点斜行在深蓝色的夜空中之时，尤里安正穿着便服走在街上。背后总感觉到不知是费沙、帝国、或是同僚在跟踪着，不过，这即将是不值得再关心的事了。

尤里安想到的是更远的事：帝国军在占领费沙之后，一定会以费沙为基地，向同盟进行攻击行动。杨提督的预测果然没错，真希望自己能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听到街上人声沸腾的嘈杂声，为了避开与别人不必要的冲突，尤里安于是快步走回办公室去。

Ⅱ

“帝国军入侵费沙！中央宇宙港已被他们占领。”

当此一消息传至市内时，费沙的自治领主安德鲁安·鲁宾斯基本人并不在自治领主府内，也不在官邸中，而是在他的私人寓所内。他的两层楼寓所拥有一个很高大的天花板，客厅相当宽广，墙壁上还挂了几幅油画，有着洛克式的

风味。墙壁的另一边挂着一幅宽达两公尺的大镜子，给人一种豪华却无个性可言的感觉。

面对莱因哈特迅雷不及掩耳的侵略行动，绝对处于失败劣势的鲁宾斯基，仍然悠闲自得地坐在少发上，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吃了败仗的。坐在他对面沙发上的是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

“自治领主阁下，您听说了吗？”

“听说了。”

“费沙好像真的已经到最后的关头了啊！”

似乎大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事实上，鲁伯特也曾预测过，在不久的未来将会发生此一事件，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帝国军的士兵们会在今年，也就是宇宙历七九八年，提前出现在费沙的土地上。

“看来，博尔德克很可能会乘着帝国军入侵的机会，起而夺取你的政权，取代你的地位！”

鲁伯特·凯撒林克那张皮笑肉不笑的脸正倒映在他的酒杯之中。

“属于你的时代就要结束了！你在位仅四年，看来历代的自治领主当中，在位最短的人非你莫属了！”

“你真的确定我的时代就要结束了？”

“我的看法和博尔德克一样。一个演员如果占据舞台的时间太久的话，会令人讨厌的。大家都希望他快点下台。”

这句话如果是出自他人之口，早就没命了。不过安德鲁安·鲁宾斯基却一点也不生气似的，这只“费沙的黑狐”只是将酒杯放回茶几上，然后一边用手掌摩擦着他那丰厚的脸颊，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你的看法是和罗严克拉姆公爵的一样吧！我比博尔德克还要难驾驭一些。对于这一点，我自己感到很光荣！”

“你要如何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可是不知道。!”

鲁伯特·凯撒林克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粗哑起来，表情也一扫原先所伪装的郑重，显现出一幅歹毒的样子。如果对方是个个性较弱的人，可能连看都不敢看他一眼。一个人如果相当生气的时候，脸部表情一定会产生相当丑恶的变化。鲁伯特接着无声地笑了笑，手指伸进口袋里去，好像要掏什么东西出来似的，才一眨眼的功夫，他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枪，而枪口则正对着鲁宾斯基。

“关于你死后的事情，我就真的不知道了！我还不至于疯狂到对一个死人感兴趣的地步。”

“你很厉害,机会一来绝不放过!”

鲁宾斯基这句话是发自内心的。

“不过,你也没什么见机行事的大智慧,只不过是有点小聪明罢了!”

“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想必你也一定不会有所悔悟罢!自治领主阁下,要承认失败才会成功啊!”

“就是因为这样,我想也没有劳动您大驾的必要吧!鲁伯特!”

这位年轻的副官听到鲁宾斯基竟然这样直呼他的姓氏,脸上不禁泛起一片潮红。愤怒和不快使得他脸部的血管都扩张了起来似的,呼吸也变得相当急促。他努力地调整自己的呼吸,当作没听见鲁宾斯基刚刚所说的那句话一般,他开口说:

“我一定会打倒博尔德克这个低能儿的!不过,我若想要当上费沙自治领主,你的存在对我实在是一大威胁。你是那种不陷害别人,就会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人。杀了你,不但会让我自己感到心安,对于整个社会而言,也可算是造福人群的一件事了。”

他本来也曾考虑过要将鲁宾斯基献给帝国军的,可是,目前博尔德克已经是罗严克拉姆公爵的囊中之物,想必已不需要利用自己了。不如自己干脆就当个背叛者,把鲁宾斯基作掉算了!他认为自己才是费沙的一颗再生之星,他一定能集结费沙人团结起来的。不过眼前比他更具声望的鲁宾斯基对他而言,却是一个威胁。一想到此,他想杀鲁宾斯基念头就更加深了。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使他想要杀他,那就是他无法忍受旁人知道他父亲的生死之谜!

“但是啊,鲁伯特……”

“闭嘴!不要随便叫我名字!”

他的声音又提高了许多。鲁宾斯基面对此一变局,却仍然心平静气似的,直盯着对面这位双目充满血丝的年轻人看。

“我是你父亲啊!难道我不能直呼你的名字吗?”

“我父亲……”

鲁伯特·凯撒林克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喉咙呛得直咳嗽,咽喉难受极了。

“父亲!所谓父亲是……”

激动的感情淹没了他的话语,年轻的副官即将扣紧朝着鲁宾斯基的手枪扳机。

墙上的镜子发出了尖锐的悲鸣。镜面破裂反射着照明的灯光向四处飞散

乱舞。带着惊愕的表情,鲁伯特·凯撒林克回身转向镜子的时候,点点闪光中出现了三条新的光束,射入凯撒林克的身体中。

这位年轻的副官手上仍握着枪,短而激烈地舞动了一下,突然间,他的动作又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他的身体好像被一个看不见的巨人用力推了一把似的,重重地跌坐在床上。

"……你也未免太小看我了吧! 鲁伯特!"

鲁宾斯基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俯视着自己的儿子,毫不带感情地说着,不过似乎还流露出一丝丝沉痛的感觉。

"我早就知道你想杀我了! 这也是你今晚来这儿的目的,不是吗? 不过,我也早已有了准备。"

"你怎么知道……?"

"这也是要拜你所赐! 多米妮克虽然是你的伙伴,你就这么相信她吗?"

"……那个贱女人!"

鲁伯特也只能这样不住地咒骂着。忽然,在他逐渐丧失光彩的视线范围之内,出现了几个人影。他是从破碎的镜片中看到的。他们不是来自童话中镜之国的证据,就是手中握着荷电粒子的来福枪。在这面神奇的镜子背后,自治领主设有秘密的警卫。他选择了父亲的掌心为决战场。

"你的缺点和我的实在太像了! 如果你能将自己的霸气和欲望收敛一些的话,说不定会拥有比我更高的权势与地位! 你做事样样都清楚明白,唯独就是不知道该等待适当的时机啊!"

眼前的年轻人瞳孔中所散发出来的尽是怨毒的目光。

"我一点也不想要你给我任何东西……"

凯撒林克嘴角喷出血红的泡沫,看来就快要死了。他身上的伤口异常地灼热,而四脚却相反地感到冰冷,整个身体的感觉就好像是一只夜行兽一般。当他四脚的冰冷感觉迅速传达到心脏的时候,他的未来也就此消失不见。

"……我曾下过决心,我要从你身上夺走! 要取走你的一切! 我不会留给你任何东西,包括我自己……"

鲁伯特·凯撒林克就在充满怨恨的情况下一动也不动地死去了。他在自己的许多谋略与计划未完成之前,就比他父亲鲁宾斯基提早一步退出这个人生舞台。

"自治领主阁下,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护卫中有一人忽然站出来向鲁宾斯基问道。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

敌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在他们进来之前,这两人到底说了些什么话。不过,他们总觉得这两个人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寻常的关系,这使得他们感到不安起来。

鲁宾斯基将视线转向这名发问的护卫。这名护卫被他看得心理倍感压力,不自觉地向后退了半步。不过,鲁宾斯基那冷漠的眼光只在一瞬间之后就消失了,随即又恢复了他以往那种一贯的自信及值得信赖的表情。他信心满满、若无其事地说:

"自由行星同盟的特留尼西特议长在发生军事政变时,到最后也是安然地躲了起来。看来我们也得找个隐密的地方了!"

Ⅲ

米达麦亚的临时司令部设于费沙中央宇宙港大楼内。费沙的各旅馆和大楼,都是他们必须占领的重点,而其中的中央宇宙港大楼则是最适合他们当司令部的地方。

"驻在此处的帝国办事处有事与我们联络。"

副官克里希少校向米达麦亚报告着。

"办事处说,他们害怕会遭到反帝国军的暴徒们袭击,所以希望我们能派遣护卫部队前去保护他们。"

"我们人才刚到,他们就提出这种要求?算了!我就派一个大队去吧!他们怕成这个样子,想必也不敢列队出迎了!"

米达麦亚笑地发出自登陆费沙以来的第一道命令。接着,他将所有幕僚们都召集起来。

他们又再度确认了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第一阶段的军事目标为自治领主府、同盟驻费沙办事处、航路局、公共广播中心、中央通信局、六所宇宙港、物资流通管制中心、治安警察本部、地上交通管制中心、以及氢动力中心。若能全面控制第一阶段所设定的目标,那就等于控制了费沙这个有机体的大脑和心脏一样,到时帝国军就能呼风唤雨,予取予求了。

"其中最重要的是自治领主府、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及航路局这三个地方。因为我们必须握有这三个地方的电脑,才能掌握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情报。这是先决条件!大家懂吗?"

拜耶尔蓝、布罗、德洛伊杰、陈等各个幕僚们面对司令官锐利的眼光,不禁

紧张地猛点头。不用说,他们每个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过去,有好几次远征军就是因为对同盟的地理情报准备不周,以致遭到败北的命运。如果这次能够控制航路局和同盟驻费沙办事处的电脑系统,那么就能在未知的广大星域中占尽地利了。这次之所以要以费沙为后方基地,为的就是要打情报战和补给战。这是莱因哈特想要在全宇宙中一举成功、登上霸位所不可欠缺的条件。

另外,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心理战术。同盟军若发现自己国家的地理、军事及经济等重大机密情报都落入敌人手中,他们一定会人心涣散的。

由于同盟军一向都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伊谢尔伦回廊,帝国这次进攻费沙的行动,在战略水准上,可说是绝对的赢家。如果再加上情报战上的胜利的话,那么同盟方面,就算有杨威利这样的用兵艺术家出马,也很难挽回同盟军的失败局势了。

接着,米达麦亚又发布三项禁令,禁止杀害平民百姓、禁止对女性施暴、以及禁止打劫行动,违者经审判后,一律枪决。

"渥佛根·米达麦亚说一不二。若有人胆敢伤害帝国军的荣誉,一定不饶他。各位请铭记在心。"

幕僚们当然都会记得。米达麦亚对部下常能体恤民情,慷慨大方,是个受欢迎的上司,不过他对违反法令者却绝不宽容,严厉的处罚令人不寒而栗。记得以前还是旧体制时,米达麦亚曾亲手射杀抢夺杀人的部下,由于他是平民出身,有人当时因嫉妒他的权位,借题发挥,在军事会议中对提起告诉。多亏莱因哈特将此告诉撤回,还升他的官,亲自将他入元帅府。就因为这件事,米达麦亚有感于莱因哈特的知遇之恩,才加入他的阵营,为他效力。

目前帝国军正依照米达麦亚的指示,一个个将费沙的重要地点控制下来。首先是航路局被占领,内部的电脑系统和庞大的航路资料库也完全被帝军接收。

接着,自治领主府也被占领。不过领主 不在这栋建筑物里面,根据其他军队攻击领主私人寓所的报告指出,领主也不在其内,不过,他们却在寓所的二楼客厅内发现一名被枪杀的男尸,墙壁上的镜子也完全遭到破坏。这名男尸的身份经证实为自治领主的副官鲁伯特·凯撒林克。至于他为何会被杀死而陈尸于此呢？只有等日后再慢慢查明真相了。

古雷沙上校率领了六百名陆战队队员,分剩一百二十辆机动装甲车,以全速通过街上,前往自由行星同盟驻费沙办事处进行占领行动。奇怪的是,这条

街平常在这个时候应该是人多热闹的时刻,可是此时却显得冷清可怖,几乎所有的商店都紧闭门户。

大军一到达办事处后,上尉就命令将整个建筑物包围起来,自己则站在大门前。

就在这时候,建筑物中突然有武器被发射出来。

一道电子光束射向士兵们所站立的地面上,四周泛起了白色的烟雾和地板碎片。

“不要白费力气了……”

古雷沙冷笑着,手轻轻一挥,跟着就有一台机动装甲车将其装有大口径炮弹的炮口对准建筑物,两发炮弹随即被发射出去。建筑物四面的厚玻璃应声齐碎,热气和烟雾弥漫了整个空气。

照理说这两发炮弹应该是很惊人的,可是办事处内却好像没事一般,连一点抵抗的行动都没有,让人怀疑办事处内到底还有没有人在? 怎么会静得如此可怕。古雷沙身为一名军人,因此他不知是否会有埋伏。又因为房内发生了火灾,枪的残留热量装置也就失去了用处。

有一名士兵小心翼翼地接近建筑物,突入内部探查,没多久又立刻冲出来向上尉报告说:

“上校,里面一个人影也没有……只有一只小猫。”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名士兵也不明所以。上尉又问,那刚刚又是谁向我们射击呢? 这名士兵只好带着他到二楼的窗边来告诉他。上尉依照士兵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心里不禁吃了一惊。原来是一个架自动发射装置。有一把来福枪就装在窗边的自动发射装置上,扳机由定时器所控制。好狡猾的家伙! 上校一面骂,一面命令救火。接着自己就和技术士官赶至电脑室去。

才一进电脑室,技术士官们不禁都面无血色地看着上校。上校登时明白自己最重要的任务看来是无法达成了。而整个虚空中,似乎就只剩下上校咬牙切齿的咒骂声还兀自在飘荡着。

米达麦亚乃武人出身,对于经济方面虽然没有很深的造诣,但是他也明白,若经济的营运受到箝制的话,对于人民的日常生活一定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此,他并没有关闭银行,商店也让其营业,使得民心不致于在心理上造成恐慌。至于对帝国军抱着敌意的人而言,他们还是必须考虑到生活的,至少他们心里也希望自己的经济环境能越来越好。

米达麦亚同时以司令官的身份下达命令,他召告费沙境内的人民。不得

无故将商品涨高或拒卖某些商品，违者严罚。此一命令一下达，许多商店就纷纷把刚才调涨的标价牌，又换回原来的旧标价。似乎费沙商人的伎俩也被米达麦亚的此一快攻给摧毁了！

二十八日那一天，第二批帝国军在奈特哈尔·缪拉的率领下到达办事处。米达麦亚的部下们都以无比欢欣的心情来欢迎这一百万名士兵们到来。米达麦亚还亲自出迎，和缪拉轻轻地握了手。但反观费沙的人民们——对于自己祖国还抱有希望的人看到第二批帝国军到来感到相当的反感，而对祖国和未来不抱希望的人看来一〇〇万人的占领行为后则更加感到死心了。

此时费沙全境的宇宙港都已在帝国军的控制之下，商旅运输也全部停止。没有任何人能随便地公然离开费沙，帝国军们认为失踪的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和同盟的办事处官员应该是躲在行星的某个角落中。

在米达麦亚的领导下，他手下的官员们表现得可圈可点，但偶而也会出现一、两名害群之马。在缪拉到达之前，就发生了一件士兵对妇女施暴的事件，并且还将一名女性受害者的订婚钻戒抢走了。米达麦亚感到相当生气，立即下令搜捕犯人。这位“疾风之狼”不但亲自向被害人谢罪，归还戒指，同时还以军司令官的身份，将三名犯案士兵处死。

死刑是在山德列广场公开举行的，虽然公开处死是相当残忍的一件事。但是米达麦亚却不得不如此做。若不能切实执行死刑，则米达麦亚所下达的军令必定不能使占领区内的百姓们信服，而死刑若秘密执行的话，则可能让人怀疑，不知是否已释放他们逃走？平白落人口实。总之，帝国军必须尽量不让人民产生反感，如此才能减低市民们对帝国军的抵抗欲望。

这三名士兵们的所属部队队长虽然战战兢兢地请求司令官对他们从轻发落，但司令官却毫不宽容。

“我一向是说一不二的人。难道你们要否认自己曾收到我所下达的命令吗？”

在公开处死三名士兵之后，米达麦亚才到中央宇宙港去迎接自己的同事。对于自己的顶头上司亲自出迎，缪拉感到相当惶恐，他不断地赞美米达麦亚的统治有方。米达麦亚回答说：

“嗯，就目前为止是这样吧。”

费沙目前是处于虚脱的状态而无声无息地。但是，不知何时又会出现让局面沸腾的人吧。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或许多少会有一些小麻烦，不过，罗严克拉姆公爵会做出适当地处置吧……。

"不管怎么说,我如果不打仗的话,肩膀还真会发酸呢!"

武人就是武人!

Ⅳ

有一位身穿毛衣、神色仓惶的少年,正走在有帝国军出没的小巷子里,步伐相当匆忙。他的长发是亚麻色的,长得非常俊俏,眼眸为深棕色,身材匀称,这就是尤里安·敏兹。尤里安走进一栋很隐密的矮楼房去,推门走进一间房间,里面有三个男人正在等他。其中两位是刚从办事处逃出来的马逊准尉和汉斯专员。另外一位他却不太认识。难道是马逊在打探街头情势的同时,所找到的一名独立商人吗?

……四天前,当尤里安返回办事途中,亲眼看见帝国军入侵时,本来想和马逊一起雇辆车逃走,可是车子却因街上挤满了混乱的群众而无法动弹。

"没办法走啊!准尉,我们下车吧!"

"要用走路的吗?"

"不!用跑的!"

马逊于是跟着尤里安走,他觉得尤里安真是充满活力。由于尤里安是杨提督亲自挈付给他,要他好好照顾的人,而他本身也对尤里安有好感,因此,只要是为了尤里安,要他做什么事他都愿意。想到此,跟着尤里安走路的脚步也觉轻快起来。

两人一到办事处,尤里安立即看见所有人都已被召集至大厅上,他发现大家都议论纷纷,无所适从的样子。接着他走到汉斯事务官的面前向他行礼致意。

"事务官阁下,我想我们办事处中的电脑记忆体应该全部销毁吧!"

"销毁?"

这位事务官的反应,简直是慢到痴呆的地步。

"如果不销毁所有资料,就会落入帝国军手中,我们同盟机密不就全曝光了吗?"

汉斯事务官感到很惶恐,眼神恍惚不定。他似乎在期待着是否有人肯负责任去完成这项任务,可是,显然他失望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做。

"请你快决定吧!帝国军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尤里安看了看全体同仁,只见他们都面无表情,沉默不语,难道没有人赞

成他的意见吗？就连首席驻在武官也不例外，只见他不高兴地盯着别地方看。

“我怎能让你这小鬼来支使！”

汉斯突然以高亢的声音回答。说了这句话，他觉得好像松了一口气似的拭去自己额头上的汗水。

“但是，你的建议似乎还有点价值，那么就由你负责执行销毁电脑情报的任务吧。”

尤里安心里暗想：要是同盟灭亡了。又要谁来负责任呢？

“还有别的办法啊！我看我们干脆就把电脑中的所有资料留给帝国军去利用，若同盟真的因此而被征服，我们也会因为曾经提供重大情报给帝国军而受到较宽大的处分呢！”

尤里安故意语中带刺地这样说，而汉斯竟然也露出了默认的表情，尤里安看了心中真是吃了一惊。

“我知道了！我担下责任。就让我去销毁电脑中的所有资料吧！”

虽然话已说出了口，尤里安心中多少也还存着一些犹豫。不过事已至此，不这样做也不行了！在马逊的协助下，他将所有的电脑记忆库完全销毁，三十分钟后，他们又回到原地，然而他们却发现，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已和刚刚完全不同了。只见大厅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汉斯事务官表情木然地坐着。看来，包括首席驻在武官维拉上校在内的众人们，都已离开这位无能的长官，各自想办法走逃走了。尤里安原本就认为这些人毫无纲纪，无法称职工作，如今一看，更是觉得他们毫无责任感可言。如果让同盟政府得知他们在危乱中还擅离职守的话，一定会加以处罚的。不过，现在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同盟本身是否能安然抵挡住帝国军的攻击继续生存下去，都还是个问题呢？一想到这，尤里安的心都凉了！

“你，你，拜托，请带我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汉斯一看见尤里安，马上就向他哀求着！

虽说带着他碍手碍脚的，可是尤里安也不忍心见死不救地抛下他一个。他告诉汉斯换上轻便的服装，准备好现金和手枪。接着尤里安拿着来福枪的自动发射装置来到二楼窗边。将它装在窗户旁。然后带着已换好衣服，正在楼下紧张地等着他的事务官走出去。就在此时，他们听到机动装甲逐渐接近的车轮声……。

“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如果已经走投无路，那可惨了！”

汉斯才刚从敌人手中暂时逃了出来,现在还走在黑暗的小巷中,就又恢复了以往傲慢的神态。他似乎生来就不曾吃过苦,也没有遇过大风大浪似的,都三十岁的人了,还要一位比他还小得多的少年来保护他。尤里安很羡慕那些自行逃走的同事,没有汉斯在身边,的确是省事不少。听到汉斯这么说,尤里安不得不回答说:

"找找看有没有独立商人吧!"

"找到了又怎么样呢?"

"我们可以请他帮我们安排船只,逃出费沙。"

汉斯听了这番话,否着脑袋说:

"嗯……不过,你想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而这也是尤里安所急欲知道的事。他想离开此地并非意欲袖手旁观事态的发展,他只是想回到杨的身边罢了。毕竟从什么地方来,就应该要回到什么地方去。尤里安憎厌地看着汉斯,如果他的身边不是这个不值得尊敬的男人,而是杨威利的,那该多好啊……!

接下来这四天,尤里安一直躲在小巷中隐密的房子里,一直想着该如何逃出费沙。费沙这个地方有一点很值得庆幸,那就是只要有人出得起高昂的价钱,要办什么事都方便。尤里安目前虽然仍处于不稳定的情势中,但至少生命还是暂时安全的。不过,保住生命的安全并不是他最终的目标。

马逊向尤里安介绍眼前的这位陌生人,这名男子头发稀疏,身体肌肉也松松垮垮的,给人一种每天都过着疲惫生活的印象。不过,他的双眼倒是有神。

"我叫马利涅斯克,是独立商船贝流斯卡号的代船长。"

他向尤里安自报姓名,表示这样开门见山比较好办事。他说,他本身只是个事务员,要开船恐怕没什么自信,如果能够雇用专家来开就好了,他自己本身可提供一艘宇宙船。

"其实,我们两个也算是有缘份,我们之间还存在着和我们有很大关系的人物呢!"

"两个人?"

"就是我们船长波利斯·寇涅夫和你的监护人杨提督。他们两个从小就是很要好的朋友。"

尤里安的眼睛睁大了许多,不过,当他听说杨的幼时密友——也就是贝流斯卡号的船长,目前是在同盟的首都时,不免感到些许的遗憾。

"不过,我还认识其他开船技术相当好的航宙士。只要你信得过我,我可

以帮你找人。对于费沙人而言,契约是相当神圣不可欺的东西。"

马利涅斯克一直向他保证,最后才提及必须先给钱。

"想找一个又勇敢、技术又好的人,自然要给他相当的报酬。我们先拿些钱给人家,在情理上也比较说得过去。"

"我也这么觉得。当然,我们也不会亏待你的!请你快点去找人好吗?"

尤里安无视于一旁表示不妥的汉斯,从事务官那尚称丰厚的钱包中取出五百元办事处马克的纸钞十张,交给马利涅斯克做为定金。马利涅斯克拿了钱走出去之后,马逊准尉以一种深沉的眼光看着自己的上司。

"不知道他靠得住?"

"我想应该没问题吧?"

其实尤里安也没什么把握,可是又有什么办法?他现在也是身不由己,不得已才将自己的生命和运气押在别人身上的啊!至于寇涅夫这个人,他也只知道他是杨威利儿时的密友,至于他是否就是伊谢尔伦的击落王伊凡·高尼夫所说的"费沙的表兄弟"呢?若不亲眼看到本人,尤里安是没有办法确定的!

"少尉,虽然我们嘴里说信得过他,不过你还是要有心理准备才好,因为我们还是有可能被他出卖而惹上杀身之祸。您以为呢?"

尤里安一听马逊这么说,他那线条优美的眉毛立刻纠结起来。他有时候想想,为什么总是有人要将一些不适于他的年龄与能力的工作责任和义务都强行推给他呢?难道只是因为自己想成为一名军人,就得受到这样的待遇吗?不论如何,尤里安现在只是一心一意地想回到杨的身边,不论付出任何代价都不在乎。

有一群商人群聚在一"朵拉库尔"酒店的三楼内,其中有一名男子正从窗户往外望着,当他看见装有大口径炮口的机动装甲车通过大街,发出巨响时,不禁感到讨厌起来。由于宇宙港目前大半都处在封锁的状态下,这群独立商人根本没办法做生意,只好聚在这家酒馆中一起喝闷酒。

"费沙不是一向都握有情报吗?为什么连帝国军要来侵略的消息都不知道呢?真是不可思议!"

"这些吃公家饭的能做什么事?每天不外乎是报点气象啦!报点庆典活动的情形啦!根本靠不住嘛!"

"其实这也难怪。姑且不说别的国家,我们费沙政府所任用的官员就根本是些没才能的人了,怎么会有好的情报呢?"

就这样，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骂得很难听，但内容即有欠精彩。而他们也都心里有数。光是坐在这里骂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所以，他们每个人都感到相当忧虑，大家都担心目前所使用的日历到底还能撑到何时？

“我们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历史就要改变了！高登巴姆王朝、费沙自治领、以及自由行星同盟都将被消灭。接着，那个金发的黄口小儿就要成为整个宇宙的皇帝了！”

“那个小子接管了高登巴姆王朝的领土难道还嫌不够吗？真是利欲熏心，可恶极了！”

“不可恶难道会成功吗？看看费沙这个国家的大人物们吧！他们就是不够可恶啊！”

大家听了都笑出声来，有个人却开口说了一句自暴自弃的话：

“也好，反正我们是自由的人民。和自由行星同盟那些只是挂名的家伙不同，我们才是真的自由人民。我们并不需要慈悲怜悯的皇帝。”

大家听到这番话后，有个年纪较长的商人忍不住挥了挥手表示不赞同：

“我这辈子也不想活多久了！可是不愿意看见帝国军的铁蹄踏入这块土地。”

这位老商人说着长声叹了一口气，四周的年轻人也都心情沉重，不知该说些什么安慰的话。

“百年来，我们的历史就一直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一直也认为历史会跟着继续这样走下去，但是想一想，这种想法又有什么根据呢？至今已有五个世纪之久的高登巴姆王朝，如今也沦落到这么悲惨的下场，而费沙跟着也快灭亡了！我真傻啊！”

老人一提到“灭亡”两个字，四周的气氛更是凝重起来，大家沉默了片刻，突然有个声音打破了这个无声的场面：

“我想，很遗憾的，费沙可能会暂时亡国也说不定，但是，他一定会再复国的！我们这些独立商人可以起而建立一个自由之民的城市啊！不是吗？刚刚也有人说过，我们根本不需要有皇帝的存在呀！”

说出这番话的就是卡尔·布拉格。与其说他是一名商人，倒不如说他是一个有名的航宙士。

大家听了他所说的这番话，不禁感到心中的阴霾已被一扫而空，于是拍手叫好起来！就在此时，有一位刚进来却一直停立在门边的人，故意地等大家鼓掌完毕后，再自己又独自拍起手来。

“说得真好啊！布拉格。”

布拉格登时紧张起来，他望着这位旧识笑着说：

“你不是贝流斯卡号的马利涅斯克吗？难得见你一面！到这儿来，有何贵事？”

“为正事而来啊！难道你喜欢在这儿演讲胜过去开宇宙船吗？”

“好！我去开！”

“……你真爽快！连发生什么事都不问就答应了吗？”

马利涅斯克面对布拉格如此爽快的反应，一时倒不晓得要如何向他说明事情原委了。

布拉格无所谓地笑着说：

“反正坐在这里也是陡然使人烦闷而已，我宁愿接受魔鬼的挑战！你大概就是从恶魔那里来的吧！”

布拉格豪壮地笑了出来。

V

十二月三十日，费沙标准时间为十六点五十分，莱因哈特终于在幕僚们的陪同下踏上了费沙的领土。

米达麦亚一级上将和缪拉上将率领了四万名警备兵，亲自迎接这年轻的帝国军最高司令官。此时费沙昼短夜长的季节。这位金发的年轻人走在昏暗中带有蔷薇般瑰丽色彩的暮霭之中，让人觉得他本身就好像一首诗篇般的动人。不管是喜欢他的或讨厌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他的风采是胜过任何人的。此时，站在宇宙港上看见莱因哈特英姿的士兵们都感到相当振奋，除非他们战死，否则将来等他们老了以后，仍然会向他们的妻子及孙儿们夸耀自己曾亲眼目睹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停立在黄昏中的样子。

士兵们开始兴奋地高声喊着口号，充满了热情和力量。他们喊着：

“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这位年轻的元帅听到士兵们的欢呼声，显得有点不解似的，米达麦亚立刻向他解释说：

“他们在欢呼你为皇帝！吾皇……”

莱因哈特虽然嘴巴这么说，可是他身边的幕僚们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这位金发的年轻人并没有阻止大家喊他为皇帝。他向士兵们挥手致意，群众

们安静片刻后，响亮的欢呼声又高喊了起来：

“皇帝万岁！帝国万岁！”

事实上，莱因哈特登上皇帝的宝座是第二年的事。不过他首次公然接受士兵们称他为“吾皇”及“皇帝莱因哈特”的称呼，则是在他踏上费沙领土的这一天。

才刚踏入以高级旅馆做为临时元帅府的莱因哈特马上发布公告：帝国军进驻费沙，绝不剥夺费沙人民原本所享有的任何权利。他希望帝国本土能和费沙自治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说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不过，这也是有野心的，因为这只是他想征服自由行星同盟第一阶段所必须完成的目标而已。

接着，米达麦亚因有三点交代下来的任务未能完成，特地来向莱因哈特请罪。这三件事失败的任务分别是：没有抓到自治领主鲁宾斯基、同盟的事务官汉斯也下落不明、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内的电脑资料也全数被毁，无法取得情报。莱因哈特听了，眉毛登时皱了起来。不过，他的表情马上又变回原来平和的样子。

“要百分之百的完全没有疏失是相当困难的。连你都没办法达成的任务，换做其他的人来做就更甭提了！你没有请罪的必要！”

其实，像汉斯事务官这种角色到底下落如何？莱因哈特并不是相当关心。而此时的尤里安·敏兹也还不成气候，莱因哈特根本也不把他放在眼里。同盟驻费沙办事处内的电脑资料没有取得虽然可惜，可是费沙航路局的电脑资料已经全部落入帝国军手中，所以还是大有可为的。只有鲁宾斯基目前下落不明这一点让莱因哈特感到相当在意而不安。

“你想，‘费沙的黑狐’有什么打算？”

“我认为他承认了目前的失败，所以躲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大概也看出博尔德克无论如何是无法重建费沙吧。在博尔德克遭到惨痛失败的时候，他就有再次上台的机会，不管是来自罗严克拉姆公爵或是市民的期望……”

莱因哈特赞同希尔德的分析。鲁宾斯基利用诱拐皇帝和费沙回廊的通行权为饵，打算赌上时间来操纵莱因哈特，却被一手漂亮的反击逆转了情势。

莱因哈特目前虽然可称得上大获全胜，心中却总有些不安。随着时间的增长和情报的显示，存在他心里的疑团可能将越来越大。虽然目前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再去管博尔德克和鲁宾斯基的事，但是他觉得这件事还是有必要去查清楚。

莱因哈特和他的幕僚们吃过晚饭之后，就在他的亲卫队的陪同下来到航

路局。接着,负责警备工作的克拉夫准直接带领莱因哈特来到电脑室。莱因哈特信念亲卫队长奇斯林上校在室外守候之后,就自己一个人走进室内去了。

在这间无人的电脑室中,空气中充满了电子类无机物质的臭味。莱因哈特默默地走到机器旁边,在一个荧幕前面站定,他抬头望着这面巨大的闪亮荧幕,自言自语说:

"没错,我就是想看这个!"

他说这句话的口气,就好像是看见梦中情人似的。接着,他毫不犹豫地伸手往操作台上的键盘上按下去,电脑开始有画面在动了。

与其说莱因哈特的手是在有意识地操作电脑,倒不如说他好像在即兴弹钢琴名曲似的。当然,他所弹出来的不是音乐。画面上终于出现了星系图,这一个由两千亿个恒星所构成的银河系,这些恒星慢慢地扩大着,接着,自由行星同盟的版图出现在他的面前。恒星系的名称被显示出来,连结这恒星的航线也被看得一清二楚,其中有个行星就是同盟首都海尼森。还有一个就是他曾经在那里大败敌军的亚斯提星系。另外还有一个是一百五十年前曾经发生过帝国军全数被杀的惨剧的达贡星域。其他还有好多恒星系、行星和古战场。这些地方全部都是他心目中期待着在未来能一一征服的地方。

莱因哈特像是一具雕像般地一动也不动站在荧幕面前,过了一会儿,他把挂在自己胸前的坠子放在手上,打开盖子,看着里面装着的一张年轻人的照片说:

"走吧,吉尔菲艾斯,我和你一起去取得全宇宙。"

莱因哈特对着他那虽然死去,却犹如仍跟在他身边的红发朋友说了这句话后,手拨了拨头发,又恢复了他那昂然英挺的模样,然后以一种谁也模效不来的步调走出这间电脑室。

宇宙历七九八年,也就是帝国历四八九年,就在这样一个混沌不明的局势下渡过了。在这段期间内,有多少人能搞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事?又有多少人能了解自己在这个历史中所占有的地位呢?全体人类共四百亿人,其中有这种觉悟的人大概没几个吧!

目前,"莱因哈特皇帝万岁"呼叫声已响彻了全宇宙,有人认为这是好兆头,也有认为这是凶兆,到底谁对谁错,就只有等待时间来证明了。

接下来是宇宙历七九九年、也就是帝国历四九〇年的到来……。

田中芳树作品

银河英雄传说

一场规模壮大的
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银河中原本三分天下势均力敌的微妙关系，却由于帝国内崛起了一位天才战略家莱因哈特而逐渐扭曲了这项平衡。率领着三万艘舰队踏上了征途的莱因哈特，在这场战役中遇上了他毕生的宿敌——同盟军的杨威利。他们在亚斯提星域初逢劲敌，并展开了首次的智谋激斗……。一场规模壮大的太空战记即将展开！



ISBN 7-5387-1990-3/I · 1026
（全五册）定价:100.00元